续补

古龙作品集

古龍

珍藏本

剑气严霜

③

珠海出版社

剑气严霜

第四十章绝路逢生

花和尚皱眉道：“鹰王你先冷静下来，咱们再谈谈那位年轻女施主的海底——”

鹰王凶睛一翻，道：“海底？你不是说她来自燕宫么？”

花和尚道：“那位女施主的武功来历，不用说是与燕宫有关了，闻说燕宫双后有个侄女，外号唤玉燕子，将来很可能继承双后的衣钵，成为燕宫主持之人，如果洒家猜得不错，那玉燕子应该是眼前此人了。”

鹰王道：“管她什么活燕死燕，咱老鹰……”

花和尚冷冷打断道：“鹰王你只知成日与飞禽走兽为伍，苦练奇门邪功，却不知如何使用脑子，那女施主若真是玉燕子，怎么会无端来到死谷？又怎会轻易为你所擒？这其中缘由，你难道不愿意费心去想一想么？”

鹰王怪笑道：“那小妮子天堂有路不走，却要闯到此地送死，咱有什么办法？再说咱鹰王的功夫你又不是不晓，一个女娃儿还不是手到擒来，丝毫不用费力……”

花和尚听得有些啼笑皆非，道：“施主功夫高明诚然高明了，但自问比起燕宫双后如何？”

鹰王瞠目无法作答，须臾始讪讪道：“双后与灵武四爵、摩云手同为当世武林有数异人，她们的武功或许要比咱高出一等。”

花和尚冷笑道：“恐怕不仅只高一等而已吧？连甄定远、武啸秋那等盖世高手都不敢正面与双后相抗，鹰王你更不用谈了。”

鹰王满面涨红，咆哮道：“秃驴！你敢小觑咱老鹰？”

双目之中射出凶悍狂厉之气，怪笑声中，挥臂一掌劈去，一时但闻掌风呼呼，阴风寒气罩住花和尚。

花和尚似乎已预料到对方会来这一手，早有防备，鹰王一掌犹未劈至，他袈袖一拂，内家真力藉袖拂出，轰然一震后，鹰王竟被迫退了半步。

他嘶声号叫一声，身躯半弓，宛如苍鹰平掠，一掌僵直不弯，对着花和尚直扑过去——

花和尚蓦然感到劲风压体，但觉对方出手直若风雷迸发，凌厉异常，向后闪退决不及他迅疾，只有出手硬架，当下双手疾沉，五指上翻拂扫对方腕脉。

这一式反击得恰到时候，顿时制住对方的攻势，死谷鹰王仓卒中无法立刻运气护住脉穴，只有移身向侧避开。

鹰王鬼叫一声，方欲举掌再劈，花和尚冷冷道：“得了，施主还是省省力气，用来对付谷中的敌人吧。”

鹰王闻言挺直身躯，放弃了进扑之势。

花和尚道：“你连洒家都胜不了，更遑论双后了，那玉燕子一身功夫据说已得东后蓝燕真传，竟会轻易为你所擒，岂非咄咄怪事？”

鹰王大怒道：“要再试试么？”

抖手从颈上取下那串磷光闪烁的骷髅，凭空挥了几挥，口中念念有词，举步迫近。

花和尚哈哈笑道：“见微知著，你在三五招内没法将洒家制服，那么再过三五十招还是一样的局面。洒家可不惧你还有什么其他看家本领——”

说着仰天大笑不止，单掌暴张如爪，另一手居胸横摆，三指拈住袈袖，

无名指微微翘起，与树梢枝叉毫无两样。
　　死谷鹰王睹状嚎声一停，瞠目道：“ 秃驴，你这一手叫什么名堂？ ”
　　花和尚道：“ 不算什么，只不过是用来吓唬三岁孩童的把戏，施主听过‘ 五指叉 ’这个名称么？ ”
　　言词之中，隐隐讥讽对方为“ 三岁孩童 ”，死谷鹰王头脑简单，却不曾听得出来，只见他面色由青而白，喃喃道：“ 五指叉？……五指叉？……敢情你便是数十年前，仗着五指叉功夫行遍中原无敌手的行脚僧人，嘿嘿，原来昔日的行脚僧人，便是今日你这和尚，怪不得能在咱老鹰掌下全身而退——”
　　花和尚淡淡道：“ 鹰施主足不离谷，已历三十载，直到最近方始出山，消息倒也灵通得很。 ”
　　鹰王道：“ 武林中尚有何事能瞒得过咱老鹰的耳目，我问你，那行脚僧人在江湖上一向独来独往，你若是那行脚僧人，缘何却肯居于人下，屈为绿屋秘使？ ”
　　花和尚神色一变，道：“ 施主可听说过流浪剑客其人？ ”
　　鹰王道：“ 便是你生平所遭到唯一挫败的对手么？听说那流浪剑客在你气焰最盛时向你邀斗，以一个抽剑动作就把不可一世的你吓跑，嘿！可见你胆力到底有限，若换了咱再不济，也不至于在未动手之前便逃之夭夭…… ”
　　花和尚沉着脸庞，道：“ 施主若知那流浪剑客的真实名姓，就不会笑得出声了。 ”
　　鹰王道：“ 你说罢，那流浪剑客是谁？ ”
　　花和尚一字一字道：“ 职业剑手谢金印。他显然有意隐藏真正身份，才化名为流浪剑客。 ”
　　鹰王双目发直，呐呐道：“ 你的对手既是谢金印，那就没有话说了。莫非你屈为绿屋秘使，亦是与他有关？ ”
　　花和尚颔首道：“ 正是如此。 ”
　　鹰王道：“ 你此来系代表绿屋夫人，咱到底不便与你为敌，适才不过为你言词所激，含怒出手，并非一定要与你比划不可，你可有话欲代绿屋夫人传到？ ”
　　花和尚道：“ 自然有话待传，不过吩咐者却非绿屋夫人。 ”鹰王讶道：“ 不是她又是何人？ ”
　　花和尚道：“ 传话音是绿屋二主人女娲，她近日闻悉一道消息，燕宫门人极有可能踩到死谷，察探隐情…… ”
　　鹰王惊讶万状，道：“ 然则那女娃儿竟是故意让我生擒了，可恶，可恶，待会儿总得教她懊悔此行，尝尝咱鹰王的摧心裂骨手段—— ”
　　花和尚冷冷打断道：“ 摧心裂骨手法，不能再用啦。 ”
　　鹰王道：“ 这却为了何故？ ”
　　花和尚道：“ 施主用摧心裂骨掌力，将燕宫东后所送交香川圣女的百名宫婢击杀半数，燕官门人循着这条线索，才追查到死谷里来。 ”
　　鹰王错愕道：“ 袭杀宫婢是绿屋夫人之授意，讲明只要咱办得成此事，便送我三颗能增长奇门邪功的大莽丸，她交与你带来了没有？ ”
　　花和尚道：“ 别急，你要那大莽丸也不必急于一时—— ”
　　鹰王道：“ 说得倒轻松，咱多年来苦练火鸟爪，总不能达到登峰造极之境，只练到八成火候左右，若有大莽丸药力引导，便可功德圆满了，和尚你

还不将药丸拿来？”

花和尚道：“大莽丸自然是得给你的，但须在你除去谷底那三人之后，才能交与你……”

死谷鹰王凶睛一翻，紧紧盯住对方，花和尚却一点也不畏惧，冰冷地回瞪着他。

有顷，鹰王始移开视线，发出一声啸号，声音有如夜袅骤鸣，显得异常凶悍暴戾。号叫声中，危崖边缘突然出现十余条人影，似为鹰王的号声招引前来，个个面目狰狞，杀机森然。

死谷鹰王视线从他们的身上扫过，那十来个汉子俱都垂首默然，流露出一种畏惧的神态。

花和尚皱眉道：“这些人都是你的手下？”

鹰王点点头，道：“不错，咱已想出收拾那一女二男的计策，先用这十余名下属，三三两两不断缘绳下去，轮番攻击，他们杀不胜杀，到最后势必心寒手软，一待咱亲自出手，便只有俯首就戮的份儿。”

言罢纵声狂叫，花和尚亦大笑应和，道：“此计闻所未闻，当今世上也只有施主想得出这等奇计来对付敌人，只不知你的手下明知落谷之后有死无生，是否还愿意遵从？”

鹰王道：“和尚你等着瞧吧。”

张口发出一声尖锐的啸声，盘旋在谷上的数十只兀鹰再顾不得伤人，倏然间全部飞离绝壑，踪影杳然。

此刻早有两名彪形大汉抱来两捆麻绳，鹰王点点头，那两人迅速将绳子系在自家腰间，另一头缚在一棵大树上，等待着鹰王发出命令。

其余诸人则手舞足蹈，狂呼怪叫，气氛陡然变得十分凌乱可怖。

鹰王阴恻恻一笑，厉声道：“下去！不要想活着上来！”

那两名汉子应命往前一跃，借着绳索的力量荡离危崖，双手抓住绳索，迅速向谷底攀落。

他们身方落地，便叫吴非士及玉燕子一人一掌击中胸口，分别发出两声惊心动魄的惨叫，尸横当场。

崖上诸人都已瞧到他们两人毫无抵抗便遭击毙的一幕，那十数名汉子眼看同伴惨死，不觉生出感应，齐然露出惊骇之色。

鹰王厉叫道：“下去！下去！”

他一连呼叫了数声，却没有后继者攀绳落谷，那十余名汉子生似陡然清醒过来，再无人肯下去白白送死。

花和尚冷笑道：“你的手下不肯听命，只有难为施主亲自下谷去对付他们了。”

鹰王咆哮不止，一对凶睛骨碌碌地四下转动，围绕在四下的人悉数沉寂下来，畏惧地望着他，但却没有一人移动足步，鹰王叫嚣了一阵子，狂态陡然收敛，挥起一掌劈在身边一名高大的汉子身上，那汉子应掌而倒，登时气绝毙命。

其余诸人惊恐之色毕露，呼啸一声，纷纷作鸟兽逃散，但他们犹未来得及逃出寻丈之外，倏见破空人影一闪，一股无形真力自侧方遥撞过来，一霎之间，方圆丈许内尽是铲影。

那十数名汉子但觉晶瞳一花，脑袋已吃兵器扫中，血花四下飞溅，死状之惨，人寰罕见。

死谷鹰王愣愣立在当地，回首一望，只见五步外花和尚有如渊停岳峙般地仁立着，手上不知何时多了一只方便铲，铲上沾满鲜红的血渍。死谷鹰王望着那刺眼的斑斑血渍，长吸一口气，道：“你——你竟在瞬息之间，干掉了咱鹰王十七个手下？……”

花和尚淡淡道：“这干人临阵退即，罪无可绾，洒家不过代施主执法罢了，罪过，罪过。”

他若无其事地说着，举步跨过地上横陈的尸身，缓缓走到死谷鹰王面前，一字一语说道：“时候不早，施主也该下手了。”

鹰王阴森森地哼一声，道：“咱老鹰属下虽有抗命的意图，也不用你越俎代疱，待咱收拾了那三人后，这笔帐还是要算一算的。”

花和尚冷静地如同铁石，道：“施主若有意赐教，洒家自当奉陪。”

鹰王纵声狂笑，朝谷下大叫道：“谷中诸人听着，汝等已被困死，还是自行了断吧，否则待咱家落谷后，可没这么便宜了！”

狂笑声中，一手抓住绳索末端，迅速缘绳攀猱而下，那花和尚眼看鹰王的头颅在崖边消失不见，脸上突然浮起一种难以言喻的古怪笑容。

这刻谷底的三人都隐约听到上头杂乱的声响，最后听见死谷鹰王运足中气的恫吓声音，不觉仰首上望，但见一条人影正沿着崖壁缘绳而下，速度甚是惊人，转瞬已降下了十丈许。

玉燕子脱口道：“那是死谷鹰王，他终于亲自下来啦！”

吴非士道：“这样正足以显示出他己力竭智穷，不得不亲自在驾落谷对付敌人，咱们以逸待劳，已操必胜之券，这怪物便交由姑娘打发处理吧，不过你可不能一下子把他杀死……”

玉燕子道：“我下手自有分寸，可虑的是那鹰王武功厉害，比起他的手下来，又不可同日而语，如若我无法在他落地的一刹那将他制服，到时动起手来我势将被迫施展家传杀手，如此一来，就得前功尽弃了。”

吴非士沉吟道：“咱们定必要从鹰王口中问出他无故袭杀燕宫宫女的内情，或者可从而探出宫中内奸是谁，是以万万不能鲁莽行动，以致功亏一篑——”

他目光掠过盘膝而坐的司马迁武，沉声道：“小伙子，你武功不弱，由你来牵制鹰王如何？老夫与这位姑娘一旁相机把他制服……”

司马迁武苦笑道：“小可极愿效劳，可惜却力有不逮。”

玉燕子诧道：“你怎么啦？可是哪儿不舒服？”

说时美目流转，上上下下打量着司马迁武，关怀之情，毕露无遗。

司马迁武眼望她那柔和亲切的目光，不觉想起方才她在鹰爪下舍命相救，但觉胸口一热，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忽然，他想起一事，便有如被冷水浇头，立即清醒过来，默默对自己呼道：“司　马迁武啊，司马迁武，你糊涂至此，眼下这位姑娘身份何等高贵，她只是对你略表关切，你就想到那里去了？何况白石山庄还有一位多情善感的沈浣青正望门等你，你若再缠绕情丝，将来又如何面对沈姑娘？……”

他心潮澎湃不定，耳闻玉燕子温柔的声音道：“你，你可是受了内伤？”

司马迁武定一定神，道：“区区在入谷之前便已中毒，适才与群鹰搏斗，妄动真力，毒素突然发作，有亏姑娘及时搭救，目下毒素已然蔓延全身，再提不起丝毫力气，只怕将成瘫痪，难以行动了——”

玉燕子默然半晌，似在考虑一件重大之事，有顷始款款移步上前，自囊

袋中摸出一件物事，道：“ 你且把口张开…… ”
　　司马迁武一愕，见玉燕子正含着神秘的微笑瞅着他，却猜不出有何用意，只有依言张口。
　　玉燕子那雪白的纤手递到司马迁武面前，将一物塞入他口中，司马迁武下意识用口一咬，倏觉一阵沁鼻清香，顺着喉头流下。
　　玉燕子道：“ 快咽下运功！ ”
　　司马迁武依言吞咽，倏觉脑际昏沌，全身燠热难当，丹田一股真气上冲泥丸，直欲暴涌而出，当下忙运气作起吐纳功夫来。
　　吴非士冲口道：“ 好姑娘，你竟让他服了那灵药么？ ”
　　玉燕子道：“ 你已经瞧见了，何必多此一问？ ”
　　吴非士道：“ 那少林小檀丹乃武林至宝，即便在燕宫也只存有十数枚而已，此番姑娘离宫前，东后慎重交与你二枚，以备万一之用，你却一次让这小伙子服了，将来姑娘有事时怎么办？ ”
　　玉燕子道：“ 将来的事，将来再说吧，反正眼下我还用不着这丹丸，而此人身中巨毒，眼看便有丧生之虞，我们难道见死不救么？ ”
　　吴非士哑口无语，他阅历已多，何尝不知对方心事，却是不便再多说。
　　司马迁武运功已毕，长身而起，冲着玉燕子一揖到地，道：“ 大丈夫受人滴水之恩，便当涌泉以报，姑娘两次相救，不啻再造，异日——异日…… ”
　　口齿呐呐，再也说不下去，玉燕子微温打断道：“ 得了，我救你难不成还指望你报答么？……你可是故意拿这话来惹……惹我动气？ ”
　　司马迁武惶恐无语，吴非士哈哈一笑，道：“ 小伙子，你是因祸得福了，那少林小檀丹非特是疗毒圣品，而且能助长功力，你一口气服下了两枚，可省却十年的苦修，称得上受惠无穷了。 ”司马迁武更加武惶然，正待回答，旁侧的玉燕子忽然拉了他衣袖一把，道：“ 你快准备出手，鹰王下降的速度好快，离谷底只有二十来丈了—— ”
　　司马迁武下意识定睛望去，只见鹰王正以惊人的速度缘绳攀揉而下，口中不时发出凶厉可怖的狂笑。
　　笑声在死谷中回震，属引不绝，震得诸人耳膜嗡嗡作响。
　　蓦然间鹰王笑声一敛，紧接着发出一阵惨厉无比的呼声，庞大的身躯有如断了线的纸鸢，向绝谷坠落——
　　玉燕子脱口道：“ 那老怪物失足坠下来了？ ”
　　呼呼然鹰王已坠下了十余丈，他凭空翻了几个斛斗，右臂暴长，奋力抓向崖壁间纵横交错的葛藤，却因下坠之势过于迅疾，手指只擦过葛藤边缘，复向崖下急坠。
　　玉燕子心中涌起一阵寒粟，她深知任何人从那等高度跌坠下来，那是断无生理的了，虽然那老怪物极为可厌，百死不足以赎其愆，但她到底是女儿家心软，紧闭着双目不忍再瞧。
　　“ 砰 ”然一声大响亮起，鹰王整个身子落在一块岩石上，弹起数尺多高，坠落在吴非土足旁。
　　吴非土哈腰下去，探手摸一摸鹰王心口，发觉他气若游丝，浑身业已僵硬不动。玉燕子道：“ 老怪物死了么？ ”
　　吴非士摇摇头，道：“ 不行了。 ”
　　玉燕子颓然道：“ 如此咱们的一番心血，是完全白费了。 ”
　　吴非士道：“ 奇怪，鹰王一身武功，已是武功中罕见的高手，这数十丈

悬崖缘绳而落，还不是如履平地，如何竟会失足坠下，真真不可思议之极。”
司马迁武亦觉事有蹊跷、视线在四周环视一匝，最后落在鹰王倒卧之处，忽然发现一事，大叫道：“吴前辈，你瞧——你瞧鹰王的手里——”
吴非士皱一皱眉，转目望去，那鹰王双手被身躯压住，是以适才未加留意，他用足踢得翻了一个身，见鹰王手上仍紧紧握住一条绳索不放，绳末齐根而断，分明被人以兵器割断！
司马迁武道：“关键就在这里了，正值鹰王缘绳降落时，有人在崖上把绳索削断了，鹰王便因此死于非命。”
吴非士道：“小哥推断甚有见地，只不知致鹰王于死地的人会是谁？”
司马迁武道：“这个不难查明，崖上……”
话未说完，玉燕子急呼道：“这老怪物命大得紧哪，他还没有死！”
吴非士与司马迁武闻声同望，果见鹰王身躯忽地颤动了一下，脸上肌肉微微抽搐着，却无声音传出。
他那奇丑的脸庞，此时已是血肉模糊，格外显得狰狞可怖。
玉燕子勉强按住厌恶的情绪，大声道：“你有什么话要说？”
鹰王微微低喘了两声，胸前起伏不止，始终没有语声发出。
吴非士当机立断，伸出右掌按在鹰王背宫要穴，真气源源导入，好一会鹰王才逐渐平静下来。
吴非士凑近他耳旁道：“告诉我们，那暗算你的人是谁？”
鹰王唇角裂起一阵狞笑，沙哑的声音道：“好秃……秃驴……咱老鹰竟不明……不白栽在你手里……这是天……天意么？……”
玉燕子道：“这家伙神智不清，语无伦次——”
吴非士以指按唇，嘘一声，朝鹰王道：“鹰王，你人已将死，可别将秘密带到地下去，那指使你袭杀燕宫五十名宫女之人，你快说出来吧！”
鹰王断断续续道：“西……西……”仅仅吐露了两个字，双足一蹬，便自落气。
吴非士摸他脉门，业已气绝，他叹口气立起身来。
玉燕子颓然道：“一点眉目都未寻到，而这条线索又断了。”
吴非士道：“那也不尽然，依老夫瞧，那在崖上算计鹰王之人，此刻必不会走，他不将咱们统统置于死地是绝不甘心的。”
司马迁武道：“前辈所言甚是，目下我们置身于这等绝谷，如果我是敌人，首先必将考虑使用一种兵不血刃的方法……”
玉燕子道：“你倒说说看，将用什么方法对付我们？”
司马迁武从口中吐出两个字：“火攻。”
玉燕子道：“这也颇有可能。”
司马迁武道：“崖上的敌人除非不再做消灭咱们的打算，否则首先使用的必是火攻，如此你我纵不被火烧死，也得被浓烟活活熏死。”
玉燕子见他分析入理，不由大为折服，她一直迷惘的望着眼前这风仪不俗的少年，一时意忘却了周遭的险境。
上面突然传来一阵阴恻的笑声，接着一点火星宛如星飞丸掣般飞坠下来，离地面尚有三四丈时，突然化作一团熊熊烈火！
诸人心理上虽早有准备，依旧不免吃一大惊。
玉燕子呼道：“果然用火攻了。”
那一团烈火碰着地面时，火焰四下飞射，一忽里，谷底已弥漫着火舌烟

焰，三人唯恐被火焰射中，忙相继跃开。

吴非士袍袖一拂，一股狂飚应袖击出，硬是把漫空溅射的火焰迫住，可是火星仍然不断从崖上丢坠下来。

百忙中，吴非士朝司马迁武大声道：“小哥你留在此处，只要依样画葫芦，用掌力将火势迫住，老夫与玉姑娘分头过去瞧瞧这绝谷有无其他通路没有？”

司马迁武点点头道：“晚辈省得。”

吴非士及玉燕子相继纵跃离去，留下司马迁武一人独自应付崖上敌人的火攻，他连连催动掌力，逼住火势不使其蔓延，但炙热之感仍然从四面八方逼至，未几已热出一身淋漓大汗。

时间愈久，愈感到炙热逼人，生似整个人已在焚烧，错非他刚服下二颗小檀丹，内功愈见深厚，借着吐纳运气驱散了大半热力，此刻势非变成焦炭不可，饶是如此，他仍逐渐感到不易支撑得住，好在他掌力扑击下，火势亦已稍减，只是浓烟弥漫。

他焦急地忖道：“玉姑娘和吴前辈虽说要去寻找出口，但可能性可说是绝无仅有，再过半个时辰，如若他俩再不返来，这火势再起我可无法控制得住了。”

正忖间，眼睛被浓烟一熏，霎时泪水直流，等到他再度睁开眼帘，视线所及，忽然发现了一桩怪事——

浓烟中，陡然出现一条白影，迎面向司马迁武走来，那白影每向前跨上一步，浓烟便宛似被一层一层的剥开。

司马迁武只瞧得双目发直，暗忖：“这绝谷天牢分明是个死地，怎么可能会有人闯入此间了，莫非是我眼睛瞧花了不成？”

他揉揉眼睛，那幽灵似的白影已渐渐来得近了，距离他只有数步之遥。司马迁武清了清喉咙，喝道：“站住。”

那条白影身形陡然顿住，与司马迁武相对而立。

司马迁武望着那白惨惨的身影，隐隐透出一种说不出的神秘诡异气氛，不觉心子一寒，欲待再次出口喝问，声音却像在喉咙中给梗住了。

有顷，他寒着嗓音道：“阁下——阁下是何许人？”

那白影不答，两道冷电般的眸子有如利箭，一瞬也不瞬地盯住司马迁武，后者被他瞧得心中发麻，连忙避开他的目光。那白影伸手一挥，浓烟四散，司马迁武紧张一瞥之下，突然发现对方身材窈窕，竟是个女人！

只见那女子披着一件素白色衣裳，从颈间一直披到脚跟，连脸庞上也罩着一方白色面纱，无法瞧见她的庐山面目。

那白衣女子瞪了司马迁武好一忽，目光愈来愈是冷漠，到后来已化为一片森森杀机。

司马迁武暗暗纳闷，陡见那白衣女子纤手一扬，掌力山涌而出，将她一身白衣吹得拂拂扬飞，那劲道之强，竟是司马迁武生平所仅见。

她一出手，便是致命的招式，不知如何司马迁武眼望对方一招攻至，竟然生出一种无法抗拒的感觉。

当下骇然一呼，纵身往后疾退。

蹬，蹬，蹬，司马迁武一连退后三步，却始终没有将对方那致命的招式摆脱掉，他几曾见过这等怪异的武功，几乎使自己完全丧失抵抗能力，但他却又不甘束手待毙，进口大吼一声，欲拼死反击。

这当口，数丈外传来吴非士的喝声：“小伙子，你没有事么？”

那白衣女子闻声掌力霍地一收，司马迁武立觉压力一轻，不由自主喘了一口大气——

火烟朦胧中，隐约可见吴非士与玉燕子的身影连袂奔至，那白衣女子仰首四顾，一手抄起鹰王的尸身，未见作势运力，一下子退飞到丈许之外，紧接着身形凌空而起。

司马迁武大喝道：“哪里走？”

跟着向前疾掠，但到底迟了一步。

白衣女子抱住鹰王那庞大的尸首，身形毫不滞慢，凌空掠起之际，便如蹈虚御气一般，霎时消失。

吴非士及玉燕子相继奔到，瞧见司马迁武异样神色，惑道：“发生了什么事？”

司马迁武惊魂甫定，期艾道：“那——那人带走了鹰王的尸身——”

吴非士呆了一呆，道：“是谁？”

司马迁武道：“是个女人，一个白裳素服的女人，面上罩着一方白纱，她在你们赶到之前便自走了，那身法快得令人难以形容，错非我亲眼目睹，断断不肯相信世上竟有这等轻功——”

玉燕子和吴非士相顾骇然，过了半晌，吴非士道：“当今世上较老夫及玉姑娘轻身功夫更为高明之人，只怕不易找得出几个来了，你确信没有看错么？”

司马迁武肯定地点点头，吴非士又道：“这倒是十分惊人之事，你所说的白衣女子无疑和鹰王极有关系。”

玉燕子道：“但她为何要带走鹰王的尸身呢？”

吴非士道：“这个就不得而知了，说不定鹰王身上留有若干线索，那人唯恐咱们发现，又或是鹰王尚可救活，两者都有可能。”

说到此地，倏然住口不语，双目之中精光陡长，司马迁武瞧见这店掌柜的面上，满露着疑惑的神色。司马迁武道：“前辈你莫非……”

吴非士摆摆手，转首望了玉燕子一眼，道：“依姑娘之见如何？”

玉燕子沉吟道：“吴老师以为他在打诳么？但依我的直觉，他倒不像是个善于作伪之人。”

吴非士道：“老夫阅人已多，亦觉得此子颇可相信，但问题是……以他所形容的那个素服女子的衣着形貌，就颇像……颇像……”

玉燕子芳容一沉，接口道：“颇像咱们燕宫西后，是么？”

吴非士道：“除却西后之外，老朽还想不出武林中，尚有何人轻身功夫会高明到这等地步，然而西后怎会离开燕宫到此，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玉燕子道：“不错，此人为了何故把鹰王尸首带走，这是问题的关键，犹记得当初东宫拟将宫女百名借交香川圣女时，西后曾极力反对，其后便发生宫女被袭杀半数之事，而凶手又是死谷鹰王，吴老师能否从这一连串的事件中，寻出若干蛛丝马迹？”

吴非士沉思无语，玉燕子又道：

“无论如何，我们怀疑到西后总是太无道理，那素服女子绝不会是她……”

吴非士道：“不说西后不会来此，便是其他人亦无可能进入死谷。”

司马迁武忍不住开腔道：“前辈敢是以为我所说的事，全属子虚乌有

么？”
　　吴非士沉声道：“刻前老夫与玉姑娘四下勘察，这绝谷乃是一处死地，除却从崖上攀落外，绝无其他通路可以进得此谷。”
　　司马迁武正欲回答，忽闻“嗤”地一声，一点红光自断崖上头疾坠而下，将及地面时，突然发出猛烈爆炸，但闻“隆隆”声起，火焰四下喷射，火团尚未袭到，谷中诸人便感到炙热难当，全身肌肤若受刀刃刺割。
　　那场火势原本已为司马迁武扑灭，但这一团火焰坠下，大火迅又蔓延开来，再也不易控制得住。
　　玉燕子道：“看来崖上那厮定欲将你我火葬于此后已，咱们快想办法冲出去吧——”
　　吴非士道：“怎么冲法？”
　　玉燕子举目四望，道：“何不向两边崖壁试试能否攀得上去？”
　　吴非士打量了周遭形势一忽，道：“两边的削壁最矮处都在五十丈以上，若有立足之点借力提气，连续纵跃，或许须十来次始能跃上崖顶，但一口真气要保持如此长久，天下只怕无人能够办得到……”
　　司马迁武灵机一动，道：“若说这绝谷是块死地，适才那女子又如何离去的？”
　　吴非士皱眉道：“真有那素服女子其人出现？”
　　司马迁武点一点头，目光瞟向玉燕子。
　　玉燕子道：“时机紧迫，吴老师何不权为相信此一次，那女子所走的是那一个方向？”
　　司马迁武伸手指了指东面。这时烟火愈来愈烈，三人再无考虑机会，遂施展轻功往东疾掠，不消片刻即来峡径尽头，前面便是万钧巨石，削壁凌云。
　　吴非士泄气道：“这条通路被巨石挡死，任何人纵然插翅亦是难以飞渡。”
　　司马迁武不语，仔细打量，突然呼道：
　　“前辈可曾瞧见那块巨石右角有点怪异——”
　　吴非士与玉燕子定睛一望，果然瞧见那石中有一极小孔道，外面用浮泥遮盖，若非用心观察着实不易发现。
　　当下三人立即循着石中孔道鱼贯钻身进去，行了一会，果然穿出巨石，但见地势豁然开朗，展开在他们眼前的是一片如茵旷地，远山近树，浓淡参差，有若图画。
　　司马迁武正自观察周遭景物，忽闻吴非士喃喃自语道：“那一辆马车……曾经在翠湖出现的那辆马车……”
　　声音低沉，透着一种说不出的古怪，司马迁武循声而望，只见远处依稀可见一辆灰篷马车正如飞朝西方驰去。

第四十一章剑手本色

天，细雨已停，浓云却仍密布。

在高王瀑的另一边，白袍人踏着沉重的足步向前直行，他胁下所挟的朝天尊者及洪江依然中毒昏迷，不省人事。

走出一程，他凭着一种天生敏锐的察觉本能，下意识里隐隐感觉到好像有人尾随跟踪——

白袍人定身侧耳倾听，四下除了骇人的寂静外，再无其他声响。

他再度举步而行，心中忖道：“奇怪，我什么都没听到，怎会感觉到有人尾随在后呢？况且四下空旷，又是杳无人踪，莫非这只是我的疑心生暗鬼而已？”

寻思良久，始终不得要领，他摇了摇头继续前行，走过一段路，那怪异的奇想忽然在他脑海中长大起来。

白袍人想着，适才的沉思又重回他的脑际：

“我的直觉既然告诉自己，有一个神秘人物缀在背后，那是再也不会错了，十年来，我时时刻刻，提心吊胆的过着紧张的日子，早已养成了异于常人的机警本能，还有什么风吹草动能瞒得过我？”

这会子，阳日从密厚的云层后面穿出来，金黄色的光线洒在旷野的一角——

白袍人回首一瞥，倏然发现有一个影子一晃即逝，他定了定神再瞧，地上却只有高处山林的投影，没有任何异处。

他默默对自己道：“虽不知这跟踪之人究竟是谁，但从这一掠即逝的影子上看，其人定必身具上乘轻功无疑了。”

越过莽原，绕经一道山角后，地势逐渐陡峭，白袍人望见前面一株大树，疾地闪身掠到树后。

一个身影不一忽来到切近。

白袍人将胁下的朝天尊者和洪江放置树旁，“刷”地晃身疾跃出去，恰正拦住那人去路——

触目所及，但见此人面色腊黄，满脸病容，约莫三旬左右年纪，两道目光有如鹰隼，冷冷地盯视着他。

白袍人开口道：“朋友自高王瀑一路跟踪老夫至此，敢问有何见教？”

那病容汉子冷冷道：“足下耳目倒也灵敏得很。”

白袍人指着犹自人事不醒的洪江及朝天尊者，道：“朋友你是冲着这两人而来，抑或专程找某家的麻烦？”

那病容汉子视线掠过树旁躺着的二人，道：“我要找的是谢全印。”

白袍人沉声道：“然则朋友是冲着某家而来了？”

病容汉子道：“如果你是谢金印，我便没有找错人，但你在高王瀑又口口声声自称司马道元，我一时倒不能确定你的真实身份……”

话至中途，忽然右手一抬，一掌击了过去。

谢金印阅历何等丰广，对方这一掌看似轻淡描写，毫无着力之处，骨子里蕴藏着一股坚强凝重的气势，而且他抢先动手，更是占尽先机，谢金印若要击破对方气势，似乎只有掣剑反击一途。一个照面之间，便逼得谢金印非要出剑应付的敌手，到目下为止，显然尚不多见——

然而谢金印仍无用剑的意思。

眼觑对方一掌击至，谢金印倏地抽身倒跨了半步，双手翻飞，刚柔互变，立刻将病容汉子掌势封住。

病容汉子挥掌再攻，对方封拆了七八招，皆是有来有往之局，忽然病容汉子一声叱咤，停下手来道：“ 你为何尚不用剑？ ”

谢金印淡淡道：“ 除非万不得已，某家之剑向不轻出。 ”

病容汉子道：“ 善者不来，来者不善，你以为我会是省油之灯么？ ”

谢金印道：“ 尊驾掌力诚然高强一时，但某家仍无须使用兵刃对付你的赤手空拳。 ”

病容汉子怒道：“ 你认为我尚不够资格使你用剑么？ ”

谢金印冷冷道：“ 我也没有这个意思。 ”

病容汉子呆了一呆，仰首寻恩，旋即哼了一声，挥掌又上，双手连环攻出，随着招数变化，涌出两股无坚不摧的力道。

病容汉子这一展开强攻手法，目的不外乎迫使对方出剑，谢金印何尝不知他的意图，心下暗暗感到狐疑，可是他生性沉着坚凝，将疑念抛开，不一会便稳住局势，双方交手二十余招，竟是势均力敌的局面。

病容汉子掌招挥劈间，劲道源源不绝，足见功力颇为深厚，加之他招数诡奥，使得谢金印不能占得丝毫上风，这是他近二十年来首次遇到的厉害对手，为求制敌于胜，使得他再无考虑的余地，决定出剑攻击。

但见他右腕一抖，“ 呛 ” 地一声脆响亮起，霎时漫空精芒电射，剑子已经到了他的手上——

随着长剑出匣，一股无形杀气随之涌将出去。

寒芒电射之际，病容汉子居然还快了一线，双手一错，抢先攻出一掌，他转身挥掌攻击的几个动作，几乎在同一时刻完成，病容汉子发出这一连串的快动作，无疑的是为求抵消对方出剑时所挟带的凌厉险恶气势。

饶是如此，一股瞧不见的杀气仍旧弥漫四周，病容汉子掌势为之一窒，再也递不出去。谢金印冷然一笑，道：“ 尊驾一再相逼，恕某家得罪了。 ”

右手一动，剑身发出激烈风雷之声，直取敌人腰间以上部位，同时一股森森杀气亦笼罩住敌人身形。病容汉子寒声道：“ 好一招 ‘ 下津风寒 ’ —— ”

霎时他额上汗渍陡现，亦自催动全力，发出一掌迎拒。

但闻 “ 呜 ” “ 呜 ” 怪响不止，人影乍分，两人相距五步，面对面峙立，终于病容汉子上身微倾，蹬地往后倒退半步。

谢金印手中长剑支地，沉下嗓子道：“ 尊驾竟能接得下某家这一招 ‘ 下津风寒 ’，足见高明，你报上名来。 ”

病容汉子喘一口大气，道：“ 你不用追问我的姓名来历，我是绝不会说的。 ”

谢金印道：“ 尊驾适才一掌，极似武林中别树一帜的南海秘传心法，但如果你是南海…… ”

病容汉子轻咳一声，打断道：“ 姓谢的，你的剑法可称得上当今无双，眼力见识亦属非同凡俗，但如妄测我的来历，定然要悔之莫及。 ”

谢金印道：“ 噫，有这等事？ ”

病容汉子道：“ 从方才那扶风三剑起手式的气势法度看来，我已可确定你真是二十年前的职业剑手谢金印，殆无疑问了。 ” 谢金印道：“ 尊驾一再迫我用剑，难道只为要确定我是不是谢某其人么？ ”

病容汉子道：“ 那也未必尽然。 ”

谢金印道：“ 然则你打算再碰碰扶风三剑的下面两招么？ ”
病容汉子道：“ 据我所知，以往你除了受雇之外，一向懒得动手杀人，不审是否属实？ ”
谢金印道：“ 正是，不为银两而动刀动剑，是多么愚蠢的事。 ”
病容汉子道：“ 足下此言，颇合吾意，那下面两剑便不用再试了，咱们今日之战，就此作罢如何？ ”
谢金印惑道：“ 但是你一路尾随某家至此—— ”
病容汉子用着一种奇异的神色望着谢金印，缓缓道：“ 这一条路乃是通往鬼镇必经之道，足下可是要到鬼镇荒园去？ ”
谢金印道：“ 是又怎样？ ”
病容汉子沉声道：“ 是的话，奉劝你莫如不要前往了！ ”
谢金印微微一怔，方待开口说话，病容汉子复道：“ 姓谢的，你一生结了不少仇家，奇怪的是要杀你的人都非你的仇人，倒教我感到大惑不解了。 ”
谢金印苦笑道：“ 这也许就叫做天网恢恢，报应不爽吧，以前死在某家剑下的，又何尝有一个是我的仇人？ ”
病容汉子迟疑半晌，道：“ 问题在这里，有一干人在鬼镇荒园里摆布了一个阴谋陷阱，正等着你前去蹈涉，这干人显然都非你的仇人。 ”
谢金印淡然道：“ 有这回事？ ”
他乍闻这道消息，面上神情仍自十分淡漠索然，从他那毫无表情的面孔上看，似乎即使长剑架在他的脖子上，也不会令他触情动容了。病容汉子道：“ 你竟一点都不感到讶异么？ ”
谢金印懒慵慵地摇摇头，道：“ 某家对天底下之事都不在乎，更何况杀人的手段，我早已司空见惯了。 ”
病容汉子“ 哦 ”了一声，凝目打量着眼前这个奇异的人物。
谢金印冷冷道：“ 你也参与了这项阴谋，是吧？ ”
病容汉子道：“ 自然我是有份的。 ”
谢金印道：“ 那么尊驾为何要在事先对我警告？ ”
病容汉子道：“ 你也甭追问这些了，依你谢金印那种漫不在乎的性子，虽则明知前路有险，你也是要去闯一闯的，我的话没错吧？ ”
谢金印颔首道：“ 你是深知我心，某家既然决定到鬼镇去，便再无任何事可使我回头了…… ”
病容汉子抬起头来，道：“ 好！好！不愧是剑手本色，咱们后会有期—— ”
一转身，迈步如飞而去。
谢金印望着对方的背影逐渐远去，心中若有所感，低声自语道：“ 这不也是一个奇特的人物么？……他的行径与某家当年倒有几分相似…… ”
这时，阳日西沉，黑夜似一张网幕似的撒了下来，谢金印愣愣伫立了好一忽，挟起昏迷中的朝天尊者及洪江继续前行，身影渐渐自黑夜的旷野上消逝……
……
第三个夜晚，谢金印走进了鬼镇。
二十年来，这座经常闹鬼的镇集，经过一次祝融的破坏后，便形同一座废墟，触目所见，尽是残墙败瓦，好一片荒凉景象。
天上一线月色自云层里隐去，星光全无，黑沉沉的长空压得人有一种窒

闷的感觉，更加添了周遭阴森诡异的气氛。

谢金印甫踏上这座空无人居的废墟，便隐隐感到镇上黑影幢幢，空气里透着一种异样肃杀的阒寂。

他望着那些幢幢黑影，只是淡然一笑置之，这座鬼镇，二十年来谢金印来来往往也不知走过多少遭了，虽然不久之前它才遭到大火的浩劫，但形象并未改变多少，谢金印走在镇集路上，便如轻车驾熟，他能在黑暗里仅凭直觉，找镇上每一条道路和每一幢房舍。

忽然他视线落到右侧被火烧得只剩一幢空壳的房屋上，立刻晃身掠到门边，悄无声息隐入黑暗之中。

一道模糊不清的粗哑声音，传入他的耳际：“……月已偏仄，点子也该到了……”

另一个低沉的声音道：“主上算定那人于今晚会来到鬼镇，吩咐咱们在此望风，绝不容许有任何疏忽大意，老李，你有什么发现？”那老李道：“刚刚我似乎瞥见了街道上有一条模糊的人影——”

那低沉的嗓音道：“那你为何不早说？？

那老李结结巴巴道：“那黑影一幌即逝，我以为是我看花眼了，老二你知道，整夜全神贯注地瞪大眼睛望着街道，可不是一件玩的事儿，难保不会错把树校当夜鬼，传出去可不要成为弟兄们的笑柄……”

那低沉的声音打断道：“他妈的，你可是嫌脑袋长在脖子上碍事了？你竟不发暗号联络，到时主上怪罪下来，可够你受的。”

那老李道：“放一百二十个心，我自会留意，先说说你去见那家伙的情形吧。”

那低沉的声音道：“提起这个可真教人泄气，这几日咱奔波得也够劳累了，走一趟路数十里，又是过河又是爬山，马不停蹄来回的跑，结果那厮竟摆出一付爱理不理的态度，险些把我给气炸了……”

语声微顿，复道：“最令人气恼的是还得望着他的脸色行事，丝毫不能开罪于他，说话又得毕恭毕敬的——”

那老李道：“如此说来，你这一趟算白跑啦。”

那低沉的声音道：“后来还是主上亲自出面，说好说歹总算把他请了出来，哼，那家伙好大的架子，我就不信他有多大的能耐，值得主上如此郑重其事，请他出马——”

那老李道：“听说他是南海什么门派的，充其量也不过是旁门左道罢了。”

谢金印听到这里，缓步从暗处走将出去，那对谈中的两人骤闻足步声响齐地一惊，长身立起。

那老李破口喝道：“谁？”

谢金印横身立在两人面前，那老李朝指期文道：“你——谢……谢金印……”

谢金印面色洋洋自若，道：“关外双鞭李氏昆仲，亦是白山黑水间的有名人物，不想居然越混越不争气，充当起他人的跑腿来——”

那关外双鞭彼此对望一眼，右首一个马脸汉子伸手入怀掏出一件物事，屈指就要弹出，谢金印情知对方欲发出暗讯告警，当下冷笑一声，身形一欺而前，双掌齐动，分击关外双鞭胸前要穴。那关外双鞭仓促之下，疾地蹬步后退。

然而谢金印是何等人物，他内力收发由心，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只

见他双手原式不变，掌心猛可向外一吐，一股真气从他手心透出，“呼”“呼”二响过处，遥遥击中七步外敌手二人的穴道。

谢金印悠悠道：“五个时辰后穴道自解，你等好生休息一下吧？”

挟起朝天尊者及洪江，大步离去。

月至中天，投下一线凄迷的银晖，鬼镇街道上绝无其他行人，谢金印疾行如风，忽然之间，他发见前面街道拐角处出现一条人影——

谢金印心念微动，自然而然放缓足步，前面那人行路的速度亦甚为缓慢，双方接近时，谢金印看出那人是个身穿一袭黄色袈裟的僧人。

这会子那黄衣僧人徐徐回过头来，触目见到谢金印胁下挟着二人，其中一人又和他同样是个和尚，不觉怔了怔。

那黄衣僧人双手合十，打个招呼道：“这位施主请了。”

谢金印道：“大师请了，恕某家怀中有人不能执礼。”那黄衣僧人道：“不用客气，施主夤夜赶路，想必有要事在身，但不知施主是不期路过鬼镇，抑或有意至此？”

谢金印道：“彼此彼此，大师与某家同一时候走在相同的路上，某家心中疑惑未解，正想请问大师同样的问题——”

黄衣僧人道：“贫僧是偶尔路过此处——”

自然谢金印对这答覆不会感到满意，这黄衣僧人于斯时斯地出现，令人生疑，但他却无心多谈，正欲匆匆别过，那黄衣僧人目光已再度触到他胁下所抱着的人，惑问道：“施主怀中所抱何人？”

谢金印道：“事不关己，大师还是不要问的好。”

黄衣僧人道：“这两人肤色紫黑，中焦阻塞，分明是身中巨毒的征候，贫僧对岐黄之术略有所长，未知可否容贫僧略尽棉薄之力？……”

谢金印不料他说出这么一番话来，他冷冷打量了对方一眼，心中盘算这个形迹可疑的和尚，究竟打的什么主意？

口中说道：“咱们素昧平生，可不敢无故劳动大师。”

说着无意将胁下的朝天尊者挪动了一下位置，变成了头部朝外，黄衣僧人电目一瞥，为之耸然变色，道：“如果贫僧眼力不差，这位大师应该是朝天神庙的住持朝天尊者——”

谢金印冷冷道：“大师与朝天尊者是旧识知交么？”

黄衣僧人道：“称不上什么知交，仅只有过数次香火之缘而已。”

谢金印道：“原来如此，大师若无他事，某家这就告别了。”

转身便待走开，黄衣僧人在后面道：“施主慢行一步——”

谢金印回头道：“大师尚有何见教？”

黄衣僧人悠悠道：“贫僧幼习相人之术，施主入目但觉印堂青气凝而不散，天突微凹，恕贫僧多言，施主尔来行动可得留神一二。”

谢金印道：“依大师瞧便如何？”

黄衣僧人迳道：“只怕今夜便有奇祸临身！”

谢金印沉吟一刻，道：“依此道来，大师是言之有心了！”

黄衣僧人微笑道：“贫僧胡言，施主但比过耳秋风可也。”

言罢，举步走向左方小道，谢金印虽觉这和尚言语古怪，行径可疑，但并未留难于他。

谢金印心中隐隐感觉到前路凶险正多，但他生性特有的那股不在乎劲儿，又使自己不愿费心去追究。

他健步如飞，顷刻已走出鬼镇，四周逐渐变得更为荒凉，展开在他眼前的是一大片乱冢堆，一幢茅舍座落其间。

坟场上野草丛生，萤虫四下飞舞缭绕，和磷磷鬼火相交映，景像格外显得阴森与凄凉。

谢金印迳自举步走到茅舍前面，黑夜里，那幢茅屋笼罩在一片漆黑之中，没有一点火光透出，他沉吟了一会，神色逐渐凝重起来，他悄悄将胁下两人放置地上，举起右手轻轻在木门上敲了敲。

“笃”！“笃”！“笃”！

茅屋内却是了无声息，这时外面天空浓云密布，谢金印无端之间觉得有一股不祥的预兆自心底升起，他默默对自己呼道：“要是——要是二弟有什么不测的话——”

“吱”地一响，他一手撞开了木门。

木门一开，谢金印立刻迈步跨入，忽然感到一阵杀气袭身，对这等杀气，他的反应最是机灵，感应立生！

他脚下寸步不移，右腕迅速一抖，寒气电射，“呛啷”一声，长剑已在顷忽之间出匣——

但黑暗中那股杀气仍然直逼而至，并没有因他剑子掣出而稍有减弱，谢金印深知在此等情况下，普天下只有一个人能够办得到。

那便是他的同胞手足谢金章！

谢金印手腕一沉，长剑顿住去势，沉声喝道：“二弟，是你么？”

一道火舌升起，黑暗中那人点着了烛火，昏黄色的光线撒了一地，将一个白发苍苍老人的脸相浮映出来——

谢金印嘘一口气，收剑入匣道：“二弟，你太过紧张了，方才我一剑几乎在你的胸膛穿个窟窿。”

谢金章道：“我的一掌，也几乎拍在你的背宫死穴上，咱们俩算是扯平了。”

兄弟两人对望一眼，谢金印唇角微动，想要挤出一丝笑容，但没有微笑，只有苦涩的沉默。

终于，谢金章打破了沉寂：“大哥缘何直到此刻方始回来？”

谢金印微叹一声，道：“说来话长，为兄近些日子来在外间的遭遇，说来你也许不会相信。”

旋即自门外将昏迷不醒的一僧一俗抱进房里，说道：“二弟，这两人交给你了。”

谢金章凝目一瞧，道：“中毒的么？”

谢金印点点头，道：“谅你已看出来，中的是毒甲天下的马兰之毒——”

谢金章耸然动容，冲口道：“马兰之毒，毒中之尊。……他们两人已昏迷了多少时候？”

谢金印道：“三天。”

谢金章道：“时日拖得太久，那怕是没有指望了。”

谢金印沉声道：“二弟，你非要把他俩救活不可。”

谢金章呆了一呆，道：“这一僧一俗……”谢金印接口道：“这一僧一俗与为兄昔年那件公案有很深的关系，是以你必须将他俩救活，你对自己的医术还有信心么？”

谢金章道：“也罢，我且勉为一试，成不成可得看他俩的造化了。”

他迅速自壁橱里取出二十支金针，一支一支分别插在朝天尊者与洪江穴脉上，到了二十根金针插完，业已过去半个时辰。

谢金章道：“尚须经过二个时辰方能施功，这针灸之术本不可滥用，缘因针灸一旦插入关节穴脉，其人体内便会油然生出一种抵抗之力，稍有差池即会导致血崩，但目下只有出此下策……”

谢金印对医术是一窍不通，一闻施功尚待一段时间，遂移开话题，道：“二弟，刚刚我进屋时，你正在全神戒备之下，莫非你事先已闻得什么警兆？”

谢金章面色突然变得十分严肃，道：“事情是这样的，昨日我离开此地到邻近镇集购买食物时，忽然发觉背后有人尾随——”

谢金印心念一动，脱口道：“那跟踪你之人，可是一个面带病容的汉子？”

谢金章讶道：“是啊，大哥怎生知晓？”

谢金章将他路上的遭遇说出，兄弟两人都感到十分奇怪，不觉陷入沉思之中，猜测那病容汉子的路数。半晌，谢金章道：“大哥，这事必有蹊跷——”

谢金印道：“怎地？”

谢金章道：“那病容汉子一上来便逼我动手，对我说的也是相同的几句话，试想他若站在敌人那一边，为何事先又要向我们告警？”

谢金印道：“这疑问以后不难揭破，目下最要紧的是猜出他的来历路数，将来动手时好有个准备……”

谢金章沉吟道：“这个神秘人物武功别辟蹊径，与中州武学大相迳庭，无疑来自南海，但问题又出在这里，如果说他来自南海，那又太无可能了。”

谢金印面色一凝，道：“你是指当今仅有几个人知晓的秘闻么？”

谢金章道：“不错，说起来已是五年以前的事，南海一门突然在一夜里被人消灭殆尽，一总有十二个高手遇害，那下手之人事先显然计划周详，不可能有漏网之鱼，眼下这个病容汉子出现……”

语声戛然而止，两人相互对望一眼，分别转身过去，背对着背，伫立茅屋当中。

他们两人虽然只是默默的站立着，不见有任何动作，但却恍如两支上了弦的弓箭，随时都可能射将出去。

黝黑的乱葬岗上，幢幢黑影朝茅屋这边移动。

谢金印冷冷注视着窗外荒冢上那幢幢人影，在他那如隼目光的扫射下，一点风吹草动，他休想逃得过他的耳目。

半晌，他沉着嗓子道：“他们来了——”

第四十二章山雨欲来

谢金章道：“ 一总有几个人？ ”
谢金印道：“ 不多不少，二十个人。 ”
二十条人影，从四面八方向茅屋移近。
他们借着坟冢掩护身子，足步轻灵，走动时绝无任何声息发出，但纵然如此，又怎能瞒得过谢家兄弟。
两人依旧背对背仁立着，谁也没有再说话，这两个一生在刀尖风浪中打滚的人，已不知有多少次并肩作战的经验，自然有一种非常人所能及的默契。
二十条人影迅速地将茅屋包围住，借着窗口透射出去的灯光，可以瞧出这些人都是一身劲装，满脸煞气，显然没有一个不是危险人物。
但谢氏兄弟反而眯起双目，竟似打起盹来。
“ 砰 ” 一响，木门被一掌震开，二十个人一涌而入。
这些人来势汹汹，但谢金印与谢金章却像毫无所觉，那些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敌人，反而愣住了。之后，其中一人开了口：“ 贤昆仲都是聪明人，咱等来意如何，你们想是早已知晓的了。 ”
谢金印与谢金章都没有说话，那人又道：“ 咱们来此的目的…… ” 谢金章抬起头来，截口道：“ 老朽是本镇所雇的守墓人，你们知道么？ ”
那人道：“ 知道，但咱们也知…… ”
谢金章摆摆手，再度打断道：“ 清明扫墓的时间早已过去，你们来此，若只是为的要拜访外面乱葬岗上那些孤魂野鬼，只要跟我这守墓老头招呼一声，就尽管请便吧。 ”
那人冷笑道：“ 咱等找的是你，姓谢的，别再装孙子了！ ”
谢金章道：“ 哦，原来是找我的，棺木在哪里？ ”
那人愕道：“ 什么棺木？ ”
谢金章缓缓道：“ 你们找我，自然是家有丧事，来这坟场择地而葬了，你等算是走对了地方，此地风水再好不过，听说从前还是帝王之穴…… ”
他说出这话，只道对方必然大怒，讵料那人却一点也不动气，只是沉下了脸，一字一字道：“ 不错，咱们是带了两具棺木来，但棺木却是空的，贤昆仲难道打算直挺挺装人棺木里么？ ” 谢金章道：“ 除了死人，我想谁都不愿意的，足下多此一问了。 ”
那人道：“ 很好，两位只要识相些，咱们并不想过份为难于你。 ”
谢金章道：“ 你要我们束手就缚么？ ”
那人不答，迳自打了个手势，其余诸人手腕抖处，已各自多了件乌黑发亮的物事，这自然都是兵器。那人笑了笑，道：“ 你瞧，咱等虽然来意不善，却还不想杀人，否则岂非早就可以下手了？ ”
始终没有开口的谢金印，这时缓缓转过头，对着那人悠悠道：“ 那么咱们算是两讫了，某家现下也没有杀人的兴致，否则岂非早就出手了，趁着我还未改变主意之前，你们快滚吧！ ”
二十名彪形大汉神色齐地一变，为首一人道：“ 姓谢的，咱们并非不知你一生威名，剑法又准又狠，当今不作第二人想，但你当咱们铁血二十宿是省油的灯么？ ”
谢金印听他自报名号，不觉微微一楞道：“ 近年来某家深居简出，江湖上几时又有新人闯出了名万？ ”

那人面上露出奇特的表情，道：“这只怪你姓谢的孤陋寡闻，咱铁血寨可不是刚刚混出道的，不过咱二十宿向来不出手则已，一出手从来无人能够逃生，是以武林中鲜少有人知晓，你没有听过咱们 729 名头，倒也不算希奇。”

他说话之际，其余诸人已各占方位，右首一名大汉，突地挺身冲近对方三步之内，挥刀劈去。

谢金印双目微瞌，似乎不将敌人放在心上，待得那大汉刀锋将至，突地向左斜跨半步，这半步跨得好不玄妙，对方一刀犹未劈实，陡觉大刀所向，竟是毫无空隙可入，不由骇然色变，仰身退开尺许。

霎时间所有大汉都围了上来，挺刀自四面八方疾攻，但见一时二十人齐上，一时分做四五伙从斜地里抢入猛扑，此进彼退，配合得极为巧妙。

谢金印与谢金章出掌反击，渐渐将敌人攻势封住，但却始终陷于挨打的局面，因为他俩不论想对付哪一个，总因其他人的一刀袭到，不得不被迫半途收掌自保，如是一来便赢取不了主动。

至此谢金印方始微凛于心，晓得敌人甚强，绝非一般强徒可比，他们非但功力高强，而且个个勇悍，憨不畏死，结伙而斗时又可平空发挥出数倍以上的威力，当真是一伙可怕对手。

谢金印一口气挡了对方十余刀，已感到情势非要出剑应付不可，当下怒声喝道：“尔等若再不知机退走，待得某家出剑后，可莫怪手下无情。”

那二十名大汉听得他这一声断喝，不但没有如言迟走，攻扑反而更见凌厉，睹其情状，简直便如二十头疯虎一般。

谢金章高声道：“敌人赋性凶残，只怕不会接受你的劝告，大哥不出剑更待何时？”

谢金印胸臆涌起无限杀机，右腕一抖，一股无形杀气涌将出去，距离他最近的四名大汉登时感到一阵窒息，不由自主四下散开。

说时迟，那时快，对方移身方退，一道森森寒光已紧接着杀气飞洒而出，卷住四人身形。

顷忽之间，但见寒光微敛，那四名大汉自眉心至胸现出一道血口，血如泉涌，死亡的形相迅即弥布在他们脸上。谢金印杀人之后，立刻又现了懒慵慵的神情。

他怒气冲冲地喝道：“你等这是祸由自招，某家虽不想杀人，但总是有人迫我干出这等无聊的事……”

其余诸人见同伴遇害，面容反而变得狰狞异常，其中一人突然奋不顾身向前猛扑，口中厉声道：“兄弟们，咱们跟这两个老匹夫拼了！”

喝声中，连人带刀往谢金印直冲过去。

余众早在他出声前，已一窝蜂挺刀舞掌涌了上去，霎时十六人再度将谢氏兄弟围在核心。

但谢金印一剑既已在手，又岂会将这样的对手放在心上？

他长剑一摆，一片模糊的影子中，飘然攻了三个敌人每人三招，这三剑看来轻不着力，实则在剑身轻飘而过之间，动辄可一变而为致人于命的绝招，对方自然识得厉害，但却凝身不退。那等模样生似情愿战死，也不肯后退，一心一意疯狂地要毁灭敌人。

谢金印长剑翻飞，再也不留情地袭击敌人，寒光一圈一卷，如影随形跟至，霎时又解决了三个人。

敌方联手合攻的阵法至此终告散乱，所剩诸人凶悍之气全消，相互打了

个手势，同时长身而起，争相往外撤退——

这会子，突然一阵铜哨声从远处坟场飘来，声音尖锐而又刺耳。

那十余名汉子乍听哨声，突地刹住后退的身形，一齐回转过头，宛如魔鬼附体一般，又疯狂向前猛扑！

谢金章又惊又疑，道：“这些人似都疯了，只怕便是那铜哨声音作祟……”

正说话间，只见数名大汉挥刀冲至，不禁怒气填膺，挥掌猛劈，蓬蓬暴响过处，当前三人仰身便倒。

谢金印道：“不错，他们既然不走，你我便想法子让他们躺下好生歇一歇吧——”

持剑的右手一挥而起，剑尖一阵异样的颤动，周遭空气响起一阵刺耳的”嗤”“嗤”之声——

任何对武功稍有涉猎的人都知晓，这是内家真气从剑尖逼射出来的特有现象，武林中人练剑，终生浸淫其中，一旦能将真力溶入剑式之中出而伤人，显而易见就是已臻登峰造极的化境了。

像这样的敌人，谁遇见了谁都要感到头疼。

那十数个大汉虽然凶悍残暴有如虎狼，却还不足以在谢金印的剑下走出十招，只听惨叫之声此起彼落，十数人喉间同时中了一剑，登时尸横当地。

一滴滴殷红的鲜血从剑尖滴落，森寒的杀气逐渐淡薄下去，谢金印神态也逐渐变得无精打采。

他侧身望着谢金章，低声道：“这二十人个个憨不畏死，真真邪门得紧，我杀不胜杀，到最后竟油然生出心寒手软之感……”

谢金章皱皱眉，道：“大哥听过铁血二十宿的名号么？”

谢金印摇首道：“不曾。”

谢金章道：“多年来小弟虽然隐匿于此，并未与外界断绝联络，江湖上的消息仍然多多少少略有所闻，却对这铁血二十宿陌生得紧，从他们的行动上看，颇精擅诸般冲杀狙击之手段，可想而见必是残酷恶毒的凶人集团。”

谢金印道：“为兄也有这种想法，可怪的是他们初进屋中时，说话还似客气，后来一动起手，竟然凶态毕露，前后几判若两人，那突如其来的铜哨声音十分可疑，决然不会事出无因……”

谢金章道：“依我的推测，这干人心神似已失去常态，被他人所主宰控制，才会有如此反常的举动出现。”

谢金印道：“这也颇有可能。”突闻茅屋外一道冰冷的声音亮起道：“好个天下第一剑，果真名不虚传，竟能举手投足间将铁血二十宿解决，只不知贤昆仲在茅屋里呆得闷了，可愿意出来赐教几招么？”

谢金章压低嗓子道：“这口音倒是熟得很。”

谢金印道：“听来颇似甄定远的口音，这头老狐狸居然明言叫阵，其中必然有诈。”

遂大声道：“敢问朋友是哪条道上的，缘何苦苦与某家作对？”

那冰冷的声音道：“姓谢的，你别明知故问啦，如果你不愿出来，咱们便进房去会你了！”

谢金印高声道：“某家懒得走动，还是劳驾请阁下进来也罢。”

他一面说话，一面朝谢金章打着眼色，说到最后一句话，早闻“飕”“飕”连响，数十支利箭夹着碧惨惨的光华，自四面八方朝茅屋疾射而至！

谢金印大吼道：“快——快冲出去——”

吼声中，分别挟起朝天尊者及洪江，身形一跃而起，已自穿窗而出。

谢金章心知必有重大变故发生，也立刻提身跃起，一闪便掠出门外，再一闪已和谢金印齐肩逸出五丈之外，轻功之高，当真已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只听得身后轰然一声暴震，一股火花从茅屋顶直爆出来，漫天火光弥漫，硝磺冲鼻。

谢金章睹状始之惊骇，旋即大怒，道：“好厉害的火器，竟将我十数年来索居之处，毁于一旦，贼子们是逼人太甚了。”

谢金印将两臂所挟的洪江与朝天尊者放置坟地上，悠悠道：“这还算是便宜呢，你我要是迟了一步，此刻只怕早已被炸得粉身碎骨，成为火窟下的余烬了。”

谢金章望着茅屋浓烟弥漫，听到不绝于耳的“劈啪”之声，脑际里忽然忆起昔日鬼镇那一场大火的情形，沉声道：“武林中擅于使用火器的人并不多见，能在一举手间便将一座房屋焚毁的人，更是绝无仅有，大哥可知道这人是谁么？”

谢金印寻思一下，道：“二弟莫非以为仅凭区区几根利箭，就能将茅房炸毁？其实对方所使用的火器虽然厉害，关键却不在这上面——”

谢金章讶道：“那么这几支利箭……”

谢金印截口道：“这几支利箭不过箭端绑着火种而已，真正引发爆炸的还是那铁血二十宿的二十具尸体——”

谢金章错愕更甚，道：“这——这话怎么说？”

谢金印道：“二弟可曾注意到，铁血二十宿个个都是穿着一身黑衣，但在灯下却闪荡着微弱的银色光芒，个中不无古怪之处，这本是微不足道的细节，却差点要去了咱们的命。”

谢金章“哦”了一声，道：“不错，我也留意到二十宿所穿的黑衫，当时犹以为只是质料特殊而已，敢情上面竟然涂着一层硝磺，硝磺一触着火星，自然容易引爆，依此道来，敌人驱使二十宿来打头阵，简直早就存心拿他们二十条性命，来换你我两条性命了。”

微嘘一口气，复道：“那设下此计之人，居心之毒，真是令人不寒而栗，只不知他究竟会是何人？”

谢金印冷冷道：“能够挖空心思，摆布这等毒计的人，除了昔年某家那几个老朋友外，还会有谁？……”话声戛然而止，视线转动落在身后一座荒坟上。

谢金章皱眉道：“朋友，你们躲在坟堆后与死人为伍，想必感到十分不耐，何不请出来透透空气呢？”

这一句刚说完，荒坟后已连袂步出两个人来，身上也穿着黑衣，装束与铁血二十宿竟无二致，最使人惹眼的是：两人肩上居然扛着一口黑色棺材！

这口黑色棺材，衬上两人一身黑衣及周遭无边的黑暗，颇显得有点阴森可怖。

两名黑衣人将棺材抬到谢金印面前，始终不发一语转身就走。

谢金章高声道：“朋友留步——”

身子陡地拔起，“呼”地一响由他俩头上掠过去，双手齐出，已拿住右首一人双肩。

他沉下嗓子道：“两位送来这口棺材，难道不带个口讯，就此空手而回

么？”

　　那两人依旧不言不语，四道目光只是冷冷盯住谢金章。

　　谢金章微露怒色，道：“两位莫以为只要一直保持缄默，便可……”

　　语至中途，陡见谢金印摆一摆手，道：“问之不答，逼之无益，不如让他们走吧——”

　　谢金章唇角微微一动，欲言又止，终于收手纵身跃开。那两个黑衣汉子一晃身如飞掠去，俄尔，人影俱杳。

　　谢金章喃喃道：“贼子们不与咱们正面相对，却一再故弄玄虚，送来这口棺材，倒不知其用心何在？”悻悻回过头来，只见谢金印正俯首注视着那具黑色棺材，面上露出一种古怪神情。他趋步上前，道：“大哥、怎么一回事？”下意识瞥了棺材一眼，不禁呆了一呆，视线再也收不回来，他犹恐自己未曾瞧得真切，伸手人怀摸出火熠幌亮了，仔细打量眼前这具黑材棺材，那棺盖上刻着几行字：“九月既望，时交四更，残月斜挂，余突闻……”

　　字迹刻得歪歪斜斜，底下的字更模糊不可辨认。

　　谢金章心子重重一震，脱口道：“这口棺材——我见过这口棺材……”

　　谢金印直若未闻，只是一个劲儿喃喃道：“九月既望，残月斜挂……九月既望，残月斜挂……”

　　谢金章望着他胞兄失常的举态，心中更是奇怪，忍不住问道：“大哥，有何不妥之处么？”

　　谢盒印这才如梦初醒，勉强笑了一下，道：“没有，方才你说见过这具棺材——”

　　谢金章略一思索，道：“那是将近半载以前的事，此地突然聚集了殃神老丑，朝天尊者及丐帮飞斧神丐一千人，欲前往毕节义援金翎麦十字枪，对付他们所谓的‘职业剑手’，就在这一晚突然起了一场大火——”

　　谢金印微露不耐之色，道：“这与棺材之事，又有什么关联？”

　　谢金章道：“大哥且听我说下去，当鬼镇失火时，殃神老丑等人立时赶回镇上，我自然也要去瞧个究竟，那场大火确是我生平所仅见，火势一蔓延开来便不可收拾，镇上房屋尽在烈火烧融之下，独有街角一幢独立的古宅当时尚未遭祝融所破坏……”

　　说到此处，脑海里不知不觉又追忆及当夜那奇特的遭遇，咽了一口气，缓缓续道：“这具棺木便置放在那幢古宅里面，是时因为棺盖上刻着几行字颇为奇特，吸引了我的注意……”

　　谢金印打断道：“荒园古宅……我知道了，它现下是鬼镇这片废墟中唯一尚未尽毁的宅院，不久之前，我还曾到过那里，不过却没见到什么棺材，大约已被人移走了。”

　　谢金章愣道：“怎么？大哥你闯过那座荒园古宅？”

　　谢金印不答，脸上不知不觉又露出异样的古怪之色，道：“你初次见到棺木时，棺盖上所刻的就仅仅这几个字么？”

　　谢金章道：“是的，这两行字突然中断，似乎应该还有下文。”

　　谢金印仰首望天，悠悠道：“当然还有下文，棺木上的镌字，本来是要留与某一个人见看的——”

　　谢金章道：“噢，可是要留给大哥过目？”

　　谢金印缓缓地摇着头，道：“不，另有其人。”

　　他的语气十分缓慢，可是在倏忽之间，行动却快到了极致，只见他身子

一哈，右臂贯足真力，捏住棺盖边缘，“ 喀 ” 一声响，棺盖已被他拉动—— ”
谢金章目睹乃兄的举动，脑际不禁联想起荒园夜袭那一幕可怕的景象，失声道：“ 不要动那棺盖—— ”
谢金印手势一窒，道：“ 二弟莫不成害怕棺里有死尸么？ ”
谢金章面色沉重，凝目打量棺木，那棺盖此刻已被谢金印拉起一缝，从外面望将进去，棺内黑乌乌的，瞧不出所装何物。
他一字一字道：“ 死尸倒没有什么可怕，最使人难防的是里头匿伏着一个活人，鬼镇起火那一夜，我便碰上了这种突如其来的偷袭—— ”
谢金印不在意地笑道：“ 二弟过虑了，依我瞧，棺内所装的既非死尸，也不是活人，或许是一棺美酒盛肴亦未可知呢，哈！哈！ ”
谢金章耸耸鼻子，道 :“ 这酒香十分诱人，难道它是从棺木里透出来的？ ”
谢金印道：“ 二弟的鼻子果然灵敏得很，只不知你的酒量是否还像以前一样的在行？ ”
谢金章道：“ 若论武功，也许我不如你，至于酒量嘛，呵呵，我瞧你还是免谈啦。 ”
大敌当前，这两个患难手足，竟有如此轻松的心情，笑语诙谑，如教第三者在旁见了，难免要老大皱起眉头，殊不知武功已臻颠峰的特等高手，所具有的正是谈笑之间，从容毙敌的风度，他俩的情绪看似轻松，其实全身神经有如一只撒了网的蜘蛛，只要外界有稍许的刺激，都可以导致立即的反应！
隐伏在暗中的敌人，自然也深悉此点，他们正在等待，等着谢家兄弟稍有松懈的迹象露出时，然后再度发动攻击。谢金印将棺盖掀开，棺里果然摆着有酒有菜，足够二人饱食一餐。
他一手将酒壶提了上来，壶上贴了一张纸条，密密麻麻写了几行字。
谢金章道：“ 纸上写的什么？ ”
谢金印顺着纸上留字徐徐念道：“ 两位即将远行，特备酒食一棺为君饯行，请君畅饮，酒酣耳热，相偕以赴黄泉，亦不失豪雄本色也。 ”
谢金章笑道：“ 说得倒是十分动听，但他既不惜费事，为咱们备下如此珍肴美酒，咱们总该领情感谢的，是不？ ”
谢金印道：“ 是极是极，如此星辰，如此月夜，美酒佳肴当前，不由人食指不动，你我又岂能辜负那人的好意。 ”
边说边擎起酒壶，为乃弟倒了满满一杯酒，然后给自己倒了一杯，缓缓说道：“ 请吧—— ”
谢金章微笑道：“ 自己人还讲究什么客套，先干它几杯再说。 ” 举献近唇，仰首正待饮下，蓦闻 ” 嗤 ”“ 嗤 ” 二声，两样黑忽忽的物事自远处疾飞而来，带着一股细微风声，直落入两人的酒杯里！细瞧之下，竟是两只细小的甲虫。
谢金印神色一变，旋哈哈笑道：“ 真倒霉，连甲虫都要来抢这杯酒喝，看来这酒香虽然诱人，咱们却无福消受，真真可惜得紧。 ” 说着，举起酒杯，将杯中的酒慢慢倒在坟地上。
谢金章望着杯底的甲虫，跟着也将整杯美酒倒掉。
他俩明知两只甲虫并非自己无故跌落下来，而是有人在暗地里以内力抛物手法，将甲虫分别弹入二只酒盅，这等手劲，这等准头，的确十分惊人。
谢金印表面上若无其事，双目略一环顾，只见左侧一丛矮树下，有一条黑影一幌即隐。当下不动声色，道：“ 酒既然喝不成，看来你我只有喝西北

风啦。”

谢金章以传音之术道：“酒里有毒，谁都能够料得到，但因我另有避毒之法，是以并未放在心上，此人弹来两只甲虫，虽属一番善意，却是多此一举了。”

谢金印亦传声道：“那倒不见得，事情只怕不会如许单纯。……”

他忽然住口不语，朝乃弟示意，大踏步向前直走。

谢金章望了躺在地上的朝天尊者及洪江一眼，道：“这两人呢，他们犹自昏迷不醒……”

谢金印道：“只有暂时将他俩放置于此，回头再来救他——”一道阴森森的声音就在此刻响起，震荡着他俩的耳膜：“姓谢的，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谢氏兄弟充耳不闻，依然往前直走。

那声音再度亮起道：“足下昆仲已身入罗网，徒然挣扎亦无济于事，不信向前瞧瞧便知。”

谢金章哼了一声，凝目望去，但见数丈之外，一座长满荒草的坟堆上人影幢幢，凭空多出了几个人。

一阵夜风吹过，点点鬼火迎面扑来，透着一股阴森肃杀的气氛。

这一批人共有四个，其中却有一个以黑巾蒙住面孔，其余三人便是武啸秋、甄定远和那面带病容的汉子。

这三人无一不是显赫一时，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何况还有一个莫测高深的蒙面人，他们同时站立一处，当真足以令人为之侧目。

霎时之间，谢金印在心中打了好几个圈儿，他端端走了两步路，冷冷地注视着他们。

在对方看来，这个无人敢惹的过去职业剑手，双目中依然闪耀着不可一世的光芒，而他的面上却充满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异样神情。

这四人齐然盯住谢金印，谢金印也瞪着他们，双方久久都未说话——斯时斯地，实已用不着说话。

阒寂的空气里，业已布满了无言的杀机，月色渐渐黯淡，夜风呼号，宛如鬼魅的杀伐呐喊。

终于，武啸秋开了口：“姓谢的，别来无恙乎？”谢金印冷冷道：“武啸秋，甄定远，你们可是找我？”甄、武二人相互对望一眼，冷笑不语。谢金印轻轻叹了口气，道：“历史又要重演了么？”

甄定远低咳一声，道：“不错，翠湖的历史是要于今夜重演了，这二十年来，你们兄弟的太平日子难道还没有过足？”谢金章一闻此言，面上不觉泛起一丝苦涩笑容，道：“此言差矣，这二十年来，家兄与我随时随地都要防备宵小鼠辈的算计偷袭，而且防不胜防，几时又有一刻太平日子好过？”

他语带讥讽，满怀怨毒，甄、武二人哪里会听不出来？他俩神色变了一变，谁也没有搭腔。谢金印冷冷地笑一笑，道：“某家不去找你们，你们倒先来找我么？”

甄定远道：“所谓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有你一日在世，咱们岂能安心睡着觉，嘿！嘿！……”

武啸秋道：“那一年咱们以多凌寡打败了你，今晚的局面亦复如此，姓谢的，你不妨认了吧！”

谢金章按捺不住，道：“阁下既然厚颜如斯，那还有什么话说？”甄定

远不答，突然放声狂笑起来。俄顷，他笑声一敛，厉声道：“贤昆仲还要我等出手么？”

谢金章道：“这话怎么说？”

甄定远道：“我等在此布下了天罗地网，贤昆仲眼看已是插翅难飞，你们若是识相，便该乖乖束手就缚，我等念在昔日情谊，或可大发慈悲，让你们留个全尸，死后并予厚殓埋葬……”谢金章厉声打断道：“住口！”

甄定远狞笑一声，不再说话。

谢金印面色洋洋自若，却无丝毫动怒的表示，他眉头仅轻轻皱了一皱，淡淡地道：“忿怒适足以误事，甄老狐狸说这种无意义言语之目的不外如是，二弟如果妄动无名，那便中了他们的计了。”甄定远眼色阴晴不定，道：“话到此为止，姓谢的，你准备动手吧——”

谢金印道：“早该如此，咱们势必一战，早晚都是一样。”语声一歇，一字一语道：“请吧——”

甄定远道：“我的兵刃不曾随带身上，足下稍候——”“啪”“啪”他连击两下手掌，掌声清脆，在寂夜里传出老远，须臾，一个彪形大汉直奔过来。

那大汉双手捧着一口长剑，奔到切近时，突然双目圆睁，射出两道凌厉凶光，炯炯注视着谢金印的背影。

他愈走愈近，手中长剑也随着一分一分高举起来，望准谢金印的头颅，随时可以砸落。

谢金印自始至终都不瞧来人一眼，似乎只当来人是个微不足道的人物。

瞬息间，那大汉已奔到谢金印身后，就在此刻，谢金印突然开口道：“姓甄的，这人仅仅是为你送兵刃而来么？”

不待对方回答，蓦地仰身向后倒跨半步，足尖一掂，身躯侧过半面，后面步声刹时中止，竟似被谢金印这一动作，迫得不能再继续欺近！

谢金印淡然道：“放下你的剑子。”

他尽管门户森严，保持非常的警戒，但说话时头也不回，非但声音没有一丁点异样，而且面色也一如平常。

然而甄定远与武啸秋脸上，却已情不自禁露出骇讶之容。谢金印晶瞳一转，瞥了那立在甄定远身侧的蒙面人一眼，见他露在蒙巾外的一对眼睛转动了一下，瞧不出有何变化。那大汉高声道：“甄堡主，我走不过去……”

说话时，手中长剑不知不觉已垂了下来。

甄定远心里有数，这自然是谢金印的精神和杀气牢牢控制，那大汉的缘故，以致令他动弹不得。

如果那大汉不明此中利害，强欲挣扎前闯、说不定谢金印一剑立刻脱鞘而出，透胸刺入。

又说不定谢金印根本无须出剑，便可令对方在森森杀气中，因恐怖与窒息，当场倒地而毙。

甄定远干咳一声，道：“此人为老夫送来兵刃，并无恶意，阁下不能让他过来么？”

谢金印哼了一哼，迳自偏首朝那大汉道：“你不必过来，只要把剑子掷过去就行啦。”

那大汉声势全消，丝毫不敢违抗，手腕运劲一掷，连鞘带剑脱手朝甄定远扔去。

他长剑脱手，立刻感到周遭杀气全消，胸前压力一轻，不由吁了口气，转身飞奔而去。

甄定远将长剑接在手中，道：“想不到这几年来，你的功夫不但没有放下，反而更有精进，方才剑子未出，已令得老夫手下心寒胆落，不过在老夫尚不受影响，目下且瞧瞧是你的剑快，抑或是老夫的剑快？”

谢金印道：“闻说你新近练成一种秘传剑法，唤做‘风涛剑’，与‘萍风拍’有异曲同工之妙，乃专为用来克制某家的剑法，敢问你已练到了几成火候？”

甄定远寻思一忽，道：“我想总有七成吧。”

谢金印道：“那么你还不是某家的敌手，你们一齐上吧。”

甄定远露出诡异的笑容，道：“用得着么？”

谢金印鄙夷地一笑，道：“难不成你还会感到不好意思？当年在翠湖，你们几个……”

话犹未完，突听一道冰冷的声音打断道：“甄堡主请暂缓出手，有烦罗先生上去与姓谢的比划比划——”

谢氏兄弟不约而同循声望去，见说话的正是那站在甄定远身侧的黑巾蒙面人，那人从开始到现在连一点声息也没有发，使人几乎忽略到他的存在，此刻一开口，便完全是命令的口吻，谢金章心中不由一震。

谢金印凭着敏锐的本能，虽然已意识到对方显非等闲人物，没有掉以轻心，但听他的口气，仍然不免起了一阵凛惕之心。

那病容汉子缓步上前，抱拳道：“请谢大侠不吝赐教。”

谢金印道：“足下好说了。”

转身面对黑巾蒙面人，道：“敢情阁下竟是这个神秘集团的首脑人物，谢某眼拙，失敬失敬。”

那黑巾蒙面人一声不响，一会始沉声道：“你料错了！”

谢金印道：“阁下不以面目示人，然则咱们以前定然朝过面啦，让我再猜一猜，你是——”

黑巾蒙面人眼色一沉，病容汉子适时截口道：“高手相搏，最忌心神不专，谢大侠最好不要分心旁顾，否则我可要利用这个机会了……”

谢金印道：“是啊，方才你为何不利用某家心神稍有分散时出手？如此至少总可以抢得一线先机吧。”

病容汉子默然不予置答，谢金印皱眉道：“你的态度忽敌忽友，使某家十分迷惑，自从某家在来鬼镇的道上与你碰头后，便对你的身份质疑于心……”

病容汉子摆摆手，道：“慢着慢着，我几时与你碰过面啦？”

谢金印听对方竟作此言，不由大感诧讶，他心念微转之下，心知病容汉子所以当甄、武及黑巾蒙面人面前否认此事，必然另有隐情，他考虑对方数人间微妙关系，也不加以揭破。随即撇开话题，道：“近来某家记性很差，想来是我记错了。”

言罢挺步迫上，透出阵阵森寒杀气，病容汉子早已领教过谢金印这等无形力量的厉害，岂敢大意，当下立即摒除一切杂念，振奋起坚强的斗志。双方未见动手，却已作了第一个回合的交锋，顷忽里，杀气已然弥漫全场，旁立诸人都同时感到一阵寒意袭身，大有夜凉不胜寒之慨。

谢金印在离对方五步之前定住身子，两人默然伫立着。

乍看之下，他们两人似是严阵以待，随时都可能爆发出山崩般的攻势。

但若加以细察，又可发现他俩俱尚无出手之意。

在场诸人，包括谢金章在内，都困惑地注视着这奇异的一幕，只是谁也没有作声——

正因为这几人都是当世有数的高手，谁也明白这等不寻常的平静，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兆！

第四十三章罗浮双刀

双方对峙了一会，在气势上，谁也没有被谁压倒，但时间渐长，病容汉子已渐渐有难以支撑的感觉。

谢金印对敌的经验何等丰富，怎会发觉不出来，同时他也知道如何对付像这样坚忍沉凝之士，当下举足向前跨了一大步，“哧”地一响，凶险无比的杀气如怒涛狂潮般涌卷出去。

病容汉子额际汗渍陡现，足见他内心紧张此刻，若再不撤出兵刃应敌，藉以抵消敌手的气势，只怕便得败退下来。

蓦然之间，突然响起的一道低沉有力语声：“罗先生不在此际出刀，更待何时？”

此言一出，谢金印看也不必看，便知晓说这话的自然是那蒙面的黑衣人。

病容汉子的处境已到了非出兵刃，不足以打开危局的地步，那黑巾蒙面人员未亲自对敌，却能洞烛战机，当真是言不轻发，发必有中。

病容汉子双臂微动，闪射出森寒光华，他的左右双手已多了两只一长一短的弯刀，霎时，阵阵刀气反涌过去，蹭蹭蹭，谢金印竟被迫退了三步！

病容汉子吁了一口气，道：“这还是我出道以来，第一次双刀齐出，姓谢的，你果然不愧是天下第一剑手……”

谢金印淡然道：“足下谬赞了。”视线落到病容汉子双手所持一长一短，形状奇特的双刀上，心念微微一动，侧首朝谢金章道：“二弟，你可瞧出这双刀的来历么？”

谢金章缓缓道：“这罗浮双刀称得上刀中绝品，犹如剑中之干将莫邪，乃原居百粤，后来移居南海的罗浮世家代代相传所留下，自来持用罗浮双刀的人，俱是罗浮世家的门人……”

语声微顿，复道：

“只是据道上传说，罗浮一门已在五年前被仇家悉数歼灭，无有逃生之人，五年之后，罗浮双刀又在此出现，就很令人费解了。”

他说话时，一直注意着病容汉子的神情，显然是有意说给他听的。

病容汉子脸色剧烈地变了一下，猛可抡刀攻去，涌出两朵刀花，隐隐夹着风雷之声，直取谢金印。

谢金印脱口赞道：“好刀法！”

眼看两道寒光，划空暴射，已将逼至自己的咽喉，谢金印手势一沉，五指抓住剑把，“呛”地一响，剑子已到了他的手中。他这一剑完全在气机感应之下，自然而然出的手，讲究的是“彼不动，我不动。彼欲动，我先动。”

正因此剑乃率然所发，竟比对方的刀势还要快上一线。

病容汉子全然不惧，飞身一步欺入，双刀并举，分从左右两边抢攻，凝成两股坚凝劲厉的气势。

谢金印但觉刀气森厉，自问生平尚未遇到如许威猛的反击，加之对方手中的罗浮双刀乃是神物，心下不免有所顾忌。只好放弃攻势，回剑自保。一旁的蒙面人暴声大笑道：“谢某人原来也不过尔尔！”

谢金印充耳不闻，绝不肯为蒙面人的冷嘲热讽而稍有分心，他剑尖一点，刷地一剑再度递出。

但见他剑尖所指，取要害，拂穴脉，几乎无所不至。

谢金印终生浸淫在剑道上，已达数十载之久，这一施出“扶风三式”第

一式“下律风寒”，果然立见威力，全无间隙痕迹，一时只见一片银光闪闪的剑雨飞洒出来，挟着一股“呜”“呜”怪啸，那声势真骇人到了极点，霎时之间，病容汉子面上露出紧张之色，向左一侧身，平穿出去。

他一退又进，长啸一声，刀走偏锋，正迎着谢金印挥来的一剑，竟在那电光火石的一忽里，反弹出一刀。

谢金章一见他吐刀的情形，猛然想起一事，大叫道：“罗浮反手势架！大哥留神！”

谢金印何尝不知对方这一手是罗浮秘艺里有名的反手势架，这反手势架通常都是出敌所不意，趁敌所不备而发，使人防不胜防，正因如此，天下高手与罗浮门敌对时，铩羽在这一招之下者不知凡几。

在此等情形下，一招立见胜负的时刻已至，无论是谢金印或病容汉子要想拖一拖都没有办法。

这一忽里，陡闻黑巾蒙面人大吼一声：“快——快出手！”

武、甄二人闻声，身形猛地一躬，双掌闪电般一抬，望准七步之外的谢金印直击出去——

这下祸起萧墙，谢金印正全神贯注应付当前的对手，想不到却有人突施暗袭。

他来不及回转身子——

事实也无法回转身子——

但觉飕风压体，甄、武二人的掌劲业已逼到了他的背宫！

谢金章目眦欲裂，大吼道：“甄定远、武啸秋，你们又要重施故技了么？”

一步飞跃而出，然而已迟了一步。

说时迟，那时快，甄、武二人掌势将至，那病容汉子电眼一瞥之下，蓦地双刀齐撤，仰身倒窜而出。

病容汉子双刀一撤，谢金印立觉胸前压力一轻，他拿捏时机，顺势反刺，剑上锋锐之气，自然而然移转到甄、武二人身上。

如此一来，剑气更为凌厉森严，剑光有如长浪裂岸而涌，甄、武两人睹状神色一寒，竟不敢硬捋他这一剑。

当下掌力一收，双双退了下去。

两人四道视线齐然盯住病容汉子，将满腔怨恨完全发泄到他身上，武啸秋拉下脸庞，沉声道：“罗大侠，你这是什么意思？”

病容汉子冷笑一声，没有回腔。

他突然无故撤走双刀，解除了对谢金印当胸的压力，使得谢金印能反过身来，以全力对付甄定远及武啸秋的攻击，迫使其阴谋不能得逞，难怪甄、武二人要对他大怀恚恨了……

黑巾蒙面人冷冷道：“罗兄何故临阵抽腿？”

病容汉子道：“很简单，我败了。”

黑巾蒙面人道：“败了？败在何处？”

未待病容汉子回答，旋即厉声道：“方才那一招胜负未判，岂可言败？分明你是有意……”

病容汉子从容不迫打断道：”我自家有自知之明，以谢大侠的剑上造诣，我万不足以与其硬拼此式，故以表面上虽然胜负未判，实则我早已落败下来了，至于因此造成两位朋友偷袭不能得手，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岂可因我撤走双刀而加罪于我？”

武啸秋冷哼一下，道：“ 罗大侠的理由倒也充分。 ”

病容汉子道：“ 有道是形势比人强，武院主若能易身处地，便可以了解我之所以撤走双刀，乃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出此—— ”

甄定远冷哼道：“ 依我瞧，罗大侠大约最擅长吃里扒外这一套，咱们请你来助拳，算是白请了…… ”

谢金印闻言，心中暗忖：“ 这姓罗的，被甄定远等人请来，可能早有默契，在他倾全力与我相捕的紧要关头，甄、武两人便从旁伺机出手偷袭，不料姓罗的却中途变卦，以致功败垂成，倒不知他心意何在？ ”

病容汉子的语声，打破了他的沉思：“ 谢大侠剑道通神，当真不愧为天下第一四个字，鄙人自叹弗如，就此别过…… ”

一转身，便待离去。黑巾蒙面人厉声道：“ 罗大侠不要后悔！ ”病容汉子道：“ 打不过人家，便只有走，我为何要后悔？ ”

黑巾蒙面人狞笑道：“ 罗大侠若撒手就此一走了之，有关罗浮门为人暗算歼灭的秘闻，老夫决计不再对你透露分毫。 ”

谢金印心中忖道：“ 这汉子果然与罗浮门大有渊源。 ”口上道：“ 原来阁下以此要挟，这就难怪了，罗浮举门被歼之事，知晓其中内情者可说绝无仅有，阁下到底知道有多少秘密？ ”

黑巾蒙面人道：“ 不关你的事，你还是少过问的好。 ”

那病容汉子踟蹰一会，朝黑巾蒙面人正色道：“ 在下受邀而来，业已尽到了我的力量，莫非你打算食言而肥么？ ”

黑巾蒙面人道：“ 那倒不尽然。 ”

病客汉子道：“ 既非如此，咱们总还有碰面的机会，你已经答应了，到时依旧非说不可的…… ”拔身腾空而起，往西侧小道奔去，瞬即没入黑暗之中。

谢金印暗暗赞道：“ 此人虽然行径怪异，到不失为一条磊落汉子。 ”

心念一转，突然大声道：“ 二弟，咱们跟着他走…… ”

兄弟二人相继跃起，随后掠去。

黑巾蒙面人冷笑道：“ 名震天下的谢氏昆仲，竟是如此抱头鼠窜之辈么？ ”

但他却不横身拦阻，连甄、武二人也负手站立一旁，没有任何行动，谢金印与谢金章掠出五丈开外，感到气氛有点不对。

他俩的直觉几乎是很准确的，寂静的黑夜里，倏然传来一声尖锐的呼啸之声，前面道上出现了三个人。

谢金印凝目一瞧，却是三个穿着奇装异服的彪形大汉。

他大吼道：“ 兔崽子！凭你们也来拦某家的路么？ ”

三人木然不语，待得谢氏兄弟及将擦身而过时，右首一人突然开了口，朗声道：“ 秋寒依依风过河。…… ”

左边一人接口道：“ 英雄断剑翠湖波。 ”

谢金印身子猛地震一大震，忍不住定睛再瞧，只见那三个拦路汉子的手上，各自持着一只断了半截的剑子。

那三只断剑在残月漾漾光芒下，闪荡着三片寒光，色如烂银，夺人双目，仅仅一瞥之下，谢金印的视线便再收不回来了。他长啸一声，身形在半空盘旋一匝，又退了回来。

谢金章眼望乃兄奇特的举动，失声道：“ 大哥，你是怎么回事？ ”他心

中纵然大惑不解，却连考虑都没有考虑，便回到原处，与谢金印比肩站立着——

谢金印道：“我必须留在此地，你先走罢。”

谢金章道：“大哥这是什么话？”

武啸秋等人迅速赶了上来，甄定远向那黑巾蒙面人道：“怎样？我这着果然奏效了吧。”

谢金印道：“现在纵然你们相求，某家也不走了。”

甄定远得意洋洋道：“当然不走，我早就料到你一见了这三只断剑，便走不开身了，往事很难以使人忘记，是不？”谢金印咬牙道：“三只断剑本来分别由武当，少林及丐帮所保管，你怎么把它们弄到手的？……”

甄定远道：“那还用问？不外是偷来的，抢来的，拐来的，总之不是正大光明向三大门派所要来的就是了。”

谢金印道：“这三只断剑关系非比寻常，姓甄的，你甭再耍花头了。”

甄定远眨一眨眼，道：“好好三口宝剑，却已断了半截，真真可惜得很，不过它很容易令人触景生情，想起翠湖那一夜，赫赫有名的一代职业剑手……”

谢金印舌绽春雷，大喝道：“匹夫住口——”甄定远阴笑道：“谁也不愿被人揭旧疮疤，这原是人之常情，怪不得你，姓谢的你不要我说，我不说便了。”

谢金印道：“甄定远，你可敢出来与我决一死战？”

甄定远道：“不忙，不忙。”

伸手指着那三个持剑的异服汉子，道：“你可认得这三人？”

谢金印道：“这三个崽子么？他们冀图在泾阳章太守府上，行刺大明首辅张居正，被某家给赶跑啦，哈！哈！”

甄定远神色一变，那居中汉子道：“在下狄一飞，这是咱的左右手暖兔，烘兔，那一夜咱们在泾阳城不战而退，并非寒了你姓谢的，实则咱等另有任务在身……”

甄定远劈口道：“狄一飞，你说够了没有？”

狄一飞经他一提醒，方始发觉自家说漏了嘴，忙住口不语。

甄定远从狄一飞及暖兔，烘兔手上接过那三把断剑，摩挲了好一忽，缓缓道：“燕宫那西席教师爷吴非士受你的嘱托，将三把断剑分别交少林，武当与丐帮保藏，老夫便明了其中必有隐情，现下断剑到手，方证老夫所料不虚——”

谢金印道：“隐情？你说说看。”

那黑衣人忽然开口，一字一字道：“姓谢的，你还要装么？那剑鞘内夹层的纸条，难道不是你装进去的？”

谢金印愕一大愕，道：“剑鞘也被你们拿到手了？”甄定远道：“剑鞘虽未到手，但我却知那夹层里所藏纸条的内容，你要听听么？”

谢金印道：“说吧——”

甄定远缓缓道：“字条上所写开头的几句，你已在棺木上见过了：九月既望，时交四更，残月斜挂，余突闻蹄音及马嘶声由远而近，余居处远僻，深夜何来夜骑？颇怪之。及闻敲门声响，往开，门外杳无人影，遂返室，犹觉残灯无焰影幢幢，一连三夜均是如此，莫非鬼魂作祟为怪邪？……”

谢金章只听得心子一阵狂跳，唇皮微动，欲言又止。

谢金印道：“ 够了，想来你已将它背得滚瓜烂熟，我问你，你既未曾得到剑鞘，又怎生得悉藏纸的内容？ ”

甄定远道：“ 这个么？嘿嘿，天机不可泄漏。 ”

谢金印道：“ 让我想想，这开头一段的纸条，乃是藏在繁星断剑的剑鞘夹层里，而繁星断剑又是交与武当派所保管，依此道来—— ”

那黑巾蒙面人截口道：“ 依此道来那字条必是你谢金印藏进去，殆无疑问了。 ”

谢金印双目一睁，谢出两道冷电，沉声道：“ 朋友，将你面上那方黑巾取下来吧！ ”

言落身起，掣出腰间长剑，甄定远首当其冲，立刻感觉到谢金印那随着出剑而突然暴发的杀机。

他反应不可谓不快，立时抽剑在手，准备封架。

但谢金印却绕过他的身侧，迂回前欺，手上剑子一抖一沉，斜斜往蒙面人面上所罩的黑巾挑去——

那蒙面人似乎已料到谢金印会来这一着，未待剑锋递至，倏地暴喝一声，双掌一扬，平推而出。

谢金印身子一侧，避开对方双掌，再度挥剑疾挑，一招平平淡淡的“ 仙人指路 ”，身躯向反方向斜旋。

那蒙面人不意谢金印变招如此之快，一呆之下，面上所蒙的黑巾已被谢金印剑尖挑起——

谢金印目光如电，霎时瞧清那人半张面孔。

说时迟，那时快，蒙面人大喝一声，双掌连扬，如山内力挟着啸风之声应手疾发，竟将谢金印一举迫退了两步。

谢金印定下身子，神态一如平常，说：“ 原来是你—— ”

谢金章趋近乃兄身侧；低声道：“ 大哥你瞧清了，这人是谁？ ”

谢金印道：“ 你猜他是何许人？ ”

谢金章不假思索道：“ 是摩云手么？ ”

谢金印摇首道：“ 错了。 ”歇一下，续道：“ 你猜不到的，他是武当派的清风道长。 ”

谢金章怔一大怔，道：“ 便是天石掌教的师弟清风么？ ”

谢金印重重地点一点头，那黑巾蒙面人陡地爆起一声长笑，伸手往脸上一抹，取下黑巾，露出一张年约半百的道士的面庞来。

老道士冷冷道：“ 谢施主，算你有限力，你怎会想到贫道头上来的？是从繁星断剑身上联想到的么？ ”

谢金印道：“ 先时某家犹以为你就是那兼有鬼斧大帅身份的摩云手呢，道长与天石掌教是师兄弟，但你心性行事，却与天石掌教迥然有异，倒教某家想不通了。 ”

清风道长冷笑道：“ 甭提天石啦，人各有志，他做他的掌教，我做我的…… ”

谢金印接口道：“ 你做你的绿屋秘使，是不是？ ”

清风道长屹立如故，全无一点震动，说道：“ 施主凭什么做此推测？ ”

谢金印向他凝视了半晌，始道：“ 算了，道长忘了我的话吧。 ”

清风道长道：“ 时间无多，施主请赐招——？ ”

手中长剑摆开门户，竟是武当山绝艺之一，“ 镇观十七剑 ”的起手式。

谢金印提剑迎上，陡然间运剑如风，挑戳刺斩，撒出漫天剑影，那重重剑网将清凤道长困在当中，宛如网中之鱼一般。

清风道长虽则取的全是守势，但防御严密，见招拆招，在谢金印凌厉的攻势，居然未露败象。

谢金印蓦地收剑回来，长笑道：“武当镇观剑法果然非同泛泛，上次初战，便看出道长对自己实力多少有所保留，现下总算已被某家试出深浅来了……”

话声突然中断，原来他们都被一阵步声惊动。

来的是一个头戴竹笠的黑衣人，他的步声踏得很响，也很沉重，随着“蹭”“蹲”之声越逼越近，自然凝成一股坚凝的气势。

谢金印心中一动，沉声道：“今宵在荒冢之地，西风之夜，竟得连晤故人，幸例如之。”

那黑衣人头上斗笠戴得很低，遮去大半张面孔，但谢金印只瞥了他的身形一眼，便已猜出他的身份了。

黑衣人道：“客气！客气！”

谢金印道：“自翠湖一别，睽违多年，彼时情景，时复念及，不想大帅丰采依旧，当真可喜可贺。”

那黑衣人果然是兼有鬼斧大帅身份的摩云手，他缓缓将头上所戴竹笠摘掉，慢条斯理道：“走过这么漫长的岁月，难得谢兄犹未将昔日故人忘却，足见亦是性情中人，江湖无知之辈，错认谢兄冷酷无情，真是谬之千里了。”

他淡笑着和谢金印拱手为礼。

谢金印也拱手作答，然后倒跃数步，声音变得又沉又狠：“目下叙旧已过，大帅有何见教？”

摩云手仰天大笑，道：“这还用再问么？”

谢金印道：“很好，你划出道来吧。”

摩云手温吞吞道：“情势异常明显，贤昆仲人孤势单，今夜想要生离此地，只怕是毫无指望了……”

谢金印环顾四周一眼，但见甄、武及清风道长等人皆已各自站好方位，那三个异服汉子亦把住小道去路。

这些人无一不是当世罕见的杰出之士，有他们守住四周，当真比千军万马重重包围，还要难以飞渡。

但他依旧冷静如恒，悠悠道：“那也未必。”

摩云手嘿然一笑，道：“本来笼中之鸟，有时也不知大难即将临头，这也难怪你如此想法，适才我见到一个隐匿于荒冢近处的少年，他的情形也与你一样，自以为藏得隐秘，殊不知祸劫就在眼前呢，嘿！嘿！”

谢金印心念微动，想起那两只跌落酒杯的小甲虫，忍不住问道：“那少年是谁？”

摩云手道：“老夫一总才见过他两面，得悉他唤做赵子原。”

谢金印心子无缘无故震一大震，道：“你把他怎样处置了？”

摩云手道：“老夫原本想一斧将他劈为两半，后来临时改变主意，暂由手下招魂二魔暗中看住，看他作何图谋，然后再……”

谢金印故作淡然道：“那少年与咱们之间的过节无关，说他作甚！”

摩云手阴笑道：“说得倒挺稀松，你当老夫不知那姓赵的少年是你……”

谢金印一咬牙，双目射出忿怨光芒，长剑迅即递出，摩云手迫得中止话

声，掣起腰间大板斧封迎而上。
　　谢金印发动得奇险奇快，换了别的对手，决计无法挡得住他这一剑，但摩云手乃是当世有数几个前辈异人之一，应变之神速，自非常人所能及，刚一闻听剑上风声，已自出斧硬接了他一剑。
　　口中说道：“谢兄何必急着动手？”
　　他斧势虽则慢了一线封出，仍然不曾落空，“当”地一响，双方兵器交实，各自往后退了一步。
　　谢金印闷声不响，手上剑子洒出数朵剑花，毫不停滞向摩云手袭去。
　　奇怪的是，摩云手接了一招之后，竟无恋战的表示，只是连连往后直退，身法诡异灵巧之极。
　　谢金印厉声道：“大帅缘何不战而退？”
　　摩云手暴声笑道：“谢兄且先陪甄堡主与武院主两人喂喂招，至于老夫么？忽然对令弟发生莫大的兴趣，待我来找他试试鬼斧的锋锐……”
　　言罢立刻抽身退出，手中那黑色大板斧凌空一挥，闪出乌乌寒光，往谢金章扑去。
　　这一退出跃入，时机拿捏得丝毫不差，使谢金印无法作追击的打算，显然是对方早有默契。
　　摩云手身在空中，阴笑道：“谢家老二，你要不要见识见识鬼斧门的奇门功夫？”
　　谢金章视线不自觉落在对方手中那只板斧上，忽然之间，全身起了一阵鸡皮疙瘩，似乎板斧上的黑色，透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阴险气氛。
　　他心神颤动的一霎那，空中的摩云手，一斧已挟着雷霆万钧之势，兜头劈了下来……
　　谢金印心下正怀疑摩云手何以撇下自己，转移目标到二弟那边去，晶瞳一瞥，便已瞧见谢金章的险状，不由脱口大吼一声：“二弟留神——”
　　谢金章乍闻喝声，骤然清醒过来，他双目圆睁猛然一个侧身，力贯于臂斜推而上。
　　那摩云手鬼斧攻势快逾掣电，陡地吐气开身，双足沾地时，身躯顺势向前倾去，大板斧恰好能攻袭到谢金章。
　　谢金章一着之差，失去机先，处境凶危无比，但以他的身手，仍可及时避过这一斧，这时他眼角余光忽然瞥见了左侧荒坟上出现的几条黑影，登时双目发直。
　　摩云手一斧劈至，谢金章应势栽出七八尺远。
　　摩云手口中发出刺耳的笑声，戟指道：”谢兄回头瞧瞧你的二弟。”
　　谢金印不由得向左方望去，但见谢金章中了摩云手一斧，已经应势栽倒，远远看不出是死是伤？

第四十四章痛损手足

他一瞧之下，不禁目眦欲裂，厉吼一声，挥剑向前扑去。

武、甄二人双双横剑封架，“锵”地一声大响，他俩联手攻守，竟将谢金印迫退了一步。

谢金印喝道：“滚开去！”剑交左手，锋芒有如水银泻地一般，虎虎攻出三剑。

谢金印这一由右手出剑改为左手出剑，出招完全违反剑道常规，然而却是奇招连出。他心惦胞弟安危，一口气连攻三剑，气势悍厉之极，剑尖上劲风呼呼，无形杀气迸涌而出。

武啸秋首当其冲，不觉胆气大寒，生出凛骇之心，出掌稍稍缓了一缓，甄定远顿时感到难以配合得上。

这只是一晃间之事，谢金印是何等武学大家，他已经抓住了这个难逢的机会，长剑一闪，一片剑光宛如电光一掣，从中央滚滚突破出去，挟杂着一道奇异的“呜”“呜”尖啸声响了起来。

气势之凌厉，实是骇人听闻。

然而武、甄二人亦非弱者，就在谢金印中央突破之际，甄定远长剑翻飞，竟在间不容发间，攻遍谢金印前胸十五个要穴。剑尖所指，居然没有一个穴道有分毫偏差，口中冷笑道：“姓谢的，你认了吧！”

谢金印充耳不闻，手里长剑一扬，寒光暴然伸吐，又从一个不可思议的方位递出一招……

紧接着劲风震荡，身子一飘而出。

立时又有三人围了上来，谢金印定睛一瞧，却是那身着奇装异服的狄一飞及暖兔，烘兔。

他大喝一声，道：“都给我让开了！”

身躯忽然一个翻转，左两剑，右一剑，一阵兵器相交之声过后，谢金印已经到了重围之外。

他大步走到谢金章身侧，凝目细望，只见谢金章全身了无伤痕，但却阖目不起，心中不禁迷惑起来。

谢金章忽然睁开眼，道：“大哥，我不行了……你自己……自己保重……”

说到这里，谢金章又已渐渐阖上双眼。

谢金印叫道：“二弟，二弟……你挺一挺……”

声音逐渐嘶哑，望着谢金章那一动也不动的身子，心中忽然感到一阵酸楚，他觉到二弟落得这般下场，完全是自己之咎。

自他沦为职业剑手后，遍地结仇，武林中无论黑道白道，人人俱视其为洪水猛兽，欲除之而后已。

从来没有人肯谅解于他，只有手足兄弟谢金章知他最深。

翠湖一役，谢金印大难不死，曾经隐光蹈晦了一阵子，但仍然得继续躲避仇家及敌人无情的追杀。

谢金章虽然对乃兄早年行径颇不以为然，却始终不曾背离他，二十年来与他祸福与共，甘苦共尝。

现在连这唯一的亲人，也将要离他而去了。

谢金印嘶哑的声音叫道：“二弟……”

一道冰冷的声音道：“谢金印，你再为令弟招魂也没用处了，还是准备

替他收尸吧。”

谢金印抬起头来，只见五步外立着那摩云手，正对着他冷言相讥，时而裂嘴冷笑，神态跋扈得意之极。

一霎之间，谢金印只觉全身血液都汹涌了上来，悲愤、惊怒交集心胸，什么都不能想了。

这个一代剑手，头脑已大失往昔冷静，而他的对手们也正要他如此。

摩云手续道：“只是……你收了令弟的尸，谁又来收你的尸呢？”

谢金印咬着牙根，一字一字道：“咱们的事，没有完了！”摩云手阴笑道：“姓谢的你度德量力，能和咱们几个相抗么？不消说这几个人，便老夫独个儿也就足够收拾你了，便如收拾令弟一般轻而易举。”

这话说得刻薄之极，而且不忘提起谢金章之死，分明有意触及谢金印的隐痛，激起他的怨怒。

莫说谢金印，就算三尺童子，也将他的心意看得一清二楚。

正因为谢金印是出了名的生就一副铁石心肠，从来不曾为生死皱过一次眉头，更遑论触情动容了，当日在翠湖竹舟上，赵芷兰心痛其夫君乔如山被杀，曾怒责他刻薄寡情，不懂得人性与感情。

当时谢金印表面上虽则淡然处之，内心却起了极大的波澜，终于在今天，眼见二弟遇害，埋藏已久的情感爆发了。

这种感情一发便不可收拾，交手之时，势将大大影响功力的施展，摩云手正瞧准了这个弱点，而且正在利用他这个弱点。

谢金印怒目圆睁，盯住摩云手，道：“家弟的武功，我知道得最清楚，他纵或会败在你的斧下，那也是千招以后之事，绝不致于败得那样惨，你到底使的什么邪功？”

摩云手岔开话题道：“废话少说，你出招吧。”

谢金印手上剑子一横，就要出剑，但旋即又缓缓垂了下来。

摩云手冷笑道：“怎么？你不敢动手了么？”

谢金印忍住气，没有作声。

一旁的甄定远亦自冷笑道：“想不到名震天下的谢大剑客，也有心寒胆战的时候，你若不敢动手，迳可跪下求饶，老夫等或可大发慈悲，容你一个全尸……”

谢金印舌绽春雷，大喝道：“住口！”

双目一睁，透出无比森厉的杀机，甄定远乍一接触到他的视线，居然无端感到心中一寒，当真住了口。

谢金印沉声一字一字道：“姓甄的，你做得太过了！只要某家有一口气在，决不容许你如此猖狂！”

字字铿锵有力，和他出剑的情形一模一样，透着一种逼人的气势，使对方生出难以招架应付之感。

果然甄定远瞠目结舌，一时竟忘了出言反驳。

谢金印转对摩云手道：“动手之前，某家尚有一道问题要你回答……”

摩云手道：“又是关于令弟的事么？”

谢金印道：“方才我查过家弟的身子，发现遍体了无伤痕，可见他绝非伤在你的巨斧之下，到底他仍有救无救？”

摩云手阴阴一笑，道：“我不是说过，要你准备为他收尸么？”谢金印道：“那是你的一面之词……”

摩云手心中暗暗赞叹一声，对方尽管在盛怒之下，依旧设想得如此周到，若换了别人处于此等境地，只怕早已拼命先干上一场再说了。

口里故意冷淡地道：“ 姓谢的，你不妨死了心，你那宝贝弟弟在一交手时，心神便尽在老夫控制之下，其后虽然躲过巨斧，却中了老夫另一掌，便是大罗神仙再世，也无救啦。 ”

谢金印道：“ 我早料到家弟一定心有旁顾，否则怎会为你所乘？ ”

摩云手道：“ 不错，令弟乃是于动手之际有所发现，以致心神震荡，这原也怪不得他，从来无人在瞧见物事后，尚能保持冷静坦然…… ”

谢金印愣道：”那是什么物事？ ”

摩云手桀桀笑道：“ 姓谢的，你忘记老夫另一个外号了么？ ”

谢金印道：“ 鬼斧门鬼斧大帅？莫非…… ”

摩云手弹指发出讯号，两条人影自远方缓缓走来，只见右首一个长得满脑肥肠，身材臃肿，左边的身量较为瘦小，却是个牛山濯濯的秃子。无疑的，这两人正是鬼斧门招魂二魔九秃招魂与冥海招魂。

摩云手道：“ 九秃、冥海，一切可都布置好了？ ”

冥海招魂露出一种难以形容的邪毒微笑，道：“ 成了，只等大帅一声令下…… ”

谢金印心子猛地一震，暗忖：“ 这鬼斧大帅鬼名堂多得很，难不成他在此处还另有其他布置？ ”

摩云手点点头，冥海招魂与九秃招魂彼此对望一眼，披散着满头长发，盘膝坐在地上嘘嘘吐气。半晌，那九秃招魂披发跣足，开始绕圈不住跳跃。

但见他面目狰狞，绕圈时双手连挥带舞，形状有如鬼魅，再经他“ 嘘 ”“ 嘘 ”吐气，更显得阴风惨惨，鬼气啾啾。谢金印情绪忽然无缘无故感到十分烦燥，竭力不去瞧招魂二魔运功的奇特形状，皱眉道：“ 摩云手你掉弄的什么玄虚？且先接我一剑！ ”挥动剑子，杀气直罩敌手。

摩云手道：“ 谢兄迫不及待要动手了么？ ”

手中大板斧竟不作正面硬架，双足倒踏，疾然向左侧闪退，谢金印见对方不战而退，一时猜不出其心意。

他不暇多虑，身形斗地跃将起来，迅若掣电飘风般凌空掠到，剑光打闪，直挑摩云手左肩。摩云手斧如旋风，半个弧形一划，平挡住一剑之袭。

在谢金印如此迅猛的攻势下，能够轻描淡写化揭过去的，普天下也只有像摩云手这等前辈高手能够办得到。

突听得一道古怪的声音道：“ 但嗒嘛但嘶咪…… ”

霎时之间，周遭阴风习习，荒坟上一片黑影纵横，谢金印下意识转目一瞥，不由自主倒抽一口寒气。

黑暗的乱坟岗上，同时出现了十数具容貌各异的死尸，个个面孔平板如纸，肌肤干瘪，手上执着一只黑色大板斧。

黯淡的月色照映在死尸身上，反射出惨淡可怖的灰白颜色，更显得魅影幢幢，鬼气逼人。

忽然一阵怪嘘自死尸群中响了起来，声音沉闷令人生厌。

摩云手阴沉沉地道：“ 阎王好见，鬼斧难缠……你还不住手？ ”谢金印双目发直，当真撤剑停下手来。

摩云手阴笑道：“ 纵令你们谢家兄弟如何英雄了得，还不是得在老夫手下栽个跟斗。嘿！嘿！ ”

甄定远道：“趁着他神智不清之际，大帅快下手吧……”

摩云手笑声一敛，巨斧扬起，朝谢金印当头砸落。

“锵”地大响一声，摩云手一斧竟砸在谢金印长剑上，“腾”地各自往后倒退了二步……

摩云手这一惊诚然非同小可，凝目瞅住谢金印，脸上露出狐疑之色。

谢金印冷笑道：“大帅的伎俩不过如此，某家领教了。”摩云手冷冰冰地道：“足见高明，姓谢的，你再见识见识鬼斧门的奇门功夫……”

说着打了个手势，招魂二魔继续念着咒文，四周十数具死尸猛然向前纵跳过来，那惨白的十指间，若隐若现闪动着微弱的绿光。

谢金印沉声道：“摩云手，你难道不敢真刀真枪与某家敌对，非要使用这等奇门邪道功夫？”

摩云手道：“反正你今夜已是死路一条，死在老夫手上，跟死在死尸手上又有什么分别？”

一挥手，当先一具死尸纵到切近，手里大板斧对着谢金印面门平平举起，身躯也挺得非常硬直。

谢金印屏息静气以待，剑子平摆胸前，随时都可以挥将出去，自然他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必须有把握将那死尸斩为两半。

可是面对着这非人力所能抗拒的死尸，他连一丁点把握也没有。

等了许久，却始终不见死尸手中斧头劈落下来。

谢金印大感意外，举目一望，那死尸手中大板斧停滞在半空，不知如何身子竟已僵直不动。再看招魂二魔，也已停止了念咒。

就在这一忽，右侧数十丈远处，突然响起一阵清脆木鱼声。

那木鱼声一连敲了七下，声音不高，却是清脆无比，更奇怪的是那响声中，仿佛透出一种难以言喻的神奇力量。

清脆的声音令人一听之下，灵台顿生清净淡泊的感觉。

摩云手脸色阴晴不定，沉道：“少林寺哪位高人到啦？”

目光到处，一人身形有如行云流水，飘飘然行将过来。

谢金印下意识举目一望，但见那人是个和尚，年约半百、身着黄色袈裟，怀中抱着一只乌黑的木鱼，正是他在鬼镇街道上碰见的黄衣僧人！

他心念微微一动，忖道：“此僧分明已离开鬼镇，却又折回，倒不知他是不是在跟踪于我？”

黄衣僧人来到切近，喧了一声佛号：“阿弥陀佛。”声音有若巨钟骤鸣，凝聚空中久久不散。

摩云手脸色微变，道：“果然有点门道，不审大师在少林寺中司隶何职？”

黄衣僧人合什道：“施主错了，贫僧可不是少林寺的。”摩云手怔了一怔，道：“然则大师驻居何处？”

黄衣僧人道：“贫僧一向居无定处，行脚四方，四海为家。”

转身朝谢金印稽首作礼，道：“这位施主，咱们又逢上了。”

谢金印耸耸肩，道：“佛云有缘，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吧。”

黄衣僧人道：“恕贫僧再次多言，施主面上隐忧重重，眉心晦气直升，想是新近遭到变故，但施主又安然无恙……”

视线落到横躺地上的谢金章，道：“敢情地上躺着的人，便是施主的亲友？”

谢金印面含悲色，道：“正是某家的手足胞弟，才遇害死去不久……”

黄衣僧人哈腰下去，摸摸谢金章的胸口，又把视他的腕脉，面上神色凝重，生像遇到重大的难题，好一会始道：“还没有死……但离死却不远了……”

摩云手纵声笑道：“大师是从那里钻出来的蒙古大夫？从没有听说中了老夫一掌，犹能保得住性命的。”

黄衣僧人微微一笑，没有反驳。

谢金印心中虽感狐疑，但已存了一线希望，道：“大师确擅于岐黄之术？”

黄衣僧人道：“适才那位施主说得不错，依令弟身上所中掌力把断，本已无救，但他中掌之际，似乎曾经拚力将巨关闭住，此等潜力已非常人所能办到，此刻令弟心脉欲断未断，如若救治得法，未尝没有一线生机。”

谢金印一揖到地，道：“如此便请大师施救如何？”

黄衣僧人摆手道：“不行，不行。”

谢金印呆了一呆，道：“某家生平从未求过他人，今日为了舍弟一命，破例相求大师，难道你竟见死不救么？”

黄衣僧人毫无动忤，道：“非是贫僧不肯答应，实则我无此能力，若医治不得其法，说不定救人不成，反而误其生机，便大失贫僧本愿了。”

摩云手阴笑道：“老夫只道大师当真还魂有术呢，嘿嘿，结果酸不溜叽扯了一大堆，说了等如没说……”

黄衣僧人道：“不然，据贫僧所知，即有一人或者能够将这位垂死的施主救活……”

谢金印急促地问道：“此人是谁？”

黄衣僧人沉道：“香川圣女。”

谢金印神色蓦地一变，半晌作声不得。

摩云手注意到他神情的变化，抚掌道：“有趣，当真有趣得紧，和尚你什么人不好说，却偏偏要扯上香川圣女这个人，依老夫瞧，谢大侠宁可坐视他的胞弟落气，也不愿对圣女有所企求，我这话没说错吧？嘿！嘿……”

边说边朝身旁的甄定远递了个眼色，后者趁着诸人未曾留意之际，悄悄移前数步，疾起一脚往谢金章颈门死穴踢去。

谢金印双目一瞥，厉吼道：“老狐狸敢尔！”

一剑直袭而出，但因他站立的地方离甄定远最远，仓促间出剑，全然发生不了作用……

说时迟，那时快，突闻黄衣僧人喝道：“离主足下留情……”

喝声中双袖拂出，袖风疾涌出去，甄定远只道此番下手必可奏功，哪里料到半路会有程咬金杀出，当下但感一脚去势微窒，跄踉倒退。

黄衣僧人道：“上天有好生之德，施主万万不该落井下石……”

甄定远天性阴鸷，一举虽未得手，却并不慌乱，当堂将面色一沉，迫视着黄衣僧人道：“和尚你已是过江的泥菩萨，凭什么来插上这一手？”

黄衣僧人淡淡一笑，未予理会。

摩云手晶瞳转了一转，道：“还未请教大师如何称呼？”

黄衣僧人道：“不敢，贫僧一梦。”

在场诸人一听黄衣僧人自报法号，全都皱了皱眉头，“一梦”这两个字听来不但陌生，而且可说从未在江湖传扬过。

但鬼斧门招魂二魔可认出了此黄衣僧一梦，正是当日他俩借歇广灵寺行练邪功时该寺的住持老僧，只不过一梦老僧换了一身袈裟，兼之在夜色迷蒙之下，他俩一时竟认不出来。九秃招魂最是沉不住气，立刻叫道：“大帅，

咱们见过这秃驴！”
摩云手道：“在哪里？”
九秃招魂道：“个把月前，咱与老海路过黄陵，下塌广灵寺，修练鬼斧门功夫，却遭这和尚横加干扰……”
摩云手点点头，朝一梦道：“大师，接招……”
他此时话落人到，一振铁腕，大板斧向一梦罩下。
一梦只觉头上全是密密一片斧网，而且斧影之中蓄劲强猛，但他却未露出丝毫慌乱的迹象，稳稳地拂袖对摩云手发出了两招。
谢金印睹状一愣，心中默默呼道：“流云飞袖！流云飞袖！这是少林正宗绝学啊！”
摩云手蓦地收斧回来，喝道：“流云飞袖！和尚，你敢说不是少林寺来的？”
一梦悠悠道：“施主看差眼了，贫僧早说过不过是一个游方野僧。”
谢金印大感惊奇，忖道：“出家人不打诳语，那流云飞袖乃是达摩老祖绝学中唯一没有传入武林的少林秘技，而这个和尚所使的又是流云飞袖，那绝不会错了，但他竟矢口否认与少林有关，他究竟是什么来路。”
摩云手道：“大师不肯承认来自少林也就罢了，反正你今日不可以活着离此！”
一梦道：“无疑施主会这样做的，如果你竟不想取我性命，那才叫贫僧感到意外哩。”
摩云手沉吟一下，道：“好吧，若老夫不取你命，你将如何还报？”
一梦呆了一呆，道：“此言只怕不是施主本意……”
摩云手打断道：“回答老夫的问题！”
一梦道：“施主也许要贫僧袖手不管今夜之事，其实管不管连贫僧亦作不了主。”
摩云手道：“依此道来，大师是决定来搅这趟浑水了？”一梦道：“看来是了。”
摩云手道：“大师的立场，可就是少林的立场？”
一梦摇首道：“早说过贫僧与少林无关……”
摩云手道：“大师毋庸争辩了，老夫绝对想不到，五大门派之中，竟会有袒护职业剑手谢金印之人……”
一梦道：“施主爱怎么说都行，反正贫僧绝不能抽身一走了之。”
摩云手冷笑道：“很好。”
仅仅说了两个字，便没有下文，在他那阴晴不定的眼色下，谁也拿不准他心里究竟打的什么主意。
武啸秋趋步上前，道：“大帅何必与这和尚多费唇舌，将他连姓谢的一并解决便了。”
摩云手“唔”了一声，沉着脸色默然不语。
谢金印朝一梦抱拳，道：“某家与这干好朋友之间的过节，与外人无涉，大师还是请便吧。”
一梦道：“贫僧还想留此瞧热闹，施主要撵我走么？”
谢金印正要说话，突见摩云手打了个手讯，招魂二魔猛然绕着圈子手舞足蹈起来，口中随之呼呼作态，令人为之心烦意乱。
须臾，死尸堆里逐渐传来阵阵呜咽之声，招魂二魔匐伏于地，一下一下

地向月亮参拜，口里念念有词的念着咒文。

渐渐呜咽声又变成了惨悚可怖的嚎叫声，此起彼落，与招魂二魔的低喃成了混沌一片。

随着嚎叫声起，死尸又开始蠢蠢欲动。

摩云手双目一睁，陡然射出两道邪恶无比的光芒，阴沉沉道：“ 还不倒下！ ”

一梦张口大喝道：“ 嘿！ ”这一声铿锵有力，直若平地骤起暴雷，震得诸人耳膜嗡嗡作响。

环顾四周，那数十具死尸经一梦这一声大吼，居然停止了纵跃，僵直不动。

清风道长脱口道：“ 佛门狮子吼！ ”

摩云手沉道：“ 狮子吼也无法克制鬼斧门死尸的行动，和尚你身上可是怀有五冥寺的五冥辟邪镜？ ”

一梦道：“ 施主指的就是这玩意儿么？ ”

说着从怀中掏出一面圆形铜镜，在黑暗里，镜面闪耀出暗红色的微光，除此之外，并无任何起眼之处。

摩云手脸色一变，难以置信的望着对方手中的铜镜。

一梦悠悠道：“ 旁门左道虚妄惑人，只有这面铜镜或能使得鬼斧门的奇门功夫失去作用，瞧未司马施主之言是不假了。 ”

甄定远忍不住道：“ 你指的是那一位是姓司马的？ ”

一梦道：“ 司马道元。 ”

甄定远闻言，皱了皱眉头，转眼瞧其他诸人，面上也都满布不解之色，尤以谢金印为甚，他对一梦的海底，已愈发感到不解。

甄定远道：“ 司马道元对你说过这话，他与大师是何关系？ ”

一梦道：“ 施主问这个么？司马施主生前曾是贫僧的方外好友。 ”

甄定远险些跳将起来，道：“ 和尚你可知司马道元死在谁的剑下？ ”

一梦道：“ 翠湖画舫的血案，已是尽人皆知，职业剑手谢金印之所作所为，贫僧也清楚得很，似乎不用施主来提醒。 ”

清风道长道：“ 大师既知司马道友死于谢金印之手，缘何还要与他站在同一阵线？ ”

一梦道：“ 谁说贫僧与他站在同一阵线？ ”

清风道长当堂愣住，道：“ 大师之行动与言语反反覆覆，倒叫人好生难解大师的真正意向…… ”

一梦微笑道：“ 道长不也是如此么？身为名门正宗的武当耆宿，却与旁门左道的鬼斧门搭在一路，更令人难以思议…… ”

清风道长面色一变，道：“ 你……你知晓贫道的身份？ ”

一梦但笑不语，那摩云手手道：“ 和尚，你是什么来路的，咱们且不去追究，这辟邪镜乃五冥古刹的镇观之宝，又怎会在你的身上？ ”

一梦道：“ 辟邪镜其实也非贫僧所有，只是一位过路檀樾权借贫僧一用…… ”

摩云手心口震了一震，想起当日在安峪附近帐篷外，鬼斧邪功初遭挫折的情景，脱口道：“ 灵武四爵？你说的莫非是太乙爵？ ”

一梦道：“ 施主联想力真强，一说便说对了。 ”

摩云手道：“ 太乙爵目下身在何处？ ”

一梦道：“贫僧是在鬼镇街道上与他碰上的，那位施主行迹飘忽，来去无踪，说不准眼下就在近处……”

摩云手纵声大笑道：“便是太乙爵亲临此地，也要让老夫三分，何况咱们这一方高手云集，今夜乃志在必得，绝不可能有漏网之鱼，奉劝和尚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突闻一道“希聿聿”马嘶声传了过来，众人俱为之耸然动容。

一梦悠悠道：“事态变化往往出人意表，目下施主虽是踌躇满志，但天晓得会不会有意外发生呢？你说是不是？”

摩云手狠狠地瞪他一眼，没有作声，他身后的武啸秋忽然一抡双掌，往一梦扑去，一梦连忙出手封架。

一阵格格轧轧的车轮声响传入人耳际，转首望去，只见一乘灰篷马车直驰而至，片刻已经过死尸堆来到近前。

那车头端端坐着一个御车者，望上披着一件大氅，头戴斗笠。只露出一对明晃晃的眼睛。

车厢内一道娇脆的声音轻喝道：

“住手。”

谢金印下意识回目一瞥，默呼道：“是苏继飞驾御的篷车，那么车厢里坐的应该是她了……”

视线落到横躺地上，奄奄一息的二弟谢金章，不觉想起一梦禅师所说的话，心中禁不住激动起来。

一梦双袖交拂，将武啸秋攻势封住，自己也被逼得倒退一步。

第四十五章以身试剑

甄定远望着那辆灰篷马车，寒声道：“香川圣女，你是自寻死路了！”

篷车内一道轻脆悦耳的女子声音传出来：

“甄堡主手上那柄剑当真是杀人的利器，贱妾岂敢以身去尝试阁下剑上的锋锐……”

甄定远道：“但你分明有意以身试剑，莫非你以为老夫杀不了你么？”

那轻脆的声音道：“贱妾并没有这个意思。”

甄定远道：“那一夜在旷野上，老夫没有一举将你毙于剑下，是我一时失策，现在你既然闯入此间，再无阵法护身，要取你性命可就容易多了。”

那轻脆的声音道：“贱妾不知何时得罪了堡主，竟教堡主寝食难安，苦苦欲追杀贱妾而后已？”

甄定远冷哼一声，道：“咱们彼此心里有数，你也不必多说了。”摩云手摆摆手，阻止甄定远续说下去，道：

“甄兄说话大可不必带着那样浓的火药气味，圣女或者是友非敌也说不定呢。”

谢金印忽然冷冷道：“不错，像某家这样的职业剑手处处只有仇家，只有敌人，那里会有朋友可言……”

武啸秋迳自面向篷车道：“圣女芳驾踵临，不知是偶尔路过，或是有意至此？”

车内那轻脆的声音道：“贱妾此来，乃是要让甄堡主观看一样物事……”

甄定远皱一皱眉，目光又望望摩云手，道：“圣女可不要在老夫面前耍花招……”

那轻脆的声音道：“贱妾不敢。”

苏继飞轻轻将车帘掀开一角，黄影闪动，步下一个黄衫丽人，长得玉靥朱唇，肌质莹白，令人疑是天上嫦娥下凡人间。

圣女袅袅向甄定远走去，步履间轻纱飘拂，直欲迎风而去。

谢金印视线从她那芙蓉般的脸上扫过，身躯登时有若被重物所击，震了一大震！

摩云手道：“圣女风华绝代，果然名下不虚。”

香川圣女淡淡道：“愧不敢当。”说着眼波流动，有意无意地瞥了谢金印一眼，依然笑容满面。

倒是谢金印却泛起一种奇异的感觉，他再度感到眼前这女人身上所透出的难以言喻的“杀气”。

这种与身俱来的无形杀气，只有像他那样敏感的剑手，才能够察觉出来，对他来说，这种杀气是太熟悉了！

霎时，他仿佛又已置身在翠湖竹舟之上，面对着一具尸体，和一个一心求死的女人，那凄楚的歌声、琴声，隐约又在耳际交鸣。

他心中默默狂呼道：“芷兰！赵芷兰……我果然没有料错，事隔二十余年，你竟已变成了另一个人，连我几乎也认不出你来了……”

摩云手一直在注意谢金印脸上神情的变化，道：“圣女可认得这位大剑客？”

香川圣女面无表情，道：“他，他是谁？”摩云手一字一字道：“谢金印。”

歇了一下，又道：“ 我想你见了面，不至于认不出来。 ”
香川圣女道：“ 然则大帅的意思是…… ”
摩云手道：“ 老夫的意思不过说，圣女和谢兄不待我介绍，应该早就认识的。 ”
香川圣女轻轻咬了咬樱唇，道：
“ 职业剑手谢金印，贱妾的确是闻名已久，只不过无缘一见罢了。 ”
说完面上已恢复了笑容，绝不再瞧谢金印一眼。
谢金印忽然插口道：“ 像某家这样以杀人为业的，圣女又怎会认得，大帅此言未免太已无稽了。 ”
摩云手目光在香川圣女及谢金印身上来回扫视不停，渐渐他的眼色变得阴沉无比，阴沉得令人感到说不出的不舒服。
他缓缓道：“ 圣女可知老夫今夜约你来此的目的么？ ”
谢金印闻言不禁耸然动容，即连甄、武二人亦自惊讶得变了颜色。
武啸秋吃吃地道：“ 大帅说什么？圣女是你约来的？ ”
摩云手颔首道：“ 若非老夫所约，圣女哪里会如此凑巧，赶来凑上这趟热闹？ ”
谢金印道：“ 大帅命手下传递讯息，相约贱妾至此，正要请教用意为何？ ”
摩云手道：“ 老夫不过要安排圣女和谢兄见一次面，想不到你们两人竟是如此陌生，倒教老夫有些失望了。 ”
谢金印心念微动，忖道：“ 看来鬼斧大帅知道的内情倒不少呢，他作此安排，其意绝不仅于此，我得好生提防他的鬼计才是。 ” 香川圣女默然半晌，俄尔始轻叹一声。摩云手道：
“ 圣女何故发叹？ ”
香川圣女道：“ 想到大帅如此好意，贱妾却不得不教你失望，岂不非常遗憾么？ ”
摩云手一怔，犹未及回话；一旁的谢金印忽然快步趋前，面对着香川圣女长身一揖说道：“ 香川圣女…… ”
香川圣女瞅他一眼，冷冷道：“ 谢大侠有何见教？ ”
谢金印踌躇了一下，似乎考虑要不要将话说出来，一时竟然楞立当地。
香川圣女微显不耐，道：“ 谢大侠何以欲言又止？有什么事快说啊。 ”
谢金印对圣女冷漠的态度并不在意，他缓缓说道：“ 闻说圣女精于医道，不审是否属实？ ”
香川圣女道：“ 慢着，这是谁告诉你的。 ” 视线落到一梦身上，道：“ 莫非是你？ ”
一梦道：“ 不错。 ”
香川圣女叹道：“ 大师未免也太过于好管闲事了，如果出家人都像你这样…… ”
一梦微笑接口道：“ 如果出家都像贫僧这样，那么天下就要大乱了，是么？ ”
香川圣女道：“ 大师若有此自知之明，便应该从此好生收敛一些了。 ”
谢金印轻咳一声，道：“ 圣女…… ” 香川圣女神情又趋于冷淡，道：
“ 对了，我几乎忘了谢大侠还有话要说呢。 ”
谢金印道：“ 某家有一事相求，万望圣女能够抛开个人恩怨，俯允此一不情之请…… ”

香川圣女冷漠如故，道：“这就奇了，我和你素昧平生，有何恩怨可言？谢大侠此言易滋误会，贱妾倒要请你好好解释一下。”

谢金印望着圣女，暗忖：“她一直在装糊涂，不知为了何故？抑或圣女竟然并非是她，是我瞧走眼了？不过这也不太可能。”

当下道：“地上躺着的是某家二弟，他中了鬼斧大帅诡计暗算，命在旦夕，圣女可否施予援手？”

香川圣女连考虑都没有考虑，便道：“这又有何不可，谢大侠以为贱妾是见死不救之人么？”

谢金印不料她答应得如此爽快，不觉呆了一呆。

香川圣女轻轻击一击掌，那为圣女驾御马车的苏继飞立刻纵身跃下，道：“姑娘有何吩咐？”

香川圣女道：“且将地上这个人抬到车厢里，待会儿我再来施救。”

苏继飞诺应一声，哈腰将昏迷不省人事的谢金章抱起，放置车厢之内，怪的是摩云手一伙人只在一旁冷眼观望，并未加以拦阻。香川圣女道：“适才贱妾乘马车前来，见前面坟地上躺着一僧一俗，分明有中毒的征候，亦被我安置在车厢里，如若时间不要拖得太久，解救他们似无问题。”

谢金印道：“那是朝天尊者与洪江，他俩在高王瀑中的毒，我一路抱他们至此，本要二弟救治，不想连二弟自己亦遭遇不测。”

摩云手冷笑道：“圣女自顾不暇，竟还有心情去顾及旁人，怕就怕在你这辆篷车进来容易，要出去可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香川圣女没有答理，径朝谢金印道：“在我答应你的要求之前，尚有一道问题要请你回答……”

谢金印道：“但问不妨。”

香川圣女一字一字道：“设若……我是说设若你的二弟不治而死，我想知道你心中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你将大哭一阵？或者根本无动于衷？”

一梦似对圣女的问题非常感兴趣，眯着眼看谢金印如何回答。谢金印自然晓得圣女所以问出这话的动机，霎时翠湖那一幕往事，依稀又拾回他的脑际。

那一夜，在颠簸不定的竹舟上，一个脸色铁青的女人便曾指着他，厉声责问：

“你这人刻薄寡情，喜怒哀乐不形于色，你可懂得什么是人性？什么是感情？……”

当时他自承对天底下之事都不在乎，但等到面临亲人的生死时，真会完全没有感觉么？这就是他必须回答的难题了。

他想了一想，道：“我不知道，也许我会痛苦一辈子，也许我会伤心一两天就把它淡忘，又或许我根本都不在乎，这要等事实发生后才能知晓了。”

一梦对他那模棱两可的答复颇感失望，而且毫不避讳，立刻形诸于色。

倒是香川圣女神色依旧，只是轻轻点一下头，谁也无法猜知她心中作何想法？

摩云手沉声道：“话题扯到哪里去了？方才圣女曾提及，要与甄堡主观看一样物事……”

香川圣女道：“哦，我险些把它忘了。”

说时徐徐将她那白如葱玉的五指张开，只见中指上戴着一只绿色发亮的指环，上面镌着一些奇怪的花纹。

众人触目所及，齐然倒吸了一口气，满面都是惊疑之色。
甄定远寒声道：“ 圣女忽然取出这只指环，是啥意思？ ”
香川圣女明眸闪动，道：“ 我的意思，甄堡主想必明白得很。 ” 歇一下，复道：“ 诸位当已瞧见指环上所雕刻的花纹，乍看之下，那只是一些模糊不清的图样，细认时，又隐约有形迹可循…… ”
甄定远轻咳道：“ 此事最好不要再谈…… ”
香川圣女径自道：“ 指环正面的花纹，雕刻着五柄剑，两侧各有四条手臂，环绕着三颗人头，那五柄剑里有三柄的形状，正和目下这三位来自关外壮士手上所持的三把断剑完全一样…… ”
一梦忍不住失声道：“ 女檀樾说的是——金日、寒月、繁星三口剑？！ ”
香川圣女道：“ 不错。 ”
狄一飞和暖兔、烘兔有点局促不安地望着手中的断剑，这三把断剑本是甄定远事先交给他们，在适当的时间亮出来，用以对谢金印展开心理攻势的，虽然曾经产生了一点作用，但并不能使谢金印的斗志悉数崩溃。
现在这三柄断剑在他们手上，既不能用以伤敌，又不许任意抛弃，反而成了累赘。
香川圣女续道：“ 其余两口剑，那居中的一口剑柄上系有黄色的剑穗，想来便是谢金印谢大侠随身所带的那只兵刃了！ ”
诸人闻言，下意识转目望去，只见谢金印腰间所挂的长剑剑柄上，果然系有一绺黄色的剑穗，正迎着夜风微微飘动。
甄定远道：“ 还有另外一口呢？ ”
香川圣女道：“ 甄堡主何须明知故问，那另一口剑，便是甄堡主所用的兵器了！ ”
甄定远神色霍变，叱道：“ 胡说，满口胡说。 ”
一梦道：“ 准此而言，五柄剑，敢情就是象征五个人？ ”
香川圣女道：“ 不错，这五个人都是武林中言之色变，以杀人为业的职业剑手，而那居中系有黄色剑穗的长剑主人谢金印，只怕就居其中的第一把交椅了。 ”
对于香川圣女的指控，谢金印只是一笑置之，未予辩驳。
一梦道：“ 然则依圣女的看法，职业剑手竟然有五个人之伙了，贫僧犹以为只有谢施主一人咧。 ”
香川圣女道：“ 这五个人中，只有谢金印顶着职业剑手的招牌，公然无忌地杀人，其余四人行事都相当隐秘，是以江湖中人会有这种错觉。 ”
一梦道：“ 那三颗人头，又是怎么回事？ ”
香川圣女道：“ 那三颗人头正是当今武林最可怕的人物，据我所知，这三个人自己不出面，却在暗地里控制着这以杀人为业的秘密集团…… ”
摩云手冷冷打断道：“ 圣女可不能凭空臆测，总得要有点根据才行啊。 ”
一梦道：“ 女檀樾之言，有何凭据？ ”
香川圣女道：“ 好在谢大侠就在此地，你问他吧。 ”
一梦下意识瞧了谢金印一眼，见他眼色深沉，神情落寞，像是心事重重，遂打消了追问之念。
摩云手沉着嗓子道：“ 这只指环本属一人所有，而且环不离手，它又怎会到了你的手上？ ”
香川圣女展颜笑道：“ 说起来非常简单，指环的主人此刻已为贱妾所俘，

沦为我阶下之囚，她的指环也就落在我的手中。”

摩云手仰天纵声大笑道：“说来简单，做起来可不简单呢！你知道指环的主人是谁么？”

香川圣女道：“冰泊绿屋的二主人女娲，是不是？”

摩云手大笑不止，道：“圣女既已知晓她是谁，还敢说她为你所俘？你要扯谎也得扯个合情合理的，莫要离谱太远……”

一直未开口，扮成车夫的苏继飞忽然道：“那么大帅认为咱们圣女无此能力擒下女娲了？”

摩云手道：“不是老夫认为不认为的问题，而是此言简直太荒谬了。”

苏继飞道：“咱家圣女胸中韬略才智，若说要生擒一人，还不是轻而易举之事。”

摩云手道：“老夫仍然不相信。”

香川圣女盈盈一笑，指着身后的篷车，道：“大帅可曾看出来，这辆马车是谁人的？”

摩云手未假思索，道：“自然是你所乘坐的马车。”

香川圣女道：“错了，这马车是女娲乘坐的那一辆，眼下已为我接收过来。”

摩云手眼色狐疑不定，显然心中信念已有动摇。

甄定远道：“大帅甭听她造谣，她故意将马车造得和女娲那一辆一模一样，藉以混淆他人耳目，使人认不出来。”

香川圣女击一击掌，高声道：“黎馨。”

厢车里一道娇脆的声音应道：“姑娘有何吩咐？”

香川圣女道：“你将女娲好生看守住，掌心抵住她心脉，听得我发出讯号，立刻便将她杀死，无须迟疑。”黎馨道：“是。”

甄定远纵然最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此刻面上也不禁露出惊讶之色，环观其余诸人，亦齐然为之耸然动容。

摩云手道：“你……你说女娲现下就被囚在这辆马车里？”

香川圣女颔首道：“所以说，大帅最好莫要轻举妄动。”

摩云手沉吟一下，道：“圣女且将车上篷帘掀开，老夫若非亲目瞧见，仍旧无法相信。”

香川圣女笑道：“贱妾还不至傻到这种地步吧，篷帘若一掀起，只怕你营救女娲的行动，便要即时展开了。”

摩云手一言不发，端端前走了两步。他脚步走得极为缓慢，而且只走了两步，但却给人心头以一股沉重的压力，仿佛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

“呜”地一声怪响扬起，配合着他的足步，摩云手抖了抖手中的大板斧，立时一股杀气直逼出去！

夜风吹过，将他身上的衣袂吹得拂拂有声，而他整个人却似一把锋锐的利刃，浑身上下都可以杀人。

摩云手沉声道：“你只要动一动，老夫立刻就要了你的命。”香川圣女毫无惧色，道：“你只要动一动，黎馨立刻就会要了女娲的命。”

摩云手瞠目，这当口，倏然一条人影一冲而起。

众人看也不必看，便知道那条人影定必是谢金印，只因处于如此坚凝的压力下，还能身如箭矢，冲天飞起的人并不多见。

摩云手怒喝道：“姓谢的，你是自求速死了！”

大板斧平摆，竟也随之指向空中谢金印。
一众高手俱已瞧出，摩云手斧式正随着谢金印身形的变化而变化，无论谢金印从那一方位落下，都势将无法逃开他的斧口……
谢金印吐气开声，笔直降下。
摩云手厉啸一声，大板斧化为一片光幕，说时迟，那时快，谢金印身在空中，忽然掣剑出鞘。
只见他剑尖平挑，猛地脱手飞出，疾射而下。
剑子瞬时被斧网吞没，但摩云手板斧所化成的网幕，也被剑子突破了一道缺口，而缺口一开，谢金印身形，安然落地。
一梦忍不住喝采道：“ 好一招仙人指路！谢施主用到剑上，当真已臻化腐朽为神奇的地步了。 ”
摩云手手中大板斧缓缓垂落，木无表情。
再看方才自谢金印手上射出的剑子，却已斜斜插在地上，剑身犹自摆颤不歇。
谢金印反手将长剑掣起，道：“ 大帅斧法别辟蹊径，乃某家平生仅见，无怪能名列前辈数大异人之列。 ”
摩云手深沉地望了他良久，道：“ 谢金印，你一身功夫，已不在老夫之下了。 ”
谢金印道：“ 好说。 ”
香川圣女道：“ 大帅约贱妾至此，本意要连我一网打尽，不料我却将你的计划全盘破坏，这却是你始料所未及吧。 ”
摩云手道：“ 你准备拿女娲当人质，讨价还价么？ ”
香川圣女道：“ 不敢，贱妾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出此策。 ” 摩云手沉吟道：“ 你自称女娲为你所俘，虽然无法证实，老夫却宁肯信其有，不愿冒险，说吧，你有何条件？ ”
香川圣女道：“ 贱妾别无他求，只望大帅不要留难。 ”
摩云手道：“ 好，你坐上马车走吧。 ” 言罢，指着谢金印及一梦道：“ 至于这两人，老夫可要留下。 ”
香川圣女摇首道：“ 不行，他们两人得和贱妾一道离去。 ” 谢金印心中实感到不是滋味，依他的性格，他绝不愿拜一个女子之赐，而免去此一劫难。
当下缓缓道：“ 某家宁愿留在此地…… ”
言犹未尽，那摩云手已自打断道：“ 你们不用走，我走…… ” 歇一下，复道：“ 移时之后，老夫将再返回此间，如若未见你将女娲留下，不论你走到何处，老夫也有办法把你找到…… ”
语落身起，甄、武二人及漠北三个汉子亦相继纵逝，直到他们走远了，鬼斧门招魂二魔考喃喃念着咒文，当头带领死尸离去。谢金印大喝道：“ 鬼斧门的朋友，慢走一步！ ”
招魂二魔恍若未闻，只是一个劲儿叽哩咕噜地念着难懂的咒语，那老秃一招手，忽然一具死尸一扭腰，朝谢金印直冲过来。
方圆寻丈之内，一时阴风惨惨，突然泛起了一阵寒意。
一梦喝道：“ 施主留神…… ”
那具死尸瞬即冲到切近，口里发出恐怖之极的怪叫，手里所执巨斧挥舞得格格作响，身躯也挺得十分僵直。
谢金印手起剑落，死尸被拦腰斩为两半。不过僵硬的身躯却屹立不倒，

诸人目睹此一古怪现象，都为之面面相觑。
经过这一滞顿，招魂二魔已统领死尸群走得无踪无影。
香川圣女翠眉微蹙，低声自语道：“鬼斧大帅缘何要门下死尸殿后以阻延时刻？其中只怕又有问题了……”
她约略寻思一下，朝苏继飞道：“苏老，你过来一下。”
苏继飞应声，步近圣女身侧，道：“什么事？”
香川圣女道：“苏老你快点到坟场外边去瞧一瞧，鬼斧大帅那一干人到底走远了没有？”
苏继飞道：“圣女唯恐敌人逗留附近不去么？”
香川圣女道：“不仅如此，怕只怕鬼斧大帅另有阴谋。”
苏继飞呆了一呆，道：“阴谋？这……”
香川圣女打断道：“若能确定对方业已走远，你立刻便转到乱葬岗西侧，那里有两座坟墓并排而立，一座是乔如山，另一座是谢金印的坟墓。”
苏继飞目光下意识投注到谢金印身上，不解道：“谢金印的坟墓？他不是好生生在这里么？”
谢金印面上忽然露出难以言喻的古怪之色，默然不响。
香川圣女道：“那两座坟墓，自然只是假冢而已，我难道没有对你提起过？”
苏继飞道：“没有啊，如果圣女曾经提及，我一定记得。”
香川圣女道：“这且不去管它，就在那两座坟冢旁侧栽有两棵杨柳，你只要瞧瞧那二株杨柳有无异状，见到的话，快回来告诉我。”
声音甚是急促，脸上同时流露出十分焦急之色。
苏继飞大感诧异，本想问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见到她焦急之状，又将话咽了回去，他深信圣女才智出众，话出必有因，她既然如斯焦急，那么事态必定非常严重，殆无疑问了。当下迅速转身，向西面掠去。
一梦望着苏继飞背影消失不见，始道：“此地行将发生什么事？圣女可否透露一二？”
香川圣女道：“贱妾亦无法肯定，等苏老回来再说吧。”
一梦只有闷在心里，不再发问，回首望了谢金印一眼，见他一直保持缄默，空气寂静得令人发慌。
约莫一炷香时间过去，仍然不见苏继飞转回。
一梦忍不住提醒她道：“苏施主仍未回转呢。”
香川圣女微微皱一皱眉，道：“我知道，大师是出家人，似乎比我还沉不住气呢，咱们再等一下。”
一梦面上一红，闷然不语。
谢金印却在这时开了口：“咱们立身之地，距那座坟墓只有数十丈光景，这么长的时间，某家足足可以来回走五趟了。”
香川圣女喃喃道：“看来苏老此去是凶多吉少了……适才我本不该轻率叫他去察看，我原应亲自走上一遭的……”
一梦讶道：“圣女之意，苏施主将会遭遇不测？”
香川圣女道：“颇有这个可能。”螓首微抬，喃喃道：“摩云手啊……摩云手，你心计之险，当真无人能及，可惜你要拿我当你的对手，未免不智了……”
一梦若有所悟，道：“听圣女口气，似乎摩云手又有大手笔犹未施出？”

香川圣女道：“ 大师可留心听到摩云手临去之言？ ”
一梦道：“ ‘ 你们不用走，我走。 ’ 就是这句话么？ ”
香川圣女颔首道：“ 正是，摩云手说出这话，分明有意使我们留下，但贱妾自信曾对他提到有人质在手，料他必不敢怎样，目下此一料想已被推翻了一半…… ”
语声怕微顿，续道：“ 可以这样说，他那唯恐我伤害人质女娲的举止与言语，都是故意做作给甄定远和武啸秋二人看的。 ”
一梦听得大惑不解，正要询问其中缘由，香川圣女已自急急道：“ 时机紧迫，咱们不能再等下去，只有冒险一试了。 ”
疾步登车，放下车厢篷帘，道：“ 大师可否为贱妾执辔？ ”
一梦道：“ 往哪里？ ”
香川圣女在车厢内道：“ 我们到那两座假冢之处观察究竟，若贱妾推算无差，摩云手的阴谋也快发动了。 ”
一梦跃登车台，方自执起缰辔，谢金印却已坐在他的身侧，从他手里接过去，道：“ 我来。 ”
车厢内响起香川圣女的声音：“ 不敢有劳谢大侠，还请大师偏劳吧。 ”
一梦何尝不知她非要指定自己执辔之意，无奈只有苦笑道：“ 出家的和尚权充车夫，倒也不失为奇事一桩。 ”
一抖缰绳，篷车如飞驰去……
且说苏继飞离开香川圣女等人后，飞快在坟场四周巡视一匝，始终未见有任何人影，他皱了皱眉，反身向乱葬岗西侧行去。
沉途坟冢乱葬，野草长可及膝，莹虫在冢上飞舞，和磷磷鬼火交映，景像颇为阴森凄凉。
苏继飞来到一座荒僻睥小丘上，入目处，隐隐有两堆青冢隆起。他加快足步，趋前一瞧，只见青冢上各立着一块石碑，碑面在黯淡月色的照映下，显得死灰而苍白。
右面一块石拜，用篆体镌刻着几个字：“ 谢金印为乔如山所杀，长眠于此。 ”
苏继飞低声骂道：“ 人还好端端活着，便要营墓立碑了，不知他到底安的什么心眼子？ ”
喃喃骂了几声，复又绕过这座青冢，就在离这块石碑数步远的左面，另一青冢亦有一碑：“ 乔如山为谢金印所杀，长眠于此。 ”
苏继飞眉头又皱了起来，脱口道：“ 又是一个假冢！ ”
这刻他才记起，圣女要他注意的不是石碑，而是坟冢附近的两棵杨柳，他抬起头来，触目所及不觉愣了一愣。
但见两棵杨柳都是光秃秃的，只剩下一株树干，叶子都掉光了，甚至连树枝梢都没有。
他看了许久不得要领，渐渐地感到神思恍惚。但立刻又清醒过来，暗忖：“ 圣女不是吩咐我，要我发现异状，立刻便赶回去通知她么，也许她早已料到会有这等邪门之事发生…… ”
正忖间，突闻身后一个声音道：“ 苏大叔…… ”
苏继飞猛可吃一大惊，霍地车转身子，循声而望，那青冢上不知何时蹲着一个人影，正面对他裂嘴而笑。
苏继飞绝对肯定地知道，刚刚他走过来时，坟冢上不要说人影，即便连

鬼影也不见一个，对这鬼魅般突然出现的人，不知从何解释。

黑暗中，他一时瞧不清那人面孔，益发感到对方的神秘莫测。

惊疑之际，那人影一闪已飘落在他面前，笑道：“ 苏大叔，是我。 ”

来人竟是赵子原，至此，苏继飞方才松了一口气道：“ 原来是赵小哥，老夫还以为是敌人埋伏在此。 ”

赵子原疑道：“ 敌人？这话怎讲？ ”

第四十六章仅以身免

苏继飞道：“ 事情如此，方才香川圣女吩咐我至此察看坟冢两侧的杨柳树有无异状，果然事出诡奇，你瞧两棵杨柳不但枝叶全无，而且仅存光秃秃的树干，你此刻又神秘莫测的出现在坟冢上，我险些把你当成敌人。 ”

赵子原不由地回视那两棵杨柳一眼，果然，两棵光秃秃的树干静竖在假冢两侧，相隔约有二丈许。

赵子原瞬间亦不知这是怎么一回事，正沉思间，苏继飞随即问道：“ 你到此地多久了？ ”

赵子原道：“ 来了已有一会了，我是追踪一辆篷车来的。 ” 苏继飞忽地脱口道：“ 篷车？！ ”

赵子原点头道：“ 是的，我追踪这辆篷车大约经过了数里路，出了鬼镇街道之后，突然消失不见了，忽见几条人影朝这方向奔来，我尾随而至，一直隐身在坟冢后面观望。这会你匆匆奔来，我暗地里也已瞧个清楚。 ”

停口气，正欲继续说下去。

忽地眼前人影一闪，衣袂飘拂，茫茫夜色中隐约可以看出一条红色人影从坟冢附近射将出来向北直飞而去。

赵子原不待思索，急道：“ 苏大叔，请尽速回奔原地！ ” 双足一点，赵子原身形随在那人影之后消失在荒坟上空。

苏继飞目睹此状，诧异不已，正待转身奔向回程，蓦地，背后一股强劲的压力逼来。

事出意外，苏继飞万万想不到尚有人躲在附近要偷袭他，急促间，身形朝左射出，避开那一掌奇袭。

人方站稳，立身之侧又涌到一股阴寒掌力，这下不及他顾，在匆促之下亦朝对方翻出一掌。

说也奇怪，苏继飞紧急之际出掌，其势亦猛不可言，岂料掌力未达到对方之前，已被那股阴寒掌力逼了回来。

眼见那股寒劲即要罩在身上，苏继飞猛然抽身后退，余威所及，苏继飞的身子亦不自主的向后颠颠踬踬几乎栽了下去。

苏继飞抑住忿怒朝对方道：“ 阁下何许人？竟以如此卑劣手段图袭苏某，企图何在？ ”

这时，那两个偷袭的人，在茫茫夜色中，矗立于苏继飞眼前，久久不发一语。

见两人一声不发，苏继飞再提声道：“ 两侠可是冲着苏某而来？ ”

终于，其中一个人冷冷的道：“ 你自称苏某，敢问就是为香川圣女驾车的那位苏继飞？ ”

苏继飞断然道：“ 不错！ ”

那人又是一声冷笑道：“ 嘿嘿！果真是苏继飞，那再好不过，下手。 ”

语罢，两人同时朝苏继飞疾扑出掌。

苏继飞心知这两人必冲着自己而来无疑，心忖间身形不敢待慢，一出手就施出生平绝招“ 飞云十八掌 ”，出掌快如闪电。

那两人来历不明，掌法更是诡异，掌风之间夹带着不同的劲道，左边高瘦身材者每推出一掌，热气逼人，令人犹如置身烈火，另外一个出掌却是奇寒无比，阴冷有如冰霜。

苏继飞走动江湖，阅历无数，从未遇见了这等奇异武功，不由心中微慌，掌式随之紊乱。
突闻一声暴喝：“接掌！”
两股掌力前后压到，苏继飞见状，身形陡然向上翻飞，勉强避过一次危机。
苏继飞人在半空中，正待落下，对方又是一声暴喝：“再接一掌试试！”
两道掌力又已袭来，同样的快速，猛烈，这时，苏继飞运气在半空迎击一掌。
轰然一声，苏继飞的身子被震开去，坠落在坟旁一棵杨柳树边，口中吐出一道血箭，整个人几乎向后栽倒。
那两人又齐身而至，瞬间又推出一掌，大喝道：“还不与我躺下！”
果然，苏继飞应声而倒，人也随着昏迷过去。
那高瘦身材者道：“这厮武功并非寻常，设非我俩联手，恐怕在百招之内亦无法将他击倒。”
另外一人道：“常听人提及中原武林，高手云集，果然不虚。”
那高瘦身材者道：“是是！无庸多说，赶快动手……”
说着，那高瘦身材者伸手点向倒在地上的苏继飞身上穴道，提起他的身躯走向杨柳树，不一会儿工夫，苏继飞的身躯已被绑在光秃秃的杨柳树干上。
之后，两人环视假冢四周，见无异状，随即疾射离去。
两人身形方逝，紧接着，一辆篷车朝假冢处疾驶而来。
篷车停下，驾车的和尚突然间发现被绑在杨柳树上的苏继飞，不由发出惊呼道：“圣女！你瞧那杨柳树。”
闻言，香川圣女已步出篷车，望了杨柳树上的苏继飞一眼，喃喃自语道：“果然不出所料，敌人又展开了另一阴谋！”
一梦不解，皱眉道：“到底敌人施的是何种企图？”
香川圣女道：“目前尚未可知，不过据贱妾猜测必以这两座假冢为背景。”
一梦道：“依你所言，此地莫非早已埋下危机？”
香川圣女道：“不错！”
一梦道：“方才你吩咐苏继飞到此察看眼前这两棵杨柳，杨柳果然有异，苏老也在此中伏，这两棵杨柳是……”
香川圣女正待回话，目光过处，见迄未发言的谢金印提着剑子走向绑着苏继飞的那棵杨柳树，猛然脱口道：“停步！不要动那杨柳。”
喝声之下，谢金印果然收住脚，沉声朝香川圣女道：“圣女何出此言？”
香川圣女道：“谢大侠难道不觉那杨柳有异？”
谢金印道：“当然，不过某家只想以剑子挑断绳端，救下苏老。”
香川圣女道：“敌人诡计多端，阴险冷酷，或许拿苏老当饵亦未可知，怎可冒然出手。”
以谢金印这等沉着的人，此刻竟然如此大意，也许其二弟之重伤已使他方寸微乱，香川圣女在危急之际出言提醒，对谢金印而言，自有一番难言的感受。
但见他摇头苦笑道：“某家险些栽在这小玩意之下，若果真如此中了敌人诡计，岂不贻笑江湖。”
言下，颇有英雄气短之叹。
香川圣女走近杨柳，察看苏继飞的伤势，见他虽受重伤，犹不至于死，

在黑暗中，一时无法瞧清楚苏继飞被何种掌力所伤。
香川圣女转头朝一梦道：“ 以苏老之功力，怎会如此轻易受制？ ”
一梦道：“ 我也有同感，依目前情况看来，苏老非但瞬间即被伤倒，敌人还有充足的时间将他如此处置起来，革凭这点就令人颇费心思。 ”
谢金印沉声道：“ 会不会是摩云手下的毒手。 ”
香川圣女摇头道：“ 这不可能，起初贱妾也有此感，现在反而怀疑起来了。 ”一梦道：“ 这么说，今夜在这荒坟之地另外还潜藏着高人？ ”香川圣女道：“ 这也说不定，譬如大师方才向摩云手提到，曾在鬼镇街上碰上太乙爵，这事是否属实？ ”
一梦忽有所悟道：“ 是了，方才我在鬼镇街道上见一条人影模糊而过，速度快的惊人，我尚以为是视线一时错觉所致，这人轻功之高为我生平仅见。 ”
香川圣女道：“ 大师确定那人影是太乙爵？ ”
一梦裂嘴道：“ 圣女竟也认真起来，其实，刚才我只是随便说出来压压摩云手凶焰而已。试想，连人影都瞧不清，那能确定其人。 ”香川圣女喃喃道：“ 原来如此！ ”
自语中，身子一步步的朝另一棵杨柳树走过去，在场沉默一时的谢金印睹状，心中顿时浮起不安之感。
香川圣女的视线无意识的扫过了杨柳树侧的假冢，在夜色中，犹然可以看出墓碑上几个篆体大字：“ 乔如山为谢金印所杀，长眠于此。 ”
猛然的，香川圣女心绪被拨动了，瞬间，她僵立在当场。显然，“ 乔如山 ”这三个字的出现犹如一记雷轰，使香川圣女内心震动不已，一幕血渍斑斑的情景又涌现在她眼前，忽地，有人呼唤道：“ 圣女，你在想什么？ ”
她猛可转过头来，如梦初醒般的朝发话的一梦望了一眼，又移到谢金印身上，这时，谢金印正低头不语，香川圣女的视线宛如一把利剑，狠狠地往谢金印抹过去。
收回视线，香川圣女朝着一梦道：“ 大师，贱妾只是察看这杨柳的玄机所在。 ”
语罢，忽见人影一闪，谢金印已落在她跟前。
谢金印低声缓缓道：“ 圣女，这事交由某家来办。 ”香川圣女闻言道：“ 谢大侠确定有此把握？ ”
这么一问，谢金印难以回答了，只见他提起剑子，趋向杨柳树，口中喃喃道：“ 敌人专为谢某而来，某家岂能目睹他人为我冒生死之险？ ”
虽是喃喃低语，听在香川圣女耳中，字字如雷。
香川圣女望着谢金印背向自己的身形，切齿的忖道：“ 谢金印呀，谢金印！你将我赵芷兰当成何人？ ”
忽地，谢金印身形高地跃起，手中剑子在半空中划出一道银色长弧，化作一道白芒，朝那株杨柳拂去。
剑芒闪入杨柳树内，忽地一声轰然爆炸，一道火焰随着爆炸声喷射出来。
谢金印人在半空中，突遇变故，霎时间，身子凌空向后疾射。
爆炸飞起的碎片，乌溜溜的瞧不清到底是何物，笔直的朝他射来。
不及他顾，谢金印剑子疾挥，扫向飞来的碎片。
“ 锵！ ”
剑子扫破了飞来的金属。蓦地，在他眼前呈现出满天银针，纷纷射向他

即将下坠的身形。
千钧一发，眼见谢金印就要成为千万银针的目标，就在此际，几乎令人不敢相信的事发生了。
谢金印下坠的身形，刹那间笔直的斜射而出，速度快得惊人，那些银针尾随而至，虽然速度快过谢金印的身形，但及于他周遭已是强弩之末，齐然被谢金印的剑子扫落于地。
随着落地的银针，谢金印人也降了下来，动作在瞬间一气呵成，惊涛险浪，化为一片寂然，但见谢金印面色洋洋不变，压根儿就未发生什么事一般，剑手本色，显露无遗。
举视香川圣女及一梦，两人似乎也惊险方定，谢金印知道炸药并不强烈，厉害的是那些特制的金属内所安的染毒银针。
念此，慢步的走向一梦，喃喃道：“ 好卑鄙的手段，这显然是专为某家而下的陷阱。 ”
一梦关注道：“ 谢施主无恙吧！ ” 谢金印点头道：“ 幸而无恙。 ”
这时，谢金印正仰视被绑在另一株杨柳上的苏继飞身躯，一时发呆了。睹状，谢金印心中不由一寒，忖道：“ 方才幸而未以剑子触这株杨柳，否则后果真不堪想像。 ”
忖此，抬眼向那株被炸的杨柳树干望去，此际仅存一些碎片残留在四周，夹杂着烧焦之味，火药气味更是扑鼻，地上被炸成小坑，尚有一线烟气在冒着。
香川圣女朝一梦道：“ 大师，依刚才情况看，想救下苏老恐非易事。 ”
香川圣女也感到事情辣手起来了。
一梦道：“ 或许真是如此。 ”
香川圣女道：“ 敌暗我明，不知他们暗中又搞什么诡计。 ”
一梦道：“ 敌人会不会就埋伏附近，窥伺我们的行动？ ”
香川圣女道：“ 大师说的是，敌人今夜不得手绝不会轻易离去，迟早又会出现，不知他们尚等待什么。 ”
语声方落，远处传来“ 嘶！嘶！ ” 声响，假冢四周十丈开外的荒坟上，怪叫之声突起，阴风惨惨，鬼气啾啾。
一梦脱口道：“ 莫非摩云手去而复返？ ”
假冢附近人影幢幢，眼见敌人像是又有发起攻击之势，谢金印凝神注视，剑子早已布满一层真力。
一声阴沉的冷笑发自谢金印立身之后数丈之外。
猛然之间，谢金印身形一转，朝那冷笑传来之处提声道：“ 朋友何必藏头缩尾，请现身出来会会如何？ ”
对方却缓缓地道：“ 稍安，勿躁，压轴戏还在后头。 ”
谢金印沉声道：“ 你以为谢某听不出你的声音来！ ”
对方干咳了一声道：“ 人言职业剑手谢金印不但出剑快，狠，人也机警异常，果然一点也不错，嘿嘿！ ”
语毕，阴森森的冷笑，谢金印不由心中纳闷，道：“ 摩云手，要下手就现身出来，此刻还犹疑什么？ ”
摩云手道：“ 谢兄的剑法适才已领教过，若谢兄今夜不死，日后不怕没有机会，只是，嘿嘿，老夫待会儿要为谢兄介绍个对手，不知你是否介意。 ”
谢金印道：“ 你说的是谁？ ”

摩云手道：“说出来你也不认识。”
语声消敛在夜空中，倏忽里，怪叫之声又起，围绕在假冢四周，有如鬼哭般摄人心魄。
无疑的，摩云手又命令鬼斧门招魂二魔——九秃招魂与冥海招魂施展邪毒的技俩。
睹状，谢金印倒吸一口气，忖道：“摩云手依然摆出这种死尸阵势，若非一梦大师在此，那今夜恐怕难逃劫数。”
正心忖间，突见三条人影，划破夜空，如夜鸟般降了下来，这时那黑暗中躲藏着的摩云手大叫道：“谢金印，瞧瞧是谁来了！”
话声中，几条人影从荒坟中跃出，几个起落，已来到假冢近处。先前那三条人影也立在当地。为首一人最引人注意，穿着一身大红袍，骨瘦如柴，面目干瘪，犹似一具僵尸裹上了一层红布，另外两个汉子却是平凡无奇。
摩云手向前朝着谢金印道：“谢兄，这位想与你结识一番。”
手指着背后那位穿红色大袍者。谢金印顺眼一瞧，发现这人面孔生疏，同时为他那一身模样不由恶心，冷冷道：“何许人物竟然对某家如此兴趣。”
那红衣怪人闻言，张开大嘴，沙沙的说道：“姓谢的，老夫尝闻你职业剑手大名响彻江湖，老夫以为，你生得三头六臂，今日一见，教我颇为失望。”
言下，颇有不屑之感。
谢金印道：“当然，谢某才貌平凡，不比阁下这般吸引人的模样。”
谢金印见这红衣怪人出言狂妄，知其心性急躁，故意冷言讽刺他一番，看他作如何反应。
果然，红衣怪人一忽里暴跳起来，喝道：“小子，老夫一时看得起你，你竟敢反唇相讥。”
一代剑手，何等的人物，红衣怪人出言骂他小儿，纵然谢金印心机深沉，亦不免难受异常，手中剑子斜地里凝住了。
红衣怪人叫道：“你敢不敢接我一招试试？”
谢金印冷笑道：“有何不敢！”
红衣怪人高声道：“那很好，留心！”
语落身起，探手一招朝着谢金印胸前抓去，端的快速无比，途中转向又疾攻其左腰。
谢金印睹状大感异常，对方招式瞬间由抓换点，不知槁什么名堂，一时间，不敢贸然出剑，纵跃开去。
红衣怪人见谢金印躲闪，似乎不满意道：“谢金印，你为何不出剑？”谢金印冷然道：“方才我要是剑子一挥，恐怕你早已失去一条右臂，某家念你我无冤无仇，不愿斩尽杀绝罢了。”
闻言，在场诸人，诸如武啸秋，甄定远等，莫不相信谢金印有此能耐，天下间能在剑上造诣高过谢金印的至今尚未闻过。而这红衣怪人竟然想以空手对付谢金印的剑子，简直骇人听闻。
红衣怪人嘿然一笑，道：“说得倒轻松，老夫就不相信你剑法如何霸道。阁下是否听过除了萍风拍外尚有克制‘扶风三式’的武功？”
谢金印道：“未曾闻过。”
红衣怪人道：“那不妨试试便知”。
紧接着一声暴喝，红衣怪人身形一跃，变作弓形，扑向谢金印，谢金印向左斜跨半步，陡然出剑，一式“下津风寒”，杀气飞洒而出，罩向红袍怪

人逼近的身形。忽地，对方人影一翻，霎间招式突变，避过剑子锋芒，向下斜斜贯出，紧接又改变手下招式，击向谢金印左肩要害。

这下，谢金印不由感到诧异，对方一口气连换三种招式，且都针对己身要害而来。眼见险状临头，当下连忙改变剑式，使出“风起云浦”一招司马剑法，化险为夷。

红袍怪人抽身后退，狡狯地笑道：“阁下不过尔尔。”

谢金印道：“阁下所谓的克制武功，原来就是如此。”

红袍怪人道：“也不尽然，你还要再试试老夫掌上的锋锐么？”

摩云手插嘴道：“两位歇歇手，待我请教圣女一件事，再打不迟。”

香川圣女知道摩云手又玩起诡计来了，嫣然笑道：“大帅有何事仍旧不释于怀。”

摩云手道：“嘿嘿！没啥，老夫想再瞧瞧你手中所戴的那枚绿色指环。”

香川圣女道：“绿色指环，大帅居然对它发生这么大的兴趣？”

摩云手道：“兴趣倒是没有，老夫要瞧瞧是否赝品？”

香川圣女道：“大概不至于吧！”

说时，扬起右手，只见她中指上果然戴着那枚绿色指环，此刻，在茫茫夜色之中犹发出淡淡绿光，绿光射入在场甄、武眼中，引起一片紧张之色。

摩云手道：“听说圣女足智多谋，最善于利用别人心所思所系，疑惑不定的心理，来施行计谋，想目下又是同出一辙罢。”

香川圣女道：“大帅可否忘却篷车中正坐着一个俘虏——女娲。”

摩云手道：“喔！是么，不过这点不必重提了，老夫永远不会相信你有此能耐擒下女娲。”

香川圣女道：“大帅既然不信也罢，我立刻下令毁掉她。”

语罢，瞧了瞧摩云手，见他似乎无动于衷，心中不由忖道：“敢情摩云手业已得知实情？”

摩云手等待香川圣女下令，久久不见发声，阴然笑道：“老夫就睁大双眼，瞧瞧你如何摆布，嘿嘿，篷车，到底谁真谁假你心底有数。”

这句话颇使在场诸人感到诧异，纷纷抬眼朝篷车望去，夜色中，依稀可见篷车形表，但无人敢断然猜测到底篷车真正属谁所有。

香川圣女知事不可为，换个口气道：“大帅总不会怀疑这枚绿色指环吧！”

摩云手诡秘的眨了眨眼道：“老夫就冒险相信你一次，咱们来个交易如何？”

香川圣女道：“如何交易？”

摩云手道：“当然是以指环交换苏继飞，你看怎样？”

香川圣女略一寻思道：“这岂不是便宜了你。”

摩云手道：“难道不合算？”

香川圣女道：“这又何必多此一问，苏继飞人是你伤的，拿他当人质交换指环，对咱们来说，不免有挖肉补疮之嫌。”

摩云手道：“局势已是如此，埋怨何用。人言圣女胸中韬略才智，可以掌握百万大军，今夜落得如此尴尬，实在令人惋惜。”

香川圣女道：“无庸多发废语，且讲出交换的方法让贱妾一闻。”

摩云手一整面色道：“这倒也不难，嘿嘿！老夫虽然不知你心底存何主意，不过，人质在我手中，若你轻举妄动，老夫立刻毁掉苏继飞，现在，人质马上交还给你，你也准备好指环。”

言毕，右手一扬，先前与红袍怪人同时出现的两个汉子，倏然身起，走至杨柳树边，轻易的解下绑在树上的苏继飞身躯，抬到摩云手身边。

立在一旁的谢金印，见状不由一楞，心中忖道：

“这是怎么回事，适才那株杨柳暗藏危机，而目下这同样的一株杨柳却一点异样全无，这……。”

心念间，望了香川圣女一眼，只见香川圣女亦面露疑容

。歇一下，香川圣女道：“大帅好狡猾的心机，竟然运用心理上的猜疑，瞒过了咱等。”

原来，这株杨柳并未暗藏利器，摩云手之着眼点完全放在适才被炸的杨柳上，利用这株绑有苏继飞身躯的杨柳引诱谢金印去探试另外一棵杨柳，一来可以置谢金印于死地，二来兼收恐吓之效，用心之缜密，可见一般。

摩云手裂嘴得意道：“哪里，哪里，如此小技焉能在圣女之前献丑。”

香川圣女道：“指环在此，无庸多说了。大帅把人交过来。”摩云手道：“这也好，咱们就一手交人一手交货。”言毕，那两位汉子已将苏继飞抬到香川圣女跟前，这时，谢金印也横跨而至香川圣女立身之侧。

摩云手道：“谢兄此举是何用意?”

谢金印沉声道：“不敢，某家为安危顾虑，提防不测而已，若大帅有阴图，某家剑子即是公道。”

睁眼注视那两个汉子之举动，见其缓步来到香川圣女面前停住脚，其中一人道：“姑娘请交出指环。”

香川圣女将指环取下握着掌心朝对方道：“好，谁来取它！”那两个之中身形高瘦者站出步子，伸手作欲索取之状。香川圣女道：“指环交给你之前，把人放在地上退后半步，指环一到你们手中即刻退走，否则……”

谢金印续道：“否则谢某剑必在别人的胸膛开个洞。”言下，杀气弥漫在剑子周遭，森森逼人，那两个汉子心中不由一震，倒吸了口凉气。随即，果然将苏继飞放置在地上，徐徐向后退了半步，但是，一只手掌却凌空高举，对着苏继飞胸前死穴作猛切之势。谢金印亦凝神斜视，剑子瞬间即可出手，剑气盎然，慑人心魄。

香川圣女见对方已有反应，立即将指环脱手抛出，那高瘦身材者探手一拦，指环便已落在其手，两人取物到手，向后一跃，回到摩云手身边。

摩云手迫不及待的接过那枚绿色指环，仔细察看。有顷，喃喃低语道：“剑手指令……剑手指令……”

这时甄定远，武啸秋两人纷纷趋向他，欲瞧那枚指环，摩云手手掌一收，指环便隐于他掌底，之后，朝着甄、武两人诡秘微笑着。甄定远不由埋怨道：“大帅何以不愿让咱等瞧瞧那枚指环？”摩云手道：“我想免了，这枚指环对你们俩人来说，并非什么了不起之物，对不？”

只见甄、武两人面色阴晴不定，委屈之态了然毕露。

当下，香川圣女步至苏继飞置身之前，一梦也从后面趋向前来，望见苏继飞穴道被点，口角血渍已凝，面部呈现黑白间杂之色，看来似乎被一种奇怪掌力所伤。

香川圣女朝一梦道：“大师可曾见过此等伤法。”

一梦摇头道：“未曾。”

香川圣女幽幽道：“贱妾猜测要是不错，苏老必是遭到围袭，同时被两人用相异的掌力所伤。”

一梦道：“真有此事，姑娘据何而知。”

香川圣女道：“传闻塞北武林，近年来出现两位奇异人物，各练就一种功力，配合施展，厉害无比，名史‘冰残火罩’，凡是被击伤者，全身浮现黑白间杂之色，敢情苏老是伤在这种功夫之下？”

虽是两人细语，却也清晰可闻。忽然有人沉声道：“料的没错，苏继飞就是伤在这种功力之下，嘿嘿。”

闻言，众人朝着发话之人望去，那人原来是适才自香川圣女手中接过指环的高瘦汉子，此刻，当着众人之前承认伤了苏继飞，似乎有意忽视在场默默不语的职业剑手谢金印之存在。

倏然一声冷哼发自谢金印，只见他嘴角勾出一线漠然冷笑。

俄尔，谢金印朝那两个汉子道：“逼虎伤人，乐极生悲，两位既然已看破红尘，某家也不便违人心愿。只是，谢某这支剑子从不杀无名之辈，你俩且报个名讳来。”

言际，剑子倒提，剑气弥漫剑身，有使人窒息之感，纵然这两位汉子自信之极，亦不由已而心中微动。

霎时间，气氛一紧，即将展开一场决斗，忽地里，摩云手起步趋前，缓缓道：“时刻已不容迟延，今夜老夫一反常例，作一网打尽之举，施出赶尽杀绝手段，谢兄，果然有先见之明，早已在此掘下坟冢，看在旧友分上，老夫答应为你这一代剑手收尸埋骨，不知阁下以为如何？”

谢金印冷然道：“庸人痴语，谢某不听这一套，有何阴谋尽管施展，莫一味吹嘘。”

摩云手紧接着道：“好说，你且瞧瞧。”

言毕，一声尖啸亮声，倾忽间，荒坟四周静寂之中又突起怪叫之声，呜咽鬼哭，凄凉恐怖，只见十来具死尸在咒文喃喃之下，挥动巨斧跳跃过来。

睹状，香川圣女偏首者一梦道：“大师，这将如何！”一梦却也目视着谢金印，一时也不知所措。

这时，随着死尸的攻势，摩云手亦挥动巨斧，蠢蠢欲动，红袍怪人，那两位自称具有“冰残火罩”神功的汉子，武啸秋，甄定远等人亦围将来，局势笈笈可危。

谢金印心中微微一动，忖道：“众寡悬殊，况敌人那死尸大阵威胁甚大，二弟与苏继飞二人生命危在旦夕，圣女看来似乎不会武功，除了避开之外别无他法了，那假冢……”

谢金印脑中掠过一条念头，随即将趋至一梦耳边喃喃说了几句。

摩云手哈哈大笑道：“死难临头，犹想挣扎么？”

谢金印沉声道：“摩云手，你休狂，只要谢某一口气在，绝不让你稍稍得逞的。”

回头凝视那假冢，转眼间，一梦已挟着谢金章，黎馨捧着苏继飞的身躯，与香川圣女，靠近那假冢互相背立站着，这是一个极为明显的变动。

摩云手是何等人物，对于目前情势立即察觉有异。当下，断然道：“尔等想突围而出？嘿嘿！那又谈何容易。”

语落身起，夹着一声啸鸣，巨斧陡然挥出，当面朝谢金印砍到，红袍怪人也发起了攻击。

蓦地，谢金印健腕一翻，剑子猛然间发出一声“嘶嘶！”怪响，犹如灵蛇般疾扫而出，“锵！”然一声，火星四射，摩云手的巨斧碰在剑子上时，

被震得几乎脱手，整个人不由被剑气逼退半步，紧接着，谢金印手中剑子一沉，整个身形飞跃而起，挑起红袍怪人侧面而来的凛然招式，剑尖笔直向地下吐出一道银虹，触地之后发出轰然声响。

摩云手脱口叫道：“震天三式……”

叫声中，谢金印身形随着轰然响声，陡然飞起，朝假冢之处疾落，人未落地，挥掌对着刻有字体的墓碑击去。

说也奇怪。诺大的一块墓碑随着掌力一推，竟然没入假冢之中，瞬间，假冢现出黑漆漆的洞口。

说时迟，那时快，一梦与黎馨在洞口呈现之霎那间，已先后窜入黑漆漆的洞口之中，唯香川圣女犹踌躇不前，那边摩云手飞快地扑了过来。

谢金印身形一落，返身剑走扶风剑式中一招“金光涣散”，抵着摩云手扑来的身形，抽身后退，挟起香川圣女娇躯，香川圣女口中发出“哎呀”叫声，声犹未敛，眼前一黑，已没入假冢的洞口。

谢金印一进假冢，黑漆漆的一片，随手燃起火熠，一梦和黎馨突见火光，趋向前来。谢金印低语道：“大帅，你等快跟我来。”

言毕，右手高举，向前急步而行，只见他面前呈现出一条狭窄通道，几乎仅能容一人出入，谢金印沉声道：“注意，不要把伤者碰在两边削壁碎石之上，最好背在肩后。”

这时，不假他顾，将拉在左腋之下的香川圣女，顺手负在背上。谢金印等在通道内急窜之际，突闻一声爆炸，震耳欲聋，好像是发生在十丈之外，假冢之处。

谢金印喃喃道：“炸毁假冢了，好阴险毒辣的手段，我等慢走一步，此刻恐怕早已粉身碎骨了。”

背后，一梦闻言不由打心底袭上一丝寒意。

俄顷之后，谢金印停步不前，通道为之一窒，只见他伸手向上一推，似有铁盖之类的东西应声而启，沙泥随之落下，淡淡夜色呈现在上头。

出口是在一片竹林之内，四周荒草野树杂生，广际无垠的坟茔已不见了。

谢金印等人走出通道之后，一直沉默不语，此时，香川圣女已离开谢金印背上，垂首立在当场，默然不语。

谢金印茫然回头朝着香川圣女道：“请原谅某家适才的过分之举。”

香川圣女默默不答，仰头注视竹林上之夜空。

谢金印心中黯然，缓步走近一梦身边，伸手接过谢金章身躯，无限感慨，道：“大师，在下先告辞了。”

言毕，双手捧着谢金章身躯，沉步走离竹林，口中似乎不停的喃喃自语。此刻，无人能知道他心中之感受。

谢金印身形消逝了，竹林之内却留下了一颗比他更以言喻的痛苦心灵。

那香川圣女的泪水怕已开始奔流了。

第四十七章身世如谜

话说赵子原，随那条假冢射出的人影追蹑而去。朦胧之中，对方身形疾如旋风，笔直朝北掠行。

那人轻功之好直令赵子原叹为观止，几个起落间，赵子原已被抛在十丈之后，眼见前头那人即将消失，倏然，赵子原足下步法一变，人也宛如行云流水般掠将起来。无疑，他在霎间已施出太乙爵所传授的“ 太乙迷踪步 ”。

这片荒坟广际无垠，经过片刻之后，前头那条人影，忽地啸鸣一声，身形陡降。

赵子原也紧接着停住脚，正待藏身野草之中窥伺究竟，蓦然，一阵桀桀怪笑之声，震得荒坟上空气流回荡。

笑声即敛，忽闻冷冷话声响起，道：“ 何方朋友，既跟踪老夫而至，又何吝惜一见。 ”

赵子原知形踪已露，当下便站立起来。藉着淡淡夜色，赵子原已看清楚那人僵瘦身材上披着一件红色大袍，随着夜风，飘然飞舞。

那人复道：“ 老夫以为是何等高人驾到，原来是一个臭乳未干的娃儿，不过这也令老夫惊奇，适才，你能够在老夫身后一直保持数丈之距离，确属不易。 ”

赵子原似有疑惑道：“ 这就奇了，阁下分明是在区区与苏大叔谈话之际，暴露身形，有意引人注意，何以此刻却谓区区跟踪你？ ”

红袍人道：“ 喔？！果真如此，那老夫这岂不是言行不一了。 ”

赵子原略一沉思，道：“ 只怕阁下另有企图，莫非…… ”

红袍人沉下嗓子道：“ 莫非怎样？你以为我是故意引你至此而欲加害，是也不是？ ”

赵子原不以为意道：“ 若仅止于此，倒没啥可怕，担心的是阁下引开在下之后，阴谋对苏大叔下杀手。 ”

红袍人狡诘笑道：“ 小子！你倒也聪明，就如你所料更待何如？ ”

赵子原道：“ 究竟阁下何人，在此荒坟出现，而且无缘无故摆下如此阴谋，企图何在？ ”

红袍人狞目一睁道：“ 无知小子，简直自寻死路，老夫有急务在身，目下无兴趣杀人，你犹自咻咻不休，待会儿惹得我怒起，一掌将你击毙。 ”

赵子原道：“ 这未免太夸言些了。 ”

蓦然，红袍人面孔狰狞，怒声喝道：“ 狂妄小子，不识抬举！ ”

“ 嘶！ ”一响，红影一错，扑了过来，右手宛如一条灵蛇，笔直朝赵子原胸前大穴点出，赵子原惊悸之下，身形倒窜，凌空伸出右手拇指一弹一扣，“ 嘶 ”一响，一道指风应手奔出，疾向红袍人攻来的一记致命招式。

红袍人惊奇道：“ 旋叶指刀……旋叶指刀，小子你是何来历？ ”

赵子原身形坠地，心忖，适才那红袍人出招毒辣，虽是伸手一探，却暗含凶险杀机，心中不由警惕。

红袍人见其不答，顿时怒火更燃，当下，以拂代点，夹着啸然之声，出手迅疾无伦。眼见拂出的力道将及赵子原肩上，蓦然，变招疾转，由上而下，探向赵子原腰际要害。赵子原被对方这一虚晃，身形一滞，凌厉的攻势已突至腰际寸许，眼看就要伤在对方掌下，忽地，他整个身形瞬间化作一片模糊，凌虚飘忽，宛似一堆棉絮。

红袍老人睹状不由一愣，口中喃喃道：“这是何等身法？！……何等身法？！……”

以红袍人的眼光竟然瞧不出赵子原在瞬间所施展的“太乙迷踪步”，这就有点蹊跷了。

倏地，有人截口道：“前辈如何不识太乙爵的独步天下的太乙迷踪步。”

忽地里，二条人影从一座坟冢之后走了出来。

红袍人道：“你俩何以现在才来？”

当中，一个高瘦身材者点头道：“是是，因为那姓苏的老家伙不易瞬间打倒。”

那人一提到姓苏的，赵子原心中不由一震，心忖道：“指的必是苏继飞大叔无疑了。”随朝那两人道：“两位是说打伤了苏继飞么？”

另外一个中等身形的汉子，打量了赵子原一眼，缓缓的皱起眉头，似乎为着赵子原的出现，打起了问号。之后，开口道：“小子，这深夜之际，你不好好休息，特地跑到荒坟来瞧热闹，到底是存着什么主意？”

赵子原见对方出口便是“小子”，心中不禁有气，只是赵子原心性和缓，不致随意动怒，像他如此年轻，若换别人，早已按捺不住了。

赵子原懒懒道：“这话问的无理，天下间只要能立人之处，区区便可独来独往，阁下何以出此言语怪在下至荒坟夜游？”

对方道：“好说，既然你愿意为这片荒坟添条游魂，那也是由尔自取。”

身子朝前一踏步，弓下双腿，似有发动之势，赵子原瞧对方有意动手，一时间念头急转，估计一下目前局势，对方三人个个来历不明，虽然不是专找上自己头来，不过自己涉入他们阴谋之中，必遭对方的毒手。

正忖间，突闻“轰然”一声爆炸传自荒坟的另一头。紧接着爆炸声后，那红袍人及两位后来出现的汉子，似乎神色一喜。

但见红袍人开口道：“咱们快赶去那边。”

“边”字未落，三人已凌空飞掠而去。

赵子原目送他们身影消逝之后，自语道：“假冢那边传来爆炸声，到底发生何事？”

自语中，身子一跃，也欲随着他们背后而去，蓦然，一声轻叹发自近处，赵子原不由停下欲奔的身形，凝视四周，这时，自荒坟之后倏然飘出一条人影，现出在赵子原眼中，却是异常熟悉。

当下，脱口叫出：“老前辈可是您老人家在叹息？”来人正是“灵武四爵”中的太乙爵，只见他仙风道骨，飘飘来到赵子原身前。

太乙爵道：“不错，是我在叹息。”

赵子原道：“前辈何故发叹？”

太乙爵似乎难以启口一般，又是一声叹息道：“前世孽缘，后代受苦。恶因却也结出善果，血债用血来偿，情债却一时无法了断，冤债更是永久蚀人心灵，此去，三债临身，可怕！可怕！”

听此言语，赵子原不知太乙爵语中之意，也不知是否朝自己而发，惑然不解道：“前辈何为此言，区区无法了解。”太乙爵道：“无法了解也就罢了，老夫也不期望你知道。”

赵子原道：“前辈何不明言？”

太乙爵摇头道：“罢了！罢了！小哥莫要再多问。老夫今有一紧要之事相告。”

赵子原问道：“ 不知前辈有何事要告知区区？ ”

太乙爵道：“ 适才你不是追踪一辆篷车而来么？如今我要告诉你篷车所在，不知你愿否知悉？ ”

赵子原惊异道：“ 真有此事？前辈在什么地方发现那辆篷车？ ”太乙爵斯条慢理道：“ 此去朝东大约半里路，越过荒坟，穿入林子，沿着一条小小溪流，溪畔空地之处正停着那辆篷车。 ”赵子原道：“ 前辈意欲区区再追踪那辆篷车之去处？ ”

太乙爵点了头道：“ 是，那辆篷车也许是水泊绿屋大主人所有，你不妨追踪它到底止于那些地点。 ”

赵子原听到“ 水泊绿屋 ”一语，整个人兴奋了起来，启口道：“ 前辈既是如此说，区区就去瞧瞧。 ”

语声未落，人影一闪，杳然消失于夜空中。

赵子原人影方逝，太乙爵口中喃喃道：“ 赵子原呀！赵子原，你至今犹然不晓得自己身世？抑是你故意装作不知？…… ”

夜色将阑，荒坟上空，凄凉之景，此刻益发显得恐怖。赵子原向东掠行片刻之后，果然在荒坟之外发现了一座树林，在夜色中显得黑压压的一片，只见他人如飞鸟栖枝般隐入林中，树林之内伸手不见五指，更无法摸清方向所在。

长吸一口真气，赵子原纵身在树林中急窜，片刻之后，穿过树林。这时，前边景物一变，正如太乙爵所言之情状，一条溪流弯曲的躺在林子边缘，并带出了一块空旷土地。

赵子原稳住身形，藏身在一株大树之后，从空缝之间望了出去，搜寻他的目标，那块空地虽是广阔却也有尽头，它的尽头又拖延出另一片无际的荒坟。

赵子原藏身后，还未看清篷车所在，蓦闻一声冷冰冰的话声传来：

“ 藏身在树林中的朋友，请出来吧！ ”

这似乎是针对赵子原而发语，赵子原寻思道：“ 对方似乎发现我了。 ”

视线朝着溪边空地又四下搜索一番，发现一辆篷车在黑夜中静默着，适才语声必传自此处无疑。

赵子原掠过小溪，来到篷车空地上，远远面朝篷车而立。心中浮起一阵思索。

自那篷车内，又有冷冷的声音透出道：“ 阁下一再追踪来此，不知企图何在？ ”

赵子原道：“ 何以断定区区是为追踪阁下而来？ ”

那篷车中的人物沉默半晌，道：“ 何庸狡辩，未进荒坟之前，本人早已发现你随身马车之后而进入荒坟，后来为我摆脱开去，如今你又在此出现，真令本人惊奇。

赵子原道：“ 区区仅想知道阁下是谁。 ”

对方道：“ 无知小辈，竟敢冒犯，念你年纪轻轻，暂且放过你一次，立刻与我离开。 ”

赵子原脱口道：“ 阁下是否来自水泊绿屋？ ”

对方一声冷哼，道：“ 水泊绿屋，这地名难道是轻易可以被人叫的吗？！你是何来历？ ”

夜风袭来，篷车垂帘处微微轻动，赵子原心中闪过一丝企图，正待向前

扑去，想突然出手掀去篷车帘子。

赵子原身形尚未发动，对方已传出一声森严语音道：“莫要妄动，免得毙命。”

赵子原心意被对方瞧破，只好静立当场。目视篷车，眼见一大秘密就近在身前，但却身不由己。当下，开口道：

“传闻绿屋主人总共有三位，残肢怪人想必是三主人，女娲又是二主人无疑，仅存一位当然大主人，那位幕后神秘首脑人物了，阁下是否就是……”

对方截口道：“住嘴！”

“嘴”字尾声，尖锐刺耳，似乎是出自女人之口。赵子原猛可一震，忖道：

“难道说水泊绿屋主儿是个女人？对了，我何以没想到，除了女人外那有男人乘坐篷车而代步的，那是女人无疑了。武林中又何曾闻过有此女子名头这般大者，除了燕宫……”

念此，不由心中打了个冷战，赵子原不解何以自己将“燕宫双后”与“水泊绿屋”主儿提在一块了。

这时，对方复道：“传闻武林中，最近出现一个来历不明的少年，身上怀着一些诡奇武功，有人见他使出武四爵中太乙爵的轻功身法，又曾以职业剑手谢金印成名绝招‘扶风三式’对敌，一度藏在太昭堡卧底，又身临留香院洁身而出，这人莫非就是你？”

赵子原知道对方指的是自己，只是“职业剑手谢金印”这个名号却令他猛可一震。

当下，缓缓道：“不敢，阁下所指的便是区区，只是阁下所说的职业剑手谢金印却令我不解。”

对方道：“这就奇了，你所使的‘扶风三式’，敢说不是自谢金印处学得？”

赵子原道：“天下之间难道只他会这剑法？”

对方道：“当然！”

这对赵子原原来说的确是件意外，那传授自己扶风剑式的白袍人，竟然是职业剑手谢金印！

赵子原神情紧张，道：“阁下之言是否真实？”

对方道：“何以多此一问，今夜荒坟之上几场厮杀，就是专为他而玩的把戏。”

话声落后，左边树林中倏然飞出一条人影，径朝篷画而来，瞬息间，已至篷车之侧，这人原来是一个女子，一身劲装疾服，加上黑色衣着，若非是身形跃动，简直与四周夜色无异，分不清是否是一个人。

只见那人探头进去向篷车里的人物报告什么事一般。赵子原抓着这瞬间时机，一跃身扑向篷车，来至篷车五尺近处，伸手欲揭开垂帘，忽闻一声暴喝：“退下！”

喝声中，一股凌厉无比的劲风自篷车之内弹出，端的迅速无伦，袭向赵子原胸前要穴，赵子原身形一滞，人也退了下来，硬生生的避开对方一指。

人方立稳，对方道：“小子如此狂妄，秋儿你与我将这小子拿下。”那黑服女子转过头朝赵子原望来，视线内早已包含着杀机。

黑服女子道：“阁下这等鲁莽，冒犯主人，恕我无礼了。”只见她身如轻燕般飞起，双掌一翻，一股强劲掌力顺手而出，直罩赵子原头上。赵子原

身形一低，避开掌力，斜斜地推出一掌击向空中的人影，那黑服女子非但无闪避之意，却陡然向前欺近，双掌一沉再拍出一掌，其劲之强，异乎方才那一掌。

赵子原料不到对方出掌迅捷如斯，当下向后暴退，遥空弹出“旋叶指刀”化开威胁。黑服女子微微一愣，道：“想不到你倒也有两下。”

赵子原道：“姑娘莫要目空一切，区区所学虽浅，也尚不至轻易屈服的地步。”

黑服女子嫣然笑道：“听来倒是满倔强的，不过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在我主人面前探得稳密而犹想全身而退者，据我所知还未曾有过。”

赵子原道：这或许可能。天下间只闻水泊绿屋，至今却无人知晓其主人是何等人物，想必是神秘可怖的武林顶尖高手无疑了。”

黑服女子愤愤道：“胡扯！”

娇声一落，双掌横于胸前，又待发招攻击。

突闻篷车内传来硬生生的语音，道：

“秋儿，你站在一旁。”

黑眼女子果然应声退在一侧，只存下赵子原面对篷车默然站立着，四周蓦地回复可怕的寂静。

赵子原正怀疑对方用意之际，蓦然篷车垂帘一动，一条人影犹如鬼魅般射出，赵子原眼子一眨，只见到一缕白色幽灵似的身影罩至，猛觉背后要害处压力一紧，想回身已来不及了。顿时他身子向前冲出，宛如闪电般的化作模糊影子。

赵子原在危急之际不由施出“太乙迷踪步”法，突觉身边白影一闪，袭过一阵夜风，冷冷森森，阴寒透骨。

赵子原稳住身形，那条白影早已消失在空地之上。

这时，树林黑暗处传来一声低笑：

“武林中人人谈虎色变的绿屋主儿，今夜竟也对一个后辈突袭，要是传出江湖，岂不是一大笑话！”

在场的赵子原和黑服女子齐然望了过去，只是树林内却又归于无声。

篷车内那位人物以阴森森的语声道：“何方高人身临此地，请现身出来有话好说。”

树林中又有话声道：“不敢，老夫只是游历四海，今夜至此巧逢如此盛大场面，停下来瞧瞧热闹罢了。”

篷车内那人道：“什么盛大场面？”

树林中那人复道：“阁下何必故作不知，今夜谢家两兄弟在荒坟之上遭到一次重大的埋伏。目前谢老二已被摩云手伤倒，对方还在假冢之处设下危机，请到了塞北武林人物前来赴会，目的在致谢金印于死地，这一连串之事难道与阁下的水泊绿屋无关？”

那被称为绿屋主人者道：“阁下本是有意而来，何言路过巧逢，纵是阁下不愿现身，也决瞒不过我，除了灵武四爵中的太乙爵外还会是谁？”

对方道：“唔唔！料得不错。”

绿屋主人道：“阁下认为今夜之事，全是本人之意？”

太乙爵道：“纵然并非阁下之全盘计谋，想少不了也是主谋者。”

绿屋主人道：“何以见得。”

太乙爵轻咳一声道：“翠湖血案，事隔二十年。今夜荒坟之上历史重演，

时地虽改，人仍依旧，想当年阁下…… ”
　　绿屋主人截口道：“ 住口，阁下莫要一派胡言。 ”
　　太乙爵道：“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哈哈，阁下想不到二十年前的一段隐秘，如今已渐渐开朗，当夜翠湖血案主使者也莫不惶恐起来，笈笈欲置职业剑手谢金印于死地，然后…… ”
　　绿屋主人截口道：“ 阁下所知有嫌过多了。 ”
　　正说之际，远远的又传来一声爆炸，听起来大约在一里路外。赵子原一愣，今夜在这荒坟附近何以如此多爆炸声。
　　有顷，太乙爵道：“ 炸毁假冢，只可惜还是未将职业剑手炸死，哈哈！ ”
　　绿屋主人道：“ 阁下从何得知谢金印未死？ ”
　　太乙爵沉声道：“ 谢金印乃是这段血案的主角，怎会轻易被人炸死。此刻他已潜逃了无疑，阁下今夜计谋只怕变成泡影了。 ”忽闻绿屋主人提声道：“ 秋儿！离开这荒坟，快！ ”
　　只见那黑服女子跃上马车，双手一抖，车轮滚动，篷车开始飞奔。赵子原本欲继续追踪而去，又想敌人既已明白自己之企图，追踪而去亦得不到什么结果。
　　这时，隐身在树林之后的太乙爵沉声道：“ 让他去吧！你也好离开这荒坟之地了。 ”
　　赵子原道：“ 感谢前辈解救区区之危难，在下感激非常。 ”
　　太乙爵道：“ 勿再作态，此刻还是尽快离去，赶至京城一趟，敌人这番自塞北调来高手，恐怕企图谋害张首辅亦未可知。 ”
　　赵子原提高嗓子道：“ 前辈所说的塞北高手，是否就是适才与在下在荒坟上碰头的几位人物？ ”
　　太乙爵道：“ 不错，那三个人中，披红色外袍的老者，是塞北名著的魔头，人称‘ 僵尸红魔 ’，另外两个汉子号称‘ 塞北双鹰 ’，皆具有一身怪异武功，称雄塞北武林，若非不得已，千万不要轻试其锋。 ”
　　赵子原复道：“ 前辈适才提及职业剑手谢金印，区区有一疑问想请教前辈，天下间是否仅谢金印一人能使‘ 扶风剑式 ’？ ”太乙爵道：“ 这问题适才绿屋主人不是已替你回答了，此刻何以又重提？ ”
　　赵子原喃喃道：“ 谢金印？白袍人？原来白袍人就是职业剑手谢金印，我竟一时未察觉出。 ”
　　太乙爵沉声道：“ 娃儿，你还喃喃什么，一些事你以后慢慢自会知晓，老夫先走了。 ”
　　赵子原望见那树林内人影一闪，立即消失不见，知道太乙爵已离去，当下不敢再逗留，脚下一动，人也飞奔离去。
　　此刻，夜空中已渐渐呈现出灰白。
　　赵子原疾速而行，不一会儿时间，已奔出荒坟之范围，出了鬼镇街道，这时，一线曙光已游射在他面上，俊秀的脸孔上，笼罩着许多疑惑。
　　近中午时分，赵子原一路奔驰，肚中亦有空虚之感。前面就是市集所在，来到路口，一座路标竖立在路边，上边写着“ 青冈镇 ”，赵子原不再犹疑，朝镇内沿着大道而入。
　　赵子原停步在一所客栈之前，这间客栈看起来不大，但从其往来进出的人群判断，必然生意不错。此际酒菜香味，飘忽传来。赵子原跨步进入客栈，伙计迎上道：“ 公子要点哪些酒菜？ ”

赵子原随便点了几样小菜，加上些美酒，转过身子徐徐朝客桌走过去。蓦地，他的视线落在一张桌面上，那桌边正坐着一个年青人默默的独自在饮酒，虽然是背对着赵子原，但入眼却非常熟悉。

赵子原走到那人旁边，那一直低头饮酒的青年人抬起头来朝他瞥了一下，霎时间，赵子原已瞧出那人竟是司马迁武。

当下，赵子原便面对司马迁武坐了下来，司马迁武起初亦有所惊异，想不到赵子原会在此地出现。

赵子原微笑道：“ 司马兄，恕我打扰你饮酒之雅兴。 ”

司马迁武道：“ 那里那里，兄弟你这几天不知游踪何处，如今在此幸能巧遇，真令我愉快异常。 ”

赵子原看看他，只见他神情已带了几分醉意，流露着淡淡愁情。

赵子原接过伙计送来的酒菜，立即倒满一杯美酒，递到司马迁武面前，对司马迁武道：“ 司马兄，小弟在此敬你一杯。 ”司马迁武略带迷茫道：“ 唔唔！干杯，是！干杯！ ”举杯一饮，“ 沽沽 ”声响，满杯浓酒已半滴无存了。

赵子原皱眉道：“ 司马兄，何事令你如此丧气？ ”

司马迁武摇摇头道：“ 没什么，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何事于我耿耿于怀？唯有那深仇大根……那款款深情…… ”

话声犹似喃喃梦语，这青年显然又遭到一些打击了。赵子原道：“ 司马兄，你往日的英气何处去了，仇人未寻到，自己反而先丧气，这就有负司马老前辈在世英名了。 ”司马迁武又自喃喃道：“ 翠湖血案……翠湖血案……十七条人命，加上一个婴儿…… ”

赵子原知其正陷入可怕的想像中，他此刻也许在想像父母如何被杀的惨景，只见司马迁武双饮下了一杯浓酒，赵子原猛然抓着他握着酒杯的手，口中唤道：“ 司马兄，振作一下。 ”

司马迁武恍似睡梦初醒般朝着赵子原注视着，好一会，苦笑道：“ 赵兄，请原谅适才小弟的失望，我想我已饮得过量了。 ”

赵子原点头道：“ 借酒浇愁，人之常情。只是兄弟沉醉如斯，忘却一身重任，那就不可了。不知兄弟此行何往？ ”

司马迁武道：“ 根据传言，鬼镇附近时有职业剑手谢金印出现踪迹，小弟欲前往探试一番，若果真属实，谢金印必然知晓翠湖血案的首脑人物。 ”

赵子原沉声道：“ 小弟方自鬼镇而来，昨夜小弟赶至鬼镇郊外荒坟时，巧遇一场决斗，谢金印与其二弟遭到敌人的围攻。 ”

赵子原继续把昨夜荒坟上发生的事，向司马迁武述说一遍，司马迁武停下饮酒，凝神的听着，脸上不时浮起讶异之色。歇顷，司马迁武脱口道：“ 赵兄果真遇到绿屋主人？ ”

赵子原道：“ 是，不过他人在篷车之内，无法瞧出是谁，虽是如此，小弟已肯定绿屋主人必是一个女人。 ”

司马迁武疑道：“ 赵兄见到的莫非是绿屋二主人女娲？ ”

赵子原道：“ 那绝对不可能，试想那女娲小弟已见到数次，怎会不识得。而且那驾车之人却是一黑服女子，身怀上乘武功，岂可与女娲那车夫马骥相提并论。 ”

司马迁武复道：“ 唔唔！赵兄说的是。既是如此，那鬼镇此行也就免了。赵兄说要上京城一趟，不知小弟是否能随行？ ”

赵子原朗笑道：“ 司马兄何出此言，你我亲如手足，理应互相照顾，只

是个人意志各异，彼此分手，今能同行，岂不是一大乐事。”
司马迁武微笑道：“我亦有同感。”
于是两人又举杯畅饮，不到一刻工夫，桌上酒菜已空，付了钱，两人并肩走出客栈。当两人身影消失在客栈门口之际，客栈内阴暗处一双含情脉脉的眼睛，开始蒙上了一层晶莹的泪水。那是为司马迁武，抑是赵子原而流？
赵子原两人一出客栈，立即上路，路上两人很少开口交谈，各人心中颇为沉重，尤其是赵子原一直陷入沉思中。
日落之前，两人来到黄河之畔，河堤高筑，四周仅见一片黄土澄澄，沿河一片凄凉景象。
滔滔黄河一到此处，流势缓阻，河床高出地平面，因上流带来大量黄沙在此堆积了起来，故一至雨季，河水上涨之际，狭窄的河道便无法容下大量的流水，于是河水便决堤而出。历代黄河改道，为患不小。
赵子原两人步至河岸，面对黄河流水而立，红色落日使河中流水呈现病黄之色。
司马迁武似有所感的道：“赵兄，面对如此大河，胸中感触如何？”
赵子原深吸了一口气，道：“大河之雄伟令我叹服，只是那河中浑浊流水却添增我心中的杂乱。”
司马迁武偏过头道：“赵兄为何事而愁恼？”
赵子原不禁感慨，道：“小弟身世不明，这番走入江湖，本欲查明自己身世，岂料如今卷入二十年前翠湖血案漩涡中，不知那件事究与我有何关联，小弟心境也不禁日渐沉重起来。”
司马迁武道：“赵兄无须如此，此事必然终有分晓之日。”
赵子原喃喃道：“当然，只是小弟却有一个不祥的预兆……”司马迁武道：“不祥之兆？赵兄勿再多所顾虑了，你瞧那流水虽是浑浊，却照样向前奔流么？”
赵子原俯视流水，低语道：“但愿我是那流水…但愿我是那流水……”
蓦然，回头望着背后茫茫旷野，只见是一片荒凉景色。就在此际，一条纤细的人影，距离在十余丈之外的黄土起伏中一现即灭，乍看之下犹以为是一种错觉。
赵子原急忙脱口道：“司马兄，请在此稍候片刻，小弟一去即回。”
司马迁武不知究里，含糊点头，猛又惊悸道：“赵兄发生何事？”
未见回答，只见赵子原的身形已如劲矢脱弦般疾射而去，速度之快已非一般高手所可比拟。
赵子原朝那人影出现处掠将过去，几个起落已来至黄土起伏之处。当他稳住身形，视线里便出现一条纤细身影背对着他而站立，入眼是如此熟稔，赵子原不由脱口叫了出来：“甄姑娘！可是你？”
对方娇躯徐徐一转，人已显现在赵子原眼前，只见她神情似乎激动异常，面上流露出欲言又止之状。
赵子原见此，心中亦颇为所动，回忆起前日在太昭堡时刻，甄陵青对他种种照顾，不免令他无法忘怀。
甄陵青久久不语，赵子原打破沉寂道：“姑娘何以在此际出现？你一个人吗？令尊呢？为何未与姑娘同行？”
一连串的问话，出自赵子原口中，也赵子原此刻并不了解甄陵青的心境，只管问着她，却未见她眼中已充满了泪水，随时都会掉落下来。

赵子原见甄陵青久久没有答话，微觉意外的道：“ 甄姑娘，你怎么啦？ ”
甄陵青眼眶一热，泪水终于夺眶而出。

第四十八章情归何处

赵子原怔了一怔，一时不知自己何处开罪了甄陵青，以致惹得她伤心流泪，尴尬一笑，道：“都是我不好，惹得姑娘掉泪了！”

甄陵青悠悠道：“你知道便好！”

赵子原暗想这又作怪，我知道什么？难不成我真开罪了你？

甄陵青道：“你现在上那儿去？”

赵子原道：“小可有事到京城一行！”

甄陵青道：“你到京城干甚？”

赵子原呐呐的道：“这个……”

甄陵青摇摇头道：“听我话，你最好打消此行之念，需知凭你之力，绝对无法挽回大局！”

赵子原惊道：“姑娘已知悉在下此行目的了么？”

甄陵青道：“我全凭猜测得知。”

赵子原笑笑道：“姑娘对自家猜测这般信任，颇出小可意料之外。”

“子原！”甄陵青轻声叫着，旋忽又道：“不要瞒我了，国家大事用不着你去耽心，我只告诉你一事，东厂魏宗贤谋定而动，张居正这趟进京准死无疑了！”

赵子原心头大震，道：“姑娘从何得知这种消息？”

甄陵青摇摇头道：“这已不算消息，只你孤陋寡闻，尚蒙在鼓里罢了！”

赵子原暗暗吸了一口气，心想是啊，近日以来，我成日价在外追逐奔波，竟连魏宗贤这个权阉都已忘却，有他从中制时，就是那塞外三名高手和不对张居正下手，张居正今番进京也是凶多吉少了！

他一念及此，背脊之上冷汗连连，刹时但觉万念俱灰。甄陵青道：“你可是打消去京城之念头么？”

赵子原摇摇头道：“不，我仍然准备到京城一行。”

甄陵青脸色一变，道：“子原，敢莫你还忘了一事！”

她数度直呼赵子原名字，语气关切，和她早些日子对赵子原那种高高在上态度大相迳庭，赵子原不禁大感意外。

其实他完全不懂女人心里，女人的自尊与骄傲都是假面具，一旦当她们感情之堤崩溃时，她们就软柔的像一只绵羊般温驯。

赵子原点点头道：“姑娘可是说的‘水泊绿屋’主人一月之约么？”

甄陵青道：“不错，眼下时限将至，你若去京城一来一回，时间便赶不上了！”

赵子原道：“小可去应‘水泊绿屋’主人之约固然重要，然眼下之事却攸关百万生灵安危，两害相权取其轻，是故小可只有选择上京一途！”

甄陵青左说右说都说不动赵子原放弃上京之念，不由大感失望，长长叹了口气，挥手道：“那么你……去吧！”

语音凄恻，几至忍不住泪水又要淌了下来。

赵子原睹此情景，心中大为难过，柔声道：“甄姑娘，你此来便是为了劝阻小可上京么？”

甄陵青摇头道：“不，我还有件事对你说。”

赵子原道：“什么事？”

甄陵青道：“你服了‘马兰剧毒’，如今刚好届满十日，我……我……

是特地来送解药给你的！”

说着，缓缓从身上取出那三颗药丸送到赵子原面前。

赵子原心情激动，暗忖她真是待我太好了，为了送解药给我，不惜追蹑前来，以她大小姐身份和往昔爆躁脾气，今竟对我折节如斯，其实她又那里知道我的毒早已消解了。

他本想把实情对甄陵青说出，但不知怎地，话到口边竟又咽了回去，伸手接过那三粒解药，说道：“甄姑娘，谢谢你啦！”

甄陵青道：“你现在不赶快服下一粒么？”

赵子原摇摇头道：“小可现在尚没有什么地方感到不适，如有征兆，小可自会服下，有谢姑娘关怀……”

刚刚说到这里，忽听司马迁武在远处叫道：“赵兄，你在和谁说话？”

赵子原正待开口，甄陵青已冷峻的道：“我不愿见他！”娇躯一起，如飞而去！

司马迁武来到近前，见赵子原脸色茫然，道：“赵兄怎么啦？刚才那人是谁？”

赵子原道：“甄姑娘！”

司马迁武奇道：“她人呢？”

赵子原道：“走了！”

司马迁武想了一想，道：“她来去匆匆，莫非有什么事么？”

赵子原把手一伸，道：“她特地为小弟送这个来的！”

司马迁武啊了一声，道：“甄姑娘对赵兄这般关怀，看来她……

赵子原笑道：“她对小弟一番好心，小弟已谢过她了！”

司马迁武道：“她没对赵兄说别的话了么？”

赵子原道：“她劝小弟打消进京之念，小弟也婉谢了！”

司马迁武心头一震，道：“她怎会劝赵兄打消进京之念？”

赵子原把甄陵青的话复述了一遍，司马迁武听的出了一会神，最后说道：“甄姑娘说的大有道理，咱们此行未必能够发生作用！”

赵子原怔道：“莫非司马兄有退回之意？”

司马迁武神色凝重的道：“话不是这么说，想那魏宗贤权倾天下，加之有批大臣为虎作帐，无异如虎添翼，张首辅处境真个堪虑了！”

赵子原激动的道：“惟其如此，咱们才更应冒这个险！”

司马迁武道：“冒险倒是应该，只是兄弟耽心诚恐于大事无补！”

赵子原激动的道：“维护忠良，匹夫有责，小弟也明知此去可能于事无补，只求尽其在我了！”

司马迁武一击掌道：“好一个尽其在我，赵兄，咱们走吧！”

于是两人又折返而行，来到黄河边，两人极目搜索，仍未见到一条船影。

赵子原道：“此间水势湍急，不利船行，咱们换个地方试试！”正欲举步，忽见对岸一船直驶而至，赵子原叫道：“司马兄请看，那边有船来了！”

司马迁武笑道：“正好省却咱们多跑冤枉路！”随即大呼道：“船家！船家！”

那摇船的人抬头一望，呵呵笑道：“两位公子爷要过那河么？”司马迁武道：“正是，有劳船家过渡一趟！”

那船家双手速划，当真船行似箭，不多时船已靠岸，司马迁武和赵子原先后上船，那船家道：“两位公子，黄河水流湍急，船到中流，两位还是站

稳脚跟为好！”

司马迁武淡然应道：“省得！”

那船家单桨一摇，船已离岸，直向对河划去。

赵子原道：“司马兄当心些！”

司马迁武悄声道：“赵兄以为这船家有问题？”

赵子原欲言又止，此际只听那船家引吭高歌道：“老爷生长大河边，不惜生命只爱钱，昨夜华光来找我，临行夺下二金砖……”

司马迁武惊道：“这是水浒传梁山泊好汉诗句，只不过船家把句子改过了，难不成真如赵兄所料，船家还敢捣鬼！”

赵子原道：“咱们小心为上，是与不是，转眼便可见分晓……”

说话之时，船到中流，那船家突然把手一停，道：“两位公子拿渡资来！”

司马迁武道：“多少？”

那船家道：“二两！”

司马迁武冷笑道：“过一次渡便需二两时，兄台只需摇上一年半载便可成为巨富，缘何至今犹在过此生涯！”

那船家嘿然道：“小的看人收钱，有的分文不取，有的索价甚高，似两位公子模样的人，索你二两应不为过！”

司马迁武试探着道：“给你一两如何？”

那船家道：“小的摇船过渡向不讨价还价，公子若嫌渡资昂贵，小的只好把船摇回对岸了！”

赵子原默察当前情势，此时船到中流，那船家若是把船摇回，在同一份量上，他同样的可以把船直摇对岸，花上一两银子乘渡二人已兼昂贵，眼下船家非二两莫办，显然有意生事了？他心念一闪，当下道：“二两便二两吧，拿去！”

赵子原探臂掏出二锭碎银，中食两指一张，直向那船家面前落去！

“咚咚！”两响，那二锭银子不先不后落入舱板上，那船家冷冷扫了两锭碎银一眼，道：“份量够么？”

司马迁武道：“难不成你还要拿秤子来秤一秤？”

那船家道：“好好！”

突然双桨一摇，船头一弯，竟然有向回驶去的趋势。

司马迁武大喝道：“你待怎地？”

那船家冷冷的道：“讨价还价之下，二两银子已嫌少啦，咱家要四两了！”

司马迁武怒道：“你是有心捣蛋了？”

那船家哈哈一笑，连声道：“岂敢！岂敢！”

司马迁武大怒，手掌一扬，正待一掌拂出，赵子原忙道：“司马兄稍安勿躁！”

司马迁武道：“此人欺人太甚，小弟直欲将他毙了甘心！”

赵子原道：“兄台若将他击毙，咱俩只怕也就到不了对岸了！”

司马迁武猛然醒悟，收回掌势，只见那船家双桨摇了两摇，这只小舟竟在黄河中流打起转来。

司马迁武又待发作，但却被赵子原以眼色阻止。那船家在中流连打几转，俄而操船向上游急驶，道：“来也！来也！”

司马迁武和赵子原抬头一望，只见一艘双桅大船顺流而下，在急湍的河流中行驶小船已是不易，遑论是双桅大船，但两人看的明白，这艘双桅大船

不但沿着急流驶下，而且船行平稳，就像行驶在平静的湖面上一般。

司马迁武道：“船上之人皆以功力操船，无怪船行如是平稳，只不知来者是谁？竟在黄河里行驶大船？”

那船家嘿嘿的道：“别急，别急，两位转眼就可知道！”

司马迁武怒瞪了那船家一眼，道：“都是你在捣鬼！”

他再也按耐不住心中的怒火，“呼”的一声，扬掌劈了过去。

那船家冷然道：“慢来！”

身子一翻，“卟通”一声，人已跌下河去。

司马迁武和赵子原都不谙水性，船家遁水而走，那船便在河中滴溜溜的打起转来，两人都不禁慌了手脚。

赵子原镇定了一下心神，道：“司马兄注意来船！”司马迁武一望，来船已然驶到临近，司马迁武啊了一声，道：“有了！”

“呼”地飞身而起，直向大船落去。

这时两船距离约有四五丈远近，以司马迁武的武功而论，要降到那艘大船并非难事，谁知就在他身子离那大船尚有丈余远近之时，突见白影一晃，一股无形劲力向他袭到。

赵子原见那白影一闪，骇然呼道：“水泊绿屋主人！”

他心中惊恐直非言语所能形容于万一，“水泊绿屋”主人好似阴魂不散，缘何会在此地此地出现？

司马迁武受那股无形劲力一推，整个身子一阵剧烈摇晃，一口真气不继，险些跌落下水。

司马迁武大骇，再度凝聚一口真气，同时挥掌，一股强劲的飓风直劈而下。

赵子原见司马迁武在此时此地还能出手反击,而对手又是名倾天下的‘水泊绿屋”主人，心道：“司马兄武艺不凡，想不到在这种情形下还能出手反击，若他知道对手是‘水泊绿屋’主人时，又不知作何想法？”

船上之人似是也料不到司马迁武还能出手反击，哼了一声，双手一扬，两股掌风回旋而起。

司马迁武只觉劲力一窒，自己劈出的掌风被硬生生的逼了回来，真气一泄，直向河心落去。

赵子原大骇，赶紧从船上找了一根绳索，叫道：“司马兄接住这个！”

长绳似鞭般飞出，司马迁武探手一抓，谁料就在此际一股巨浪卷来，司马迁武只觉一阵晕眩，再也顾不了去抓绳索，大浪一卷，刹时没了踪迹。

赵子原只觉心头一沉，大声道：“司马兄，司马……”

忽听一人冷冷接口道：“别叫啦，你司马兄见龙王去了！”赵子原抬头一望，但见说话之人是甄定远，不由心中大为不解，暗忖他怎么也在船上？

忖念之际，只听甄定远又道：“小子，你也准备认命吧！”

赵子原哼道：“只怕不见得！”

甄定远嘿然冷笑道：“就凭你和司马迁武这两块料子，也想到京城去充英雄好汉，未免太已不自量力！”

赵子原暗暗吃惊，心想自己这趟到京城去，事机十分秘密，缘何甄定远他们就知道了？他心中大为诧异，当下说道：“甄堡主可是想拦阻咱们？”

甄定远道：“岂止想拦阻尔等，老夫还要取尔等性命！”

赵子原哂道：“小可之命原不足惜，只是阁下乃堂堂一个大堡主，想不

到如今竟做起‘水泊绿屋’主人的跟随，此事若传了出去，只怕江湖朋友会笑掉了大牙！”

甄定远怒道：“你小子知道什么？”只见他手掌一举，一股掌劲已轰然击出。

猛听甄陵青尖声呼道：“爹爹……”

甄定远道：“怎地，你可是舍不得他死！”

甄陵青狂呼道：“假若他死了，女儿绝对不想活下去！”

只听一人道：“女人为情，这也难怪，甄姑娘，你知道他是谁么？”

甄定远道：“不管他是谁……”

话未说完，耳际已响起轰隆巨响，原来甄定远适才那一掌乃是对准赵子原的小舟而发，那小舟在水中打转已是摇摇欲坠，此刻给甄定远掌下飓风一扫，小舟登时就失去平衡，船头撞在一块礁石上，轰然一声，船头登时被撞的粉碎。

赵子原一个立身不住，晃了两晃，终至跌下水去。

甄陵青睹此情景，大叫一声，向水里跳去！

她动作虽快，可是一旁的甄定远早有防备，探臂一抓，便把甄陵青抓了回来，冷冷的道：“青儿，你怎么不听话？”甄陵青只是大呼大叫，一意寻死，这可把甄定远弄的没了办法，曲指一弹，只好点了甄陵青的穴道。

赵子原跌下水中刹那之间，脑中仍十分清楚，他虽不谙水性，但当此生死一发之际，仍不得不作大力挣扎，双手在水中一捞，陡然间他右手捞着了一件东西。

匆忙间他不假多想，抓住那件东西之后，身子已不再下沉，心知是刚才碰碎的船板，有了船板他求生之念不由为之大增。

又一股大浪打来，赵子原只觉脑子一眩，险些松手脱掉那块船板，他在大浪中一连几个起浮，硬生生喝下两大口水。

他本将那块船板抓得好好的，两口水喝了下去，顿觉胸口一窒，再也抓不牢船板，身子一沉，已人事不知。

远处传来一阵得意的大笑声：“哈哈，那小子终于完了！”

声音似是甄定远所发，但赵子原再也听不到了。

这是一个小岛，岛上林木苍翠，百花盛开，微风拂过，沁人心脾，宛似人间仙境。

岛的四周都在黄河盘绕冲击之下，是故沙岸很长，岛中一山笔立而起，看来又雄壮又巍峨。

傍晚时分，随着急湍的水流冲来一个淹溺的人，那人被冲至沙滩旁边停下，隔了好久，才见他身子动了一动。

这时天色已黑，他吃力爬了起来，举目一望，已不知自己置身何处，举手轻轻敲了敲头脑，自语道：“莫非我赵子原已死了么？难不成这便是阴司地府？”

他用牙齿咬了咬舌头，发觉甚痛，这才知道自己并没死去，抬眼一望，但见眼前黑沉沉的，正不知是什么地方？

赵子原盘膝调息了一会，觉得体力恢复的差不多了，才站起身子向前定去，还没走出多远，一阵“沙沙”脚步声已自耳边响起，赵子原悚然一惊，暗忖此时此地会有人出现，八成怕不是甄定远他们追蹑而来了！

他连忙运功戒备，只听一人冷冷的道：“阁下什么人？”

赵子原道：“小可赵子原！”

那声音又道：“阁下夜闯本岛，用意何在？”

此际赵子原已转过身子，但见三丈之外站了一个黑衣人，那黑衣人傲然而立，别有一股迫人的英气。

赵子原摇摇头道：“非是小可擅闯宝岛，只因小可被人所迫落水，无意冲来此地，敢问兄台此岛唤何名称？”

那人冰冷的道：“阁下没知道的必要，阁下落水幸无生命大碍，此际可以离去了！”

赵子原听那人语气不善，不由暗暗吃惊，心道：“他在下逐客令了！”

念头一闪，当下说道：“阁下好没来由，小可方从水里爬起，连喘息时间都没有，阁下便下逐客令，岂非太不近情理了么？”

那人点点头道：“区区已经多说话了，识相的最好快自行退下。”

那人语气咄咄逼人，赵子原不禁心里有气，冷然道：“假若小可不退呢？”

那人哼了一声，也不见他如何欺身作势，身如行云流水般在赵子原面前五尺距离站定，哼道：“阁下可是要区区动手相请么？”

那人来得近切，赵子原朝那人打量了一眼，但见他年约三十，眉粗眼大，相貌十分威猛，暗忖此人身法迅疾，已可跻身当世高手之林，只不知是何来路？心中暗生懔慑。

赵子原道：“阁下要小可走可以，但阁下可否将大名见告？”那人摇摇头道：“阁下没有知道的必要！”

赵子原向那人打听此地何名，那人以这句话回答，如今问他姓名，他又同样回答了这一句，不由哼了一声，道：“阁下未免自视太高，竟连姓名也不肯赐告么？”

那人怫然道：“你这人真噜嗦，婆婆妈妈的老问这些干啥？我问你，你究竟走不走？”

赵子原气道：“不走又便怎地？”

那人恨声道：“你既要区区动手相请，区区只好得罪！”

倏见他左手一拨，右掌疾穿而出，掌风劲烈，隐隐罩向赵子原脸前三大要穴。

赵子原见那人出手便击向自己要穴部位，怒道：“好狠的手段！”

身子一飘，从中斜击一掌。

那人哼了一声，身形微转，招式不变，手腕一伸一缩，非但化去了赵子原掌力，掌风所向，仍朝赵子原胸前大穴袭至！

赵子原大骇，他一步失先，眼下全然落了下风，情知就是再闪也闪不出那人掌风范围之外，他情急智生，蓦见地下有一根树枝，连忙拿在手上，哼道：“阁下如此相逼，小可只好用这个与阁下周旋周旋！”

手腕一振，枝影乱颤，“嘶嘶”劲风响起，敢情他已施出“扶风三剑”中的“下津风寒”。

招式一出，那人果然受制，只觉整条手臂和上半身都在赵子原“剑”气笼罩之下，飞身向后退去！

那人颤声道：“好浓重杀机的剑式，看来你是有意硬闯本岛了！”

赵子原忙道：“小可方才已说过了，小可乃被迫落水……”

那人不待赵子原把话说完，嘬嘴一啸，刹时两条黑影自山间飞掠而下，赵子原目光一扫，但见来的两名汉子年龄都不大，英气勃勃，并非寻常宵小

之流，赵子原暗暗纳罕，心想看来他们不类坏人，为何这般蛮横霸道不讲道理？

那两人朝赵子原瞪了一眼，冷笑道：“钱师弟，就凭他一人敢闯本岛么？”

那师弟道：“此人剑法犀利，两位师兄小心！”

居中一名年岁较大的汉子道：“罗师弟，把剑借给他！”那罗师弟应了一声，拔出宝剑向赵子原掷去，喝道：“接着！”赵子原委实不愿接剑，但此时不接又不行，顺手抓住剑把，道：“诸位别误会！”

居中那汉子道：“别多说，你出招好了！”

赵子原忍了一忍，道：“阁下不能听小可解释一下么？”

居中汉子把手上宝剑幌了两幌，道：“这便是最好的解释方法，你若胜了，我姓秦的自会让你离去，不幸你若败了，嘿嘿，那就请你永远躺在此地了！”

赵子原暗暗吸了口气，道：“为免滋生误会，小可能请教此是何地吗？”

那姓秦的汉子怒道：“噜嗦，你再不动手，区区可要得罪了！”

“呛”然一声，已把宝剑拔了出来！

赵子原见对方如此相逼，不禁心中微怔，暗忖瞧他们似是名门弟子，缘何这股盛气迫人？他紧了紧手上宝剑，注目那姓秦的汉子，对方拔剑之后，再也不讲客气，大步欺了过来。

赵子原暗加戒备，那姓秦的在他五尺之外站定，冷声道：“阁下不出手更待何时？”

赵子原道：“事非得已，小可仍不愿出手！”

姓秦的叱道：“你还讲什么虚套？”剑锋一圈，剑刃已到面前。

赵子原心头一懔，暗忖此人剑法好快，他此刻不暇多想，抬手架出一剑。

他实在不愿无缘无故和人动手，这一剑自然是一招守势，谁料那人一剑占得先机，“刷刷刷”一连三剑，但见剑花飘飞，“嘶嘶”寒气充塞，赵子原欲待施出“扶风三剑”，此时竟然无法出手。

他心中大感懔骇，一连挡了几招，怎么样也无法封架对方那种气吞河岳的剑式，心想料不到我居然在这种地方碰到如斯厉害的青年剑手？危机一发之际，他不暇多想，身子幌了两幌，一下脱出那人剑气范围之外。

那人惊呼道：“太乙迷踪步，你究竟是什么人？”

赵子原笑道：“小可赵子原，方才已经报过姓名！”

那姓秦的汉子喃喃念道：“赵子原，赵子原！”他蓦地的一抬头，问道：“四爷是你什么人？”

赵子原暗惊，心想自己甫施出“太乙迷踪步”，来人便认了出来，加上他口称四爷，莫非他指的就是太乙爵？

他是个玲珑透剔的人，闻言道：“阁下问的可是太乙爵老前辈？”

那姓秦的冷冷道：“除四爷之处，普天之下还有谁会‘太乙迷踪步’？”

赵子原双拳一抱，道：“小可‘太乙迷踪步’正是四爷所教，敢问三位和他老人家是什么称呼？”

那姓秦的先没理会赵子原的话，迳自问道：“这样说来，阁下是四爷的入室弟子了？”

赵子原摇摇头笑道：“小可承他老人家看的起，只教小可‘太乙迷踪步’，实则我们之间还没有师徒之名！”

那姓秦的喃喃自语道：“四爷瞧的上眼的人，当不会有错了，敢问赵兄

此来何事？”
赵子原道：“小可方才说过，小可乃为人所迫落水，随水飘流至此，无意擅闯宝岛，还望兄台原谅则个！”
那姓秦的带着不信的神色道：“赵兄既已会使‘太乙迷踪步’，那人尚能把赵兄迫落水面，此人武功只怕高的惊人了？”
赵子原道：“兄台听过甄定远的大名么？”
那姓秦的脸色微微一变，道：“原来是太昭堡主甄定远，哼，就是凭他那几手功夫，未必就能把赵兄迫落水面？”
赵子原点了点头道：“兄台说的有理，假若小可施出‘太乙迷踪步’，甄定远未必能将小可迫落水面，只是小可在别样功力上还差了他一大截，是故才落得如此尴尬结局！”
忽听一人接口道：“你不是还会‘扶风三式’么？缘何不施出来？”
那姓秦的三人一听，连忙垂手肃立，一齐躬身道：“恭迎三爷……”
赵子原心中一惊，暗忖太乙爵被他们称为四爷，此人却是三爷，莫非是“普贤爵”到了？
他心念一闪，连忙躬身道：“晚辈未带剑子，即就带了剑子，也不见得就是那甄定远之敌，何况……”
暗中那人道：“怎么样？”
赵子原道：“水泊绿屋主人斯时也在船上，以晚辈之能，万万不是他俩敌手？”
暗中那人“嗯”了一声，道：“这话说得有理，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赵子原躬身道：“晚辈赵子原！”
忽听一人问道：“你和谢金印是什么关系？”

第四十九章灵霄宝殿

赵子原心头大颤，暗忖问我这话的人已不止一个了！谢金印啊，你是我杀父仇人，我走遍天下就是要找着你，我能和你攀上什么关系？

刚才问话那人似乎不是普贤爵所发，只见那姓秦的身躯一正，喃喃的道：“原来二爷也到了？”

赵子原暗忖二爷就是金鼎爵了，我赵子原今天何幸？竟能在一刹那之间见到这两位当世奇人？

他念头一闪，肃容道：“晚辈和谢金印并无关系！”

金鼎爵哼道：“胡说，你若与谢金印毫无关系，那‘扶风三式’又是何人所授？”

赵子原道：“难不成普天之下只有谢金印会使‘扶风三式’么？”

金鼎爵道：“不错，除他之外再也没有第二个人！”

赵子原道：“授晚辈‘扶风三式’之人乃一身着白袍老者，其人自称司马道元，并不如前辈所说系谢金印！”

金鼎爵朗声笑道：“翠湖那一战，司马道元全家都死于谢金印之手，他杀死司马道元尔后再冒充司马道元，或许另有隐情！”

赵子原道：“前辈谬矣，据晚辈所知，司马道元还有一个后人没有被谢金印杀死！”

金鼎爵微哂道：“小娃儿，你知道什么？这是谢金印有意留下的么！”

赵子原一呆道：“前辈也知悉此事么？

金鼎爵道：“老夫虽然足不出此岛，但天下事有那一件瞒得过老夫！”

赵子原心想是了，文殊，金鼎，普贤三爵不曾离开过此岛一步，但那太乙爵却是江湖上一条神龙，往往见首不见尾，有时明明在此地出现，但倏忽之间又去了别处，天下要事能瞒得过他，简直是不可思议之事。

赵子原道：“照老前辈说来，那白袍人便是谢金印了？”

金鼎爵道：“当然是他！”

赵子原暗暗叫道：“天哪，假若那白袍人便是谢金印，他为什么要授我扶风剑式？啊，对了，他一定还不知道我的身世？”

普贤爵忽然道：“小子，你过来！”

那姓秦的脸上忽露喜色，道：“赵兄，三爷在殿中传话，叫你去呢？”

赵子原一惊道：“原来两位老前辈是在殿中对小可说话么？”

姓秦的汉子道：“二爷，三爷轻易不和外人说话，这是赵兄的造化了！”说着，当先举步而行。

赵子原暗生懔骇，心想我只道金鼎和普贤二爵就隐身附近，焉知两人连大门都未出一步，似这等功力，当真举世罕见了！

他随着那姓秦的三人而行，走过一片草地，然后穿过一丛树林，地势向上，在又一片丛林中现出一道墙，姓奏的汉子举步疾上，一道雄伟门檣映入眼帘，赵子原举目望去，只见横楣大书：“灵霄宝殿”。

赵子原不禁又是讶然失色，暗忖“灵武四爵”非皇非帝，何竟尔以“宝殿”二字相称？

抬头一望，但见一座巍峨的殿宇中灯火辉煌，两旁各站了一十八名执拂童子，殿下肃立着二十四名大汉，正当中四把金椅之上端然坐着两个中年文士！

姓秦的汉子趋前一拜，道：“赵子原到！”

那两名中年人一穿黄一穿蓝，赵子原也分不清谁是金鼎爵谁是普贤爵，进入大殿之后，也随同姓秦的汉子拜了下去！

那蓝衣中年人道：“赵子原，老夫等人清修之地，一向没有外人到此，今日你无意撞来，算是你的造化了！”

赵子原道：“晚辈无意擅闯宝地，望祈恕罪！”

黄衣中年人道：“赵子原，你说说看，缘何他们会将你击落下水？”

赵子原道：“晚辈此次衔太乙爵老前辈之命至京城办事，不知何故，甄定远得此一消息，半途拦击晚辈和另一好友，我两人先后落水，晚辈幸得生还，另一好友司马迁武尚生死下落不明！”

黄衣中年人道：“老四要你到京城去办何事？”

赵子原便把那夜碰到太乙爵之事说了出来，他说到张居正眼下陷入危境之际，脸上竟流露出焦急之情。

黄衣中年人道：“看不出你还是个爱国爱民之士，老夫真还看走眼了，起来，起来！”

挥手微拂，一股无形大力涌至，将赵子原身子平空托起，赵子原暗暗慎骇，心想“灵武四爵”盛名不虚，单凭这虚空一拂就非数十年功力莫办，心中想着，口中道了声谢，垂手站立一旁。

黄衣中年人沉吟半晌，忽然转脸对蓝衣人道：“老三，我也不知老四打的什么主意，竟会要这小娃儿上京城去办事，我实在想不出来！”

蓝衣中年人道：“是啊，这小娃儿武功平平，虽会‘扶风三式’，但却连十分三四威力都施不出来，纵然去到京城，又能办什么大事？”

黄衣人摇摇头道：“奇怪，奇怪……”

蓝衣人道：“二哥，这也许是天意！”

两人相对默然，隔了一会，才听黄衣人道：“秦洪，带他到‘寒石洞’去！”

那姓秦的汉子应了一声，脸上却泛出惊讶之色，立时一拉赵子原衣角，急声道：“赵兄还不赶快拜谢两位老人家厚赐？”

赵子原心道：“厚赐？难不成带我到‘寒石洞’便是厚赐？”

他心中怀疑，但仍听从秦洪的话，恭恭敬敬向黄衣人和蓝衣人拜行大礼，然后随着秦洪走了出去。

两人走到一条碎石路上，秦洪看见赵子原迟疑的脸色，摇了摇头，带着一种钦羡的语声道：“这是赵兄天大的造化，赵兄还犹疑么？”

赵子原道：“不瞒秦兄说，小可到现在还不明白两位老前辈是何用意？”

秦洪笑道：“在下方才也弄不明白，事后却想了起来！”

赵子原拱手道：“请秦兄见告一二！”

秦洪正色道：“二爷和三爷见赵兄会使四爷的‘太乙迷踪步’，而四爷又命赵兄上京办事，以赵兄武功而言，只怕难以完成任务，所以命在下带赵兄到‘寒石洞’去增长功力！”

赵子原惊道：“原来两位老前辈有意造就兄弟，只是兄弟还不明白，到了‘寒石洞’功力便能增长么？”

秦洪道：“‘寒石洞’中有一张‘寒石床’，此床乃千年寒石，人卧其上，冰寒刺骨，势非不断运行本身功力抵挡那股寒气不可，如是周而复始，经过七七四十九日之后便见分晓！”

赵子原道：“既然岛上有这么一张奇异之床，不知秦兄曾使用否？”

秦洪道：“小弟等人均曾使用过，因忍耐不住石床寒冷，数度相试俱徒劳无功！”

赵子原道：“秦兄如是，只怕小弟也好不到那里去！”

秦洪道：“赵兄天赋异禀，人中龙凤，若非如此，二爷和二爷初见赵兄之面，怎会对赵兄如此成全！”

谈话间，两人已走完那条碎石小路，这时地势愈走愈低，周遭光线也越来越暗，赵子原顿觉凉风习习，情景大是迥异。

赵子原道：“秦兄，到了么？”秦洪摇头道：“还有一会！”

赵子原暗暗惊奇，心想若再往下走，只怕已入黄泉，遍地皆水，那里还来的什么洞穴？两人又走了一会，地势越低，秦洪带着赵子原从右侧小径翻延而下，光线甚暗，几乎伸手难见五指。

赵子原暗暗纳闷，正想问话，忽见秦洪往前一指，道：“这便是了！”

赵子原一望，忽见前面有一山洞，秦洪把赵子原带到山洞旁边，然后拱拱手道：“赵兄请便，一切端看造化，小弟要回去覆命了！”

赵子原抱拳一揖，道：“谢谢兄台！”

秦洪转身自去覆命，赵子原跨步走了进去。

洞中道路甚窄，堪堪只容一人经过，壁顶不时滴落水珠，侵及肌肤，遍体生寒，而此时四周空气也好像快要凝结了似的，赵子原暗想我如今尚未触及那“寒石床”，便有此种感受，一旦卧到“寒石床”去，更不知有何种感受了？

他暗暗提了一口真气，复往前行，路道较宽，两侧有溪水流过，潺潺水声清晰可闻。

前行不久，道路一宽，似是已到尽头，赵子原顿觉寒意袭人，不由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寒战。

赵子原心想：“寒石床大概就在此地了！”

他目光一扫，此洞有如天成，钟乳林立，一条一条冰棱宛如刀尖似的或垂或立，赵子原暗忖此时正值夏季，若非有“寒石床”在此，洞中那会结冰？这“寒石床”之冷，于此也可想见一般！

极目搜索，忽见右侧平铺一块白玉似的大石，那里寒气也特别浓，心知那必是“寒石床”无疑，举步走了过去。

越往前走，寒气便越重，到了近处，赵子原只得聚集真气，然后缓缓坐了下去。

他的身子刚刚触及石床，便觉一股寒气直冲顶门，那种冷当真有如刀刺，连坐都不行，更不要说躺卧了。

赵子原平地弹了起来，不由望着“寒石床”发呆。

他暗暗忖道：“秦洪说的不错，此床如斯之冷，难怪他数度相试都徒劳无功，赵子原啊，天下间困难之事我也不知经过多少？难道连一块石头都难的住你么？”

他这样一想，豪气陡然而生，咬了咬牙，全身满布真气重新坐了下去。

他第一次和第二次坐已迥然不同，第二次因为心理上已有了准备，感受上已不若先前之寒冷。

但起初仍觉奇冷难耐，功行一周之后稍觉好些。就这样，他无时无刻不在凝聚功力，待慢慢习惯了，才开始躺到“寒石床”上。

当然，躺与坐又迥然不同，不过赵子原有种倔强的天性，他咬牙忍受，终于慢慢适应下来。

他就如此每天躺在“寒石床”上练功，肚子饿了，自有秦洪他们按时送东西来，转眼过了二十天。

一天傍晚，他练罢起来，忽然一眼望见普贤爵端然坐在一张石鼓上，赵子原赶紧拜行大礼。普贤爵点了点头，颇为嘉许的道：“娃儿，你的感受如何？”

赵子原躬身道：“晚辈自觉心头清澈，全身舒泰无比！”

普贤爵道：“行了！”

挥了挥手，命赵子原在对面坐下，说道：“单凭老四教给你的轻功，还不足以肩负重责大任，眼下老夫便传授你‘九玄神功’！”

赵子原一听，不禁受宠若惊，歉声道：“晚辈何德何能，敢蒙前辈如此青睐？”

普贤爵道：“别多说，你且记下了！”

接口又道：“夫气者，充塞于天地之间，苍穹天合，芸芸皆气之所生，亦皆其所养也……”赵子原全神谛听，普贤爵又道：“丹丸为精，虎贲为神，惊天一柱，元亢一成……”

普贤爵接着又往下念，念的都是修习“九玄神功”无上心法，赵子原天性颖悟，默默记下。

普贤爵念完之后，复对赵子原道：“娃儿，你到‘寒石床’上练功吧，会有意想不到的功效！”

赵子原答应了，如是三天，普贤爵都来指点赵子原练功，到了第四天，普贤爵已不复来，不过赵子原此刻已能练的得心应手，不复再要普贤爵指点。

如是过了十天，金鼎爵又走了进来。

金鼎爵授了他三招剑法，名唤“沧浪三式”，这三招剑法庞杂至极，赵子原足足学了二十多天，才把“沧浪三式”学会。

他此刻已是功力大进，一日，秦洪走来对他道：“赵兄，二爷和三爷有话交代下来，兄台可以离岛了！”

赵子原大喜过望，说道：“小弟这就去向两位老前辈辞别！”

秦洪摇摇头道：“两位老人家不惯这些繁文缛节，只说京城之事要紧，这就由小弟送赵兄离岛！”说着，带着赵子原走出了山洞。

赵子原心想是了，两位老前辈乃武林异人，怎会在乎这些繁文缛节，当下道：“如此小弟只好请秦兄代为致意了！”秦洪点点头道：“小弟理会得，不过赵兄今后行走江湖，千万不可将在此碰见两位老人家之事说出！”

赵子原道：“小弟遵命，不过……”

秦洪道：“赵兄有何见教？”

赵子原迟疑了一会，才道：“小弟有一问题，只不知该不该问？”

秦洪笑道：“赵兄有话只管请说不妨！”

赵子原道：“小弟这趟只见着二爷和三爷两位老前辈，莫非大爷不在岛上么？”

秦洪道：“大爷早在三个月就已离岛，他老人家仙踪无定，说不定他此刻已与四爷会合，说不定他又去了别处！”

赵子原道：“原来如此，只惜小弟缘悭一面了！”

两人谈谈说说已走到河边，这时河边早已停了一只小舟，赵子原来时并

没看见附近有船，也不知这条船是从那里来的，他也不多问，当下由秦洪撑船，一直把他送到黄河北岸，两人才依依而别。

赵子原算计了一下时日，自己在“寒石洞”待子五十多天，更不知此刻局势已演变成什么样子，他心急似火，在途中买一匹快马，三天之后，他终于赶到繁华似锦的北京城。

他找了一家名叫“东和顺”的客店投宿下来，此刻时近黄昏，店子里面的人很多，他挑了一副座头，叫些酒菜，便自慢慢的啜饮。

他暗暗盘算着，该如何去打听张居正的居住之所，就于这时，只见两名魁伟大汉走了进来。

那两名汉子英气勃勃，赵子原汕暗暗喝了一声采，随见那两名汉子在自己傍桌坐下。

那年龄较大的低声道：“二弟，待会少饮些酒，不要误了晚上的事情！”

那二弟点了点头，道：“我知道！”

赵子原心中一动，暗忖他俩晚上要做些什么事？我不妨仔细听听，这时两人已点好酒菜，赵子原慢慢喝着酒，假装对那两人不加注意。

不一时，那两人酒菜送了上来，那二弟端起酒杯猛然呷了一大口，又叹了一口气，道：“这年头好人难做，张首辅国之干城，一生尽瘁国事，居然会被东厂……”

他一杯下肚，牢骚随口而出，那年岁较大的忙喝止道：“二弟，你这是怎么来着！我在路上一再叮咛你不要提什么东什么西的，你怎么又说出来？”

要知明朝末年，东厂魏宗贤权倾天下，手下养了一批锦衣卫，个个身手高强，这批人别的事情不做，专门在外面刺探一般百姓对魏宗贤的反应，碰到对魏宗贤不满之人，他们可掌握生死予夺大权，如是一来，北京城的百姓不但连魏宗贤三个字不敢提，甚至连东厂两个字也不敢提，若提及即有杀身之祸，无怪那二弟刚刚提东厂二字，即被同伴喝止。

赵子原心中甚惊，原因是那二弟刚刚说到张首辅被东厂什么之时便没了下文，只是从他语气中听来，张首辅显然已遭到不测，真实情况如何？他万分担心，有心过去问问那两名汉子，只怕别人对自己起疑，反滋误会，所以他只好耐着性子，留心听那两人还说些什么。

那二弟叹道：“不说便不说，大哥，只是像你恁地怕事时，咱们不来京城也罢！”

那大哥虽被抢白，却是并未发怒，稍稍啜了一口酒，道：“小不忍则乱大谋，二弟，此时此地徒逞匹夫之勇又有什么用？还是少说话多做事的好！”

那二弟默然，斟了一杯又待一口喝下，那大哥一伸手拦住了他，摇摇头道：“少喝一些，就是要喝也不要喝的这么急，以防暴醉！”

那二弟眼一瞪，道：“大哥，我的酒量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区区两杯酒便能使我暴醉么？真是笑话了！”

那大哥正色道：“若在平时，你便喝上百杯千杯我也不拦阻于你，只是今天你无论如何得少喝一些……”

话未说完，忽听一人冷声接口道：“什么风把长白双英吹进关里来了？卓老大，做弟弟的一时高兴想多喝两杯又有什么打紧，何必拦阻他呢？”

赵子原暗忖，原来这两人是长白派的高手，久闻长白双英卓鑫卓昆是一对义烈汉子，今日一见果然盛名不虚。

长白双英举目望去，只见一名中年文士摇着折扇向两人走来，此人外表

斯文，乍然望去，极像个教书先生，只是两眼煞气太重，不像正人君子。
长白双英朝那人望了一眼，卓鑫冷声道：“ 潘大侠好说了，咱们一时高兴到关内走走也不干犯王法啊。 ”
那姓潘的干咳了两下，道：“ 好说，好说，两位既来之则安之，你我原来旧交，兄弟久居京城，两位既然屈驾到此，理应由兄弟替两位接风！ ” 他顿了一顿，随高声叫道：“ 伙计！ ”
店伙赶紧走了过来，哈腰道：“ 客官，有什么吩咐？ ”
那姓潘的道：“ 把上好酒席准备一桌来，我要替两位接风！ ”
那店伙似是认得这姓潘的，并且对他态度恭顺，显然性潘的具有某种特殊身份，当店伙正要转身而去之际，卓昆忽道：“ 慢着！ ”
姓潘的怔了一怔，道：“ 卓二侠有何见教？ ”
卓昆冷冷的道：“ 咱们兄弟一介武夫，何敢接受潘大人接待？咱们已酒醉饭饱，不敢打扰潘大人了！ ”
说着，抛了一锭碎银在桌上，道：“ 大哥，咱们走吧！ ”
卓鑫也适时站了起来，道：“ 这里空气坏的很，咱们要到外面透透空气去，潘大人，少陪了！ ”
卓氏昆仲一致把那姓潘的呼为大人，话中语气含着道不同不相为谋之意，赵子原在一旁瞧的明白，这姓潘的只怕就具有东厂锦衣卫身份，卓氏兄弟虽然表现出清高傲气，但要能摆脱姓潘的纠缠，只怕十分困难。
果然，就在卓氏昆仲起身欲行之际，姓潘的把手一伸，哼道：“ 贤昆仲敢莫敬酒不吃想吃罚酒？ ”
卓昆道：“ 好说，潘大人可是想硬打鸭子上架！ ”
姓潘的冷然道：“ 卓老二是明白人，何必还用我多说？ ”
卓昆摇摇头道：“ 在下愚蠢的紧，有些事还得潘大人多多开导！ ”
他口口声声把姓潘的呼为大人，姓潘的并未生气，此时忽然把脸一沉，道：“ 卓老二，你们这趟到京城来干什么？ ”
卓昆淡然道：“ 一时高兴来玩玩而已！ ”
姓潘的重重哼了一声，道：“ 贤昆仲刚才之言潘某已听的清清楚楚，潘某念在过去一点交情，奉劝两位即速离京，免遭杀身之祸！ ”
卓昆哂道：“ 盛情心领，只是咱们还未玩个痛快呢！ ”
拱了拱手，大步向前走去！
那姓潘的就拦在正面，他若不让路，双方势非动手不可，眼看卓昆已来到临近，那姓潘的突然把折扇一摇，喝道：“ 回去！ ”
莫看他折扇只是轻轻的一摇，实则里面已含着好几手变化，卓昆早料他有这么一着，五指骤伸，便向姓潘的手腕抬去。
双方出手都快到毫颠，卓昆招式后发先至，眼看即将抓住姓潘的腕脉，岂料就在一瞬之间，那姓潘的折扇突然一合，“ 刷 ” 的一声，反向卓昆 “ 脉根穴 ” 点至！
这一招变式迅疾，卓昆式子已尽，迫不得已，只好抽手后退。
姓潘的冷笑道：“ 卓老二，你最好还是识相点！ ”
卓昆两招便被对方迫退，不由脸色一变，“ 呛 ” 的一声，已把宝剑拿在手中。
店里其他人看见要动刀子，吓的纷纷向外逃去，店掌柜赶紧走了过来，说道：“ 潘爷，行行好，两位有什么事都外面去解决不行么？ ”

姓潘的挥挥手道：“放心，你这里一切支用开销都由我姓潘的负责好了！”
他口气甚大，那店掌柜的似是畏惧他的权势，不敢多说，嗫嚅连声，只好退了下去！
这时店子里面的人都跑得差不多了，除双方当事人之外，便只赵子原和一个枯瘦老头。
那枯瘦老者打扮像个渔夫，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宽大斗笠压住了他半个面庞，独据一桌而饮，似是不知这里发生了动刀动掌之事。
卓昆嘿嘿一声，道：“潘春波，这里动刀动剑不太方便，咱们还是到外面去！”
赵子原听卓昆呼那姓潘的名字，不由暗暗吃惊，心想阴司秀才潘春波二十路“修罗扇”雄霸天南，缘何会跑到京城当起锦衣卫来，诚令人费解。
潘春波冷笑道：“两位行迹已露，今日出不了北京城了！”
卓鑫脸色微变，道：“姓潘的，你可不能含血喷人！”潘春波阴声道：“潘某何处冤屈了你们？”
卓鑫哼道：“你说咱们行迹已露，这话作何解释？”
潘春波哈哈笑道：“卓老二方才悲叹张居正是国之干城，他又被东厂怎么怎么的？哈哈，这不是行迹已露吗？”
长白双英脸色俱是一沉，卓鑫陡然拔剑，道：“老二，咱们闯！”
说话声中，两只剑子已疾射而出！
潘春波哼了一声，折扇舞起一片光影，堪堪把两人敌住。
赵子原心想那姓潘的武功极是不恶，长白双英受他牵制，要想硬闯而出恐怕有些困难，说不定我只好助他俩一臂之力了。
念随心转，正待挟起一根排骨向潘春波袭去，只见人影一晃，两名凶恶汉子大步踏了进来。左面那名汉子大声道：“老潘，待我来料理一下！”潘春波应声道：“我把卓老二让给你！”
那人闻言便向卓昆扑去。
长白双英突然向后一退，两人靠背而立，卓鑫道：“你们三个一起上也一样！”
潘春波不屑的道：“好大的口气！”
他和那后到之人分从一左一右而攻，一对卓鑫，一对卓昆，出手便是杀着。
长白双英乃同胞兄弟，两人长久相聚，兄不离弟，弟不离兄，彼此心息相通，双剑挥动，有如银河泻地，毫无半点隙缝可乘。另一名汉子见潘春波久战无功，大吼一声，扑上去加入战团。
他们虽以三人联手而攻，但半个时辰过去了，依然毫无进展，原因是长白双英专门练了一种克制群攻的剑法，对手愈多，他俩剑法愈易发挥，二十多招过去，潘春波等三人依然讨不了半点好处去！
潘春波嘿嘿的道：“潘某就不相信这一套！”
突见他身子平空飞起，手中折扇连闪几闪，数道劲风由半空袭下。
这一来，长白双英顿感捉襟见肘，要知他们一面要对付地下，一面又要对付空中的攻击，联手之式登时一乱。
潘春波得理不让人，折扇一紧，一招“俯察河岳”，劲气如矢，直取长白双英老大的“血海大穴”。
另外两人围攻也紧，卓鑫根本无法抽身来挡潘春波这记杀着，就在这时，

突然“嘶”的一声，一物直向潘春波腰间射去！

潘春波眼观四处，耳听八方，这猝然一袭并未能伤着他分毫，折扇一圈，已将偷袭之物打落，不过因此一来，长白双英已化险为夷，双双撤剑后退。

潘春波一翻下地，目视那枯瘦老者，嘿嘿的道：“潘某险些看走了眼，原来这位兄台也是有心人？”

赵子原暗叫了声“惭愧”，原来他早挟了一块排骨随时准备出手，谁料那渔夫打扮的老者抢先一着，挽回了卓鑫那条岌岌可危的生命。

潘春波说过之后便向那人走了过去，那人兀自低头喝着酒，对于潘春波的话宛如不闻。

潘春波冷然道：“相好的，你还装么？”

那人仍然不理，潘春波忽的一声冷笑，折扇化起一片圈影，直向那人罩去！

他发动的极是快捷，尤其悄没声息的出手，攻敌不意，就是再厉害的高手，只怕也难挡他猝然一击。

那人突地把头一抬，怒道：“老夫喝酒喝得好好的，你凭什么扰人清兴？”

他这时刚好空着双筷子，突然伸手一挟，那双筷子宛似刀尖一股向潘春波折扇疾划而去！

潘春波微微一惊，脱口道：“你是屠手渔夫！”

说时，赶紧向后撤退。

屠手渔夫抬了抬他那压住的半边脸庞，只见他那半边张脸一块青一块紫，形貌甚是怕人，无怪他要以斗笠盖住。

屠手渔夫冷冷的道：“小辈，你也知道老夫的名头？”

潘春波哼道：“潘某久闻大名，今日拜识，三生有幸了！”

屠手渔夫淡然道：“好说！好说！”只说了两句，便自喝起酒来，不再理会潘春波等人。

潘春波忍了一忍，道：“潘某请教一事，阁下此来可也是为了什么张首辅么？”

屠手渔夫冷然道：“老夫终生打鱼只知与鱼水为伴，可不知什么首辅不首辅！”

潘春波道：“这就好说了，然则潘某刚才正要一击得手，阁下为何从中拦阻？”

屠手渔夫道：“老夫看不惯你们以众凌寡！”

潘春波道：“阁下可知这是有关朝廷之事？”

屠手渔夫突地两眼一瞪，道：“老夫也不懂什么叫做朝廷！”

潘春波怒道：“这样看来，阁下是有意插手这件事了？”

屠手渔夫大大的饮了一口酒，勃然变色道：“阴司秀才，老夫耳朵被你说的十分难忍，你若再噜嗦下去，老夫当真叫你到阴司地府去当秀才啦！”

潘春波忍无可忍，怒道：“潘某倒要看你有何能耐？”

折扇一挥，一连拂出三缕劲风，呼呼抢攻而上。

屠手渔夫怒道：“你找死！”霍然离座而起，绕着潘春波的扇风连打三个圈子，潘春波却是连他衣角也没摸着一下。

潘春波大怒，攻势越攻越紧，幌眼攻了四五招。屠手渔夫嘿然一声冷笑，突见他双掌一起，掌平如刀，两股飏风疾翻而起，“轰”然一声，潘春波但觉胸前一窒，登登登一连退了两三步，才拿桩站住身子。

这一招端的用的神奇，竟能在对方连绵攻势下一击奏功，赵子原看的心动神摇，脱口呼道：“好一记‘推窗望月’！”

第五十章勇入虎穴

屠手渔夫微微一笑，道：“ 好说，小伙子，老夫不过替你背一次黑锅而已！ ”

原来赵子原想出手挽救长白双英，敢情屠手渔夫早就看了出来，赵子原倒不知屠手渔夫缘何要抢在自己前面出手，而甘愿背上这口黑锅？

赵子原拱手道：“ 老前辈目光如炬，小子这厢有礼了！ ”

屠手渔夫道：“ 目的相同，何必客套？ ”

赵子原心中一动，暗忖此人眼光真个厉害，难不成把我此行心事都看了出来，正待答话，忽见潘春波挥挥手道：“ 钱镇，高原，咱们走！ ”

钱镇不服的道：“ 如果在下一走了之，回去如何向总管交代？ ”

潘春波冷笑道：“ 大英雄大豪杰既有目的而来，在未达到目的之前，人家是不会放松的，咱们干脆来个以逸待劳岂非更好！ ”

他前面几句话纯为激将之词，后面却又隐隐道出假若赵子原等人今夜有所行动，他们必定恭候，问题就看赵子原他们敢不敢去了？

屠手渔夫哂然道：“ 潘春波，你别拿话来扣咱们，说好说歹，咱们晚上再拚个你死我活的啦！ ”

潘春波哼道：“ 准时恭候！ ” 说罢，和钱镇等人一起走了出去！

长白双英一齐抱拳道：“ 谢谢屠前辈援手之德！ ”

原来屠手渔夫姓屠名标才，为人心性正直，世居长山岛，平常很难见他在江湖走动，这次若非张首输出了事，只怕他还不会到京城来。

屠手渔夫还礼道：“ 双英不必客套，咱们既在此地闹了事，无论如何此地是不能再住下去了！ ”

卓鑫道：“ 前辈有更好去处么？ ”

屠手渔夫道：“ 据老夫所知，西大街有一座荒废古宅，咱们不妨到那边瞧瞧，再说，援救首辅之事关系重大，咱们事先若无周密计划，不但成不了大事，极可能还会坏事！ ”

卓鑫点头道：“ 前辈之言甚对，咱们说走就走，迟则恐怕生变！ ” 屠手渔夫道：“ 好！ ” 忽又止视赵子原，道：“ 这位小哥如何？ ” 赵子原道：“ 只要三位不见疑，小可乐于随往！ ”

屠手渔夫笑道：“ 亲君子如见其面，小哥打从进门第一步起，老夫就认定小哥也是同路人，小哥若是别无耽搁，咱们这就上路如何？ ”

赵子原一想，自己除了那匹马之外，别无他物，当下慨然道：“ 小可没有别的事了！ ”

屠手渔夫点了点头，放下一锭银子算作四人酒资，四人先后出店而去。

来到西大街，果见有一栋荒废的大宅，这大宅大门紧闭，门上布满了蜘蛛网，显见很久没人住过了。

屠手渔夫打量一眼，招了招手，四人从后墙翻入，后面是座院落，院中有假山水池，假山已经颓废，水池也早已干涸，左边一排厢房，房子却还完好无恙。

卓昆道：“ 咱们就在这里谈谈如何？ ”

屠手渔夫点点头道：“ 也好，此地虽然暴露？然而任何人进出咱们都瞧的清楚，最暴露的位置也是最安全的位置！ ”

四人各自找了一块平整的石块坐下，卓鑫朝赵子原拱手道：“ 还没请教

兄台大名？”外，说不定还会有别的人到此，前辈何出灰心之言？”

屠手渔夫摇摇头道：“那是没有用的，要知首辅身陷天牢，内内外外除有兵丁把守之外，东厂锦衣卫四个队还轮流派人监视，锦衣卫总管谷定一武功自不待说，就是他手下四名队长也非泛泛之辈，咱们四人此去又能有何作为？”

赵子原听他提到谷定一名字，不由心里大震，因为据师父相告，谷定一在数十年前几乎和灵武四爵，燕宫双后，摩云手等人齐名，不知是何原故，他突然早年归隐，以致在江湖以后数十年中，再也没有人提过谷定一的名字，大家都只道他早已作古，谁知他不但健在，抑且作了东厂锦衣卫总管，这话若传了出去，怕不会天下震动？

长白双英也睁大了眼睛，半晌说不出话来。

但赵子原却有多一层想法，原因是屠手渔夫早先还兴致勃勃的要去营救张首辅，缘何此刻竟又意志消沉了？

屠手渔夫朝赵子原望了一眼，道：“小哥心中所想之事老夫已然知悉。”

赵子原拱手道：“小可也正想请前辈释疑！”

屠手渔夫苦笑道：“小哥可是认为老夫在店之时对潘春波说的那等斩金断铁，缘何此刻又生起了畏惧之心是么？”

赵子原坦然道：“小可正有这种想法！”

屠手渔夫叹道：“小哥有所不知，那潘春波和钱镇等三人不过锦衣卫中一个头目，像这等小头目已能制服双英兄弟，设若老夫不随机应变，临时以斩金断铁语气对潘春波说话，他们只要打发其中任何一人回去报告，咱们四人都难安全脱离现场。”

赵子原此刻武功虽已大进，但他究竟已进展到何种地步，连他自己也没有把握，是故对于屠手渔夫的话虽不以为然，却也无法出言反驳。

卓鑫道：“然则前辈又带我三人到此为何？”

屠手渔夫道：“一则保命，二则也想听听三位有何高见营救首辅！”

卓昆脱口道：“我兄弟只知硬闯，除此别无他法！”

忽听一人冷声道：“你们闯的过么？”

话声甫落，突见七八条人影翻飞而落，当先一人正是潘春波，他嘿嘿一笑，道：“原来四位跑到这里窝藏，最后仍是难免一死！”

屠手渔夫没有说话，目光落在一名五十多岁的老者身上，那人生的狮鼻鹰嘴，两耳特大，屠手渔夫一见，不由暗惊，心道：“鹰爪王江宗淇，他竟是锦衣卫一名队长！”

江宗淇目光一闪，淡淡的道：“屠兄别来无恙乎？”

屠手渔夫冷冷的道：“不敢担当江大人问候！”

江宗淇哈哈一笑道：“屠兄为故主卖命，那是理所当然，只是长白双英和这位小兄弟徒逞血气之勇救人，那就大大的划不来了！”

赵子原心道：“这姓江的步履沉稳，显见功力不凡，只是他说屠手渔夫为故主卖命之言，难不成屠前辈以前和张首辅还有什么渊源？”

卓昆恨道：“咱们为大明朝保持元气，虽死犹生，又有何‘划不来’，倒是你们甘作权阉走狗……”

江宗淇喝道：“住口！”

卓昆懔然道：“义之所至，惟有恐后争先，咱们……”

江宗淇脸色一变，不待卓昆把话说完，便道：“春波，你替我拿下！”

潘春波躬身道：“ 属下遵命！ ”

说罢，大步欺了过来。

长白双英一起行动，两把长剑同时出鞘，已取好待敌之势。潘春波道“ 认命吧！ ”折扇一圈，直点卓鑫。

卓鑫身子一侧，让过来势，他虽举起长剑，却未立刻挥出，倒是卓昆手腕一振，剑招狠攻而出！

潘春波不屑的道：“ 两位武功已经领教，如今还要作垂死挣扎么？ ”

他左掌右扇，刹时展开抢攻，又和长白双英狠狠斗在一起。

江宗淇大步上前，说道：“ 屠兄何忍旁观，兄弟要得罪了！ ”突见他身形一起，十指如钩，隐隐向屠手渔夫三十六道大穴抓下。

屠手渔夫面临生死大敌，丝毫也不敢怠慢，转身疾走，他每走一圈，江宗淇的十指招式便进一分，当屠手渔夫转到第六圈时，似乎仍无法摆脱对方那直罩三十六道大穴的指风威胁范围。

刹时，屠手渔夫脸上大汗淋漓，他大喝一声，奋不顾身打出一记“ 渔舟归帆 ”，掌劲回旋而起。

屠手渔夫的掌劲已够霸道了，但在对方十指尖风劲袭之下，招式全被封死，完全递不出去。

屠手渔夫长叹一声，只好闭目等死！

江宗淇一阵怪笑，双手十指距离屠手渔夫已不及一寸，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蓦地一条人影飞弹而起！

那人身子在半空中巧妙的一个转折，轻舒猿臂，毫不费力的把屠手渔夫从九死一生中提起，然后闪落一旁。

屠手渔夫宛如大梦初醒，睁眼一望，见提着自己的乃是赵子原，真是惊的话都说不出来。

半晌之后，他才颤声道：“ 小哥，谢谢你啦！ ”

赵子原笑笑道：“ 咱们目的相同，前辈何需客套？ ”

屠手渔夫想不到赵子原具有这样高的身手，摇摇头道：“ 小哥刚才用的什么身法？ ”

赵子原道：“ 太乙迷踪步。 ”

屠手渔夫动容的道：“ 名家身手不同凡响，老夫这条命是第二次从太乙迷踪步下苟活，唉…… ”

不知怎的，他竟又感慨起来。

江宗淇冷冷的道：“ 小子，你是太乙爵什么人？ ”

赵子原淡然道：“ 长辈与晚辈而已！ ”

江宗淇哂道：“ 单凭这种关系，他会把太乙迷踪步传授于你，其谁能信？ ”

赵子原哼道：“ 信与不信那是阁下的事，与小可无涉。 ”

江宗淇冷然道：“ 就算你会太乙迷踪步，老夫也还要试一试你究竟还有什么别的能耐？ ”

身子一日长，五指迎面抓至。他出手甚快，手臂一抬之际，五指距离赵子原面门已不及一寸，端的快速惊人！

赵子原挥臂一格，那知江宗淇一抓之式可说虚实并用，手腕一翻，一下扣住了赵子原腕脉。

屠手渔夫大惊，暗忖原来此子只会太乙爵的身法，其实武功却是平庸的紧，我也许把他又看走眼了。

江宗淇冷声道：“老夫现在相信你和太乙爵只是长辈与晚辈的关系了！”

赵子原神态自若的道：”是么？”

江宗淇道：“如何不是，其实你只会太乙爵的迷踪步，至如太乙爵其他武功，你却连皮毛都不会！”

赵子原道：“那么你非要小哥再试试他老人家别样武功了？”

江宗淇神色一变，随即纵声大笑道：“你若会太乙爵别样武功，早就施出来了，哈哈，你以为拿大话就唬住老夫了么？”

钱镇掩嘴道：“队长切莫相信他胡说八道，这小子如今已是队长俎上之肉，他定是拿大话来乞命的！”

屠手渔夫叫道：“不管怎样，他总和太乙爵有点渊源，姓江的，你若敢对他不利，太乙爵今后必会找你算账！”

江宗淇哂道：“你以为老夫怕太乙爵了么？”

赵子原笑道：“既然不怕，阁下手上何不加重些力道？”屠手渔夫一怔，暗忖这位赵子原真傻的可以，如换个别人处此境地，连乞命都来不及，那还有要别人加快下手的道理！

江宗淇嘿嘿的道：“小子，这个是你自己找死啊！”说话之时，手上力量已慢慢加重起来。

屠手渔夫两眼大睁的望着赵子原，几乎一颗心都快要跳出胸口来。

原来就在这时，赵子原脸上一片湛然，屠手渔夫乃武学大行家，知道普天之下绝没有一个人腕脉被扣，神色还会如此恬静的道理！只怕这位小哥真还有点能耐？

转念之际，突听江宗淇一声惨叫，身子暴弹而退。

屠手渔夫大惊，举目望去，只见江宗淇身子幌了两幌，“哇”地喷出一口鲜血，一跤跌在地上。

再看赵子原时，他却完好无恙的站在那里，只是脸色淡淡的罩上一层茫然之色。

钱镇等人更是骇然，连忙奔到江宗淇身边一望，见他脸如金纸，气若游丝，八成是死定了。

酣斗中的潘春波连攻两招，把卓氏昆仲迫退两步，奔过来一望，刹时脸上也变了颜色，寒声道：“这是什么手法？”

钱镇摇摇头道：“兄弟见他并未对队长出手，缘何队长会伤的这么重？老潘，咱们今夜是栽到家啦！”

潘春波朝赵子原一望，挥手道：“救人要紧，快退！”说着，抄起地上江宗淇，当先如飞而去，钱镇等人那敢停留，跟着飞身扑出院墙，刹时踪影不见。

屠手渔夫长长吁了一口气，拱手道：“原来小哥深藏不露，老朽真是看走眼了！”

赵子原也震惊于自己武功大成，原来他还没把“九玄神功”发到五成，便有如斯威力，是以当时连他自己也惊呆了。

他谦逊的道：“那里，小可不过侥幸得手而已！”

屠手渔夫肃容道：“老朽跑了一辈子江湖，还没看到有像小哥如此年纪便怀有如斯武功的人，小哥可否见告方才使的什么武功？”

赵子原道：“普贤爵老前辈的‘九玄神功’！”

屠手渔夫一听，只觉全身剧烈一震，脱口道：“小哥既会太乙爵‘太乙

迷踪步’，如今又会普贤爵‘九玄神功’，定然与‘灵武四爵”关系非浅，小哥可曾听他们提过贱名么？”

赵子原摇摇头道：“小可在四爵之中只见到三爵，虽曾见过太乙爵老前辈数面，但相聚甚暂，至于金鼎，普贤两位老前辈虽曾有五十余日之相聚，但所谈皆不离开武学范围，是故尚未听三位老前辈提过大名！”

屠手渔夫想了一想，不由贸然道：“原来如此，那就怪不得了！”

赵子原见屠手渔夫言词间似有很大含意，奇道：“前辈与四位老人家莫非有何渊源么？”

屠手渔夫点点头道：“说起来渊源甚深，假如小哥今后碰见四位老人家，就说屠参将之子屠平问候四位老人家万寿金安！”

赵子原心中一动，暗忖他自称屠参将之子，难不成“灵武四爵”老前辈以前还是雄霸一方统帅不成？

他本想把话问出口去，但话到口边又咽了回来，说道：“晚辈理会得！”

屠手渔夫似是也不愿把与“灵武四爵”的关系说出，话锋一转，说道：“小哥既身兼当代三位奇人之长，咱们今夜之事似可重新考虑，三位请坐下来，待老朽把详细情形说一说！”

赵子原等人坐好，屠手渔夫随手拣了一根枯枝，在地上概略的画了一副图样，郑重的道：“三位小哥看清了，这便是紫禁城的概略图样！”

顿了一顿，又指着一处道：“这便是天牢位置所在，三位也都看的明白，假如咱们要到天牢救人，势非经过两座大院，单从图上看去，这两座大院似乎并无若何起眼之处，实则两院之中都布满了兵丁，稍一不慎被他们发觉，救人之举便要付诸东流！”

卓鑫道：“那么天牢附近又由何人把守呢？”

屠手渔夫道：“除兵丁之外便是锦衣卫的人，这里比外面两间大院更为严密，据老朽所知，除锦衣卫之外，暗中可能还有武林高手协助。”

赵子原心中微微一动，心想难不成这些人会是甄定远他们么？他心随念闪，只听卓鑫问道：“前辈可知这些武林高手是谁么？”

屠手渔夫摇头道：“老朽久已不履中原，所知有限，只是据老朽从侧面打探出来的消息，这些人武功都高的骇人！”

卓鑫愤道：“他们目的便是防阻咱们搭救张首辅？”

屠手渔夫道：“大概如此！”

赵子原道：“据太乙爵老前辈对小可说，其中还牵涉到三名塞外高手，他们目的便在击杀张首辅，如今看来，事实可能已经有了改变，他们掉转目标对付江湖正派侠士了！”

屠手渔夫点头道：“情形可能正是这样，因为张首辅已被魏阉陷进天牢，用不着他们再行出手，然魏阉深恐江湖正派侠士搭救张首辅，单凭锦衣卫实力可能不够，所以才转而求助这些人。”

卓昆愤然道：“想不到魏阉竟会和这些人勾结，我看大明江山恐怕要完了。”

屠手渔夫叹道：“魏阉处心积虑，说不定已与外族勾结，老朽数度欲探禁城，自忖武功有所不逮，未敢冒险一试！”卓鑫道：“赵兄身手已达巅峰，何不烦劳赵兄一行！”

屠手渔夫道：“兹事体大，赵小哥何必轻身涉险！”

赵子原听出屠手渔夫话中有激将之意，当下慨然道：“小可愿意一试！”

屠手渔夫神色一振，道：“ 既如是，咱们便将计划略作改变，为了先明白内情，搭救首辅之事暂缓进行，咱们今夜便往魏阉处一探！ ” 长白双英道：“ 使得！ ”

屠手渔夫朝夜空望了一眼，道：“ 时间正好差不多，咱们走吧！ ”

四人再度从西大街绕出，为了提防被锦衣卫发现，当下屠手渔夫带路，尽从偏道而行。

屠手渔夫早就来到京城，是故他对大大小小的道路十分熟悉，四人走了一段路，此际来到一个所在。

前面是片广场，夜幕笼罩之下，可见广场四周隐约有三三两两人影幌动，屠手渔夫悄声道：“ 广场两边都有兵丁巡守，咱们过去便得小心些，老朽之意，是想长白双英就留在此地作个接应！ ”

卓昆怔道：“ 咱们兄弟就不进去了么？ ”

屠手渔夫朝后面高大门楼一指，道：“ 那便是九千岁府，里面防范严密，老朽和赵小哥进去之后若稍有惊动，饶是武功再高，要脱身只怕都十分困难，贤昆仲若发现里面有了惊动，必是咱们行迹已告败露，贤昆仲留在此地使可来个声东击西之计，相助咱们脱身！ ”

卓鑫道：“ 那就这么办吧！但不知咱们以后在何处会面？ ”

屠手渔夫道：“ 自然仍在废宅之中。 ”

卓昆摇头道：“ 那里已为他们侦悉，何不另换一个地方？ ”

屠手渔夫笑道：“ 江宗淇被赵小哥击毙，潘春波等人回去之后必会告诉谷定一，说不定咱们此刻在此，他们已派人搜索去了，一见搜寻未获，他们必自忖咱们已无胆再留在那里，实则咱们偏偏就留在那里，刚好走个空门！ ”

卓鑫钦佩的道：“ 知已知彼，百战百胜。前辈真乃高见，咱们就在废宅聚齐便了！ ”

话声甫落，突见右侧一条黑影一闪而逝。

这条黑影距离屠手渔夫他们约有七八丈之远，身法之快，有如疾矢，只见他身形一闪之下便到了门楼，再次一闪便踪迹不见！卓鑫赞道：“ 此人好快的身法，但不知是敌是友？ ”

屠手渔夫道：“ 此人八成不会是敌，若是敌人时，他大可堂皇而行，用不着以夜行人身法闪电飞驰了！ ”

赵子原道：“ 前辈，咱们走吧！ ”

屠手渔夫点了点头，由于刚才有一条人影从右面闪人，两人便从左面行去，屠手渔夫在先，赵子原在后，两人都毫不费力经过第一道门口，掠上了门楼。

赵子原一望，但见屋宇连绵而起，灯火闪耀，一时之间要去找魏宗贤真不知从何处找起。

赵子原心道：“ 魏宗贤不过是皇帝面前一名太监，居然敢自称九千岁，这且不说，更可耻的是，一般大臣还甘愿为其所用，就从眼下情形看来，这魏阉眼里只怕没有皇帝存在了！ ”

转念之际，只听屠手渔夫悄声道：“ 赵小哥小心了！ ”

赵子原道：“ 小可理会得！ ”

屠手渔夫用手一指，道：“ 小哥看见那座高楼了么？ ”

赵子原点头道：“ 瞧见了！ ”

屠手渔夫道：“ 那便是魏阉居处，咱们行动得小心些！ ”

赵子原道：“ 待小可先行一步。 ”

身形一长，虎地掠身飞起，落在五丈之外一座高耸的房面上，屠手渔夫也跟随而至。

两人举目下望，只见三三两两僮仆侍者穿梭往来，其间不时夹杂些兵丁说笑声，这九千岁府看来倒是挺热闹的。

两人先后又腾身而起，当距离靠近十多丈远之时，杂乱现象已经不见，执戈武士往来走动，上上下下鸦雀无声，一片戒备森严气氛。

赵子原低声道：“ 前辈，到了么？ ”

屠手渔夫点了点头，只见一条碎石小道上灯火明亮，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由于距离尚远，两人无法看清前面大厅内的情形，然就在这时，只见三人走了过来。

走在前面的是两名武士，其后跟着一名官吏模样人物，三人正是朝那间大厅走去。

赵子原心中一动，向屠手渔夫打了个手势，轻轻一跃，人已到大厅房面上，屠手渔夫稍微一阵迟疑，便也跟着掠至，两人各自占了一角，用金钩倒卷帘的身法俯身向下望去。

两名武士走到大厅门口，一人高声禀道：“ 禀九千岁，程大人到！ ”

只听里响起一个粗哑声：“ 请！ ”

那程大人拂了拂衣袖，毕恭毕敬走了进去。

大厅之中灯光闪耀，一名身着王服肥胖老人昂首而坐，两旁各有一名华服美女用粉拳轻轻替他捶背，赵子原心想，这个脑满肠肥的人大约便是权倾天下的魏宗贤了。

魏宗贤的下首坐了一名黄衣老者，这老者由于背着赵子原而坐，赵子原无法看清他的面目，大厅两旁各站了两名劲装大汉，那两名武士走进来之后便往两旁一站，除此之外已无其他的人。

赵子原暗暗称奇，心想此间若是议事之处，何来武林人物渗杂其中，转念间，只见那程大人以大礼拜了下去，道：“ 下官参见九千岁！ ”

魏宗贤大刺刺的挥了挥手，道：“ 程大人免礼！ ”

那程大人道：“ 谢九千岁！ ” 魏宗贤朝身边一张太师椅指了一指，道：“ 程大人请坐！ ” 那程大人躬身道：“ 九千岁在此，那有下官的坐位！ ”

魏宗贤阴声说道：“ 商量大事要紧，程大人不需客套，请坐，请坐！ ”

程大人不便推却，只好告了个罪，在下首一张位子坐下。赵子原心想此人必是朝廷命官，缘何对一阉臣如此低声下气，若是换成了我，这个官儿不作也罢。

忽听魏宗贤笑道：“ 程大人，张居正招了么？ ”

程大道：“ 此人性情刚烈，下官已用尽所能，他依然不肯招认！ ”

魏宗贤嘿嘿的道：“ 那些证据呢？ ”

程大人身子一躬，卑微的道：“ 下官早已使用过，张居正认为这是莫须有的罪名，他坚不承认！ ”

魏宗贤忽的脸色一沉，道：“ 难道程大人就不能用刑么？ ” 程大人呐呐的道：“ 这个…… ”

魏宗贤猛然在桌子上拍了一巴掌，怒道：“ 难不成还有困难？ ” 程大人怔道：“ 没有，没有，不过下官想他究竟身居首辅之位，如果一旦用刑，尔后若给皇上知道，下官…… ”

魏宗贤冷声打断话头道：“ 这个你放心，皇上若有责怪，自有我承担，只要你能问出他口供，便是天大功劳一件！ ”

程大人见魏宗贤发怒，脸上早已唬得变了颜色，嚅慑道：“ 下官遵办，下官遵办！ ”

魏宗贤仍不放松的道：“ 程大人，你什么时候给我口供？ ”

程大人迟疑半晌，道：“ 下官准在五日之内把口供献上！ ”

赵子原听到这里，但觉气血翻腾，几乎忍不住就想给魏宗贤一掌，但他究竟忍了一忍，旋又听魏宗贤哈哈笑道：“ 程大人，你应该放明白些，他如今已是犯人，绝不是以往首辅之位，难道要取一个犯人口供尚需时五日么？ ”

程大人似是对魏宗贤十分畏惧，想了一想，道 :“ 下官三日内准取口供！”

魏宗贤微微一笑，道：“ 这还像话，但愿你好自为之！ ”

第五十一章锋芒初露

那程大人脸上掠过一道异样神色，躬身说道：“ 禀九千岁，下官可以告退了么？ ”

魏宗贤道：“ 程大人请便！ ”

程大人躬身告退，赵子原心想张首辅打入天牢之后，魏宗贤想以莫须有罪名陷他于罪，这程大人想必是主其事之人，如今应允三天之内取到张首辅口供，假如张首辅不肯承认罪名，那程大人便用刑逼供，堂堂一个首辅竟落得这般下场，言来令人心痛，今日此事被我撞见，我怎能容魏宗贤这奸贼活在世上？

他念头一闪，当下向屠手渔夫挥了挥手，示意屠手渔夫跟踪那程大人，屠手渔夫会意，悄悄跟了下去。

赵子原看的明白，屠手渔夫刚刚跟过两道屋脊，突听“ 虎虎 ”两声，忽从地下冒起两名黑衣人拦住了去路。

赵子原心中一惊，暗想莫非我们形迹已被人发觉了？心念刚动，眼前人影一幌，那在厅中的四名劲装汉子已飞身而上，把赵子原围在中间。

一人冷冷的道：“ 相好的，刚才情形你们都瞧的明明白白，现在只好请你们把命留下来了！ ”

赵子原没有理会，朝屠手渔夫那边一望，只见他已和两名黑衣人动起手来，那两名黑衣人武功甚是了得，把屠手渔夫紧紧缠住，屠手渔夫想挪动半步都不可能。

赵子原心中大急，暗忖今夜之事势非死拼不可，他咬了咬牙，朝发话那人望了一眼，冷笑道：“ 阁下的话说的十分动听，事实上未必能如阁下心愿！ ”

那人哼道：“ 此地已经埋葬了十多名高手，阁下凑个数也不算多，你把你所见到的事带到阴司地府去吧！ ”

说罢，“ 呛啷 ”一声，寒气森森，银花飘飞，在一刹那之间，四名劲装汉子已一齐拔剑出鞘。

单从他们这种亮剑姿势看来，眼下四人已可算剑术中的大行家，赵子原叹道：“ 四位也算一代剑手，缘何自甘坠落，竟做起为人人所唾弃的魏阉看门走狗来！ ”

他这话不但把眼前四人都骂了，而且连魏宗贤也骂了！那人喝道：“ 小子，你找死！ ”

蓦见银光飒飒飞起，四把剑已在同一时间攻出一记杀着。

赵子原身子一转，左手一拂，右手交相攻出一拳，掌风涌起冲天气流，直向当面那名汉子攻去。

那四人虽然抢先出手，但赵子原出掌甚快，招式后发先至，当面那人不料赵子原招式这么快，一振手腕，剑式划了一道大弧，想把赵子原攻势封住！

赵子原大步一跨，喝道：“ 闪开！ ”

他掌出如风，一幌之下，已然向那人攻出两招。

那人一剑横掠，剑刃反刺赵子原的双腕，同时道：“ 不闪开又怎样？ ”

赵子原只要右手再度一钩，那人长剑非脱手不可，怎奈就在这时，其他三面的人已速快攻到，是以他的招式为之一窒，就在这时，他似乎看到大厅里面的魏宗贤正待向后退去，心中一急，左手一抖，恰好封住其他三面招式，右手五指一钩，“ 喀嚓 ”一声，那人长剑已硬生生的被他折为两断。

他自从武功大进之后，举手投足之间皆是妙着，此刻信心已是大增，“呼”地一声，人已飞掠而下。

房上四名大汉不料赵子原竟能在他们密集剑网封闭之下脱身，无不心头大震，速快飞身而下，但已迟了一步，赵子原人已到了大门厅口。

那两名武士抽出腰刀，双双拦住门口。

魏宗贤惊悸的望着赵子原，但他却没有抽身而退。

赵子原厉声道：“魏宗贤，纳命来！”

魏宗贤阴声道：“小子，你可是活的不耐烦了？”

这时，那黄衣人缓缓从坐位上站起，目光朝赵子原脸上扫过，冷冷的道：“小子，你的胆量不小啊！”

赵子原哼道：“阁下何人？”

那黄衣人淡淡的道：“老夫谷定一！”

赵子原心头一震，暗暗呼道：谷定一，谷定一，他便是早期与灵武四爵、燕宫双后以及摩云手齐名的谷定一？就在这时，那四名大汉已欺了上来，那谷定一冷冷的道：“查易期，你们闪开！”

那叫查易期的汉子呐呐的道：“总管准备自己出手么？”

谷定一道：“此人你们不是他的对手，待老夫亲手收拾他！”

赵子原心想此人的确不愧一代宗师，眼光锐利之极，只可惜他助纣为虐。

当下，冷冷的道：“小可曾闻得江湖朋友说起，谷前辈为一代高人，早期曾与灵武四爵、燕宫双后，以及摩云手齐名，缘何竟会自甘坠落，做起魏阉的锦衣卫总管来？”

他当面把魏宗贤直呼为魏阉，要知魏宗贤现在身份乃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权倾当朝，谁个见了他不畏惧三分，如何受的下他这种称号，脸色骤然一变，说道：“谷老，务必擒下此人，我非剥他皮抽他筋不可！”

谷定一躬身道：“遵命！”说着，大步走了过来。

赵子原哼道：“只怕没有这么容易！”手掌一举，掌心泛起一片嫣红，掌风隐隐笼罩住魏宗贤全身死穴，魏宗贤虽然不会武功，但赵子原手掌刚抬，他已感到赵子原这一掌的浓重杀机，只觉通体冰冷，僵直在那里动弹不得。

谷定一脱口道：“九玄神功，武雄，快扶九千岁退下！“武雄正是那两名武士之一人，他见谷定一神情都如此紧张，就知大势不妙，双手抄起魏宗贤向里面奔去。

赵子原那肯让这千载一时的良机消逝，大喝一声，掌影飘飘，只见呼啸的气劲中一连凝结九道飚风寒气，声若雷鸣似地猛击而出。

他恨死了魏宗贤，深觉这一代权阉不除，必是朝廷未来祸害，所以一出手便施出震绝天下的“九玄神功”。

谷定一纵身而起，一身黄袍沙沙作响，一连发出了七八掌，他的掌风凛冽，掌掌俱含着尖风锐啸，掌风一出，四周空气即为之凝结起来。

赵子原顿觉气血翻涌，赶紧吸了一口真气，觉得气血畅行无阻，这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谷定一脸前白髯根根翻动，脸孔寒如冰铁，沉声喝道：“好小子，普贤爵是你什么人？”

赵子原昂然道：“你不配知道！”

谷定一怒道：“你不说老夫也知道，他既把‘九玄神功’传授给你，你们关系不是非常明显了么？”

赵子原道：“ 咱们谈这个没多大用处，你快闪开，小可今夜非毙了魏宗贤不可！ ”

谷定一哼道：“ 有老夫在这里，你今生休想！ ”

赵子原哂然道：“ 只怕由不得你！ ” 倏又一掌击出，谷定一全神凝注，挥掌正面迎向对方掌风，这当口，敢情他已施出了全武林人物胆寒的掌招‘ 寒风飘 ”。

两大绝世功力在空际互绞翻腾，劲啸如雷，整座大厅竟都为之摇晃起来！

两股气劲一触，双方都觉出对方劲力深厚异常，立把功力提到十成，呼啸之声大起，“ 轰 ” 然一声，谷定一被震退了两步，但赵子原却幌退了三步。

赵子原吃亏在功力速成，谷定一却是一步一步练成，若非赵子原有超人的禀赋，只怕还不止被震退三步。

赵子原昂然道：“ 小可一时受挫，但你终久还是挡不了我，老实说，小可念你成名不易，不愿你败了名头，你莫道你刚才就胜了！ ”

谷定一冷冷的道：“ 刚才一击你还没施出全力？ ”

赵子原道：“ 小可掌上的确已施出全力，但小可自信尚有胜你之法，你若不相信，那便试试！ ”

谷定一哈哈笑道：“ 你即已施出全力，却在老夫手下败了一步，咱们就是再斗十次百次，你同样也会败退一步…… ”

赵子原哂然道：“ 不然！ ”

他身子一幌，突向查易期等四人之中欺去。

查易期等人一声大喝，银光闪闪飞起，银花飘飞而落，剑势如虹，齐向赵子原要害部位洒至。

赵子原身子一仰，在四股兵器疾攻之下一阵盘旋，右手一伸，一把宝剑已到他的手上。

赵子原宝剑一振，剑花如隆冬大雪飒飒而落，谷定一一见，骇然呼道：“ 扶风三式！ ”

他猛然一掌疾劈而下，可是动作仍嫌迟了一步，只听四声惨叫先后响起，查易期等四人都中剑而倒。

谷定一铁青着脸吼道：“ 小子，你和谢金印又是什么关系？ ”

赵子原右手握剑，左手以“ 九玄神功 ” 作势欲击而出，道：“ 你问的话太已多余，假如小可右手以‘ 扶风三式 ’ 相搏，左手助以‘ 九玄神功 ’，阁下自问挡的了么？ ”

谷定一懔然道：“ 你若双手能使出两派名家招式，老夫算是服了！ ”

赵子原道：“ 小可说话不打谎言，你若知机，最好闪过一边！ ” 谷定一颓然道：“ 罢了，罢了！ ”

身形一起，刹时走的不知去向。

赵子原仅仅作了一个要出手姿势，便把名倾天下的锦衣卫总管谷定一骇走，此事若然传了出去，天下不大大震动才怪！

赵子原正欲举步跨入，忽听脚步之声急促响起，一队兵丁已自四方八面围了上来，当先两名武将，手中各执长枪，划划两响，便向赵子原捌至！

赵子原不愿和这些人缠斗，宝剑轻摇，杀出一条通路，人已抢入大厅，数声大喝齐齐响起：“ 不能让他惊动九千岁！ ”

说话中，四五条人影飞扑而至！

赵子原情知在这种情形下不施出杀手不能发生镇慑作用，一剑绕空而

起，口中大喝道：“避我者生，挡我者死！”
剑气咻咻作响，扑来的人都被他刺倒在地下。
赵子原抢进大厅，循着原来魏宗贤逃去的方向追去，那知穿过大厅之后，但见座座房舍，处处亭台，一时之间竟不知从何处去找魏宗贤。
就在这时，后面的兵丁又追了上来，刹时但闻锣鼓之声大作，似是有人知道这里发生紧急情况，正在号召援兵。
赵子原一掌把追来的人击退，他乘势一连找了三四间房子，都未看到魏宗贤人影，心道：“若非谷定一适才挡了一挡，魏阉早被我毙了，现在要去找他只怕十分困难了！”
他一方面感到要打魏宗贤绝非一时之间可以办的到，另外他也惦念着屠手渔夫的安危，念头一闪，人已腾空而起。
他掠到房上一望，哪里还有屠手渔夫的踪影，不由暗暗叫了声苦也，暗忖莫非屠手渔夫已遭了毒手么？
刹时，四面火光大作，他立身之处已被人团团围住，只听弓弦之声疾响，无数箭敌有如飞蝗般射了过来。
赵子原一面出剑遮挡，一面打量自己停身位置，心中忖道：“今夜无论如何也杀不了魏宗贤了，不如先行回去，明天再作道理！”念头一闪，长剑划起一道光弧，人已疾弹而起。
那知他身子一落，倏见下面又被一大批兵丁围住，一般兵丁作战都靠弓箭与长枪，赵子原身立屋顶，他们无法使弄长枪，矢箭却如雨点似的射至。
赵子原一连掠过几道屋脊，情形都是如此，他不禁暗暗纳罕，抬眼一望，但见十丈之外一座高楼上亮起了一盏红灯，赵子原往何处闪动，那红灯便跟着往何处飘动，无论他掠至何处，下面都有兵丁围攻。
赵子原心道：“原来是那盏红灯作怪！”
手臂一抬，长剑疾如流矢，白光一闪，那盏红灯应手而落，赵子原乘此时机一连掠过几道屋脊，下面果然已没有兵丁围攻。
来到外面，各处防守都已松懈，原来这些人听到后面有警，都赶去应援，赵子原毫不费力掠了出去，来到卓氏兄弟停身之处一望，两人也已不在。
赵子原心想大家已有约在先，到那间荒宅聚齐，此地还是不停下来为妙，悄悄从暗处绕了回去。
他仍从后墙翻了进去，目光一扫，但见院中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影，心中不由大感奇怪。
忽听一人道：“赵兄回来了么？”
赵子原心中一动，道：“不错，是小弟回来了，阁下可是卓二侠？”
他听那说话之人好像卓昆的声音，不过心中大感奇怪，暗想卓昆既知自己回来，为何又不现身相见？
只听卓昆又道：“赵兄……”只叫了“赵兄”两个字，下面便没了声音，赵子原心头一种不祥预感油然而生，马上接口道：“卓二侠缘何不说话？”
卓昆声音不再响起，赵子原心想这又作怪，难不成卓昆会发生事故？然以眼前情形来说，似乎又不太像。
卓昆声音好像从那排厢房最后一间房子中发出，赵子原运功护身慢慢走了过去！
忽听卓昆急促叫道：“赵兄，千……”只说了个“千”字，下面又断了话，赵子原心中一紧，脑中闪电般一转，暗忖莫非卓氏昆仲已被人所制？这

样看来，眼下只怕又是一大危机了。

他为人原本富于思虑，这时心中有了提防，自然格外小心，当下故意又走了几步，口中却道：“卓兄缘何不说话了？”

一声问出，再也听不到卓昆回答。

四周寂寂，院中空荡荡的见不到一个人影，单是赵子原自个在那里说来说去，实在不像一回事，饶是他胆子再大，此刻也不由心里发毛。

他静静观察了一会，四下仍无动静，蓦地，他突觉微风飒然，身子霍地一转，照目之下，只见两条人影先后翻飞而入。赵子原吁了一口气，道：“来者可是屠前辈？”

一人应道：“不错，原来小哥反而先回来了？”

赵子原道：“小可耽心前辈安危，临时决计抽身而还，但不知另一位……”

屠手渔夫忙道：“这位便是山西白石山庄庄主沈治章，老朽若无沈庄主相援，只怕此刻已不能和弟台相会了！”

沈治章约五旬年纪，气度雍容，眉梢眼角隐隐有股英华之气透出，当真不愧一代名家风范。

赵子原拱手道：“沈庄主别来无恙乎？”

沈治章叹道：“一言难尽，老朽听屠兄说，小哥衔太乙爵前辈之命来营救首辅，不知此话当真？”

赵子原道：“实情正是如此！”

沈治章曾和赵子原见过一面，那一次司马迁武要去刺杀张首辅，其后侥幸没有铸成大错，不过那夜沈治章对赵子原还没有什么印象，今夜情形不同，他不由对赵子原多望了两眼，说道：“英雄出少年，小哥今夜只作了个动作，便把那不可一世的谷定一吓走，太乙爵前辈所托有人，老朽好生高兴！”

原来沈治章今夜也打算去刺杀魏宗贤，赵子原和屠手渔夫所见那条飞快的人影便是他，他一直伏在暗处，赵子原和屠手渔夫的行动他都瞧得清清楚楚，其后见屠手渔夫遭险，他才现身相助，那时赵子原已追进大厅，由于围攻他俩的人越来越多，两人才突围而出，却不料两人比赵子原还晚到了一步，他此刻对眼前这个年青人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屠手渔夫道：“赵小哥武功非凡，看来我们要救首辅不会有太多困难了。”

赵子原谦逊的道：“两位前辈过奖了！”

屠手渔夫道：“小哥刚才来时没有发现长白卓氏兄弟么？”

赵子原把刚才的情形说了一遍，沈治章和屠手渔夫的脸色不禁一变，两人目光同时落到最后那间房子。沈治章寒声道：“只怕情形有些不妙！”

屠手渔夫道：“难不成这里还有别的人在？”

沈治章点点头道：“若是老朽猜的不错，长白双英必已为人所制，此刻已身不由己，咱们不妨过去瞧瞧！”

屠手渔夫点了点头，三人相继走了过去，就在此际，只见房中灯光一亮，三人走到近处一望，只见长白双英完好无恙的坐在房中，面目迟滞，一望便知是被人点了穴道。

屠手渔夫正待走进去，只见长白双英脸上流露出焦急之色，屠手渔夫忙把步子一停，心道：“里面真个有鬼了，如其不然，他俩见我进去相救理应高兴才对，脸上焉能会流露出焦急之情？”

沈治章道：“屠兄发现了什么？”

屠手渔夫道：“不对啊，我适才想进去替他俩解开穴道，他俩脸上反而

流露出焦急之色，房中定然有鬼！”

沈治章皱眉道：“咱们来时房中没有灯火，但刚刚又燃了起来，这其中只怕真有些问题了……”

话声甫落，忽听外面发起喊来，就在这时，房子里面灯火忽然一熄，屠手渔夫叫道：“房子里面有人……”

赵子原道：“两位注意外面，待小可进去瞧瞧！”

也不待沈屠两人可否，身子一起，人已弹射而入。

沈治章大叫道：“当心……”

话出口，赵子原身形已动，只见他在半空之中身子一升一沉，一手抓住卓昆衣领，只见他身子曼妙的一转，人又掠身弹回，双足连地面都没有挨着一下！

忽听一声：“照打！”数十只箭矢如雨点般射至，赵子原手臂一抡，掌劲激发，把那些箭矢纷纷打落，人却乘势飞了回来。

赵子原提着卓昆飞回之际，屠手渔夫和沈治章都还来不及到外面去瞧，他已纵了回来。

屠手渔夫顺手拍开卓昆穴道：“卓二侠，究竟怎么回事？”卓昆长长吁了一口气，目光一抬，刹时脸色大变。

赵子原等人举目望去，只见刚才一阵乱箭射击之下，卓昆虽告脱身，可是卓鑫已被射成了一个刺猥似的人，卓昆狂吼一声，翻身就要扑了进去！他悲愤手足惨死，此刻奋不顾身，身子刚动，赵子原一伸手又拉了回来，道：“卓二侠冷静些……”

卓昆两眼血红的道：“他们……他们……”

屠手渔夫道：“他们都是什么人？”

卓昆道：“鞑子……”

赵子原心头一震，脱口道：“几个人？两个还是三个？”

卓昆摇摇头道：“只有一个！”

赵子原沉吟道：“这人会是谁呢？”

忽听一人冷冷道：“赵子原，你连区区也忘怀了么？”

赵子原慎然道：“狄一飞，是你！”

他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狄一飞乃是鞑子夷人，此人一方面与甄定远打交道，一方面又与武啸秋暗通款曲，出乎人意料之外的是，他如今和魏宗贤似乎也搭上了关系，这人真是阴沉的可怕了。狄一飞在暗中应道：“赵子原，你想不到吧！狄某要失敬了，门外大群兵丁还在等着你们！”

说罢，再也听不到声响，那排厢房看来别无通路，就不知狄一飞从何处溜走的。

卓昆愤然道：“此人功力高不可测，更加之有东厂锦衣卫相助，我和大哥才会吃了亏，赵兄也认识此人么？”

赵子原点点头道：“曾有数面之缘……”

沈治章怔道：“卓二侠快去把令兄掩埋了再说，咱们的时间已不多了。”

卓昆含着一泡眼泪走过去掩埋大哥，就在这时，只听脚步声音急响，一时火光大作，数十名兵丁已打着火把走了进来，当先一人大喝道：“捉拿钦犯！”

赵子原哼道：“谁是钦犯？”

那人像个千总模样的官儿，他嘿嘿的道：“尔等夜闯九千岁府，意图行

刺九千岁，九千岁已有命令下来，非将尔等碎尸万段不可！”赵子原哂道：“魏阉勾结鞑子图谋不轨，咱们就是宰了他也不为过！”

那千总模样的人大喝道：“住嘴，尔等胆敢忤逆九千岁，便应凌迟处死！”

说着一声呼喝，那数十名兵丁一齐围了上来，刀枪挥舞，纷纷向赵子原等人攻去。

屠手渔夫铁掌一挥，接连震断几把攻来的兵刃，大声道：“沈庄主，咱们该怎么处置？”

沈治章一面挥掌应敌，一面应道：“此地不可多留，待卓二侠把事情料理之后咱们便走！”

那千总惊喝道：“叛贼，你们还想走么？”

他连声催促那数十名兵丁向前进攻，却不知赵子原等人根本就不想伤他们，若真要动手的话，他们此刻至少也要倒下十多个人去！

屠手渔失冷冷的道：“你们为虎作伥，千秋留下骂名，有朝一日魏宗贤事发，再瞧瞧谁是叛贼？”

那千总叫道：“好啊！你到现在还敢侮辱九千岁，本官已认识你那半张丑脸，今夜就算被你逃去，咱们也会绘影图形捉拿你！”他一边说一边催动兵丁攻击，但因赵子原等人身手了得，他那几十人不是断刀就是断枪，根本近身不得。

那千总睹状大怒，一抖手打出一支蓝焰火箭，火箭下面套着一串响铃，铃铃铃之声冲上夜空，这是一种告警的讯号，换句话说他是在召集人马，赵子原心中大急，暗想那卓昆怎地还没有把人埋好，若等他们来人一多，麻烦可就大啦。

果然没有多久，只听房子外面人喧马嘶，灯火明亮，显然整个房子都已被兵丁包围了。屠手渔夫急道：“卓二侠，你那事儿还没完么？”

卓昆心痛兄长身亡，心神恍惚，久久才用宝剑掘了一把土，这时被屠手渔夫一催，才知处境危急，飞快用剑子挑了一个土坑，把兄长掩埋了，他嘴里还喃喃念道：

“大哥，你安息吧！说好说歹，我都要找着那姓狄的为你报仇雪恨！”

他又对那座坟土拜了两拜，才挺剑而起，他此刻已恨死了这些兵丁，一出手长剑乱挑，顿时被他搠翻五六人。

那千总睹状大叫道：“反啦！反啦！弟兄们千万不可放过他们！”

卓昆奔到近处，沈治章喝道：“咱们走！”

屠手渔夫道：“走后面么？”

沈治章道：“不错！”

“虎”地一声，人已飞弹而起，直向墙头落去！

那千总大嚷道：“要跑，赶快放箭！”

这时赵子原和屠手渔夫卓昆等人都先后掠去，“咻咻”箭矢破空射至，几人手臂连挥，把那些箭矢都条落在地下，三人也先后掠上墙头。

众人目光一扫，只见墙外火炬通明，大约有近百名兵丁挡住了去路，一见四人出现，箭如飞蝗射至。

四人一面出手抵挡，一面寻找出路，沈治章在前面带路绕了大半个圈子，墙下仍然拥满兵丁，看见四人出现，扯起弓箭没头没脑乱射不休。

屠手渔夫道：“这却如何是好？”

沈治章叹道：“看来咱们不出手不行了！”

卓昆愤然道：“ 便由我当先开路！”

他气愤难平，说过之后也不向赵子原等人打招呼，宝剑一挥，一道森森寒气直罩而下。

那些兵丁只会些捉对儿厮杀的本事，从未见过这种武功本领，卓昆剑势刚出，已刺中四五人。

其他兵丁不由哗然大叫，一阵慌乱，竟被卓昆冲破一道缺口。

卓昆大步抢出，赵子原等人也纷纷出手向两边袭击，兵丁阵脚立刻大乱，眼看四人即可冲出，忽见一名武将骑着一匹枣红骏马，手中拿着一只烂银枪，枪头一摆，喝道：“ 叛逆哪里逃？”

卓昆更不答话，划地一剑攻了上去！

那武将双臂一振，枪尖涌起一片光影，“ 当 ”的一声，卓昆那一剑正好砍在枪尖上，只觉双臂酸麻，向后退了一步。那武将大是得意的道：“ 还不乖乖受缚么？”长枪一挑，只见银虹闪动，直向卓昆当胸搠至！

卓昆大骇，他刚才吃那武将一震，此刻才拿稳式子，正待闪避，忽见人影一闪，赵子原已抢了过来，道：“ 待我来！”

他嘴上说着话，手上更不怠慢，双手一伸，猛然抓住那武将枪尖，那武将用力一挑，喝道：“ 撒手！”赵子原冷笑道：“ 断枪！”双手用力，“ 克拆 ”一声，那武将手上的烂银枪果然齐中折为两段，那武将脸色一变，胯下战马也幌了两下。

沈治章喝道：“ 此时不走又待何时？”

只见人影连闪，赵子原等人已飞掠而出。

待那武将神智清醒过来，赵子原等人已走的远了。

沈治章在前面带路，一连转过好几道胡同，看样子他对京城地形比屠手渔夫还要熟悉，早已把那些兵丁远远抛掉了。

沈治章带着众人来到一家房子门前，用手拍了三下门，那大门“ 呀 ”的打开了，一名壮汉探头道：“ 庄主回来了！”

沈治章道：“ 老胡，他们都回来了么？”

那叫老胡的壮汉点点头道：“ 都回来了，正在大厅等候庄主！”沈治章招了招手，带着赵子原等人来到偏院，偏院有间客厅，这时在客厅中已坐了十几名武林人物。

那十几名武林人物见沈治章回来，一齐躬身道：“ 庄主回来啦！”

沈治章拱手道：“ 请坐，请坐，有劳诸位久等啦！”

一面说一面也招呼赵子原等人坐下，然后经过他一一介绍，原来那些人都是在江湖上有头有脸的人物。

其中有燕云五杰、祁连双刀、圣手书生等人，赵子原暗想沈庄主交游遍天下，只不知他一时之间从何处招来这么多武林高手。

一行落坐之后，沈治章拱手道：“ 周兄，今夜见着首辅了么？”圣手书生周成业道：“ 小弟幸不辱命，靠了一位老友帮忙，终算见着了！”

沈治章兴奋的道：“ 首辅怎么说？”

周成业苦笑道：“ 首辅大义凛然，他说他俯仰无愧于天地，虽遭奸人陷害，然他自信事情终有大白于天下之一日！”

沈治章叹道：“ 魏宗贤虎狼之人，极欲取首辅之命而后已，难道……难道他还不知么？”

他脸上满是凄苦之色，似是感到擎天一柱将倾，忍不住长长叹了一口气。

第五十二章正气凛然

厅中气氛刹时都变的悲愤起来，众人都被张首辅那种大义懔然所感动，是以久久没人再说一句话。

有顷，屠手渔夫道：“首辅耿耿忠心，自然不会想到其他，据老朽所知，魏宗贤今夜就曾对一名姓程的官儿威胁，非要他在三天之内取得首辅口供不可。”

众人闻言不由耸然动容，都疑问地望着他。

屠手渔夫勉强笑了一笑，道：“此话绝非老朽危言耸听，当时沈庄主和这位赵小哥都在暗处亲眼目睹……”

圣手书生周成业道：“如此说来，咱们非将此一消息禀告首辅不可！”

卓昆道：“与其如此，何不干脆将首辅打救出来？”

沈治章摇摇头道：“依眼下情形看来，首辅未必肯离开天牢！”

周成业道：“首辅一生尽忠国事，可是眼下咱们总不能让首辅为魏宗贤所害，国有英才在，总是社稷之福！”

众人轰然道：“不错！”沈治章道：“但若首辅不肯呢？”

卓昆大声道：“何不来个霸王硬上弓！”

忽听一人道：“谬矣，谬矣！”

此人年逾五旬，手上挂了一副铁板，他摇一摇头，又道：“首辅自信忠义，但咱们也可以说他其实只是愚忠！”

这人乃是铁板先生，江湖上提起铁板先生大名，几无人不知，他虽武功平平，但说到谋算之道，却无人出其右。

沈治章道：“但不知铁板先生有何高见？”

铁板先生慢慢的道：“今日之事，最好挑两个人前往向首辅陈明利害，其一必需熟识路径，其二必需技艺超群乃可！”

众人闻言都不禁面面相觑良久，沈治章猛然一拍巴掌，道：“有了！”

他乃群豪之首，一句“有了”，众人都只道他有锦囊妙计，不由一齐向他望去。

屠手渔夫道：“沈庄主有何高见？”

沈治章道：“在下并无高见，只想请周兄与赵小哥一行！”圣手书生有一位老友在天牢执勤，那自是无话可说，但“技艺超群”高手会落在赵子原头上，除屠手渔夫和卓昆之外，却谁也不敢相信！

一人道：“沈庄主要慎重其事！”

沈治章哈哈笑道：“诸位之意，在下心中十分明白，诸位可是对赵小哥膺此重任感到怀疑么？”

众人口虽不言，但脸上都现出怀疑之色。

赵子原道：“晚辈绝非膺此重任人选！”

沈治章秦然的道：“小哥凭‘九玄神功’与‘扶风三式’便骇走谷定一，假如小哥不能膺此重任，普天之下又还有谁？”那“九玄神功”与“扶风三式”一出口，厅中之人便都已凝结住了，更何况还骇走了名倾天下的谷定一呢？

圣手书生道：“庄主如此推重赵少侠，那是没得话说了，但我却耽心天牢附近潜伏几名高手的武功似也不在谷定一之下！”

屠手渔夫道：“去后便知，赵小哥不但身怀这两家武功，便是那太乙爵

的‘太乙迷踪步’他也具有！”
众人闻言更觉心头大震，要知任何一人能够习会这些名家九牛之一毛便可睥睨武林，而赵子原已身具三家之长，且能以一个抽剑动作吓走谷定一，此事自然大大震动了诸人心弦。
圣手书生释然道：“如此足矣！”
事实上，他们只看到赵子原展露三家所长，若是他们知道赵子原还会金鼎爵的“沧浪三式”之时，那吃惊的程度就更不可想像了。
沈治章道：“老朽有一言还要对两位一说。”
圣手书生道：“请指教。”
沈治章道：“两位此去任务不在告诉首辅有关笋宗贤陷害他之事，主要的是要把首辅从天牢救出来！”
圣手书生心头一震，道：“这个……”
沈治章叹道：“我知道首辅渐会答应随两位出来，但眼下已由不了他，诸位请想，与其听他在天牢坐以待毙，咱们就不如把他救出来较好！”
屠手渔夫马上应和道：“不错，不错！”
沈治章顿了一顿，又道：“两位可以禀告首辅，他出来之后不虑被朝廷搜捕，老朽早已找好一个地方，就连首辅一家大小藏匿一辈子也没问题。”
圣手书生道：“小弟定会禀告首辅！”
沈治章挥挥手道：“两位现在可以走了，老朽专候佳音！”
圣手书生一点头，转首对赵子原道：“赵兄，咱们走吧！”
赵子原自始至终没有再说话，圣手书生既走，他便跟着圣手书生向众人一拱手，两人走了出去。
沈治章待两人走了之后，随即大声道：“老胡、老胡！”没有多久，只见先前开门的汉子走了进来，躬身道：“庄主呼唤小的何事？”
沈治章道：“马车准备好了没有？”
老胡点点头道：“早已准备好啦！”
沈治章目闪神光，道：“不管他俩此去能不能把首辅搭救出来，你还是把马车驶出城去，如上天见怜首辅答应了咱们要求，到时也好从容离去，以免临事匆匆！”
语气之间，他那一腔忠义表露无遗。
老胡躬身道：“小的遵命！”
屠手渔夫道：“沈兄，咱们要不要也作个准备？”
沈治章点头道：“当然，他们在西大街废宅捉不住咱们，定会再挨家挨户搜查，咱们在此地是万万立不住脚了，只待首辅一到，咱们便即离开！”
众人齐声称善，于是，便七手八脚准备起来。
再说赵子原和圣手书生离开了沈治章等人，两人从路上经过，但见队队兵丁往来巡逻，不断盘查往来行人，因是之故，一般百姓都不敢在街道上行走，整个京城气氛紧张之极。
圣手书生对于京城的道路也十分熟悉，他在前带路，几乎尽从小巷穿行，大约走了半个多时辰，天牢所在已经隐然在望。
圣手书生压低声音道：“赵兄，等会见着咱那朋友时，你便伪称首辅身边小厮，说主人遭难，特来探视一番！”
赵子原道：“小可知道！”
圣手书生又道：“待会和首辅相见，时间可能不多，咱们从说话到下手，

动作可要快一点，尤其千万不要露出马脚！”

赵子原道：“周兄尽管放心，小可理会得！”

圣手书生想了一想，又道：“沈庄主之意要把首辅救出，咱们正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对不对？”

赵子原不知他何以突然之间会说起这种话来，只得点点头道：“是啊！”

圣手书生道：“所以说到时不管首辅答不答应，先出手点了他的穴道，到时他身不由已，咱们便可达到目的！”

赵子原道：“甚是，甚是！”圣手书生道：“咱们走吧！”

他把帽子压低了一点，带着赵子原向前走去。

那栋房子有一座四方形的偏门，门口站了六名兵丁，圣手书生走了过去，拱拱手道：“有劳通报，小人求见游参将！”

赵子原心中一动，暗忖原来他认识这里的参将，无怪能够轻易见着首辅了。

一名领队兵丁走了过来，问道：“这么晚了，你还要见参将则甚？”

圣手书生故作卑微的道：“小人是参将大人的老乡，以前多蒙参将帮助，小人明早便要返乡，特来向参将辞行。”

说着，从身上拿一大锭银子，那锭银子看来总有十多两，往那兵丁手上一塞、强颜笑道：“大哥行个方便吧！”

那人把银子在手上秤了一秤，又见圣手书生自称是游参将老乡，笑了一笑，说道：“请等一等，待我去通报！”

圣手书生哈腰道：“多谢啦！”

那兵丁走了进去，大约过了半个时辰之后走了出来，道：“随我来！”

圣手书生向赵子原抛了个眼色，两人跟着那兵丁走了进去。一连走过了两座院落，侧边有一排房子，那兵丁朝最后一间一指，道：“参将在里面，你们自己进去吧！”

圣手书生向赵子原打了个手势，圣手书生点头会意，两人缓步走到房门口，只听房里一个苍劲声音问道：“是周兄么？”

圣手书生道：“小弟还有事相烦！”

两人掀帘而入，但见一人身着便装依案而坐，此人五旬年纪，脸上透出一股凛然正气，赵子原一见，心中顿觉肃然，暗忖此人一脸正气，为何会在魏宗贤手下讨饭吃？

那人起身相迎，摇摇头道：“周兄，你这是白费心血了！”一句含意深切的话出口，脸上显露黯然之色。

圣手书生知道他话中含意，却故作不懂的替他引见赵子原道：“这位小哥从前曾是首辅面前小厮，这次首辅遭难，他为念故主之情，特商求小弟……”

那人挥手道：“周兄，何必在我面前来这么一套，这位小哥英华内敛，必是武林高手，小弟说的也是实话！”

圣手书生心头一震，不料游参将一语道破赵子原的本来面目，一时呆在当地，呐呐无言。赵子原拱手道：“小可参见参将！”

说着，就要拜行大礼，游参将哈哈笑道：“武林朋友讲求英雄本色，赵小哥请不必多礼，此行有何见教，但请直说无妨！”

赵子原暗暗佩服游参将个性正直，当下说道：“参将既已识破小可身份，小可亦不欲遮盖，不瞒参将说，小可今夜曾到魏宗贤九千岁府一行，无意间

发现一件秘密！”

游参将神色一动，道：“什么秘密？”

赵子原道：“魏宗贤为了达到陷害首辅的目的，不惜要一名姓程的官儿迫供，并限定三天之内取得口供……”

游参将动容的道：“程大人？那是程钦了，此人一向耿介，缘何这一次会做了魏宗贤的帮凶，颇使老夫好生不解。”

赵子原心道：“你说姓程的官儿做了魏宗贤的帮凶，难道你又不是么？”

圣手书生朝赵子原望了一眼，道：“游兄素性忠义，如今屈居人下，亦不过就近对首辅有所关照，如不然，他早已借病为由告病归田了！”

赵子原暗暗叫了声“惭愧”，有点言不由衷的道：“小可一眼便瞧了出来，游大人正义凛然，绝非同流合污之辈，只是咱们眼下有话要传禀首辅，不悉游大人可否行个方便？”

游参将笑道：“这又有何不可，只不过……”

圣手书生道：“游兄但请直说！”

游参将神色一凛，道：“两位今夜之来仅此目的么？”

圣手书生和赵子原闻言都不觉一怔，说真的，假若他俩此行仅此目的，那么只要把话说出来，游参将必然可以负责传到，如还有别的目的，他俩至少该向游参将实说一声，因为他俩今夜是来找游参将的，假如事情从他俩身上发生，游参将至少要负连带责任。

赵子原念头转动的比较快，闻言忙道：“咱们的确还有另外目的。”

游参将道：“是不是想把首辅救出去？”

赵子原和圣手书生再度一呆，两人都是正人君子，一再扯谎之下，都觉于心不安，只得坦然承认道：“不错！”

游参将叹道：“两位行事太过鲁莽了！”

赵子原肃容道：“小可只怕误了参将大人前程，其实心中却早有打算。”

游参将道：“请道其详。”

赵子原道：“咱们今夜此来乃找参将大人，若有任何事故在小可与周大侠身发生，参将大人都会受到拖累！”

游参将点点头道：“不错，不错，其实我倒并不怕受到拖累，只因事情太过突然，以致使我连准备的时间都没有。”

赵子原道：“小可有一计策，不知是否可行？”

游参将道：“请说！”

赵子原正色道：“假如我们出手点了参将大人穴道，今后再有事故发生，不知大人能否辨解将自己置身事外？”

游参将沉思有顷，道：“小哥有这种自信能点中老朽穴道么？”

赵子原笑道：“出其不意而攻之，小可自信尚有此能耐。”

圣手书生插嘴道：“赵兄年岁虽轻，武功已臻化境，他今夜曾到魏宗贤那里，仅仅以一个比剑动作，便把东厂锦衣卫总管吓跑，余皆不必论矣！”

游参将动容的道：“真有此事？”

赵子原知道这不是讲客气的时候，是故坦然承认道：“不错，确有其事！”

游参将拱手道：“小哥年纪轻轻便具有此等身手，诚属难能可贵，不过据老朽所知，小哥与周兄此行只怕仍要枉费心机。”

圣手书生道：“此话何解？”

游参将道：“首辅一生忠义，似此等大逆不道之事，他未必就肯随两位

行动。”

圣手书生道：“游兄放心，咱们未来之时便已想好应付办法了。”

游参将目光炯炯的朝两人望了一眼，眉头紧皱一起，似是在想一件极难决定之事，过了半晌才道：“周兄，路途你已来过，大概不需小弟带路了。”

圣手书生道：“这个不劳费心。”

游参将郑重的道：“两位行事之际最好把脸孔蒙上，然后再请赵小哥点了老朽穴道，就是今后有人追查，愚兄也有办法应付！”

赵子原点头道：“的确好办法！”

游参将道：“事不宜迟，那么两位请动手吧！”

赵子原躬身道：“小可得罪！”伸手一点，“嘶”的一声，游参将应声而倒。

赵子原道：“小可这种‘旋风落叶指法’极易辨认，不会连累他人，一个时辰之后，大人穴道自解，我等告辞了！”

说着，和圣手书生各自我了一块黑布蒙在脸上，当下由圣手书生带路，两人直向天牢而去。

圣手书生曾来过一次，对这里道路甚熟，从一条僻静小路一连穿过两道院落，两人正欲继续前行，忽见前面走来两人。

那两人并非兵丁，似是锦衣卫装束，两人一面走一面说着话，只听左面那人道：“张老儿也真倔强，有道好死不如歹活，既然九千岁和他谈个条件，他应该答应才是。”

左面那人摇摇头道：“老钱，你知道什么？这全是九千岁的手段，只要他答应招供，罪名便已成立，到时他还能歹活吗？”

那老钱哦了一声，道：“九千岁不含糊呀！”

那人嘿嘿一笑，又道：“九千岁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偏生这张老儿就不识抬举，他数次向皇上弹劾九千岁，说什么……你想一想，这不是他自讨苦头吃吗？”

那老钱点点头道：“活该，活该，不过……”

他忽然把声音压低，又道：“说句老实话，这张老儿倒是公忠体国，听说鞑子都很怕他，他若一旦去世，倒是我朝一大损失呢！”

另外那人一听，大惊道：“老钱，你不要脑袋了吗？竟敢说这种话！”

那老钱一听，果然神色一变，噤若寒蝉，再也不敢吭声了。圣手书生轻声道：“可以出手了！”

赵子原点了点头，一臂缓缓抬起，指风正欲弹出，那知就在这时，突见黑影一闪，呼呼两掌分向那两人拍去。

那黑影身法迅疾，出手更是快捷惊人，那两人猝然未防，“扑通，扑通”便倒，竟连叫也没有叫出声。

赵子原但觉那人身法甚熟，惊道：“噫！原来是他！”圣手书生道：“赵兄认得此人？”

赵子原道：“他是小可一位朋友，在黄河散失，想不到他也大难不死来到京城了！”

那黑影脸上罩了一块黑巾，似是没有听到赵子原的话，出手击倒两人之后，身形一掠，人已到了屋脊之上。

圣手书生睹状急道：“糟啦！他不识路径，只怕要坏事情！”

话未说完，果见房子两边各自弹起两条人影，一人喝道：“什么人还不

赶快停下？”

那人哼了一声，不作理会，但他又不知天牢在何处，一时之间除了出手应敌之外则别无他法。

赵子原耽心的道：“司马兄单身涉险，我该去救他！”

圣手书生断然道：“现在不行！”

赵子原怔道：“怎地不行？”

圣手书生道：“赵兄千万不要忘了咱们此行目的，现在幸好有他在那里绊住那些锦衣卫，咱们正好前去救人！”

赵子原暗暗叹道：“司马兄啊！为了首辅，我只好眼见你身陷危境了！”

圣手书生凛然道：“他虽是赵兄知交好友，但若以他生命和首辅相比，却要差的远了，赵兄，咱们走吧！”

赵子原点了点头，圣手书生在前带路，再次转入一条僻静小道，转了两三个弯，一道拱形石门呈现眼前。

圣手书生道：“那里便是天牢了，据在下所知，那扇拱门两边住了一队兵丁，也许由于赵兄等今夜在荒宅出现，那队兵丁已抽调大部分出去，咱们现在正好着手行事！”

赵子原道：“但不知首辅关在何处？”

圣手书生道：“便在拱门里面右边的房中，不过赵兄要小心，那里只怕还有武林高手！”

赵子原点点头道：“小可理会得，周大侠便请在此替小可掠阵！”

圣手书生道：“赵兄小心！”

赵子原一点头，人已飞掠而起，直向拱门右侧那间房子掠落。

那是一座很大的天井，天井右侧像是一排牢房，门有铁栅，共是三间，其中一间较大，一灯如豆，赵子原运目望去，只见室中坐着一名清癯老者，那老者端然而坐，右手拿着一本书卷，正在聚精会神的看书。

赵子原望见那清癯老者的神态，不由耸然色动，心道：“好个张首辅、单凭这副凛然不可犯的神态，就可使邪恶势力低头，魏宗贤啊！你居心叵测，终究要受万人唾骂的。”

赵子原心念转动，但他不敢掉以轻心，游目四顾，只见另外两间房子中人影闪动，似是有七八名兵了住守其间。

赵子原心想单单对付那七八名汉子不会费什么力量，只是传闻附近还潜伏有武林高手，自己就不能不格外小心了。

他提了一口真气，人已飘身而下。

他落地无声，正待举步，忽听一人嘿嘿的道：“相好的，咱们早已候着你了！”

声音自右侧方响起，赵子原心中一惊，原来说话这人早时隐伏不出，赵子原甫一现身，便被发现踪迹。

赵子原心中早有打算，哼了一声，立刻抢到张首辅那间牢房前，张首辅受了惊动，把头抬了起来。

赵子原急声道：“请首辅随草民离开此地！”

张首辅道：“壮土声音甚熟，似曾在那里见过？”

张首辅不愧相国之材，仅仅只和赵子原见过数面，而赵子原此刻脸上还罩着一块黑布，居然被他一下听了出来。

赵子原压低声音道：“小可赵子原……”

话未说完，已有两人飞扑而至。这两人双掌并举，“呼呼”有若雷鸣，分向赵子原一左一右攻到。

他俩帽子虽然压的很低，可是赵子原一眼便看了出来，惊道：“原来是你们两个？”

原来那两人非别，一是暖兔，一是烘兔，他俩身上都着了兵丁衣裳，若不是赵子原认得他们，几乎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

暖兔怔了一怔，道：“你识得咱们？”

赵子原沉声道：“你俩不是鞑子暖兔和烘兔么？哼，你们久已和魏宗贤勾结，陷害忠良……”

烘兔豪声道：“老子认出你了，你是赵子原！”

暖兔大笑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撞进来，你死定了！”

说话之时，两人已抢攻过来。

赵子原此刻功力已非同凡响，他微微一震，已用掌劲把两人攻势逼住，回头对张首辅叫道：“首辅听见了么？魏阉已勾结鞑子冒充官兵，企图阻止咱们迎救首辅！”

张首辅初闻此言心中颇为激动，但在一刹那之后，他突然喟然叹道：“罢了，罢了……”

赵子原见他一付感慨模样，其余没有丝毫表示，急声道：“草民请首辅振作一点，现在不是感喟的时候！”

张首辅道：“谢谢壮士，我意已决！”

赵子原道：“首辅一人事小，天下苍生事大，草民敬乞首辅善择！”

张首辅叹了口气，不再言语。

暖兔冷哼道：“小子，你的话说完了没有？”

赵子原大喝道：“你们两个死定了！”

双掌一分，九玄神功已应手发出，只听“轰”然一声，暖兔和烘兔两人已被震飞而出！

赵子原再不迟疑，“呼”地一掌劈开了囚禁张首辅的牢房铁栅大门。

张首辅霍然而起，道：“壮士非陷居正于不忠么？”

赵子原悲愤的道：“主上昏庸，听信谗言，首辅一身系天下安危，实是不可全凭愚忠行事，要知强敌虎视于外，宦党把权于内，非首辅不能拯民于水火，草民今夜非救首辅脱天牢不可！”

他说的慷慨激昂，字字铿锵，张首辅默然无语。

就在这时，忽听一人喝道：“赵子原，你好大的胆子！”赵子原转脸一望，来者却是狄一飞。

狄一飞身上也穿了一袭兵丁服装，赵子原睹状不由气往上冒，怒道：“狄一飞，赵某人现在终于识破你们的奸谋了！”

他随即对张首辅道：“首辅，此人又是一名鞑子，他之能混入兵丁之中，显见鞑子已和魏阉勾结，必欲制首辅于死命不可！”

张首辅两眼一睁，喝道：“尔果是鞑子么？”

狄一飞奸猾一笑道：“某家虽非汉人，但现在却是大明兵丁！”张首辅两眼血红的道：“魏阉，魏阉，你果然勾结鞑子欲陷于余……”

狄一飞哈哈笑道：“首辅现在也知道势穷力竭了吧？”

张首辅睁目喝道：“住嘴！”

狄一飞冷冷的道：“你权力已失，如今吓不倒任何人！”

赵子原怒道：“狄一飞，你敢对首辅无礼？”
狄一飞豪声道：“阶下之囚，能说某家无礼么？”
赵子原手掌一扬，忽听张首辅叫道：“赵壮士请慢一慢。”
赵子原躬身道：“首辅有何教谕？”
张首辅肃然道：“居正之为人，天日共见。赵壮士之好意，居正尽知，只是居正宁死也不敢作不忠不义之人，近来我已连上三本奏章，迄今毫无讯息，赵壮士既具有这么一身武功，居正有一事请托，万乞俯允！”
赵子原慨然道：“力能所及，万死不辞！”
张首辅从展子内拿出一物，那物封面用黄缎子紧紧捆扎，张首辅小心翼翼递到赵子原手上，低声道：“事关紧要！”
赵子原一望，见封皮上写着“奏章”两个字，心头一震，慌忙双手接过，肃容道：“草民定不负所托！”
他顿了顿声，又道：“首辅今夜真不愿随草民出去了？”
张首辅道：“事情都写在上面，只要能够上达御览，居正自有拨云雾而见青天之日！”
狄一飞冷冷插口道：“你那奏折不管用了！”
赵子原大喝道：“狄一飞，你少与我罗嗦！”
狄一飞哈哈笑道：“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你还要替别人做事吗？”
他笑容一敛，忽道：“赵子原，暖兔和烘兔可是你杀的么？”
赵子原朗声道：“不错！”
狄一飞脸色一沉，道：“数日不见，想不到你武功精进了，只是狄某还有点不大相信，必需试上一试！”
赵子原哂道：“就凭你那手‘青纹掌’还不够资格！”
狄一飞阴声一笑，道：“好说了！”
身子一幌，右掌斜斜举起，只见他吐气开声，掌心忽然现出青色，缓缓推了出来。
赵子原平掌斜立，一提真气，圭身上下罩上一层淡蒙蒙的白雾，忽听一人喝道：“一飞快退，这是普贤爵的‘九玄神功’！”
话声呼出，一条红影自空而降，他周身挥起一片气旋，直向赵子原当头罩下。
赵子原举掌一封，那条红影被赵子原强大掌力一迫，半空中一弹一圈，终于坠落在地下、脸上满是惊色。
狄一飞得那红衣人一挡，撤身后退，两眼都呆直了。
赵子原朝那衣人道：“原来是你到了！”
那红衣人暗暗吸了一口气，道：“赵子原，老夫真想不到你武功精进如斯，看来骇走谷定一的也是你了？”
赵子原昂然道：“是便怎地？”
狄一飞心头大震，连呼道：“怪事，怪事，你的武功会进展的那么快？”
赵子原冷冷的道：“狄一飞，你要不要再试一试？”
刚才一击，狄一飞已知赵子原功力深不可测，如何还敢轻易一试，倒是那红衣人念头一闪，忙道：“他不成，老夫还可一试！”
一面说一面向狄一飞抛了个眼色，狄一飞会意，朝两侧一望，只见两侧站满了武装兵丁，一名武装手执一柄大关刀，正是那游参将，不过狄一飞奇怪的是为何游参将此刻竟然按兵不动。

他身边还站了六七名锦衣卫，那几名锦衣卫见赵子原武功这么高，心生胆怯，大家虽然都拔出了剑子，却只虚张声势的把赵子原远远围住，好在有红衣人和狄一飞缠住赵子原，他们正好落得轻闲。

狄一飞向近身一名锦衣卫道：“那位大人可是游参将么？”

那锦衣卫道：“不错！”

狄一飞道：“他既已来了，缘何不带领人马进攻？”

那锦衣卫道：“游参将方才也吃了大亏，被武林人物点了穴道，也许他见有咱们在场绊住赵子原，用不着他出马也不一定！”

狄一飞哂然道：“这是什么话，难道天牢中的张居正都不要了么？”

那锦衣卫笑道：“张老儿素重名节，没有下诏赦免，就是有人想用轿子招他出去，只怕他也不会首肯！”

狄一飞哼一声，这才大大的放了心。

原来刚才那红衣人向狄一飞抛了个眼色，便是耽心赵子原会把张首辅救出，要知他们对明室虎视已久，就是因为张首辅在，他们才一直不敢用兵，假若张首辅被他们用借刀杀人之计除去，明室江山也就完了。

此刻赵子原和那红衣人对面而立，两人俱蓄功以待，眼看一场惊心动魄的恶战即将展开。

那红衣人正是太乙爵不久之前告诫过赵子原的“僵尸红魔”，此人世居塞外，一身功力已臻化境，但因他震于普贤爵的“九玄神功”，所以迟迟不敢发动。

赵子原也知道此魔难缠，丝毫不敢掉以轻心，两人面对面站了一会，忽听“僵尸红魔”嘴里有如鬼魅似的发出了一声异啸，身上红袍突然鼓胀起来。

赵子原暗暗呼道：“僵尸功，僵尸功……”

刹那之间，一股清流缓缓自他胸腹之间升起，他的脸色泰然，似笑非笑的望着“僵尸红魔”，全力戒备。

“僵尸红魔”异啸过后，全身骨节一阵“格格”作响，他脸色原本铁青的怕人，此际忽然变成了死灰色，真像是刚从棺村里爬起的僵尸一般，双手利爪如钩，已自举起。

“僵尸红魔”阴森森的道：“小子，老夫要出手了！”

他双手十指，根根指甲尖如钢刀，十指所向，但见愁云惨雾，已把赵子原身前要穴尽数罩住。

赵子原手掌一翻，掌心缓缓向外吐出。

“僵尸红魔”鬼似的叫了一声，阴寒飚风大起。

赵子原不慌不忙的将掌力往前一送，两股气劲已然胶着在一起，飚风翻滚，“嘶嘶”气劲之声大作。

“僵尸红魔”顶上红发根根竖起，鬼啸之声也越来越尖锐，刹时充满全院，那些兵丁个个骇的脸色惨变，就连游参将在内，也禁不住掩耳后退。

狄一飞和那七八名锦衣卫虽然都具有内功基础，可是这种鬼啸之声又岂是常人所能忍受，他们赶紧趺坐运功，用以抵挡这种鬼啸。

赵子原出掌如故，脸上仍是那种毫不在乎的神情，“僵尸红魔”不由暗暗心惊，厉啸一声，突把功力提到十成。

刹时但见阴风寒浪爆裂炸开，那鬼啸之声更是尖厉怕人。赵子原突地舌绽春雷似的大喝道：“邪魔外道，也敢拿来吓唬人！”

掌上功劲，轰然有声，大喝过处，“僵尸红魔”身子摇了一摇，“蹬”

的后退了一步。

赵子原渊峙岳停，依然如故！

僵尸红魔厉声道：“ 好小子，再接老夫一招试试！ ”

赵子原冷冷的道：“ 尔已输了一掌，就是再斗百招千招，尔仍然要输一招！ ”

僵尸红魔突然低下了头，叹道：“ 罢了，想不到老夫一世英名，会败在你这乳臭未干的娃儿身上！ ”

袍袖一展，红影冲天而起，刹时不知去向。

狄一飞和那七八名锦衣卫呆了一呆，他们想走，可是对此重责大任焉能临阵脱逃，倒是游参将此刻不能不故意做作一番，大喝一声，带着大批兵丁攻了过来。

赵子原心道：“ 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

身形一走，直向门外飞射而去。那些锦衣卫见赵子走了，才大声叫道：“ 追呀！ ”

其实他们“ 追 ”字出口，赵子原已走的远了。

魏宗贤在一夜之间连受两次惨败，不由气的暴跳如雷，在他那间精致的房间中不断来回走着。

狄一飞状作恭敬地在一旁肃立。

好一会，魏宗贤才哼了一声，道：“ 狄壮士，今夜之事，你有何说？ ”

狄一飞躬身答道：“ 并非小人等未能尽力，委实那姓赵小子的武功已达深不可测的地步。 ”

魏宗贤皱眉道：“ 然则尔等已然力竭智穷了？如此说来，眼下岂不是连我的安危且难自保，更遑论其它了？ ”

狄一飞诡秘地道：“ 禀九千岁，那也不然。以前曾向九千岁禀报过的那位武林奇人，只须请得她到此，一切就能确保无虞。只是此人必须九千岁以重金礼聘，并许以便宜行事才可。 ”

第五十三章语重心长

魏宗贤哈哈笑道：“这有何难，使得，使得！？

狄一飞道：“还有一层，她来之后，九千岁只要拨给她一间住所便行了，一切使用之人都由她自带，若无事故，任何人都不能走进她的住所，就连九千岁也不例外！”

魏宗贤一怔道：“难道连我九千岁都不能与她朝面么？”狄一飞道：“正是如此，但若有事，她自会出现保护，九千岁尽可放心！”

魏宗贤道：“此人行为这么怪僻，武功究意与前面两人如何？”

狄一飞道：“绝对只高不低！”

魏宗贤想了一想，终于点点头道：“好吧！我一切都答应，但关于天牢那边又如何？”

狄一飞肃声道：“小人心中也有了腹案，只是还得和那人去谈谈，小人相信以九千岁尊位与财富，她可能也会应允！”

魏宗贤道：“要多久才能把她请来？”

狄一飞道：

“多则五日，少则三天。如有可能碰巧了，还有一位武林名宿，也想一并请来。”

魏宗贤也知道这些武林人物并不如一般官儿容易差遣，点了点头，道：

“好吧！你快去快回！”

狄一飞俯首作礼后，大步走了出去！

京城郊外一片密茂的树林中，传出了一阵叹息声。

他们是沈治章和圣手书生等人，大概刚刚听到赵子原报告张首辅的情形后，大家都忍不住叹息。

沈治章唏嘘的道：

“首辅个性固为我所深知，但我料不到他竟会倔强如斯，可叹！三天，三天，三天转眼就到啊！”

赵子原道：

“首辅曾交给小可一份奏折，并且言明这份奏折只要能上达御览，首辅便可平反冤狱！”沈治章摇头苦笑道：“这是没有用的！”

赵子原怔道：

“何以故？”

沈治章悲声道：

“当今皇上原极圣明，但因一向亲信魏阉之言，是故久而久之，魏阉之言已能左右他，相反地，圣上自己丝毫也作不了主。”

众人一听都不禁大感失望，但是赵子原仍不灰心，说道：“圣上以往既是贤君，小可相信他见了首辅奏折，必能念在首辅以往勋劳，不致以死相加，就算首辅解职归田，因大明有擎天一柱在，小可相信鞑子也不敢胡乱用兵！”

沈治章道：

“话虽不错，若圣上就此事相商于魏阉，那不是加速首辅死亡吗？”

赵子原摇摇头道：

“小可认为首辅既然以此事重托，其中必有原因，说不定首辅前此三奏，俱业上达圣躬也不一定！”

沈治章道：

“周兄之见如何？”
圣手书生道：
“兄弟也认为不妨一试！”
沈治章以征询眼光目视其余之人，大家也都点了点头，表示附和圣手书生的意见。
沈治章含意深长的道：
“众意如此，夫复何言，不过在下尚有一见地，不知诸位以为如何？”
众人道：
“请说！”
沈治章道：
“久闻刑部侍郎程钦乃一耿直之人，他受命办理首辅案件，若非受到威逼，绝不会说出三天内可以取供之言！”
圣手书生道：
“兄弟也有此想法，依我之见，咱们是否要向他作一警告？”沈治章神色微动的道：
“有此必要！”
赵子原辞别众人，直奔京城，走不多远，忽见前面闪出一人，轻道：“跟我来！”赵子原一怔之下，认出是苏继飞，只见苏继飞已当先疾行，便跟随其后，行至一篷车前，苏继飞跨前一步，道：
“子原来了！”
只听香川圣女响起银铃似的声音：
“恭喜赵公子武艺大成！”
赵子原心中微惊，暗忖这香川圣女虽然不会武功，消息倒是灵通的紧，当下躬身道：
“一得之愚，谈不上什么大成，圣女见笑了！”
香川圣女娇脆脆地道：
“公子知道请你来此地的用意么？”
赵子原道：“小可正欲恭聆圣谕！”
香川圣女道：
“昨日一夜，公子连败当世两大高手，早已惊破魏阉之胆，他震骇之下，却叫狄一飞去请两个人来对付公子！”
赵子原肃声道：
“但不知这两人是谁？”
香川圣女道：
“一是水泊绿屋二主人，一是鬼斧大帅摩云手！”
赵子原怦然心动的道：
“绿屋二主人，如神龙之见首不见尾，小可正欲一会，至于鬼斧大帅摩云手，小可已识荆多时！”
香川圣女道：
“公子自信能操胜算么？”
赵子原道：
“未较技之前，小可未敢定论！”
香川圣女默然有顷，又道：
“公子技业大进之后，想必对那白袍人的‘扶风三式’更能随心所欲了！”

赵子原惊道：
“小可不知圣女此话是何用意？”
香川圣女道：
“公子别问，请先答复了我的话再说！”
赵子原暗暗吸了一口气，道：
“小可自信已差不多就是！”
香川圣女悠悠的道：
“还有一事，想请教公子，但望公子不要以我言之絮絮才好！”
赵子原惶然道：
“圣女仙人，这是那里话来！”
香川圣女道：
“公子在‘灵武四爵’之中，总共习得其中几人武功？”
赵子原心中微微一动，暗想她问这个干嘛？心虽这样想，但仍然应道：
“三人！”香川圣女道：“还有一人是谁？”赵子原道：“文殊爵！”香川圣女喃喃的道：
“金鼎爵的‘沧浪三式’，‘沧浪三式’，天可怜见，你终于学到这门奇诡绝伦的剑法了！？”
赵子原呆呆的站在那里，瞠目不知所对。
只听香川圣女又道：
“公子，你知道那白袍人是谁么？”
赵子原道：
“据小可所知，他自称司马道元！”
香川圣女沉声道：
“错了，他乃职业剑手谢金印！”
香川圣女坐在篷车中，她脸上变化如何，赵子原自然无法知悉，假若赵子原此刻看见香川圣女满脸充满了复仇的怒色，眼中又含着晶莹的珠泪时，他真不知作何感想了。
赵子原心头一震，脱口道：“他真是谢金印？！”
要知关于白袍人便是谢金印之事，他早时曾听太乙爵说过，如今再由香川圣女口中道来，他不信也得信了。
香川圣女道：
“此事没有骗公子的必要！”
刹时.赵子原的血液沸腾了，他两眼钉视着苍空，一股复仇怒火从胸中燃起，牙齿也咬得吱吱作响。
耳旁又响起香川圣女的声音道：
“公子怎么啦？”
赵子原悚然心惊，连忙掩饰道：“没有什么，小可认为这太意外了！”
香川圣女道：
“公子心中有事？”
赵子原道：
“不瞒圣女说，小可和他有点过节！”
香川圣女道：
“这样看来，你又多了一名仇家了，不过我要告诉公子，谢金印除了所使的‘扶风三式’之外，他还会施‘震天三式’，‘震天三式’可能比‘扶

风三式’还要略胜一筹！”
赵子原冷然道：
“小可的‘沧浪三式’也比‘扶风三式’要胜一筹！”
香川圣女道：
“到时你若以‘沧浪三式’和他的‘震天三式’相搏，可能会落个两败俱伤的结局！”
赵子原断然道：
“不会的！”
香川圣女怔道：
“难道公子还另有取胜之道？”
赵子原充满自信的道：
“小可右手以‘沧浪三式’和他相搏，左手施以‘九玄神功’，相信在五招之内必可制他于死地！？”
“嘤”地一声从车中传出，赵子原怔了一怔，因为这是一声哭声，他只道自己耳朵听差了，要不那便是别样声音被他误会是哭声隔了一会，才听香川圣女低声道：
“但愿如此！”
顿了一顿，又道：
“公子请别，我也该走了！”赵子原怔道：
“圣女呼唤小可，便是说的这些事么？”
香川圣女道：
“主要是告诉公子有关水泊绿屋二主人和鬼斧大帅之事，公子务要小心，慎重！”语重心长，关切之情，溢于言词。苏继飞一跃坐上马车，道：
“贤侄好自为之！”
赵子原心中充满了怀疑，他觉得香川圣女今天的行动有些古怪，脱口道：
“苏大叔……”
苏继飞挥手道：
“贤侄，事情以后你会知道的！”
一挥马鞭，马车如飞而去！
赵子原呆呆站在那里，暗想这是怎么回事？
现在就连苏大叔也神秘起来了！
他仁立夜风中，久久不能自己，蓦地想起现在该到程钦那里去了，身形一长，向前飞驰而去。
程钦为刑部侍郎，居处十分好找，赵子原按照沈治章事先的指点，入城后很快便找到了。
这是一栋深宅大院，当赵子原到达之时，整个房中一片漆黑，他慢慢绕到后院，飞身掠上院墙。
他游目四顾，只见第二进偏院还有灯光透出，三两个起落人已到了房后，隔窗一瞥，果见程钦坐在房中，不过在他旁边还坐了一名少年，那少年眉目清秀，长相不俗。
赵子原慢慢将身子移近，只听程钦叹道：
“仙儿，我看就这么办好了！”
赵子原心中微动，转道：
“原来那少年是他的儿子？”

那少年摇头道：

“父亲大人在上，孩儿期期以为不可！”

程钦微怒道：

“何以为然？”

那少年肃声道：

“魏阉既命由父亲大人套取首辅口供，这事得想想后果，假如父亲大人三日之内不能复命，结局会将如何？”

程钦冷笑道：

“魏阉为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为父若不能把这件事办好，丢官事小，只怕一家大小生命都会有危险！”

赵子原心道：

“程钦果有为难之处，我险些错怪他了！”

那少年道：

“可是父亲大人，你今命孩儿离家之后永远不要回来，难不成大人已存了一死以救忠良之念？”

程钦突然激昂的道：

“不错，为父正存了这种心理，为父准备把魏阉叫为父所为种种奏明皇上，设若天佑我朝，皇上忽发圣明，必能处魏阉应得之罪；设若为父一旦事败，为父必将落入魏阉之手，恐会落个全家抄斩的罪名，是以为父才命你先行离京！”

那少年道：

“以父亲大人看来，只怕以后者可能性为大了？”

程钦悲痛的道：“正是！”那少年正容道：

“请大人恕孩儿不孝，孩儿倒赞成父亲大人弹劾魏阉一本！”程钦忽然抬头道：

“为父别无所虑，只是耽心你从未出门，万一为父事败，魏阉必下令一面下查缉，到时你又往何处存身？”

那少年昂然道：“父亲大人放心，到时孩儿自有办法！”

程钦道：

“你准备往何处去？”

那少年摇头道：

“孩儿方寸已乱，一时还无法去多想，但不知大人命孩儿几时动身？”

程钦道：

“为父一夜之间已将奏章写好，准备明日早朝奏明圣上，你至迟一早便须离开京城，走的愈远愈好！”

那少年怔道：

“事情这样急么？”

程钦叹道：

“魏阉时时派人催询为父办理首辅案件情形，为父实是受不了这种精神重压……”

话未说完，突见一人飘然而入，程钦父子大吃一惊，尤其是程钦本人，知道魏宗贤手下养了一批锦衣卫，这些人高来高去，常常去窃听别人说话机密，他只道来人就是魏宗贤手下锦衣卫，脸色惨然一变，颤声道：

“你……”

那人正是赵子原，他望了望程钦父子惊骇的脸色，就知是怎么回事，抱拳说道：

“程大人且莫惊慌，小可并非魏阉之人。”

程钦不信的道：

“那么壮士缘何会至下官住宅？”

赵子原正色道：

“不瞒程大人说，昨夜魏阉在九千岁府召见程大人，并限定大人在三天之内套取首辅口供，斯时情景，小可都看得清清楚楚。”程钦惊道：“壮士是怎么进去的？”

赵子原笑道：

“大人何不问问小可今夜是怎么到府上来的？”

程钦一呆道：

“这样看来，壮士乃真是侠士了！”

赵子原摇摇头道：

“不敢，不敢，大人刚才和公子之言，小可在外都听的一清二楚，关于公子安危之事，小可负责保护，设若大人万一事败，小可保证公子不会被魏阉搜着就是！”

程钦大喜道：

“如是请容下官先行拜谢大恩。”

赵子原正欲廉辞，忽听那少年道：

“父亲大人且慢！”

程钦怔道：

“仙儿，你有何意见？”

那少年道：

“孩儿本无意见，只是这位兄台侠行义举，孩儿十分敬佩，但因事关重大，叫我等如何信得过他？”

赵子原哈哈一笑道：

“有理，有理！”

随从身上取出张首辅的奏折往上一放，道：

“贤父子可知这是什么？”

程钦目光一扫，惊呼道道：

“首辅奏章，敢问壮士从何得来？”

赵子原说道：

“小可昨晚曾去天牢，此乃首辅亲手交与小可的。”

说罢，便又把昨夜到天牢之事说了出来，程钦父子一听，更是油然起敬。

第五十四章从容赴义

司马迁武笑道：

“咱们正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小弟要到此地拜访程大人，想不到赵兄已先到一步，哈哈！”

他想是见到赵子原之后心中大为高兴，说到最后，竟尔哈哈大笑起来。

赵子原怔道：“司马兄且莫说笑，快随小弟见过程大人！”

说着，两人双双跃身而下。

程钦父子原是惊骇不已，刚刚听到赵子原和司马迁武在房上谈话，知道事已无碍，于是重燃灯火。

赵子原忙替司马迁武和程钦父子引见，程钦久居官位，见司马迁武和赵子原都风采照人，欣然道：

“英雄出少年，有两位年少壮士在，在下无忧矣！”

司马适武躬身道：“程大人过奖了！”

赵子原道：

“司马兄来的正好，小弟刚刚和程大人商量一件大事！”

司马迁武道：

“何事？”

赵子原把刚才和程钦父子谈的话说了一遍，司马迁武道：“小弟有一愚见，不知是否可行？”

赵子原道：

“请司马兄指教。”

司马迁武道：“小弟想问一问，赵兄准备什么时候将首辅奏章上达天庭？”

赵子原道：

“今日已晚，小弟准备明天晚上到皇宫走一趟！”

司马迁武摇头道：“小弟不以为然！”

赵子原怔道：“然则司马兄有何高见？”

司马迁武道：

“小弟方才听赵兄说，程大人已写就奏章准备明日早朝详劾魏阉，然则何不请程大人将奏章略加修改，然后将首辅奏一并附奏，小弟认为魏阉权顷当朝，以程大人一力或许容有未逮，今辅以首辅奏章，似此双管齐下，或可将魏阉扳倒也！”

赵子原动容的道：

“诚如斯言，但不知程大人意下如何？”

程钦道：“司马壮士见解超卓，下官甚为饮佩。”

赵子原道：“那么就按照这样办好了！”

程钦目视那少年，道：

“仙儿，你还不赶快去收拾收拾，俾随赵壮士离去！”

那少年恭声应是，转身而去。那少年走后，程钦才将自己家世作了番简略介绍，原来他三代单传，膝下仅此一子，为了程家烟火着想，他才不得不命独子逃亡，自己则准备舍死弹劾权顷天下的魏宗贤。

据程钦相告，那少年名叫程铭仙，自小勤学，颇知忠信，将来必堪造就，而铭仙生平最敬重的就是张首辅。

赵子原和司马迁武都听的很受感动，然后，司马迁武突对赵子原道：

“听说赵兄昨夜一去九千岁府，一去天牢，两次各退一名震绝天下的武林高手，显是武功精进了！”

赵子原谦逊道：

“小弟在黄河中流与司马兄先后落水，幸而大难不死得遇金鼎、普贤两位老前辈授以奇功，真是侥天之幸，但不知司马兄又是如何获救的！”

司马迁武叹道：

“说来话长，小弟虽不若赵兄之幸得遇前辈异人，却发现了一件武林天大的隐秘！”

赵子原神色一动，道：“什么隐秘？”司马迁武寒声道：

“赵兄，你见过那‘水泊绿屋’大主人么？”

赵子原道：

“小弟曾见过一面，斯时因对方身法太快，小弟知她是一个女人，却无法看清她面目！”

司马迁武点点头道：

“不错，是一个女人，说出来只怕任何人都不会相信，这位‘水泊绿屋’大主人竟是燕宫双后中的西后！”

赵子原大惊道：“会是她？”

司马迁武叹道：

“这事的确大出人意料之外，那时小弟也随水飘流至岸边，醒来之时，却听到有几个人在谈话，此事就是在他们交谈之中听出的。”

赵子原道：“都是些什么人？”司马迁武道：

“西后，鬼斧大帅摩云手和甄定远，武啸秋等人！”

赵子原惊道：

“他们谈了些什么事？”

司马迁武道：

“他们先是说谢金印。小弟听那摩云手说道：这次拦击谢金印不成，只怕翠湖那桩公案不久会宣扬武林，应该想个法子补救才好！”

赵子原心中一动，忖道：

“翠湖公案？这就奇了，难不成西后也和翠湖公案有关？”

司马迁武续道：“甄远接口道：‘是的，咱们这次可说用尽了心机，企图一举将谢金印除掉以绝后患，不料仍被逸去，此人不除，老夫终究耿耿于怀。’

武啸秋道：‘然则现在该打听打听他去了何处？’

甄定远道：‘要打听他不难，只是咱们之中若缺任何一人，要制他于死命都十分困难，但在事实上，咱们又不可能长久在一起！’

那久未开口的西后忽道：

‘然则三位为何又不能长久结伴一起呢？’

甄定远道：

‘老夫出外已久，也该回去料理料理家务了！’

武啸秋也道：

‘是啊，老夫也有此同感！’

西后忽然哼道：

‘两位要走尽可以走，我绝不阻拦，只是两位今后若需经济支援时，可

不要又来找水泊绿屋！’

那武啸秋和甄定远一听，似乎都怔了怔。

西后又道：

‘三位忘了，要除掉谢金印只是咱们第一目的，咱们还有第二个目的未开始呢！’”

赵子原忍不住插口道：

“他们第一个目的要除掉谢金印，无非杀人以灭口，至于第二个目的又是什么呢？”

司马迁武道：

“西后并没有说出来，不过当时摩云手等三人听了她的话，似乎都很关注的样子。”

赵子原道：

“他们后来还说了些什么？”

司马迁武道：

“他们在商量计谋，如何诱使谢金印上钩，不过因为声音很低的说，小弟听不出来，最后他们便分头而散了！”

赵子原怔道：“散了？难道他们不结伴一起了么？”

司马迁武摇摇头道：

“这就非局外人所知了，赵兄，说句老实话，谢金印乃寒家杀父大仇，小弟真恨不得一剑将他杀死！”

赵子原心道：

“彼此，彼此，我何尝又不是同样心里？”

心虽这样想，口中却道：

“难不成司马兄如今改变主意了么？”

司马迁武道：

“那倒也不是，小弟欲杀他之心依旧不变，不过此刻西后来他们这样图谋于他，小弟倒有点同情他了！”

赵子原道：

“同情弱小，乃侠士本色，小弟甚是钦佩司马兄的胸襟！”

司马迁武叹道：

“人真是一个奇怪的动物，但愿我碰到他时，能没有这种软心肠才好。”

赵子原点点头道：

“但愿如此。”

他这话明是答对司马迁武，实则自己心中何尝又不存这种想法，他听到司马迁武所说见闻之后，他脑海之中一直烙印着谢金印的影子，虽说谢金印该杀，但是他的威仪仍然使人折服。

\就在这时，程铭仙已收拾好东西走了进来，由于程钦把这件事做的很隐秘，府中大小除他们父子外，几乎没人知道。

程钦含泪道：

“仙儿，时间已经不早，你随两位壮士走吧！”

程铭仙热泪盈眶，跪在地下行了大礼，颤声道：

“爹爹保重，孩儿不孝，要远离膝下了！”

程钦情不可遏，也颤声道：

“儿在外要注重衣食，尤不可荒废功课，为父就是在九泉之下也心安

了！”

程铭仙大叫一声“爹”，紧紧抱住父亲膝盖，泣不成声。

而今真是生离死别，要知程钦此次弹劾魏宗贤，无异荆轲赴死，义无反顾，难怪父子俩要伤痛泣别了。

司马迁武道：

“铭仙兄请忍悲止痛，程大人慷慨赴义，事虽未必成就，然此举必能震动天下，青史留名，其死也重若泰山！”

赵子原附和道：

“人生在世，生要生得有意义，死要死得有代价，程大人两者兼之，实乃当朝第一人杰！”

程氏父子被赵子原和司马迁武一激，父子俩都觉热血奔腾，霍然分开，程钦掀髯呵呵笑道：

“诚如二君斯言，下官幼读圣贤之书，大义当前，竟尔连儿女之情都看不开，愧甚矣！”

说着，打开张首辅奏章，随即挥挥手道：

“犬子有二君照顾，下官无忧矣！请从此别！”

司马迁武和赵子原拱手道：

“小可等决不负大人所托！”

赵子原走过去背起程铭仙，道：

“司马兄，咱们走吧！”

司马迁武道：

“赵兄下榻何处？”

赵子原道：

“小弟与沈庄主一道，咱们已约好见面地点，在马柳店。”

司马迁武精神一振道：

“首辅有难，小弟知道他老人家不会清闲，有他老人家在，大事济矣！”

两人再度向程钦一拱手，程钦还礼道：

“恕下官不远送了！”

程铭仙哽咽道：

“爹保重……”

话未说完，只觉自己身子一抬，人已到了屋脊之上，刹时，但闻耳边风声呼呼，已不知自己置身何处。

司马迁武和赵子原在程大人府上耽搁了一整夜，两人离去之际，天已快破晓，到了马柳店，天光大亮。

沈治章租了一家店子，早已吩咐老胡在外面探候，老胡见赵子原和司马迁武还跟了一个少年走来，一面向赵子原招呼，一面到里面禀报。

沈治章租了一家独院，院子很深，其余的人都零零落落分散在两边，这正是他老到之处，万一外面有什么风吹草动，大家也好彼此有个照应。

赵子原和司马迁武假装是来找沈治章的，就这样，他们很容易的见了面。

司马迁武上前和沈治章见了礼，道：“老伯，浣青还好吗？”

沈治章点点头道：

“她还好！”

话声一顿，当下对赵子原道：

“子原，这位小哥是谁？”

赵子原忙将昨夜之事对沈治章详细说了说，沈治章一听，不由肃然道：

“我道是么？程大人忠义之士，缘何会和魏阉这种要打成一伙，原来他别有用心，难得，难得！”

圣手书生道：

“不知沈兄如何保护程公子？”

沈治章道：

“现在还谈不到这一步，程大人今早递上奏章，是好是坏，大约下午便有消息，我想请各位分头到京城走一趟，老朽和程公子在这儿等候，如有消息，赶快回来告诉老朽！”众人齐然应诺。

沈治章目视赵子原，道：

“子原昨夜一夜辛苦，大可不必去了！”

赵子原笑道：

“些许奔波，又算得什么辛苦，前辈不必顾及晚辈，还请对程公子多加关照！”

沈治章道：

“这个老朽知道，迁武，你留下来，我有话要和你谈谈！”

司马迁武道：

“小侄遵命！”

沈治章命店家备了一席丰盛的早点，赵子原匆匆用过，便和圣手书生等人分成几批离店而去。

这次赵子原是独自而行，来到京城之后，只见一切平静如常，他皱了皱眉头，心想可能时间还早，程大人就是有所举动，一时消息也不容易泄露出来。

他信步而行，这时已来到东大街，那时快近晌午，心想久闻东大街“老正兴菜馆”和“香酥鸭”颇负时誉，我既要打听消息，菜馆又是龙蛇混杂之地，我何不到里面去坐一坐。

念头一动，便身不由己的向“老正兴菜馆”走了进去。店家哈着腰把赵子原带到二楼，赵子原目光一扫，果然盛名不虚，非但楼下坐满了人，便是楼上也坐无虚席。

赵子原只好将就占了一个偏角，点了一只“香酥鸭”，另外还要了一斤白干。

他目光一扫，只见食客之中士农工商行都有，其中也包括了不少武林人物在内，这些人几杯黄汤下肚，便天南地北胡诌起来。不过他们所谈的都不是赵子原所希望听的，待酒菜送了上来，他便独个儿慢慢的吃着。

没有多久一会，只听一阵楼梯声响，先后走上来两个人，一众食客一望，都不由啧啧称奇。

原来头前走的是一个和尚，和尚后面跟着一个美貌如花的大姑娘，两人走在一起实在太不相衬。

那和尚只顾往前面走，但那姑娘上楼之后早已注意到众食客的奇异脸色，不由暗暗哼了一声。赵子原心中一惊，暗道：“那和尚不就是那花和尚么？他怎会和留香院主的武姑娘走在一起？”

他为了避免武冰歆注意自己，赶紧把头一低，谁知武冰歆眼睛非常厉害，不久便看见了他，赵子原微有所觉，心想糟啦，待会又有麻烦了！

万幸店家把花和尚和武冰歆带到另外一张座位，那店家不料和尚也进菜

馆，便试探着问道：
“这位大师要素食么？”
花和尚怪眼一翻，道：
“放屁，别的和尚吃素不吃荤，我这个和尚却偏偏吃荤不吃素！”
众食客闻言都不由哈哈大笑起来！
一人哈哈大笑之后，道：
“趣闻，趣闻，和尚还有吃荤的！？”
花和尚瞪了那人一限，看样子他似是便想发作，却被武冰歆瞪了他一眼，花和尚忍了一忍，故意大声道：
“便是有狗肉贫僧也吃！”
众食客又是一阵大笑，花和尚这下可有点冒火了，鼻孔里面重重哼了一声，两眼之中杀机大起。
众食客甫一接触到他那目光，不由机零零打了个寒战，赶紧把笑声刹住，花和尚嘿嘿的道：“有那个不要命的不妨再笑一笑！”
屈指一弹，一根牙筷“嘶”的飞起，直没入房梁之上，连个踪影儿也没看见了。
武冰歆埋怨道：
“花大师，还是点菜吧，何必和这些人呕闲气？”
花和尚似是对武冰歆有所顾忌，道：
“武姑娘，你高兴吃什么便点什么，我只要有酒便行！”
武冰歆目光微扫，见赵子原桌上点的是“香酥鸭”故意说道：“我只点‘香酥鸭’，余外的菜由你点！”
花和尚道：
“使得，使得，那么我便三斤黄牛肉，三斤汾酒！”
那店家哈腰道：
“这位姑娘要喝酒吗？”
武冰歆道：
“半斤白干！”
赵子原心中一动，暗忖她好像有意要和我别苗头，这位大姑娘喜怒无常，我还是忍让为妙！
他本想即时离去，一者想起自己此来乃在打听程钦消息，二者也对武冰歆和花和尚一起大生奇怪之心，念头一闪，便又低着头喝起酒来。
花和尚道：
“武姑娘，地头到啦，不悉令尊已抵达否？”
武冰歆冷冷的道：
“他老人家言而有信，放心便了！”
花和尚道：
“说得是，说得是！”
就在这时，忽听楼下一阵喧哗，一人大声道：
“你……来干什么？”
一阵夜枭似的声音响起：
“我不能来么？”
最先那人声音又道：
“你究竟是人还是……”他那个“鬼”字尚未出口，“啪”的一声，脸

上已着了一巴掌，那夜枭似的声音又道：
“教训教训你，光天化日之下莫乱说话！”
登楼声又响起，一个鬼魅似的怪物已走上楼来。
这人长相极丑，若说他是人，只怕谁也不会相信，原因是他那一头乱发已把整个面容掩遮住，全身上下散发出一股奇臭的气味，更令人惊奇的是，他肩上还停了一只兀鹰。赵子原一见，暗道：“死谷鹰王，他怎么也来了？”
花和尚一见，哈哈笑道：
“老朋友啦，何不一块就坐？”
死谷鹰王桀桀的道：
“大和尚，你吃你的吧！”
店家碰到这种角色，早已吓破了胆，但不上前招呼敢不行，但他环眼一瞧，楼上早已满坐。
花和尚道：“楼上满，还是将就些吧！”死谷鹰王道：
“这不是有吗？”
随向赵子原这边走了过来，赵子原可认识他，他不认识赵子原，只是他这一走来，却引起了花和尚对赵子原的注意。赵子原暗暗叫了声苦也，那死谷鹰王大剌剌的一坐，道：“猪心、猪蹄、牛心、牛肺，还有血……”
店家颤声道：
“生炒的么？”
死谷鹰王怪眼一翻，道：
“活的！”
店家“蹬”的向后退了一步，呐呐的道：
“这位……这位……”
他话未说完，死谷鹰王“啪”的在桌子上一拍，那张桌子登时拍的粉碎，把赵子原的酒菜也拍下地了。
楼上客人见死谷鹰王那等长像早已恶心，此刻更见他露了一手，个个胆战心惊，纷纷结账下楼而去。
这时楼上就只剩下赵子原、死谷鹰王、花和尚和武冰歆四个人，赵子原本来想走，可是他由于一种好奇心的驱使，此刻却不想走了。
死谷鹰王桀桀一笑，朝肩上兀鹰拍了一拍，道：
“鹰儿，鹰儿，满桌鲜味，自去啄食吧。”
那兀鹰像是懂得人语，振翅飞起，遍地啄食起来。
赵子原冷冷的道：
“阁下把小可东西都拍到地下去了！”
武冰歆暗暗心惊，心想他可能不知眼前的人是谁，居然使起性子来啦！
死谷鹰王笑道：“拍到地下便怎地？”赵子原道：“那便得由你陪！”
死谷鹰王招了招手，呼道：
“鹰儿，鹰儿，快还给他！”
那兀鹰真也懂话，衔了一条残鱼正要一口吞下，闻得叫声竟而展翅飞了过来，嘴巴一张，残鱼落在赵子原面前。
赵子原冷笑道：“小可吃的并不是残鱼！”
死谷鹰王嘿然道：
“你吃的可是人？”
赵子原哈哈笑道：

“好说，好说，小可吃的正是人！”

死谷鹰王愤然道：

“小子，你使刁，你吃的是一只鸭子，还当我不知么？”赵子原从容道：

“既然知道，为何命扁毛畜牲如此使刁？”

死谷鹰王道：

“小子，你可是找死么？”

赵子原道：

“你没陪我东西，还敢胡乱骂人，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是人还是鬼？”

正待发作，忽听楼梯声急响，又走上两个人来。

前面走一个少女，后面是一个布衣老者，但死谷鹰王和花和尚一见，都不由脸色大变。

那黄衣少女目光一扫，忽然咯咯笑道：

“吴老师，人说‘老正兴菜馆’的酒菜名扬天下，按理应该说高朋满座才对，缘何只有麻雀两三只呢？”

那布衣老者笑道：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说姑娘，咱们不妨……”死谷鹰王大喝道：

“吴非士！”

那布衣老者哈哈笑道：

“鹰王久违了，你只道已把咱们困死死谷，想不到咱们还会有脱困的一天吧？不过，你也侥幸未死！”

死谷鹰王恨声道：

“东宫使者，你们来意老夫全知道了！”

吴非士冷笑道：

“阁下倒是有心人啊！”

赵子原心想：“原来燕宫中的东后也有人出来，难道东西两后还发生了摩擦不成？”

死谷鹰王道：“你知道便好！”

吴非守道：“你那主人呢？”

死谷鹰王道：“老夫便是主人！”

那黄衣少女叱道：

“你配？”

花和尚插嘴道：

“玉燕子姑娘，你这话可是说对了！”

玉燕子柳眉一竖，道：

“花和尚，你少噜嗦，别人不知你来历，本姑娘可知道的清清楚楚！”

花和尚脸色微微一变，忽听一人大叫道：

“和尚，你和这怪物原来是一伙，你们陪不陪我的酒菜来？”

武冰歆循声望去，却是赵子原在找花和尚的麻烦，她皱了皱眉头，心想这小子武功平平，怎么今天尽去拔老虎的大牙。玉燕子要揭花和尚的底牌，赵子原又在找他的麻烦，对于玉燕子，花和尚多少还有点顾忌，对于赵子原他就没有那份耐心了。花和尚冷然道：“小子，你找死么？”

赵子原嘻嘻笑道：“小可知道你最爱以赌来判定生死，咱们上次还没赌过瘾，这次是不是要大干一场？”

花和尚道：

“使得，使得！”

说到赌，他未免技痒，伸手一掏，一副骨牌已哗啦啦摊在桌子上，他一边和牌，一边叫道：

“小子，来来来，这次你赌什么？”

赵子原想了一想，道：

“我赌一条右胳膊，你呢？”

花和尚怪眼一翻，道：

“这还用问么？你赌什么我便赔什么？”

死谷鹰王忽然叫道：

“来，老夫也参加一份！”

他说着，大步走了过去！

玉燕子叫道：

“妙啊！我也参加一份吧！”

吴非士忙道：

“姑娘，何必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赌，站在旁边看不行吗？”

玉燕子摇头道：

“棋逢对手未免技痒，赌一局又有什么关系？”

花和尚冷冷的道：

“我花和尚生平虽然嗜赌如命，却不欢迎女人参加！”

王燕子脸孔一板，道：

“花和尚，你别不知好歹，我……”

死谷鹰王血红的眼睛一翻，道：

“不欢迎就是不欢迎，噜嗦什么？”

玉燕子怒道：

“你们这两个不要脸的东西分明想讹诈那少年一人，怕我瞧不出来么？”

花和尚嘲道：

“玉燕子，我劝你稍安勿操，你那东宫名头吓不了我？”

赵子原心中微微一动，暗忖原来这黄衣少女还是东宫的人，据司马兄说，西后有所图谋举动，如今东宫又有人物出现，难道东西二宫发生什么问题了不成？

他心念一闪，故意说道：

“多亏这位姑娘一言提醒，鹰王，既然花和尚不欢迎玉燕子姑娘参加，小可也不欢迎你参加，要赌你赌下次吧！”

死谷鹰王嘿然冷笑道：

“你是什么东西，牌局能由你决定？”

赵子原讥讽的道：

“小可样子虽丑，但总不致比你难看吧！”

死谷鹰王嘿嘿的道：

“小子，你找死么？”

蓦地探臂一抓，如钩五指疾抓袭下！

赵子原似是早就料到他有这么一着，身子一闪，硬从他密集的指风中滑了过去！

死谷鹰王叫道：

“好身法，再试一试！”

如影随形追袭而至，五指依然毫不放松的抓向赵子原顶门，肩头一幌，那硕大的兀鹰去向赵子原后面攻去。

死谷鹰王名震天下，单凭他个人功力就够人应付，如今再加上那只兀鹰，就是再厉害的高手也难抵挡。

武冰歆替赵子原耽心，喝道：

“一个大人怎么可以欺侮小孩子？”

“呼”地一掌向那兀鹰拍去，用意在赵子原解除后顾之忧。那兀鹰被武冰歆掌风所罩，身子一抬，这样一来，赵子原已解除后顾之忧，只见他身子幌了两幌，竟在间不容发之际又避过死谷鹰王一抓。

死谷鹰王连袭两次俱未得手，几乎是从没有过的事，刹时他不由怔住了，脸色变的难看之极。

赵于原朝武冰歆拱拱手道：“谢谢武姑娘！”

武冰歆板起脸孔道：

“谁稀罕！”

赵子原心想又来啦，你既不希罕我谢，缘何又要助我一掌？花和尚朝死谷鹰王望了一眼，道：

“鹰王，这下子你又看走眼啦！”

死谷鹰王道：“我什么地方又看走眼了？”

花和尚道：

“你知道赵小子刚才用的是什么身法？”

死谷鹰王想了一想，猛然醒悟道：

“太乙迷踪步，哈，原来他就是赵子原！”

赵子原道：“是便怎地？”

死谷鹰王哂道：

“老夫听说你除了会太乙爵的‘太乙迷踪步’之外，好像连谢金印的’扶风三式’也学会了！”

赵子原心中一动，暗想他也称那白袍人为谢金印，看来那白袍人真是谢金印无疑了，但他为什么又自称司马道元呢。

他心中这样想，嘴里却应道：

“你好像对小可之事知道的不少！”

死谷鹰王不屑道：

“便是你会这两家武功又怎地？”

身子再度前欺，忽然绕着赵子原打起转来。

武冰歆见状大叫道：

“子原快退！”

她表面虽对赵子原冷漠，实则却对赵子原大为关心，因为死谷鹰王眼下身形连闪，已然即将施出杀手。

赵子原态度从容的道：

“谢谢武姑娘！”

刹时，只听死谷鹰王嘴里连连鬼啸不已，那只兀鹰再度盘旋于赵子原头上，也随着死谷鹰王的鬼啸而怪叫不已。

赵子原表面从容，实则在一刹那之间，他已运起了“九玄神功”，当死谷鹰王转到十二圈之际，阴风大起，人鹰同时向赵子原猛攻而至！

赵子原大喝一声：
“这是什么邪门鬼道？”
“轰”然一声，神功应手而发，死谷鹰王身形一顿，猛然翻出两步，再看那兀鹰时，双翅一剪，已自空中跌下。
花和尚骇然呼道：
“九玄神功，九玄神功……”
死谷鹰王“哇”的一张口，喷出了一口血箭，连那只兀鹰也不去顾了，转身下楼如飞而去。
武冰歆睁大了眼睛，半晌才道：
“子原，你连普贤爵的武功也会了？”
赵子原笑笑道：
“蒙他老人家瞧得起，就只教了我这么一手！”
花和尚吁了一口气，道：
“太乙迷踪步，九玄神功，再加上谢金屯的扶风三式，从此普天下无人能敌矣！”
语声一顿，转首对武冰歆道：
“武姑娘，咱们走吧！”
武冰歆摇摇头道：
“不，要走你走，我不走！”
花和尚微微一怔，道：
“那么令尊台前我怎么解释？”
武冰歆道：
“用不着你去解释，到时我自会对他说的。”
花和尚哈哈一笑，道：
“女大不中留，我这个做和尚的倒是盲人算命——瞎操心了！”
说着，大步走下楼去。
赵子原暗暗嘀咕，心想她为什么不走呢？难不成还想抽我几鞭么？
他此刻虽已艺业大进，但对于像武冰歆这种脾气时好时坏的大姑娘，却是招惹不起，极思离开，一时却又想不出一个理由出来。
武冰歆走了过来，说道：
“走，我有话对你说。”
赵子原苦笑道：“姑娘，在这里说不成么？”
武冰歆：“这里方便么？”

第五十五章原来如此

赵子原道：

“依小可看来，事无不可对人言，又有何不方便之处，难不成姑娘说的话还很秘密么？”

武冰歆道：

“若不秘密，我怎会要你随我到别的地方去？”

那一旁久未开口的吴非士拱手道：

“武姑娘请了！”

武冰歆朝吴非士望了一眼，道：

“不敢，这位老丈怎么称呼？”

吴非士微微笑道：

“老朽吴非士！”

武冰歆皱皱眉头道：

“老丈有何见教？”

吴非士道：

“若是老朽猜的不错，姑娘该是留香院主的千金了？”

武冰歆哼道：

“是又怎么？”

吴非士笑了一笑，并不以武冰歆那种态度为忤，又道：“姑娘这趟随花和尚来京，恕老朽斗胆请问一句，令尊大人想必也来了？”

武冰歆恶声道：“吴老丈，这是我家务事情，缘何你这般关心？”

吴非士道：

“老夫与武院主曾有数面之雅，算来也是旧交了，问一问该没有什么打紧！”

武冰歆笑道：

“可是我现在没有心情答复老丈这些问题。”

顿了一顿，旋对赵子原道：“子原，咱们走吧！”

赵子原大可拒绝她，可是不知怎地，就是无法把拒绝的话说出口去，只好向吴非士和玉燕子拱了拱手，道：

“两位再见啦！”

说着，和武冰歆转身走下楼去。

玉燕子朝赵子原望了一眼，道：

“吴老师，刚才这少年看来和‘灵武四爵’有极大关系，武啸秋、甄定远都是我们敌方，如今武啸秋女儿把那少年引去了，我耽心那少年会上当，咱们要不要跟去瞧一瞧？”

吴非士道：

“姑娘意下如何？”

玉燕子道：

“我认为有此必要！”

吴非士笑道：

“正合老夫心意，咱们走！”

说话之时，两人也先后走下楼去！

武冰歆带赵子原一股劲往前面走，赵子原只是跟着她走，半晌也没说一

句话，武冰歆回头道：“ 喂，你干嘛不说话呀？ ”
　　赵子原耸耸肩道：
　　“ 姑娘要小可说些什么好呢？ ”
　　武冰歆道：
　　“ 你真是的，难道你不想问问我，我这趟到京城来干什么？ ”
　　赵子原道：
　　“ 小可倒一时想不起来，小可如今便问一问，姑娘这次到京城有何贵干？ ”
　　武冰歆见他那付傻兮兮的样子，自己不说，他便不问，一生气，又懒于回答了。
　　赵子原奇道：
　　“ 姑娘怎么不回答了？ ”
　　武冰歆气道：
　　“ 我懒的回答了！ ”
　　赵子原苦笑了一下，暗忖女人真难侍候，我不问，她又叫我问，我问了，她又懒的回答，她大概又发大小姐脾气了。
　　两人又走了一段路，武冰歆心想这姓赵的那么痴呆，缘何“ 灵武四爵 ”中的普贤太乙二爵会看上他，把功夫都传给了他，天下事真个叫人难以逆料，这小子虽傻，难不成还有点后福？她对赵子原的感情最是特别，有时恨死了他，有时却又对他充满无限情意，偏偏赵子原就不懂武冰歆对他的情，所以武冰歆在一转眼之间又由情生恨，赵子原此刻虽是艺业大进，但武冰歆对他的看法仍没有两样。
　　两人这时到一处林园，那林园风景甚美，有水池，也有假山，四周林木苍翠，其间也偶而可见两三个游人来往其间，武冰歆找了一处密林较深的地方停了下来，说道：
　　“ 咱们到这儿坐坐！ ”赵子原道：“ 小可遵命！ ”
　　武冰歆瞪了他一眼，道：
　　“ 你遵什么命？ ”
　　赵子原道：
　　“ 姑娘命小可坐下，小可便坐下，这不是遵命么？ ”
　　武冰歆怒道：
　　“ 瞧你那付没出息的样子，普贤爵和太乙爵只怕是瞎了眼睛，才会把武功传给你这种大傻蛋！ ”
　　赵子原心想这又怪了，普贤爵和太乙爵把武功传给我，又干你什么事？心虽这样想，却未把话说出口来，只是笑了一笑，道：“ 姑娘命小可来此，便是说的这句话么？ ”
　　武冰歆愤然道：
　　“ 真是朽木不可…… ”
　　说到这里，她似是想到自己惯以这种态度对付赵子原，难怪他见了自己要局促不安，忽然叹了口气，道：
　　“ 你恨我么？ ”
　　赵子原道：
　　“ 小可从未恨姑娘！ ”
　　武冰歆摇摇头道：

“我不相信，你嘴里这样说，实则心里一定在骂我，说什么都是我不好，总不该以恶狠狠的态度对付你！”

赵子原微微一笑，道：

“其实小可也不计较这些！”

武冰歆悠悠的道：

“我希望你不要口是心非才好，其实我……”

赵子原接道：

“我知道姑娘对小可也十分关怀！”

武冰歆终于听到赵子原一句入耳的话，不由大喜道：“你终算明白啦！”

赵子原笑道：

“其实小可早已明白，只因姑娘……”

武冰歆道：

“我对你太凶了是不是？”

赵子原微微一笑，却没有说话。

武冰歆叹道：

“子原，你知我这趟来京城的用意吗？”

赵子原心想这下终于谈到正题了，说道：

“姑娘是和令尊大人一起来的么？”

武冰歆摇头道：

“不，我爹昨天就到了，我是今天才和花和尚赶来的。”

赵子原道：

“小可有一点甚觉奇怪，那花和尚并不是好人，姑娘缘何会和他一道呢？”

武冰歆道：

“里面自然有文章，这也是我要带你到这里来的道理！”

赵子原忽道：

“小可也想起来了，那花和尚临走之时，似乎说什么要向令尊解释之事，难不成他早就与令尊认识？”

武冰歆道：

“这些事你都别管，我有一个天大的秘密要告诉你！”

赵子原微笑道：

“关于那方面的秘密？”

武冰歆毫不考虑的道：

“你的！”

赵子原一怔道：

“我还有什么秘密？”

武冰歆神色凝重的道：

“子原，你真的姓赵吗？”

赵子原哈哈笑道：“姑娘说笑了，小可若不姓赵，难不成姓钱？”按照百家姓的顺序，“赵”是天下第一姓，其次才是姓钱，故而赵子原才有此一说，武冰歆怀疑的道：“你真姓赵？”

赵子原不禁十分好笑的道：

“姑娘真是姓武么？”

武冰歆一怔道：

“我当然姓武啦！”
赵子原道：
“那不成了，小可当然姓赵啦！”
武冰歆摇摇头道：
“你不同……”
话未说完，只听“嘶”的一声，一只红色火焰箭直冲入云霄，武冰歆话声一顿，急道：
“不好，我爹在呼唤我了！”
赵子原心想你在这里胡说八道，最好还是赶快回到你爹那里去，心念一闪，便道：
“既是令尊呼唤，姑娘还是赶快回去为妙！”
武冰歆喃喃地道：
“红色代表最紧急的讯号，难不成爹还会发生什么事？”
语罢，忽然两眼望着赵子原，郑重的道：
“子原，你在这里候着，不管什么事，我去一去就回，你千万不可离开！”
赵子原皱眉道：“假若姑娘一日不回呢？”
武冰歆深情的道：“你能等我么？”
赵子原为难的道：
“不瞒姑娘说，小可这次到京城，实乃有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要办！”
武冰歆冷冷的道：
“我知道，是不是关于张首辅之事？”
赵子原怔道：“姑娘缘何得知？”
武冰歆笑道：
“你的行动逃不出别人耳目，你问这话是多余了！”
赵子原暗暗吸了一口气，道：
“小可真想不出他们缘何对小可这般注意？”
武冰歆道：
“这……”
第二字未落，第二次红色火焰箭又已射向半空，这回共是两只，虽当秋阳之下，那桔红的颜色仍依稀可辨。
武冰歆话未说完，猛然一顿足，急声道：
“记住，千万不要离开，等着我回来。”
赵子原有事在身，闻言不由急道：
“姑娘……”
武冰歆已没心再听下去，娇躯一起，人已飞身奔了出去。
赵子原呆了一呆，心想这怎么是好？迟疑之间，忽听一人叫道：“小哥快走，迟则有变！”
赵子原道：
“吴老丈潜伏有时，敢问有何事相告？”
原来吴非土和玉燕子紧跟赵子原身后，事实上赵子原早已发觉，只不过没当着武冰歆的面说出来罢了。
吴非士仍隐在暗处没有现身，又道：
“武啸秋等人对小哥图谋甚急，小哥技艺超群，恐仍非他们之敌，最好避避锋头……”

赵子原道：
“与老丈同行之玉燕子姑娘呢？”
吴非士道：
“她发现情形有异，已去追查敌踪来啦……”
吴非士忽然说了句“来啦”，其后便没下文，就在这时，赵子原只听到一阵脚步声从四面响起。
他游目四顾，只见左右各出现一人，左边是武啸秋，右边是甄定远，当面一人昂然而进，赫然竟是那鬼斧大帅摩云手，这且不说，后面也有脚步声响起，他回头一望，却是那花和尚。
当世四大顶尖高手同时在赵子原面前出现，若在以前，只怕他早已吓的变了脸色，可是现在他神态自若，只是心中在暗暗盘算应敌之策。
甄定远冷冷的道：
“好小子，你一夜之间成为武林风云人物，真正是想不到啊！”
赵子原冷静的道：
“小可并不在乎名利。”
甄定远嘲道：
“那么是时势造英雄了？”
赵子原淡然道：
“堡主要这么说，小可不屑多言。”
武啸秋道：
“谷定一，僵尸红魔都在你手下铩羽而去，再是今天的死谷鹰王也踉跄而逃，哈哈，像这等大英雄大豪杰可惜时日不多，幌眼将逝了，老夫实在为你可惜！”
赵子原哂道：
“多谢了！”
甄定远嘿嘿道：
“这小子真个不愧为谢金印的儿子，就凭他这份镇定功夫，隐隐然便有乃父之风！”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赵子原只觉心头大震。
他剑眉一挑，叱道：
“甄定远，你说话嘴巴最好放干净些！”
甄定远哈哈笑道：
“难不成你还不承认你是谢金印的儿子？”
赵子原两次被甄定远说成是谢金印的儿子，脸上早然充满了杀机，他自出道以来，这可能还是第一次主动的升起了杀意。
他向前跨上两步，切齿道：
“你再说一次看看！”
他气度不凡，加上此刻脸上充满了杀机，甄定远倒真是被他的威势震的呆了一呆。
但这种情形只是刹那间事，转眼之后，甄定远脸上又流露出不屑的笑容，嘿嘿笑道：“便是老夫说上一千次也还是那句话！”
赵子原大怒，手臂缓缓抬了起来。
周遭气氛立时陷于一种窒息似的沉闷，也不知为了什么，赵子原手掌未扬，甄定远便已觉得气劲压身。

他心头大震，情不自禁向后退了一步，“ 呛 ”的一声漫天星花飘飞，甄定远已拔出了宝剑。

甄定远再次干笑了两声，道：“ 小子，你果然艺业大进了！ ”

赵子原道：

“ 假若小可手上有把剑子，情形就更不同了！ ”

武啸秋骇然道：

“ 你双手俱能使用技式？ ”

赵子原冷然道：

“ 武院主可是不信么？ ”

忽听一人喝道：

“ 接住，这里有一把！ ”

一道白光冲天而至，缓缓插落在赵子原面前两步之处，赵子原并未伸手去拔剑，倒是武啸秋喝道：

“ 吴非士，你鬼鬼祟祟藏在那儿，难道老夫不知道么？老夫是要解决赵小子之后再和你算帐！ ”

吴非士淡然道：

“ 好说了，吴某绝不会走远就是。 ”

赵子原走上两步，缓缓拔出地上宝剑，随手一抖，阵阵波浪应手闪起，碧波万顷之中，银白光华璀璨天成。

那一直没有说话的摩云手见状，脱口呼道：

“ 浪沧三式，你……连金鼎爵的武功也会？ ”

赵子原昂然道：

“ 然也！ ”

武啸秋、甄定远、花和尚三人脸上都变了颜色，摩云手神色也显得异样的沉重，他长长吁了一口气，道：“ 好小子，你造化可真不小啊！ ”

跨上两步，反手将板斧绰在手上，又道：

“ 若干年前，老夫曾和金鼎爵有过一面之雅，斯时本想领教一下他的绝学，其奈时不我与，今天能在他传人手下品尝品尝‘ 浪沧三式 ’，亦一大快事也！ ”

赵子原冷冷的道：

“ 小可自从习会‘ 浪沧三式 ’之后，至今尚未发过利市，今能领教鬼斧大帅神技，幸何如之！ ”

摩云手嘿然道：

“ 好说，好说！ ”

手臂一抖，一片乌光化作一条长龙似的盘旋而起，劲风呼呼之中，已然向赵子原劈了过来！

赵子原长剑一挑，剑波一阵接着一阵涌起，光华灿烂之中，敢情他已施出“ 浪沧三式 ”的“ 随波逐浪 ”。

鬼斧大帅加强劲力，那片乌光不断向前推涌，周遭劲风大作，可是赵子原也不示弱，剑波的圈子越来越大，换句话说，摩云手的压力愈强，赵子原的反击之力也愈加强大。

刹时，只听“ 叮 ”的一声。

魔云手久攻不下，招式一变，分从三个角度抢攻，气劲有如山岳，紧紧把赵子原困在当中。

赵子原一声清啸，向左跨出三步，反手一剑挥出，再次听到“叮”的一声，他连人带剑化作一道长虹，“虎”地冲天而起。

魔云手围击不成，重心顿失，而就在这时，赵子原连人带剑已向他罩下。

好个魔云手，虽然处在这种劣势之下，仍然不慌不乱，身子迅速一圈，扬斧直劈，第三次听到“叮”的一响，魔云手身子一踉跄，赵子原却乘势翻下地来。

魔云手寒着脸孔道：

“浪沧三式果然名不虚传！”

赵子原道：

“大帅神技也使小可钦佩得紧。”

花和尚道：

“看来咱们只有采取围击一途了！”

甄定远和武啸秋目睹赵子原的身手，都不由心里暗暗发毛，两人自忖刚才那招若是成了自己来对付赵子原，至少也要被迫退一步，于是要除赵子原之心也越发来的强烈。

甄定远道：“本堡主首先赞成！”

武啸秋道：

“老夫自然也不例外！”

魔云手顿了一顿，始道：

“凭咱们合击之力，大约有十招便成了！”

听他之意自然也表示赞同，赵子原仰天笑道：

“小可何德何能，能蒙四位如此青睐，虽死无憾矣！”

甄定远冷冷的道：

“此处有山有水，风景绝佳，你死在这种地方也算是你的造化啊！”

赵子原紧紧握住手中宝剑，道：

“好说，好说，四位算计虽好，小可只怕人谋不如天算！”

武啸秋大喝道：

“噜嗦什么……”

扬掌待击，蓦地，只听一阵抑扬的宫乐轻轻响起，那宫乐声音甚细，宛如自天籁传下，丝丝打入众人的耳鼓。

魔云手身子微颤，叫道：

“燕宫东后，燕宫东后，她也来了？”

花和尚一听到“燕宫东后”四个字，不由脸色微微一变，寒声道：“贫僧失陪了。”

身子一幌，如飞向外奔去。

甄定远讶然道：

“这和尚怎么啦？”

武啸秋叹道：

“东宫是个难缠的人，今日之局只好作罢，倒便宜了这小子！”

魔云手默察了一下当前情势，挥挥手道：

“走吧，以后再说！”

说着，大步走了出去。

魔云手一走，甄定远和武啸秋那敢停留，接着一个一个的大步奔了出去。

赵子原长长吁了一口气，心道：

“好险，好险，若非东宫适时出现，今日之局我绝无幸理！”
念头刚动，只见吴非士和玉燕子相继走了出来。
赵子原拱手道：
“原来俩位是东宫高手，失敬，失敬！”
吴非士笑道：
“好说，赵兄身手不凡，好生叫人佩服！”
赵子原谦逊了几句，复道：
“闻说东后玉驾到即将至此，小可正欲拜识，今日终算一开眼界了！”
玉燕子笑道：
“谁说我姑妈即将来了？”
赵子原惊道：
“原来姑娘与东后关系非浅，小可更失敬了，只是刚才那阵宫乐不是说明东后要来了么？”
玉燕子格格笑道：
“我姑妈那有时间到这里来，只因我刚才见他们四人联手合击于你，一时情急，故而奏出此乐吓唬他们！”
说着，从身上拿出一管铁器，那铁器构思精巧，一边有许多洞口，玉燕子度在嘴边轻轻一吹，一阵美妙音律便散发而出，赵子原一听，不由恍然大悟道：
“原来如此，小可明白了！”
吴非士忙道：
“事情只能蒙骗一时，玉燕姑娘，咱们快走，那些人都是老奸巨猾之辈，说不定他们便会转回来！”
身形一动，只见一队精兵涌围了上来，齐声大喝道：“捉拿钦犯！”
玉燕子一怔道：“谁是钦犯呀？”
赵子原道：
“小可前晚曾到魏宗贤和天牢走了一转，不悉他们怎么知道小可在此，两位快走，小可不愿牵连两位。”
说罢，把剑还给了吴非士。
由于那队兵丁距离尚远，吴非士虽接过了剑，仍是不慌不忙的问道：
“小哥见着张首辅了么？”
赵子原道：“见过了！”
吴非守关切的道：
“情形如何？”
赵子原感慨的道：
“人在牢中，志节依旧，小可终生替首辅惋惜！”
吴非士一拍大腿道：
“志节情操非常人所能守，首辅究竟不愧为首辅，但不知不哥惋惜之言又作何解？”
赵子原叹道：
“不瞒老丈说，小可昨夜大可将首辅救出，只是他坚持不肯，还说什么如此一来会坏了他的名节！”
吴非士颓然道：
“首辅未免太过愚忠了！”

玉燕子插口道：
“南宋末年，岳武穆大破金兵于朱仙镇，本可乘势渡河迎回二帝，不料内受谗臣牵制，假传十二道金牌将武穆召回，致使此一大好时机错失，今首辅为我朝擎天一柱，想不到魏阉竟欲仿效秦桧，置忠良于死地，首辅读圣贤书，为何不及此计？”
赵子原叹道：
“处境不同，立场各异，也许首辅看法是对的！”
说话声中，那队兵丁已围了上来。
吴非士回头问道：“姑娘之意如何？”
玉燕子道：
“这些人都是魏阉一党，正好杀个痛快……”
数声大喝随之响起，四五名兵丁如飞扑上。
吴非士笑道：
“姑娘言之有理，老朽也许久不动过剑子，今日正好验验锋芒！”
长剑一摇，剑花飘飞，那四五名兵丁都一齐倒下地去。
其余兵丁见吴非士神勇，发一声喊，四面团团围住，不断用长枪向这边掷来，却不敢贴近。
玉燕子笑道：
“要杀便得杀个痛快！”
掌风凌厉拍出，又有几个人被震倒了下去。
要知此地乃城区一座公园，在那时虽然还没有公园这个名字，可是在天子脚下的京城却是专门供人前来游玩的，其性质确也与现时公园无异。
就由于此地是在城区之中，所以当事情刚刚发生之时，游人已赶紧走避，同时有好事者便向官府报告去了。
那队兵丁大约有四五十人，但一上来便被吴非士和玉燕子击倒将近十人，其余的人都远远围住，挂了刀枪，改用弓箭，纷纷向赵子原等人怒射。
赵子原道：
“事情闹大啦，此地再也不能留下去了！”
玉燕子冷笑道：
“怕什么？人越多越好！”
赵子原摇摇头道：
“话不是这么说。”
玉燕子道：
“那又该怎么说？”
赵子原用手往那些兵丁一指，道：
“罪魁祸首只是魏阉和他那一小群党羽，这些人究竟只是可怜虫罢了！”
吴非士道：
“也对，咱们突围而出算了。”
正在这时，突然又有大批兵丁涌到，先时这批兵丁得到后来的支援，刀剑并举，一齐又围了过来。
玉燕子朝赵子原一望，道：
“你有地方去吗？”
赵子原道：
“不劳关怀，小可自有去处！”

吴非士长笑一声，道：

“那便好啦，咱然还有事情要赶回东宫去，不然倒想和小哥好好谈一谈！”

赵子原蓦然想起司马迁武说起曾发现西后与摩云手相聚之事，本想此时说出，怎耐四周兵丁如蜂涌至，呼呼连拍数掌，却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吴非士大喝一声，振剑冲出一条血路，玉燕子在后面跟着，赵子原垫后来，向前推进。

那些兵士自然不肯放过他们，见三人要走，前后两边的人有如长蛇头尾一摆，分从两边围上。

吴非士大叫道：“姑娘，咱要尽全力啦！”

左掌右剑，出手连毙十数人，身子一起，“呼”地飞掠而起！他身形腾空，一名军官模样的人大喝道：

“放箭！”

刹时箭如雨发，纷向吴非士射去。

吴非士左手一拍，那些箭矢自然都伤着他，而他的身形已掠出十丈开外。

眼看吴非士身形即将落地，忽听一人大喝道：

“回去！”

吴非士只觉胸口受一股大力一震，真气逆翻，一口气硬接不上，忽自半空跌下。

玉燕子大惊道：

“那是谁？”

赵子原举目望去，只见那人身材魁伟，年约一旬，却是不认识。

赵子原摇摇头道：

“此人面生的紧！”

玉燕子轻笑一声，身形陡起。

玉燕子身形轻灵，赵子原只见她娇躯一起一落，人已掠了过去。

那大汉几乎使用同样手段，未待玉燕子娇躯纵落，飕风轰击而出，同时喝道：

“躺下！”

玉燕子冷哼一声，娇躯曼妙一折，一缕指风袭出道：“不见得！”

那大汉见她身子还在半空之中，说什么也没法挡他一掌之势，谁知玉燕子竟是大大的意外，他不禁呆了一呆，玉燕子已乘势翻落下地。

这时吴非士从地上翻了起来，玉燕子道：

“伤着了么？”

吴非士笑了一笑，道：“一点点，谅还不碍事！”

第五十六章扑朔迷离

玉燕子道：

“ 那便好了。 ”

那高大汉子冷冷说道：

“ 好什么？ ”

玉燕子目光冷冷一扫，只见那大汉年约四十，身材比平常人高大，眉粗眼大，貌相十分凶恶。

在那大汉四周还站了七八名劲服汉子，玉燕子一瞧便认出这些人都是东厂的锦衣卫，在最外一圈却围了百多名兵丁，个个执刀在手，似是提防他俩逃走。

玉燕子皱了皱眉头，心道：

“ 这高大汉子是谁，我从前都好像没听人说过？ ”

念随心转，当下说道：

“ 一点点伤势算得了什么？当然是好了！ ”

那高大汉子哂道：

“ 伤虽未重，却得把命留下，算起来还是不合算啊！ ”

玉燕子冷笑道：

“ 你自信有这份能耐么？ ”

那高大汉子道：

“ 若没这份能耐，老子拦着你们干什么？ ”

说话之时，赵子原也飞身掠过来。

玉燕子转首道：“ 赵兄可认得此人？ ”

赵子原摇了摇头道：

“ 小可从未见过！ ”

那高大汉子怔道：

“ 你便是赵子原？ ”

赵子原笑道：

“ 是便怎的！ ”

那人冷声道：

“ 前夜大闹九千岁府以及后来又想到天牢救人的可是你？ ”

赵子原耸耸肩道：

“ 不错！ ”

那人目光一寒道：

“ 如是说来老子便先对付你！ ”

赵子原冷冷说道：

“ 赵某平生不杀无名之辈，阁下高姓大名？ ”

那高大汉子道：

“ 老子没名没姓，你先接我一招试试！ ”

单手一挽，右掌缓慢的在空中斜划一道圈子，然后徐徐的拍出一道飚风，直袭赵子原胸前三大要害部位。

他出手甚慢，可是每当掌风推出少许，劲力便加大一分，快到赵子原胸前之际，已汇集成一股锐不可当的雷霆之劲。

玉燕子脱口道：“ ‘ 飞龙掌 ’，你是密宗弟子？ ”

吴非士怔道：

“密宗那有俗家弟子？”

玉燕子道：

“是啊，难不他是化过装了，只要揭掉他头上方巾一瞧便知！”

那高大汉子掌风已发，倒也不由暗暗心惊道：

“此女好厉害的眼光，我掌势刚出，便瞧出我的底细！”赵子原笑道：

“姑娘所见正与小可相同，他是密宗和尚假装的。”

说话声中，一股宏大劲力已当胸封至。

那高大汉子嘿然冷笑道：

“小子，你是找死！”

蓦地吐气开声，掌风爆炸而开，几乎把赵子原整个身子都罩了进去！

赵子原胸口一窒，暗忖密宗武功当真不同凡响，就凭他这一掌之势便够争雄武林了。

他身子微幌，劲风一沉，谁知对方掌劲生像贴了狗皮膏药，他双脚堪堪落地，那高大汉子掌劲已如影随形攻到。

赵子原大喝一声，突地原地中一声春雷乍展，“轰”然一声，劲风作响，那高大汉子一幌，登登退了几步。

那高大汉子脸孔苍白，半晌之后才道：

“好掌法，老子要和你闹一闹了！”

这话一出，那七八名锦衣卫分向两边散开，那一百多名兵丁也跟着两边退让，只在远远站了一道圈子。

玉燕子道：

“密宗玩意很多，注意要小心！”

吴非士道：“说得是。”

刹时，只见那些兵丁向两边让开一条路来，左面一排走出八名小和尚，接着右面也跟着走出八名。

那十六名和尚年纪都只十一二岁，个个生的唇红齿白，模样俊俏，当真人见人爱。

那十六名小和尚手中都拿着一只翠绿的菩提树，每走一步，那翠绿的树枝便幌一幌，由远处看来极为醒目。

吴非士奇道：“他们想干什么？”

玉燕子道：

“吴老师，脑中别多想，尽力安静，千万不要着了道儿！”那高大汉子嘿嘿说道：

“好说，好说！”

便在此际，只见他双手一阵摇幌，那十六名小和尚忽地交错行走起来，那高大汉子往空地下一坐，喃喃念道：“嘛啼咪哩，啼啦唏啦……”

他先念的很慢，那十六小和尚便也走的很慢，不一会他念快了，那十六名小和尚走的也跟着快了起来。

又过了一会，只见那十六名小和尚利用交错的身子绕着赵子原等三人打转，由于身形迅速，赵子原等人乍然一望，便是生像发现自己面前有千百条道路似的，一时竟为之举步不得！

玉燕子大惊道：“这是什么名堂？”

吴非士只一阵目眩，骇然道：“你们嗅到一种气味么？”

赵子原大喝道：
“快屏住呼吸？”
右手一扫，一股飕风已横扫而出。
赵子原心念十六名小和尚年纪轻轻，那一掌只用了六成左右功力，饶是如此，飕风翻滚风势仍足惊人。那知他掌劲扫出，有若泥牛入海，毫无痕迹。
那十六名小和尚疾转如故，而且花样也越转越多，当真令人眼花燎乱，为之神摇目夺。
那高大汉子先是盘坐地下念着，此刻却把身子站了起来，只见他手舞足蹈，状若疯人。
玉燕子寒着脸孔道：
“据闻密宗一门极是正派，缘何会有这等旁门左道玩意儿呢？”
赵子原道：
“小可孤陋寡闻，姑娘知道这是什么玩意？”
玉燕子道：
“姑不论他是哪种玩意，总之我有办法破他，不过这一办法甚是损理，我不愿施出来罢了！”
赵子原暗忖，处此境地，她竟然还有这种慈悲心肠，实在难得！目光一扫，见吴非士脸孔泛紫，惊道：
“吴老大可是中毒了？”
玉燕子笑道：
“不碍事！”
随手掏出五颗药丸道：
“吴老师把嘴张开！”
吴非士粗重的喘着气，模样十分痛苦，吃力张开嘴巴，玉燕子中拇两指一弹，已把那颗药丸弹入口去，说道：
“赶快行功！”
吴非士跌坐下去，运动真气，谁知真气怎么样也运集不起，反之脸上现了一阵痛苦，颤声道：
“追魂教，追魂教，姑娘，我……”
下面的话还没说完，“扑通”一声仰倒。
玉燕子脸色一变，正待伸手去扶，赵子原忙道：
“动不得！”
玉燕子茫然道：
“天下何物这般厉害？”
赵子原道：
“小可久闻‘追魂教’所行之毒，是天下少有的毒物，此物极似‘无形毒’，无色无臭，中者无不立毙！”
玉燕子痛苦的道：
“这样看来，吴老师是没有救了？”
赵子原唏嘘道：
“死者已矣，生者何堪，姑娘还是节哀的好！”
玉燕子两眼射出精光，大声道：
“我非杀了他们不可！”
说话之时，只见她从怀中取出一物，那物乃是一条彩带，不过这条彩带

极长，两面光华夺目，看来十分美丽。

赵子原心道：“难不成这根彩带便很厉害么？”

忖念之际，听玉燕子怒喝道：

“以毒攻毒，这便是用毒者的祖训，你们既是这般歹毒，说不得本姑娘要开杀戒！”

只见她随手一抖，那根彩带便似晚霞夕阳光辉那么灿烂，但见五色缤纷，同时扬起一阵彩色轻雾。

那十六名小和尚是时动的非常迅速，岂料身子触及那片彩色烟雾，一个二个便发出一声尖叫，那片烟雾布及四五丈方圆，在彩带挥送之下，范围更大更广。

刹时，那十六名小和尚都着了烟雾，尖叫之声此起彼落，“扑通”、“扑通”都往后倒去。

那高大汉子睹状大惊，霍地从地下跳起，大喝道：

“你用什么东西把我‘毒魂大阵’破了？”

玉燕子没有理他，指着地下吴非士道：

“我问你，他还有没有救？”

那大汉道：

“有当然有，只是解药却在老子身上！”

玉燕子道：

“我问你，那便是了，你想不想你那十六名小和尚活过来！”

那大汉怔了一怔，道：

“老子不相信！”

他俯身一看，却见那十六名小和尚个个脸色都无异样，心口也在跳动，就只躺在地上不能起来。

那大汉伸手一摸，玉燕子叱道：

“你可是想不要命了么？”那大汉连忙缩手道：

“女娃儿，你可是想威胁我？”

玉燕子冷冷说道：

“你连他们着了什么道儿都不知道，枉你还会向别人使毒呢？”

那大汉道：

“事实上老子对毒一窍不通，不过本门这种‘毒魂大阵’本身便含的有毒存在，敢问你又用的是什么？”

玉燕子哂道：

“听过‘天罗教’的名字么？”

那大汉居然一震，惊道：

“天罗教？你是东后的人？”

玉燕子冷笑道：

“知道便行了，你在西域当和尚当得好好的，缘何要换了俗家衣服到这里来鬼混？”

敢情东后和西域密宗还有渊源，那乔装大汉的西域和尚再也不敢多说话，走过来替吴非士灌了一颗药，说道：

“有劳姑娘把这十六名弟子救醒，贫僧这便离去！”

他终于露出真实身份，说过之后，揭掉头上包巾，露出了一颗光光头，然后脱掉那件俗装外衣，一袭青色袈裟也随之显露出来。

玉燕子自是不愿为难他，也把解药送给了那青衣和尚，那青衣和尚一一给那十六名小和尚服下，不久便都醒了过来。

过了一会，吴非士也跟着醒转，那青衣和尚合什道：“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

说着，带了那十六名小和尚扬长而去。

事情这样急转直下，不但大出那些兵丁意料之外，尤其是那七八名锦衣卫个个都傻了眼。

这时一名军官手执长枪越众而入，那些兵丁轰然道：“总兵大人到了，这下好了！”

那总兵大人紧了紧长枪，喝道：

“天子脚下岂容你们这些草寇撒野，还不赶快受缚！”

玉燕子哼道：

“你威风什么？”

那总兵大怒，长枪挽了斗大一朵枪花，分心便刺。

玉燕子娇躯微侧，闪过一招，回首道：

“吴老师还能行动么？”

吴非士道：

“老朽已完全恢复过来，姑娘不用替老朽耽心，尽管放手去较量就是！”

那总兵大人道：

“说的好容易！”

倒转枪柄，又是一枪刺了过来。

玉燕子哂道：

“你逞什么英雄！”

双手一抓，一下扣住那总兵的枪柄，同时喝道：

“断枪！”

那总兵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会不及一个女流，嘿的叫了一声，奋起神刀一挑，原意是想把玉燕子身子挑起，他用的是外力，玉燕子用的是内力，两股力量，挤的那只粗如碗口大枪“咔拆”一声，果然齐中而断。

那总兵脸色一变，玉燕子乘时喝声：“走”，人已飞弹而起！吴非士跟着而动，那七八名锦衣卫，只有些顾虑赵子原，对他俩还不怎的害怕，数声大喝响起，就有几人飞身拦路。

玉燕子哼了一声，半空中一挥那根五色彩带，那几名锦衣卫一声惨叫，便由半空中坠落。

锦衣卫这一关一过，那些兵丁更不在两人眼下，两人指东打西，终于冲开一条血路，飞身奔去。

赵子原本来也想跟着两人走，但他考虑自己中途可能受到强力拦截，所以两人一走，他故意另择了一个方向奔出，他这样做，完全是想引开官兵的力量！

赵子原身子一动，一大堆兵丁便都拦了上来，赵子原不愿多伤无辜，边打边行，终于冲了一道缺口飞身闪出！

后面兵丁那会放过他，一面追一面纷纷喊捉奸细，这一来，赵子原已不方便在大街上走，转了两条小巷，他对京城路道并不熟悉，两条街道一转，却不知自己此身已到了哪里？

远远仍是听到兵丁喊叫之声，赵子原心道：

“我虽已脱出了他们范围，只是我还得去打探程大人的消息，只是路道不熟，我往哪处走？”

忖念之际，忽见从一条小街转出一名小厮向他招了招手，赵子原一看并不认识，奇道：“小哥是叫我么？”

那小厮道：“快随我来！”

那小厮年龄虽小，却是非常机警，说过之后，掉头便走。赵子原迟疑了一会，终也跟着那小厮走去。

那小厮转了两弯，忽然在一处高大的院墙面前停下，那小厮朝墙上指了一指，

“快翻进去！”

赵子原怔道：

“里面是……”

那小厮急道：

“别多问了，你进去便知道。”

赵子原摇了摇头，道：

“小哥不把里面的人告诉我，我怎能糊里糊涂撞进别人房子？”

那小厮直跺脚道：“里面的人你认识，这总行了吗？”赵子原仍不放心说道：

“里面是谁？”

那小厮太急，就在这时，忽听“哑”的一声，一扇偏门打开了，一名使女模样的人探出头来，道：

“金哥，便是他么？”

那叫金哥的小厮道：

“谁说不是呢？偏生他就不肯进去！”

那使女声急道：

“赵公子放心，我家小姐知道公子道路不熟，得悉你被官兵围住，因而派人接你，公子请吧”

赵子原一呆，心道：

“她家小姐？我几时认识过这么一个阔气小姐呀？”他人虽还没有进去，但是看着那高大的院墙，便知道人家气派不俗，若非官宦之家，也该是有钱的巨富了。

那使女见赵子原久久没有答话，急道：

“赵公子怎么啦，咱们小姐都等得急了，你还站在那里没有挪动呢！”

赵子原拱手道：

“姑娘能把贵小姐芳名见告吗？”

那使女道：

“小姐姓白，不过这是她现在的姓，至于以前嘛，她并不姓白话未说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已然响起，那使女脸色一变道：“追兵来啦，公子快进来！”

说着，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把赵子原一拉，然后“砰”的关了木门。

赵子原到里面一看，眼前是一座后院，这后院很大，花木扶疏，十分幽雅宜人，那使女道：“公子来过么？”

赵子原苦笑道：“小可如是来过这里，便该认识贵小姐了，姑娘，你刚才的话没说完呢！”

那少女正想答话，蓦见一个白衣美女由花丛中缓步行来，使女一见，连

忙用手一指道：

“瞧，那不是小姐来了吗？”

事实上赵子原上已发现了那白衣美女，他实在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因是那白衣美女对他实在太熟稔了，只是他做梦也没想到白衣美女会是这里的小姐？

那白衣美女走到赵子原面前停下，幽幽说道：“你没事我就放心了！”

虽只简单几句话，千万种柔情蜜意已尽在其中，赵子原心中微微一荡，他定了定心神始道：

“甄姑娘，我实在想不到会是你在这里？”

那白衣美女道：

“我知道你想不到的，就是我自己又何尝会料到这一步！”

赵子原苦笑道：

“姑娘自己都如是说，我就更不必论了？”

那白衣美女叹道：

“白雪苍狗，沧海桑田，世间事委实太使人难以逆料，就拿你来说吧，在黄河渡口之际，武功原不过平平，谁知落水之后，非但没有葬身鱼腹，反而因缘时会，一变而为名震天下的大英雄了！”

赵子原摇头道：

“甄姑娘可是在挖苦我么？”

那白衣美女道：

“我说的是真心话，子原，咱们总有好些日子没有见面了吧，我相信你此刻想知道一件事情，待我告诉你！”

赵子原心道：

“她必是认为我想知道她此刻的身份，岂知我最迫切希望知道的，还是程大人程钦的情形！”

那白衣美女说过之后便当先走了，赵子原满腹猜疑的跟在后面，两人一前一后穿过花丛，谁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白衣美女来到一处书斋，两名使女早在候着，那早先带着赵子原进来的婢女忽道：“小姐，要不要婢子去准备点吃的东西？”

那白衣美女道：

“赵公子折腾大半天，想必十分饿了，你们都去准备一下，我在这里和赵公子谈一谈！”

那两名使女会意，相继走了出去。

那白衣美女先请赵子原坐下，说道：

“子原，为了使你安心坐下来和我多谈一谈，我必得先把你所极愿知道的事告诉你，也好使你死心。”

赵子原心头一震道：

“死心，难不成姑娘已知道我的事了？”

那白衣美女笑道：

“你是不是最耽心程大人之事？”

赵子原脱口呼道：

“姑娘果真知道这件事，不知程大人的情形如何？”

那白衣美女叹道：

“魏宗贤权倾天下，便是当今皇上也得听他几句，程钦这样做无异自寻

死路，还会有好下场么？”
赵子原大惊道：“程大人遇害了么？”
白衣美女道：
“那倒不致于这么快，魏宗贤掩人耳目，起码还得故意做些手脚！”
赵子原急道：
“甄姑娘，那么程大人如今究竟如何？”
白衣美女道：
“业已打下天牢，抄投满门！”
赵子原颓然道：
“罢！罢！忠良尽丧，国势何堪？眼见大明天下即将拱手让人矣！”
白衣美女道：“不过据搜查的人报告，程钦一家三十六口一个也不少，独独走了他的爱子程铭仙！”
赵子原不由一惊道：“难道他们还想斩尽杀绝？”
白衣美女道：
“官家的事不比武林恩仇，要办便得办个彻底！”
赵子原深觉白衣美女和她往常性格大是迥异，暗忖她怎会变得那么快？
他心念一闪，戒备之心油然而生，忽道：
“甄姑娘，令尊大人在此地？”
白衣美女摇头道：
“子原，甄定远并不是我的父亲？”
赵子原愕然地摇了摇头道：“这怎么可能？”
甄陵青道：
“说来话长，总之一句话，甄定远并不是好东西！”
赵子原道：
“何以见得！”
甄陵青柔声道：
“子原，难道你还不清楚么，这话又何需问我！”
赵子原越听越起疑，念头闪驰之中，一只春葱般玉指已搭了过来，赵子原抬头一望，只见甄陵青两眼含情脉脉的望着他，赵子原不禁心神一荡。
甄陵青又道：
“子原，我以前对不起你，可是现在，我是真心爱你了，你能不能答应我一句话？”
甄陵青说着，娇躯微抖，一股兰麝香味扑鼻而入，赵子原一生虽然少近女色，只是此刻也不禁有些心猿意马！赵子原含糊的道：“什么话？”
甄陵青道：
“放弃江湖生涯，和我永远厮守在一起！”
这话听来颇含情意，可是赵子原却认为大反常态，说道：“甄姑娘，你从此不言武事了？”
甄陵青道：
“这得说说我的身世了。”
赵子原道：
“小可一直觉得怀疑，如说姑娘与甄堡主毫无瓜葛，缘何早不发生此事迟不发生此事，偏偏……”
甄陵青脸孔一沉，道：“子原你不相信我？”

赵子原道：
“小可怎敢？”
甄陵青忽地嫣然一笑，道：
“我知道你不会怀疑我的！”
赵子原勉强笑了笑，他是觉得甄陵青已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甄陵青以前任性，骄狂，但是现在的甄陵青却是情意绵绵，没有一点武林气息。
赵子原并不是傻子，知道一个人要改变个性，也不会变的这么快，那么照这样说来，眼前的甄陵青该是假的了？
那也不会，甄陵青毕竟是甄陵青，形貌不用说，便是那阵阵声音与微小动作，谁又能装扮！
就在这时，一名使女走了进来，禀道：
“小姐，已准备好了！”
甄陵青扬手道：
“带路！”
使女低应声应了句“是”。
甄陵青转首道：
“子原，先吃点东西再说吧！”
赵子原也真是有些饿了，闻得甄陵青一说，含笑说道：“如此叨扰姑娘了！”
甄陵青淡然一笑，挥手使使女在前面带路，一行出了书房，沿着一条花径前行，充鼻一片芬香，顿使人精神一振。走完花径，眼前是一座水阁，水阁四面环水，阁楼恰好在池子中央，相距约在十丈远近。
使女禀道：
“小姐，酒席已备在阁中了。”
甄陵青道：
“知道啦！”
说时转身对赵子原道：“子原，请吧！”
赵子原皱了皱眉头，暗忖由岸上至水阁相距有十丈，若非有超人武功，势难飞渡过去，难不成甄姑娘身边使女都有这等功力么？这点不说了，更使人震惊的还是这一席酒又是如何安置上去的，赵子原心念转动，随口应道：“甄姑娘请！”甄陵青道：“子原和我还讲客气吗？”
赵子原笑了一笑，道：
“如此有僭了！”
双臂一振，轻轻掠了过去。
不过他为人十分细心，飞掠之际，利用眼角余光一扫，似是发觉甄陵青在同一个时候也飞身掠起，以她那一身轻功，简直已到骇人地步。
赵子原心道：
“不可能啊，甄陵青的武功我是见过的，她绝对没有这样高的轻功？”
心念转动，两人已一先一后落入水阁，赵子原目光一扫，但见水阁陈设豪华，一切桌椅杯盘华丽高贵，恐怕就连首富人家也难以办到，赵子原怀疑之念大起，戒备之心随之更甚。
甄陵青微笑道：“请坐，简慢之处尚请见谅！
赵子原道：
“那里，那里，甄姑娘太客气了！”

他十分注意甄陵青的动作，尤其是她脸部，他知道任何武林人物要变换成另外一个人，都可以在脸上套上一张人皮面具，但是经过他仔细观察之下，甄陵青脸上似是没有人皮面具。这一来，赵子原又不禁暗暗奇怪。

甄陵青对赵子原的行动似有所觉，待两人落坐之后，她含笑说道：

“子原，瞧你好像有点心神不宁的样子？”

赵子原心中微动的道：“是的。”甄陵青道：

“你是不是怀疑我为什么会到这里来？”

一面说，一面替赵子原斟了一杯酒，又道：

“我刚才便对你说过的，人世间的变化是难以逆料的，人的情形如此，我又何尝不一样？”

她在自己面前也斟了一杯，道：

“来吧，我先敬你一杯！”

说着，举杯在唇间喝了一口。

赵子原也浅浅喝了一口，道：

“甄姑娘，说真的，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

甄陵青幽幽叹道：

“子原，你还记的起那天在黄河渡口的事吗？”

赵子原道：

“时间并不太久，小可如何记不起来！”

甄陵青道：

“咱们一边吃一边说，子原，别客气啊！”

说着，又喝了一口，接道：

“那天我奉劝你不要到京城来是有深意的，不想你不听，你和司马迁武落水之时，我那时也在爹爹船上，我见你落水，真是痛不欲生，几乎要跳水自杀，都被爹爹阻住了。”

赵子原道：

“姑娘待我太好了！”

甄陵青道：“你现在才知道么？”

赵子原苦笑道：

“小可素来愚钝，但不知以后事实发展又怎样？”

甄陵青瞟了他一眼，道：

“我自然和爹爹大吵大闹，我爹爹一怒之下便把我拷打一顿，我当时忍着不发，后来乘他不备跳下黄河……”

赵子原感慨的道：“甄姑娘，你这是何苦！”

甄陵青道：

“你认为不应该？”

赵子原尴尬的笑了一笑，没有说话。

甄陵青道：

“我也不知经过了多久，当我醒来之时，在我面前坐着一对老夫妇，这对老夫妇十分慈祥，问起落水原因，我只好随便编了一个故事，说自己是因为婚姻不满才愤而投水轻生的。”

赵子原仍没有答话，挟起一块鸡肉送下嘴去。

甄陵青道：

“后来那对老夫妇问起我的姓名和家世，我也随便编了一套，惟独我假

说自己姓白之时，无巧不成书，原来那对老夫妇也姓白！”

赵子原插嘴道：

“便是此间的主人了！”

甄陵青道：

“不错，白大人位居极品，更巧的是他们夫妇膝下空虚，便认我做了义女，这便是我落水之后的一切经过！”

子原笑道：

“真是天涯何处无芳草，每个人的遭遇都有所不同，然则甄姑娘现在已贵为千金小姐，又从何得知小可身陷重围，派人加以援引呢？”

甄陵青鼻头一酸道：

“子原，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对你的真情么？”

说话之时，珠泪已掉了下来。

赵子原惊道：

“姑娘怎么哭啦？”

赵子原不问还好，问了之后，甄陵青反而哭的更加伤心，真若梨花带雨，人见犹怜。

赵子原不禁慌了手脚，忙道：“甄姑娘，小可一时失言，姑娘切莫见怪！”

第五十七章老谋深算

甄陵青试泪道：

“ 还说呢？为了你，我日日派人打听你的下落，有时在晚上，我自己也偷偷到外面探听消息。 ”

她顿了一顿，又道：

“ 自从知道你大闹九千岁府和夜探天牢的事之后，我放了心，不过我也猜想得到，你必然还会有进一步动作！ ”

赵子原道：“ 姑娘料事如神，小可钦佩得紧！ ”

甄陵青道：

“ 别在我脸上贴金啦，要不是为了你，我才不愿耽这么大的风险呢，我问你，你今后准备怎么打算？ ”

赵子原摇摇头道：“ 小可别无打算！ ”

甄陵青气道：

“ 你可是骗我？ ”

赵子原道：

“ 小可终生飘泊，此刻与姑娘面对酌饮，再往下一步又至何处，自己也无把握，尤其是现在…… ”

他话未说完，忽然皱了皱眉头。

甄陵青道：

“ 怎么啦？ ”

赵子原道：

“ 我肚子好像有点痛！ ”

甄陵青道：

“ 那便休息一会得啦！ ”

赵子原目射异光道：

“ 不啦，我现在还要去办一件事！ ”

身子刚刚站起，忽然，“ 哟 ”的叫了一声，人已蹲了下去。

甄陵青笑道：

“ 子原，真的这么厉害么？ ”

赵子原头上大汗淋漓，蓦然身子一起，探手向甄陵青抓去。

甄陵青惊道：

“ 你干什么？ ”

赵子原一抓不着，身子幌了两幌，“ 扑通 ”倒下地去。那三名使女刹时从水岸对面飞掠而至，正欲说话，甄陵青忽然挥了挥手，故意道：

“ 赵公子劳累过甚，已经病倒了，快将他抬到我房里面去休息两名使女转身去抬赵子原的身子，蓦听赵子原哼了一声，“ 哇 ”的张口喷出了酒菜渣滓，同时他下盘也不怠慢，右脚一钩，赵子原向下首使女扫去！

变生肘腋，两名使女一声尖叫纷向后退。

甄陵青脸色微微一变，蓦地一指点出。

这一动作真个间不容发，赵子原出手之后，便料到甄陵青会来这么一手，身子一挺，同时闪退三步。甄陵青冷笑道：“ 好身法！ ”

二次里便要出手，赵子原喝道：

“ 慢着！ ”

甄陵青哂道：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赵子原道：

“姑娘天纵才华，竟是把甄陵青学的维妙维肖，设若小可不加注意，险些上了姑娘大当！”

那女子道：“好说，好说，你也不含糊，入门不久便对我起了疑心，还道我不知么？”

赵子原道：

“事关切身利害，小可不得不多加小心，却不知姑娘为何要假冒甄陵青，又为何要将小可赚来此地？”那女子道：“这个问题简单的很，因为我要取你性命！”

赵子原哈哈笑道：

“小可也理会姑娘有此种用心，然小可与姑娘素昧平生，姑娘为何便要取小可性命呢？”

那女子哼道：“你真不明白么？”

赵子原道：

“小可如是明白，又何必与姑娘侥舌？”

那女子道：

“本姑娘姓麦……”

忽听一人叫道：

“瑛儿，不用多说啦！”

声落人现，只见一人身着官服，缓步出现在对岸。

赵子原一见，大惊道：

“十字枪麦炘，是你！”

麦炘哈哈笑道：

“想不到吧，其实，不明老夫身份之人多矣，又何独你赵子原一个？”

赵子原思前想后，觉得事情大非寻常，摇摇头道：

“原来你非武林中人？”

麦炘哂道：“谁说的？”

赵子原道：

“然则你身着官服，看样子，你的官儿还不小呢！”

麦炘道：

“好说，好说，老夫原本是西南总镇，其后奉调兵部办事，约有三年……”忽然住口不语，赵子原奇道：“为何不继续说下去？”麦炘道：“老夫想了一想，你乃将死之人，老夫把整个事实说与你听了又有何用？”

赵子原冷笑道：

“只怕不见得！”

麦炘道：

“你好像对自己十分自信？”

赵子原昂然道：

“人无自信怎活？小可自然也不例外！”

麦炘点点头道：

“好志气！”

旋对那少女道：

“瑛儿，你过来，老夫有几句话要告诉你！”

原来麦瑛和赵子原还在水阁之中，麦炘出现之后，却是远远站在十丈之外的对岸说话。

麦瑛应道：“女儿这就过来！”闪身欲起，赵子原忽道：“慢着！”

麦瑛冷冷的道：

“什么事？”

赵子原笑道：

“姑娘陪小可喝得好好的，如今残酒未冷，姑娘何用出去？”

麦瑛怒道：

“你没听见么？我爹叫我过去！”

赵子原冷然一笑，道：

“此时此地由不得你，姑娘还是停下来陪小可的好！”

麦瑛板起脸孔道：

“假若我说不呢？”

赵子原哈哈道：

“小可相信姑娘不这么不通人情吧？”

麦瑛气极道：

“难不成你还想把我硬留下来？”

赵子原道：

“姑娘明鉴，适闻令尊之言，想必姑娘都听见了？”

麦瑛哼道：

“我耳朵又不聋，如何没有听见？”

赵子原笑道：

“那便是了，令尊有置小可必死之心，然则小可自忖年岁尚轻，如果就此死去，未免太不值得了！”

麦瑛怒极反笑道：

“别噜嗦，你有什么话尽管说！”

赵子原道：

“小可之意十分明白，假如令尊必欲置小可于死死，小可觉得黄泉路上孤身独行未免凄凉，是以想请姑娘作个伴儿！”

麦瑛哂道：

“满嘴胡说，你自信留的下本姑娘么？”

赵子原道：

“小可不敢说此大话，不过事情未完之前，小可总想尽力试试！”

麦瑛道：“好吧，那你就试试！”

娇躯一闪，反手一掌拍了过来。赵子原不退反进，探臂伸出，中食两指便去扣麦瑛腕脉。麦瑛喝道：

“大胆！”

手腕一翻，变拍为抓，反而向赵子原腕脉扣去，她变招奇速，显非江湖上顶尖高手莫办。

赵子原微微一笑道：

“好手法！”

手腕一翻，便也向麦瑛腕脉抓去。

麦瑛不甘示弱，照样抓向赵子原手腕，两人瞬息之间使出了五六记招式，

竟是谁也没有占到丝毫便宜。

赵子原不由暗暗震骇，心想，以自己眼下功夫，普通一般高手绝难挡的五六招，此女似是足不出户，缘何会有这样高的武功，宁非骇人听闻？

麦炘对岸观战，并无帮手之意。

两人又互搏了两三招，依然半斤八两，赵子原大感不耐，突然招式一变，“呼”的拍向麦瑛“气海穴”。

麦瑛冷笑道：

“你究竟沉不住气了，使此一试，也可看出你的功力不过尔尔！”

手法一变，照样攻出了一掌。

两人都以小巧劲力相搏，“啪”的一声，麦瑛身子一幌，赵子原乘势一个大踏步，猛然抓住她的腕脉。

麦瑛大惊，左臂用力一甩，企图把赵子原震脱，那知她甫一用力，但觉腕脉一阵剧痛，“哎”的叫了一声。

赵子原微微笑道：

“姑娘，最好听话一点！”

麦瑛怒道：

“你待把我怎地？”

赵子原不理她的话，冷声对麦炘道：

“麦大人，小可至少在目前还不会死去，大人似是可以一谈高论了！”

麦炘眼看爱女受制，当真心急如焚，他干咳两声，道：“咱们还谈个什么？”

赵子原道：

“不谈也罢，小可告辞了！”

随手点了麦瑛穴道，左手一挟，呼地掠过对岸。

麦炘喝道：

“站住！”

赵子原冷冷一笑道：

“大人是否欲把刚才之言继续下去！”

麦炘道：

“能否先把小女放下再说？”

赵子原道：

“大人请容小可一问。”

麦炘道：

“什么事？”

赵子原道：

“敢问大人现居何职？”

麦炘迟疑了一会始道：

“九门副督！”

赵子原一怔，暗忖怪不得麦炘有这么大的气派，原来他竟是九门副督，赵子原环眼一扫四下里都有人影幌动，这情形显示着一件事，他已被包围了。

他外表不动声色，微微笑道：

“失敬，失敬，小可原不知一草莽之士居然身居高位！”

麦炘道：

“好说！”

目光四下一扫，似也发觉众多之人已由四面八方欺了过来，他重重咳了一声，那些人便戛然而止。

赵子原道：

“大人究竟还算知机！”

麦炘干声笑道：

“人在你手上，老夫不能不识时务！”

赵子原道：

“小可并无挟人要胁之心，只是为眼下环境所迫，乃不得不如此，未悉大人是否尚有心把未尽之言再说下去，否则小可要可辞了！”

麦炘一正脸色道：

“赵子原，老夫曾闻你夜探九千岁府，以一个动作惊走谷定一，其后复大闹天牢，又以不世之功击败‘僵尸红魔’，缘何到了老夫蜗居，竟如此没有胆量，非挟小女作人质不可？”

赵子原道：

“此一时，彼一时，麦大人亦侠亦官，小可不得不多作考虑，麦大人如无别的话好说，小可要走了！”

麦炘眼波流转道：

“慢着，老夫再把事情继续说下去！”

赵子原笑道：

“小可洗耳恭听了！”

麦炘道：

“老夫人京供职兵部之后，因九千岁得悉老夫乃武林出身，特别赋一使命，命老夫联络武林杰出之士组织一东厂锦衣卫！”

赵子原心中一动道：

“缘何又命职业剑手要去杀你！”

麦炘冷笑道：

“此乃故布疑阵之局，因老夫摆脱官家身份之后，故意以武林人物出现，且处处不与人争执，是故在江湖上立了与人无争之名！”

赵子原心道：

“是了，无怪那夜职业剑手要去找他，他本身倒不急躁，那个介于正邪之间的殃神老丑倒替他多方邀集人手助阵，但谁又能想到这乃是他故布疑阵的手法！”

麦炘顿了一顿，又道：

“有一夜你也瞧见了，职业剑手要找老夫索命，便连那殃神老丑也为之焦急不已，哈哈，实则老夫心中早有定论。”

他说到得意之外，竟忘了爱女还在赵子原子上，哈哈笑出声来！

赵子原哼道：

“似你这等行为，应为武林所不齿！”

麦炘并没生气，道：

“但实际上老夫己非武林中人，职业剑手受雇于人，不过看在我的份上，假若老夫也有意雇职业剑手，老大有九千岁作后台，敢问谁有此财力与老夫相抗？”

赵子原点头道：

“此言不差，然则你始终未雇一职业剑手？”

麦炘冷然道：
“谁说的，那鬼斧大帅缘何会在江湖出现？”
赵子原谅道：
“摩云手受雇于你？”
麦炘得意的道：
“你今日见过了，岂止摩止的手一人而已，便连那不可一世的甄定远，武啸秋，和花和尚亦受老夫之雇而来！”
赵子原心中暗懔，心想这麦炘真是老奸巨猾，竟能在不声不息之中网罗这四大高手，他的用心实在太可怕了。
麦炘冷冷笑道：“小子你吃惊了么？”
赵子原哂道：
“小可略感意外而已！”
麦炘冷然一笑，又道：
“这只能算是你小感意外，实则大感意外尚有之，小子，你大概听过‘水泊绿屋’之名？”
赵子原怦然道：
“难不成水泊绿屋主人亦受雇于你？”
麦炘昂然道：
“已经有一人在路上了！”
赵子原暗暗吸了一口气，越想越觉得麦炘的可怕，说道：“敢问是大主人还是二主人？”
麦炘道：
“你缘何不问三主人？”
赵子原哂道：
“小可曾见过三主人，此人心肠歹毒，怎耐四肢已残，有道是床下放风筝，纵起也没多高！”
麦炘怔道：“难不成你见过三主人！”
赵子原道：
“小可岂止见过而已！”
麦炘嘿嘿一笑，举手一后，只听车声辘辘，一辆轮椅缓缓推了过来，赵子原一望，那推车之人人眼厮熟，正是叫无风的仆人，椅上端坐一老者，正是那残肢红衣老人。
残肢老人轮椅尚未推近，便已发话道：
“麦大人请了！”
麦炘道：
“老朽正有一事相烦，故而惊动兄台！”
残肢老人笑道：
“即系大人不击掌相召，老夫也会自动现身相见！”
他顿了一顿，又道：
“因为老夫最忌人在背后说老夫的坏话，是以忍耐不住，便命天风推我而出，恰巧大人也击了一掌。”
麦炘干声笑道：“那倒是一种巧合！”
残肢老人点头道：
“也可以说是吧！”

这时天风推着轮椅一步一步走近，堪堪距离赵子原和麦炘十步左右之时，残肢老人一挥手，车子停了下来。

残肢老人冷冷的道：

“天风，认识那人么？”

天风两眼一睁，喝道：

“赵子原，见了主人为何不过来参见？”

赵子原昔时受过天风的气，闻言嘲讽的道：

“赵某不是没有骨头之人，为了苟延一命，竟尔屈身为奴！”天风脸孔一红，旋即怒道：

“赵子原，别以为你现在武功大进，需知……”

赵子原哂道：

“需知我中了他‘马兰之毒’，是么？哈，莫说小可没中‘马兰中毒’，即使中了，赵某也自有解药。”

天风心中一动，暗忖这小子看来早已服了解药，只不知他这解药何来？

他心中想着，未免暗叹自己时运不济，姓赵的小子中了“马兰之毒”即有解药，缘何只有我这般命苦，天天需受他的气。

残肢老人道：

“天风，你在想些什么？”

天风悚然一惊，道：

“下佣没想什么？”

残肢老人道：

“你可是羡慕他么？”

天风肃声道：

“下佣不敢！”

残肢老人道：

“你如果想用解药，老夫也可以给你！”

天风大喜，但旋即一想，不由脸色大变，颤声道：

“下佣不需解药！”

残肢老人冷笑一声道：

“真的么？”

天风道：

“下佣不敢有一字谎言！”

残肢老人复转脸对赵子原道：

“子原，近来还好吗么？”

赵子原冷冷的道：

“多谢关切！”

残肢老人平和的一笑，又道：

“你还愿侍候老夫吗？”

赵子原哂道：

“你是什么东西？”

赵子原骂了这句话，若是在前些日子，那叫天风的仆人必然会冲过来掌他耳光，可是现在情形不同了，赵子原武功大进之后，如今已是江湖上数一数二的高手，他还敢么？

残肢老人仍不生气，道：

“大丈夫千金一诺，难道你想反悔？”

赵子原不屑的道：

“以歹毒药物迫人就范，这算的什么行径？。”

残肢老人道：

“可是在当时，你的生命已操在甄定远手中，若非老夫一句话，你能有今天么？”

赵子原道：

“此一时彼一时也，要赵某人为奴，就凭你这个四肢不全的怪物也配！”

他出言激烈，似是有意刺激那残肢老人生气，那残肢老人果然脸色变了两下，但他旋忽就恢复平静，道：

“赵子原，别以为你现在武功已震惊天下，老夫便无法收拾你，嘿嘿，告诉你老夫手段多的是！”

说着，轻轻咳了一声，天风会意，把轮椅向前推进少许，他此刻距离赵子原已不及五步。

赵子原知道他板眼甚多，自然向后一退，喝道：

“停住！”

残肢老人笑道：

“你究竟还是有点怕老夫！”

赵子原晒道：

“便是你手足齐全之时，小可也不怕！”

残肢老人道：

“好说！”

突然一张口，一股蒙蒙白气从他嘴里喷了出来！

赵子原早已有备，身子猛撤，可是有股难闻的气味已触及鼻端，他心头一震，赶紧把真气闭住。

残肢老人哈哈笑道：

“赵子原，你已中了老夫‘腹蛊之毒’：此刻倒可无事，两个时辰之后你便会感觉的出来了，哈哈！”

赵子原不觉骇然，心想他吐出那白气之时，我距离他至少也有五步之遥，为何那白气会感染的这么快？

天风狞声一笑，道：

“赵子原，你还不乖乖听命更待何时？”

赵子原晒道：

“做梦！”

残肢老人道：

“你倒是倔强的很，两个时辰之后，老夫在九千岁府等你，待你醒来时，老夫自会把解药交给你。”

赵子原愤然道：“原来你也是受雇于魏宗贤！”

残肢老人道：

“九千岁出了高价欲得你而甘心，除老夫之外，放眼江湖，能够制得住你的人也不多见了！”

他感到十分得意，说过之后，竟尔哈哈大笑起来。赵子原恨道：

“老怪物，你高兴什么？”

残肢老人道：

“一旦完成任务，焉有不高兴之理！”
赵子原冷笑道：
“假若两个晨辰之后，赵某人不去呢？”
残肢老人狞声道：
“你不愿意也是一样，只不过老夫所得的报酬少一些而已！”
赵子原嘿地叫了一声道：
“你还想得报酬么？哼哼哼，分文都别想得到手中！”
残肢老人道：
“老夫算无遗策，不管你是生是死，报酬老夫是拿定了！”
赵子原哂道：
“假若赵某现在出手杀了你，你还能得报酬么？”
残肢老人泰然道：
“你杀的了老夫么？”
麦炘适时接口道：
“是啊，在老夫府上，岂能容你随便撒野！”
轻轻拍了三下手掌，只见四周人影闪动，一队铁甲武士已自四周围了上来。
这些武士身着坚厚的铁甲，手上不是握着大刀便是长枪，身背弓箭，个个威武，一步一步欺近。
赵子原冷笑一声，道：
“麦炘，这便能拦住赵某了么？”
麦炘道：
“能与不能，你一试便知！”
赵子原朝手上麦瑛指了一指道：
“你不要宝贝女儿的命了？”
麦炘哈哈笑道：
“身为朝廷命官，只知有公，不知有私，你便是将小女杀了，老夫也无怨言！”
事实上麦炘甚是心痛女儿的生命，只是他方才想了一想，自己若摆出一付关心的样子，赵子原正好用麦瑛作要胁，他心念一闪，乃故意摆出一付毫不在乎的态度，以打消赵子原要胁之心。
赵子原那有看不出他心念之理，微微笑道：
“好说，好说，那么请下令叫他们进攻吧！”
原来那队铁甲武士此刻距离赵子原甚近，只要麦炘一声令下，他们便可进攻，残肢老人一打眼色，天风一转轮椅，向后退去！
赵子原大喝道：
“停住！”
天风不理，赵子原大怒，呼地一掌劈了过去。
残肢老人忙道：
“左三右二笔直而行！”
天风连忙推着轮椅向左边推，左边推了三步，然后又向右边推了两步，赵子原辣辣的掌风已扫了过来。
天风迫不得已，出手一挡，“砰”然一声，他的身子登时被震退两三步，一下没法抓住轮椅。

残肢老人怒道：

“蠢材，谁个命你动手！”

天风替他挨了一掌还不得到好话，心中实是怒极，那残肢老人两眼杀机大炽，冷冷又道：“天风，为何还不快推？”

天风忽然心里一横，叫道：“我不推了！”

残肢老人似是想不到他会说出这句话，呆了一呆，道：“老夫早看出你起了叛意，哼！”

天风怒道：

“哼什么？赵子原以前还不是服过你‘马兰之毒’，他如今还不是好好的，我袁天风太没出息，为了怕死，竟低声下气智你去做人所不能做的事，喂饭啦，拉屎啦，擦脸啦，样样都做了，而我却希望什么？十天服一次解药，只不过苟延残喘活命而已，像这样活下去还不如死了好，从现在起，我袁天风和你一刀两段！”

他久受压迫，如今既然存心一死，便什么也不顾忌，痛痛快快发泄出来，心中大是舒畅。

赵子原赞道：“袁兄看清生死玄关，小可佩服的紧！”

朝天风道：

“说起来也是为了阁下启示，我得谢谢阁下！”

突然拔出身边长剑，刷的向残肢老人刺去，他怒极而发，这剑尤见威力，那残肢老人四肢都不能挪动，看来势难过这一剑之危！

第五十八章端倪渐露

若以常情而论，袁天风那一剑万无不中之理，岂料那残肢老人业已看出袁天风起了叛意，心中早有准备，一侧脑壳，让过来势，然后一张口，“ 察 ” 的咬住了袁天风的剑身。

袁天风微微一怔，只听“ 卡折 ” 一声，剑身齐中而断，袁天风大骇，手握半截剑子赶紧暴退。

残肢老人晒然道：“ 蠢材，别受别人挑拨离间，老夫不会怪你！ ”

听他的口气，好像有饶恕袁天风适才顶撞之罪，袁天风一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据他所知，老人性子险歹，下属之人一旦犯了错误，从不轻恕，像他今天的举动会受到原恕，实为不可思议之事。

袁天风脸色阴晴不定，他适才间把积压在胸中的怨气发泄之后，此刻已恢复了神智，究竟是贪生怕死的，袁天风转念之间，内心竟又为之动摇。

残肢老人柔声道 :“ 还迟疑什么？需知老夫这种善心一辈子也只这一次，你若再迟疑，老夫是要收回此命了！ ”

袁天风正在摇摆不定，忽听赵子原叹道：“ 这个可能么？ ”

袁天风猛然一惊，心想是啊！这个可能？他现在极需人推车子，不过利用我一下而已，若待找着了人，他定会杀我无疑，这样一想，叛离之念陡然又起。

赵子原又道：

“ 小可本不愿为兄台之事饶舌，只是感于大丈夫视死如归，心念既定，便再无改变之理，何况对方歹毒成性，一时之原有能保不是另居用心么？ ”

这几句话当真如暮鼓晨钟，袁天风只觉耳中一阵嗡嗡作响，突然一揖到地道：

“ 谢谢兄台教言！ ”

残肢老人大喝道：

“ 天风，你疯了？ ”

袁天风哈哈一笑，道：

“ 我那里疯了？ ”

残肢老人冷冷的道：

“ 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我问你，你还有几天便需服解药？ ”

袁天风道：

“ 三天！ ” 残肢老人道：

“ 是了，老夫便给你三天时间考虑，若愿重投老夫手下，三天之内到九千岁府去找老夫，你若自愿让‘ 马兰之毒 ’毒发而亡，那就不用多此一举了！”

袁天风道：“ 袁某之意已决，不需多言！ ”

赵子原赞道：“ 这就是了，最低限度兄台还比小可多话两天多时间！ ”

袁天风见赵子原中毒后危在旦夕，尚用谈说自若，不由心中大起敬意，哈哈一笑，道：

“ 赵兄承教，小弟即便死了，确实也要死的痛快些！ ”

两人谈话自若，毫未把生死大事放在心上，麦炘看的暗暗心惊，不过他脑中却在转念如何解救女儿之策。

残肢老人已鼓动真气使轮椅缓缓行至麦炘身边，说道：“ 麦大人，请暂拨一人供老夫用用如何？ ”

麦炘道：
“ 这个容易！ ”
一挥手，一名兵丁走了过来，道：
“ 大人有何吩咐？ ”
麦炘道：
“ 你暂时替这位老爷推推车子！ ”
那兵丁应了声是，残肢老人转脸对袁天风道：
“ 没有你，老夫一样有人侍候！ ”
赵子原不待袁天风答话，便已接口道：
“ 话虽如此说，但从此之后，“ 水泊绿屋 ” 的秘密便将公诸天下，哈哈，这个却没有人替你掩盖吧！ ”
残肢老人一听，脸上刹时变了好几次颜色，要知他原谅袁天风是假，主要是杜绝袁天风之口，不使“ 水泊绿屋 ” 秘密外泄，如今突被赵子原点破，不由心中大愤。
袁天风接道：
“ 赵兄说的是，兄弟只要有一口气在，都要把‘ 水泊绿屋 ’ 秘密揭露出来，咱们走，少时当由兄弟详细奉告！ ”
赵子原道：“ 说得是！ ”
随对麦炘喝道：
“ 你真不要女儿的命了么？ ”
麦炘狠起心肠道：
“ 老夫为何要骗你？ ”
赵子原点点头道：
“ 那很好，小可这便和袁兄离去，若是你属下兵丁有谁敢动一动，小可便行把你的宝贝女儿毙了！ ”
说着，大步向外面走去。
袁天风跟在赵子原后面，眼看两人已走到兵丁前面，那些兵丁未得麦炘命令，谁也不敢动手，麦炘到底顾虑女儿安危，不敢贸然下令，心情却是矛盾至极。
残肢老人似是已看穿了他的心意，说道：
“ 麦大人尽管下令让路，两个时辰之后，老夫有把握他会自动到九千岁府投案！ ”
麦炘道：“ 然则小女性命如何？ ”
赵子原接口道：“ 放心，只要你下令让路，小可到了门边便会把人放下。”
袁天风道：
“ 赵兄何必如此！ ”
赵子原道：
“ 大丈夫行事岂可以女人作要胁，小可此举不过权宜措施而已！ ”
袁天风大是钦佩，连声道：
“ 说得是，说得是！ ”
只听麦炘喝道：
“ 赵子原，你说过的话算不算数？ ”
赵子原正色道：
“ 小可从来不打谎语！ ”

麦炘大步而上，高声叫道：

“让路！”

迎面兵丁不敢反抗，霍然向两边让开，赵子原向袁天风招了招手，两人向后门走了去。

到了门边，赵子原四下一打量，看见没有伏兵，然后道：“袁兄，把那半截剑身抛掉吧，咱们这就出去！”

袁天风道：

“有目的地么？”

赵子原点了头道：

“咱们得赶快出城，那边还有人等咱们！”

袁天风抛了剑子，赵子原当真把麦瑛放在地下，那一直跟在后面的麦炘见了，才放下了心中重石。

两人绕道而行，只见大街之上不断有兵丁巡行经过，气氛十分紧张，袁天风皱了皱眉头，道：“赵兄，咱们最好走偏僻小道。”

赵子原道：

“小可正是此意！”

两人左拐右弯，到了城门，只见兵丁已增加许多，那些兵丁看到可疑之人则多方盘查，赵子原向袁天风抛了个眼色，两人以轩昂态度走了出去，竟然没有受到丝毫阻拦。

前行一段路，袁天风忍不住问道：

“赵兄难道不为体内之毒着想么？”

赵子原叹道：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小可现在只图把消息传递出去，至于体内之毒……”

忽然住口不言，袁天风奇道：

“赵兄为何不往下说了？”

赵子原忽道：

“袁兄可是中了‘马兰之毒’么？”

袁天风道：

“谁说不是呢？”

赵子原道：

“小可险些忘了！”

说着，忙从身上取出三颗药来，那三颗药是甄陵青早时交给他的，那时甄陵青不知赵子原之毒已解，赵子原也未言明，一直留在身上。

赵子原又道：

“小可早时也曾服了‘马兰之毒’，这三粒药丸是那残肢怪人交甄放姑娘的，实则小可之毒已解，所以一直放在身上，如今小可已用不着，袁兄服之，至少可延三十日生命。”

袁天风摇头道：

“三十天与三天并无多大分别，在下如今已把生死大事看的开了，一个人活在世上，活要活的有意义，死要死的有价值，迟死早死都是一样！”

赵子原感佩的道：

“袁兄有此卓见，诚属难得，然小可之意能多活久些自是活久些比较好！”

袁天风叹道：

“也罢！”

把三颗药丸接了过去，纳入袋中放好，可是心情却是异样的沉重，他这时竟替赵子原耽起心来，因为赵子原只有两个时辰好活了。

两人默默走了一段路，忽见前面大树底下坐了两个人，那两人是一老一少，正是吴非士和玉燕子两人。

玉燕子早便看见赵子原了，高声道：

“赵兄也冲出来啦！”

赵子原拱手道：

“姑娘和吴前辈无恙，小可也放心了！”

随把袁天风替两人作了介绍，玉燕子大大的眼睛从袁天风脸上扫过，笑道：

“我早认识他了，他早时不是替水泊绿屋三主人，人称万三而实际真名叫莫许的那个残肢老人推轮椅的么？缘何两位又会走在一起？”

赵子原不由怔了怔，他原先只知道残肢老人叫万三，还不知其真名原来叫莫许。

当下，赵子原把在麦炘那里发生的事接着说了出来，玉燕子一听，一双清澈大眼突然注视在赵子原脸上。

她沉吟了一会，始道：

“赵兄固是中了剧毒，若是我猜的不错，便是袁兄也中了剧毒！”

袁天风一怔道：

“姑娘法眼，在下正是中了‘马兰之毒’！”

玉燕子道：“赵兄呢？”

赵子原道：

“据那莫许自称，小可中了他的‘腹蛊之毒’！”

玉燕子神色微变道：

“腹蛊之毒甲于天下，便是‘马兰之毒’也不简单，错非两位碰上我，如不然，便是华陀再世也没法医治！”

袁天风狂喜道：

“姑娘能解‘马兰之毒’，便是在下重生父母，在下真不知何以为报！”

玉燕子瞪了他一眼，冷声道：

“你究竟怎么报答呢？”

袁天风顿觉失言，一时胀的满脸通红，呐呐的道：“这个，这个……”

玉燕子哂道：

“跟着莫许跑了一辈子，便连男子人家本来性格也没有了，你也不看看人家赵兄，镇定功夫又比你如何？”

这话虽说的很重，可是袁大风却一点也不生气，心中顿生警悟，心道：

“袁天风啊，你以前并不是这种毫没人格之辈，跟着莫许当佣人当久了，竟连本性都丧失了！”

他念头一闪，当下道：

“姑娘教训得是，在下铭感不已！”

玉燕子道：

“知过能改，善莫大焉。”

随从身上抛了一颗药丸给袁天风，又道：

“服下去，然后盘坐行功便成了！”

袁天风深深道谢，如言服下，便盘坐行起功来。

玉燕子转脸对赵子原道：

“赵兄之毒比较麻烦，先请坐下如何？”

赵子原道：

“谢谢姑娘！”

依言坐下，玉燕子走到赵子原面前望了一望，又道：“请赵兄把手伸出来！”

赵子原伸出双手，玉燕子瞧了一瞧，道：

“此毒端的厉害，赵兄如不是碰着我，大约不出两个时辰，便没命了！”

她一面说一面取出一颗红色药丸，那药丸有一股凛冽的清香，叫赵子原张开口，她两指一弹，赵子原一口服下，便觉入口又香又凉，心中大是好受。

玉燕子道：

“我此刻要替赵兄扎针，赵兄行功，然后慢慢将胸间一股浊气迫出体外！”

赵子原道：

“小可理会得！”

于是盘坐行起功来，玉燕子从豹皮囊中取出四支细如牛毛的银针，神色凝重的插入赵子原双手“曲肘穴”上。

吴非士道：

“玉姑娘，看来他们要大动了？”

玉燕子微微颔首道：

“是的，莫许现已在京城出现，冰血魔女——那个人称女娲的，不久也会赶来，至于那个主儿，迟早也会出现的。”

吴非士摇摇头道：

“老朽还有一事想不明白，他们三个都到京城来干什么？”

玉燕子苦笑道：“这是他们的秘密，我看除他们三个人之外，其余的人只怕谁也不会知道！”

吴非士朝趺坐行功中的袁天同指了一指，道：

“他如何？”

玉燕子哂道：

“他的身份甚低，这些事情他们不会让他知道！”

袁天风适时而醒，他先向玉燕子道了谢，然后趺坐一旁，道：“在下的确所知不多，不过有些事在下却知道的非常清楚。”

玉燕子道：

“你都知道些什么事？”

袁天风正色道：

“在下知道他们在进行一件秘密工作，而且这件秘密工作进行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日！”

就在此际，赵子原头上直冒白色，敢情他正在以震惊天下的“九玄神功”把体内之毒气排出体外。

玉燕子挥了挥手，示意袁天风不要说话，三人目光都注视着赵子原头上那股白气，大约过了半盏热茶时间，赵子原头上白气骤减，脸色始则红润，继则一片湛然，过了不久，两眼也睁了开来，拱手道：

“这毒气好难抗拒啊！”
玉燕子笑道：
“如非赵兄有此神功，一时之间只怕也恢复不了那么快！”
吴非士道：
“现在好了，袁兄请继续往下面说吧！”
袁天风点了点头，道：
“他们进行这件工作说起来非常骇人，他们预定择一黄道吉日，把天下黑道名手都聚集在一起，然后由‘水泊绿屋’大主人发号施令，次第向各派出击！”
赵子原听的震惊不已，然而玉燕子和吴非士却无半点惊奇的样子，只听玉燕子淡淡的道：“袁兄所知道的便是此事么？”
袁天风道：
“正是！”
玉燕子道：
“袁兄见过那‘水泊绿屋’大主人么？”
袁天风道：
“在下见是见过，不过每次见面之时，她都是以白纱覆面，详细面貌却无法看的清楚！”
玉燕子叹道：
“那你所知实在有限得很！”
赵子原忽然想起司马迁武对自己所说的话，当下忙道：“小可曾听一位友人说过，他不但见过‘水泊绿屋’大主人，而且也知道她是谁！”
玉燕子神情微动的道：
“但不知她是谁？”
赵子原看得出来，玉燕子问的这句话纯是做作，实则她早已知道“水泊绿屋”大主人是谁，于是说道：
“据那位友人言，‘水泊绿屋’大主人好似与姑娘出身的燕宫有着极大的关系！”
袁天风心中怦然一动，他至此方知玉燕子出身燕宫，不由暗暗吸了一口气，道：
“怪不得好囊中尽多灵丹妙药，想不到她原是燕宫之人！”玉燕子脸色微微一变，道：
“赵兄说对了，但不知令友还听到什么？”
赵子原道：
“敝友见到‘水泊绿屋’大主人时，是在黄河中流一处极为隐秘的地方，斯时出现的人还有鬼斧大帅以及甄定远等人，据敝友相告，说他们正在谈论进行第二步计划。”
此话一出，玉燕子和吴非士都不由脸色大变。玉燕子忙道：
“请问赵兄，令友叫什么名字？”
赵子原不便隐瞒，只好据实相告，道：
“司马迁武。”
玉燕子惊道：
“是他？”
赵子原怔了一怔，道：

“敢莫姑娘也认识他？”
玉燕子道：
“岂止认识，咱们在‘死谷’之中还同过甘苦共过患难……”
话甫出口，猛觉自己失言，刹时羞的双颊通红。
赵子原察言观色，业已看出一点端倪，故意将话锋一转，道：“既然姑娘认识，那是再好也不过了，他如今便在前面镇上，姑娘要不要去问问他所见情况？”
吴非士接口道：
“正有此需要。”
赵子原道：
“事不宜迟，那么便由小可带路，咱们这就找他去。”
玉燕子点了点头，于是一行直向前面奔去。
来到客店门口，只见圣手书生和沈治章都站在那里东瞧西望，两人脸上一片焦急，及见赵子原出现，而且身边还多了三个人，心中亦喜亦惊，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作了个手势，当先向店里面走去。
赵子原会意，向玉燕子等人抛了个眼色，四人先后鱼贯而入，一直来到沈治章那间院子，沈治章才道：
“小哥可把老朽急坏了，但不知这几位是谁？”
赵子原一一替沈治章和圣手书生作了番介绍，沈治章听说玉燕子和吴非士来自燕宫东宫，不由油然起敬，连声道：“久仰，久仰！”
随对袁天风道：
“袁兄能够及早回头，实乃武林之福！”
三人谦逊了一番，赵子原见偌大房中只沈治章和圣手书生两人，司马迁武和程铭仙等人都踪影不见，问道：“前辈，司马兄他们呢？”
沈治章说：
“小哥知道程大人之事了么？”
赵子原点点头，道：
“知道了！”
沈治章叹道：
“是则大事坏矣，老朽侥幸比小哥早知道一步消息，所以特命迁武带着程公子连夜上路，其余之人在一旁保护，老朽和周兄留在这儿等候小哥，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玉燕子突然接口道：
“司马迁武去了何处？”
沈治章一怔道：
“姑娘找他有事？”
玉燕子道：
“不错，正有紧急大事要问问他？”
沈治章怔道：
“姑娘有何重大之事，不知能否对老朽一说？”
赵子原未待玉燕子开口，忙把司马迁武在黄河中流所见之事说了一遍，最后补充道：
“此事攸关整个武林安危，兹事体大，司马兄去了何处，万望前辈据实以告。”

沈治章寒着脸孔道：

“当然，当然，他保护程公子先到蜗居，到了蜗居之后，然后由小女再送他们至一个安全地方。”

玉燕子道：“不知他已走了多久？”

沈治章道：

“今早起行，想必还不会走出太远。”

玉燕子沉吟了一会，然后对吴非士道：

“吴老师，我看我们最好分头行事，我去追司马迁武询问详情，你先回去把事情向姑妈报告！”

吴非士点点头道：

“这样也好！”

玉燕子道：

“事不宜迟，咱们说走就走，诸位，再见！”

当下向赵子原等人作别，片刻也不停留的又和吴非士两人向门外奔去。

沈治章叹了一口气，道：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眼见武林即将多事，赵小哥，不知你对首辅和程大人那方面还有何高见？”

赵子原苦笑道：

“首辅为人坚贞，要救他出来，他抵死也不肯，假若小可今夜冒险再去，小可十分怀疑结果的情形会令我们满意。”圣手书生道：

“赵兄说的不错，尤有甚者，赵兄前夕曾去天牢大闹一次，难免他们不起了戒心，一者将人另囚别处，再则极可能故意布下一个陷阱，好叫咱们上当！”

沈治章颓然道：

“难道就此罢了不成？”

圣手书生冷笑道：

“那也不见得！”

沈治章道：

“周兄有何高见？”

圣手书生愤愤然道：“兄弟有一意见，还是擒贼擒王，事情既因魏宗贤而起，可不可以还是去把他除掉，以为天下除害！”

沈治章霍然道：

“不错，假如魏阉一死，相信忠良必能恢复清白，咱们这就说定了，今夜便去！”

他救张首辅之心，似乎比任何人都来的强烈，听说要去杀魏宗贤，表情甚是激愤，大失平日镇定态度。

圣手书生转脸对赵子原道：“不知赵兄意下如何？”

赵子原躬身道：

“两位前辈决定之事，小可自当遵办，不过小可认为此事由小可一人去办已足，三位不妨尽点力量去打听首辅和程大人消息如何！”

沈治章道：

“小哥一人前去未免太冒险了吧？”

袁天风也道：

“是啊，赵兄也知道，如今莫许也在魏宗贤那里，此人四肢虽断，然鬼

主意却多的是，赵兄若去，便由小弟随去把风如何？”

赵子原拱手道：

“谢谢袁兄关怀，小可既然敢于单独前去，心中自有打算，三位还是去打听首辅消息要紧。”

圣手书生明白，魏宗贤的九千岁府自经赵子原一闹，如今戒备必定更加森严，自己几人武功和赵子原相去甚远，人去多了反而形成累赘，自不如由赵子原独自一人前去来的简便。

他这样一想，当下便道：

“沈兄和袁兄不必多说了，便由赵兄去办这件事便可，且是咱们若久居在此也不是办法，依兄弟之意，咱们不如到郊外去另觅一个联络会合的地方。”

沈治章点点头道：“我也正有这种顾虑，咱们这便结了帐去找地方。”

话声甫落，忽见一人当门而立，此人年过四旬，面容冷漠，但两眼炯炯有神，环目一扫，道：

“敢问，那位是沈大侠？”

沈治章等人一望，却觉来人十分面生，大家相互一瞥，随之都摇了摇头，沈治章大步上前，道：

“在下沈治章，朋友有何见教？”

那中年人微微一笑，道：

“终算被在下找着了，在下有一件机密大事要禀告沈大侠，不知沈大侠可肯移步一谈？”

沈治章道：

“此间之人皆在下至友，朋友有何教谕，但请直说无妨！”

那中年人摇摇头道：

“事关机密，在下不愿第三人知道，沈大侠最好随在下一行！”

沈治章哈哈笑道：

“再大的机密，在下也会与几位至友商量，假若兄台不愿当着在下几位至友面前见示，不说也罢！”

那中年人神色一紧，道：

“这样看来，倒是在下多疑了！”

说着，大步走了进来。

沈治章基于主客礼貌，不得不请那人入座，那人客气几句，方始坐下，然后目光一转，说道：

“沈大侠，这几位朋友怎么称呼，请先为介绍，也好使在下一吐心中之言。”

赵子原笑了一笑，抢先说道：

“小可铁伯仁！”

沈治章微微一怔，旋即明白赵子原用意，指着圣手书生道：“这位陈天送！”又朝袁天风一指，道：“这位黄才心，不知兄台怎么称呼？”

那人皱了皱眉头，似是觉得钱伯仁，陈天送，黄才心这三个名字在江湖上名不见经传，缘何会与沈治章打在一起，心中虽疑嘴里却道：

“在下班玉如，关洛人氏。”

那人自报姓名，赵子原不知倒还有话可说，但是以沈治章交游遍天下，竟也从未听过班玉如其人。

三人原本想结帐离店，班玉如的突然出现，把他们的行程阻延了，沈治章皱皱眉头道：

“班兄如何知道老朽在此落脚？”

班玉如微微一笑，道：

“这很简单，因为在下也投宿此店。”

圣手书生插嘴道：

“这样看来，班兄乃有心人了！”

班玉如拱手道：

“不敢，实则在下此来，是想奉告诸位一件大事！”

他目光一扫，忽然啊了一声，又道：

“看四位神态，莫非有事外出么？”

赵子原接口道：

“不错！”

他见班玉如行迹可疑，毫不客气的表明去意，那班玉如朝赵子原一笑，道：“若是在下猜的不错，这位可是赵大侠？”

赵子原道：“不敢，小可赵子原！”班玉如笑笑道：“最近以来，赵大侠声誉日隆，尤其夜探九千岁府和大闹天牢两件事，武林中已是尽人皆知啦！”

他尽说些不关痛痒的话，沈治章毫不客气把脸孔一沉，道：“班兄有事便请直说，否则我们要走路了！”班玉如似是知道自己已不为人所欢迎，勉强的笑了一笑，说道：

“在下这便说了！”

说此一顿，又道：

“不瞒诸位说，最近数日以来，在下已把诸位行迹看的清清楚楚……”

沈治章脸色一变，道：

“然则班兄准备报官么？”

班玉如哈哈一笑，道：

“沈庄主何急躁之甚，在下还有下情！”

他那样慢吞吞欲说又止，众人已都看出他心存不善，袁天风忍不住喝道：

“班兄有话便说，否则我等可要走路了！”

班玉如朝袁天风望了一眼，连声道：

“在下便说，在下便说，实则在下也是同路人，最近几日以来，在下不但把魏宗贤的行为打听得清清楚楚，便是连张首辅和程大人情形也摸的十分熟悉。”

沈治章心中微动的道：

“敢问班兄是如何打听出来的？”

班玉如道：

“不瞒诸位说，在下在那两方面都有熟识朋友！”

沈治章冷笑一声道：

“然则班兄准备如何行动？”

班玉如道：

“在下势力孤单，有幸沈庄主和赵大侠皆同路之人，未悉咱们能否携手合作，共襄盛举？”

沈治章朝赵子原望了一眼，意思是在征询赵子原的意见，赵子原微微一

笑，接口说道：“但不知咱们如何合作法？”

班玉如道：

“客随主便，请赵大侠出个点子如何？”

赵子原道：

“小可点子倒有，只怕尊驾不大习惯！”

班玉如一怔道：

“赵大侠之言颇使在下不解，不知何种点子在下不能习惯？”

赵子原长声一笑，道：

“便是这个！”

手臂一伸，蓦地抓了过去。

他出招奇速，班玉如万万料不到赵子原不声不响就出了手，欲待闪避，为时已经不及，右腕已被扣住。

但是问题发生了，当赵子原堪堪抓住班玉如手腕之际，不由惊叫了一声，向后退了两步。

班玉如呆了一呆，忙道：

“你……”

突然一转身，如飞奔了出去。

沈治章等人都呆住了，一时之间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但形势已不能稍留，他们立即迅速离店。

沈治章他们终于在镇外找到了一座败坏的关帝庙，关帝庙是在半山之中，久已没有香火。

第五十九章灵武四爵

沈治章道：

“赵小哥，能不能把刚才之事说一说？”

赵子原道：

“有何不可，小可应该说那班玉如乃是一个女子！”

众人闻言一惊，圣手书生道：

“怪不得我看他脸孔冰冷，原来罩了一张人皮面具，不知赵兄已看出她是何人乔装么？”

赵子原叹道：

“说出来也许诸位都不相信，她是武啸秋的女儿武冰歆！”

沈治章怦然心动的道：

“是她？那事情可能要糟了！”

袁天风道：

“为何要糟了？”

沈治章道：

“武冰歆乃是武啸秋的掌上明珠，据闻他们父女俩都到了京城，如今武冰歆忽在此地出现，难保武啸秋不在附近。”

圣手书生沉吟道：

“武啸秋，甄定远，还有鬼斧大帅，这次都是结伴而行，若依兄弟看来，只怕这个地方也无秘密可言了。”

赵子原心中有数，摇摇头道：“那也不见得！”

圣手书生怔道：“事实俱在，为何还说不见得？”

赵子原苦笑道：

“不瞒诸位说，小可昨日曾与武冰散见过一面，她似欲告诉小可许多秘密，其后被武啸秋召去，不久之后，武啸秋，甄定远，鬼斧大帅，花和尚都一同出现了。”

沈治章动容的道：

“他们可是想对小哥不利？”

赵子原点点头道：

“正是，其后还是那玉燕子姑娘假奏东宫宫乐把这些人惊走，以后小可即不曾再见武冰歆，她如今易装而至，据小可猜测，她可能又有机密之事相告小可。”

圣手书生叹道：

“可惜，可惜！”

赵子原道：

“事情已经过去，咱们如今已找好联络处所，便请每日傍晚到此一会，小可还有几件事情要办，这便告辞了！”

沈治章想了一想，道：“好吧，夜来之事还望小哥小心一些！”

赵子原道：

“不需嘱咐，小可理会得！”

说着，举步走出门去。

他心中已有盘算，由于他连日在京城各处生事，认识他的人已多，于是他先我了一个隐秘地方，把自己易装成一个青年文士模样的人物，然后才大

摇大摆走进京城去。

他知道今夜到九千岁府已不同前日，到了京城之后，经过打听，找到一家专门打造兵器的铁匠铺子，那铁匠铺子不大，店中只有一个半百老者在撑支门面，赵子原走了进去，店中已坐了一人。那人也只二十多岁年纪，衣着华丽，和赵子原那身衣裳比较起来，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了。

那铁匠老人正在打造一把刀子，看样子，刀子刚刚成胚，如要打成，势必还需要一段时间。

赵子原迟疑了一会，道：

“老丈请了！”

那铁匠老人已在拉风炉，闻言头也不回的道：

“公子可是打造兵刃么？”

赵子原摇摇头道：

“不，小可因急事等着用，不知老丈这里可有现成的剑子么！”

那铁匠老者道：

“有是有一把，不过价钱太贵了！”

赵子原笑道：

“但不知要多少银两？”

那铁匠老者这才朝赵子原一望，道：

“我看不说也罢！”

赵子原道：

“老丈可是见小可衣着寒酸，而那把剑子价值又高，故而不忍言价么！”

那铁匠老者道：

“老汉阅人多矣，公子人中龙凤，老汉开起价来，公子未必能够买得起，所以不忍开价使公子失望！”

赵子原道：

“说说何妨？”

那铁匠老道道：

“一万两！”

此话一出，不但赵子原吃了一惊，便是那华服青年也吃了一惊。要知一万银一柄剑，价值实在太骇人听闻了。

那铁匠老者笑了一笑，道：

“如何？老汉早就看出公子有困难了！”

赵子原深深吁了一口气，道：

“说实在，莫说万两之数小可买之不起，便是千两之数小可也会知难而退，老丈，剑子如此值价，可否借小可一观？”

那老者摇摇头道：

“这个且慢，咱们先把正题说了再谈！”

赵子原道：“不知老丈还有何见教？”

那铁匠老者道：

“公子听清楚了，老汉所开万两之数是一文也不能少的，但若公子能够识出那剑子的来历，老汉非但分文不取，还双手奉送！”

赵子原一怔，暗忖天下那有这样便宜的事！随之一想，越是容易之事便越发困难，设若家居富有，拿出一万两银子便可得到那柄剑子，也不需动脑子去思考别的事了。

那华服青年冷冷的道：

“这叫着货卖行家了！”

他久未说话，而一出口，语气冰冷，使人听了有种寒冷感觉，但他却是一语中的。

赵子原微笑道：

“实在小可称不得行家，既然老丈有此一说，小可自愿斗胆一试，老丈请把剑子拿出来吧！”

那铁匠老者右手“风隆风隆”的照样拉着风炉，左手朝炉子墙边一指，道：

“便是那一柄，公子自去看吧！”

赵子原和那华服青年齐齐抬头望去，那是一柄特长的剑子，从剑套至剑柄都布满了尘土，并且剑子距离风炉不远，炉火所及，剑套的一半都已熏成紫红之色。

从外表望去，那柄剑子除了特长之外，给人的印象几乎是一柄不堪一用的剑子，敢情赵子原和那华服青年心中都有这种想法，像这样一柄毫不起眼的剑子，何尔竟索万两之数？

赵子原走过去拿了下来，入手份外沉重，他轻轻弹落剑上尘土，那剑套除了半边紫红之外，其余皆泛碧青之色。

赵子原赞了一句：

“好剑！”

“呛”然一声，长剑出鞘，一缕碧蓝光华绕室而飞，那华服青年神色也为之一变，吃吃赞了一句：

“果然好剑！”

铁匠老者仍在拉着风炉，嘴里却道：

“想必公子已识得它的来历了吧？”

赵子原从剑刃一直望向剑柄，不觉心头怦然一震，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始道：

“小可姑且一说，如有不对之处，尚请老丈见谅！”

铁匠老者道：

“公子客气了！”

赵子原纳剑入鞘，神色凝重的道：

“此剑名唤‘青霭’，论其打造年代，据小可推测大约在两百年左右，其锋利并不下莫邪干将，为近代剑子中罕有之珍品！”

那华服青年始终关注赵子原的动作，如今听他说到那剑名唤“青霭”，脸上的神以骤然为之一变，但他掩饰的甚好，瞬息之后，脸上又恢复了淡淡之容。

铁匠老者没有注意他的神色，点点头道：

“不错，不错，老汉尚有一事请教，公子可知此剑之历史背景么？”

赵子原正色道：

“我朝创业，太祖与张自诚互争天下，此剑便属张自诚所有，大概历经沧桑，后来此剑落人一位武林异人之手。”

铁匠老者问道：

“敢问这位武林异人是谁？”

赵子原肃声道：

“灵武四爵中的金鼎爵！”
铁匠老者神色微微一变，旋即说道：
“对极，对极，这柄剑子是小哥的了！”
赵子原不禁有些受宠若惊，那华服青年突然说道：“且慢！”
铁匠老者朝他一望，淡淡的道：
“公子有何见教？”
那华服青年道：
“此剑尚不能属这位兄台所有！”
铁匠老者不悦道：
“剑是老汉之物，老汉已说过属那位公子所有，阁下缘何相阻？”
那华服青年冷冷的道：
“在下自有相阻的原因！”
赵子原眼看剑子即将到手，冷不防半途中杀出一个程咬金，心中实是大大的不快，说道：
“请道其详！”
那华服青年道：
“在下有一事请教兄台，此剑即是金鼎爵所有，缘何又会在铁匠老丈手上，兄台能道其详么？”
赵子原一呆，这一问倒真是把他问住了。
那华服青年笑了一笑，又道：
“假如兄台不知，在下可为一说，不过……”
赵子原道：“不过什么？”那华服青年道：
“这柄剑子就不能属兄台一个所有了！”
赵子原目视铁匠老者，只见他一下一下拉着风炉，那刀胚已烧的通红了，但他此刻宛如未见，犹自拉个不已。
赵子原暗暗吃惊，心想这老者有点奇怪，便是眼前的华服青年也不简单，当下说道：
“只要兄台能把事实说出，小可自有定处！”
那华服青年微微一笑，道：
“君子一言！”
赵子原道：
“快马一鞭！”
那华服青年干声咳了两下，这才说道：
“兄台适间所言大体都还不错，不过说的不够详尽，话得从头说起，据在下所知，灵武四爵便是昔年张自诚手下四大王爷，文殊为忠孝王，金鼎为信义王，普贤为仁爱王，太乙则是和平王！”
赵子原怦然一惊，敢情有关灵武四爵的过去历史，他一点也不知道，如今听那华服青年一说，心中犹有疑念，目视铁匠老者，只见铁匠老者茫然拉着风炉，神情甚是迟顿，好像在回忆什么似的。赵子原暗暗称奇，心想这才是怪事了！
那华服青年顿了一顿，又道：
“一年张自诚与太祖争霸兵败，四大王爷保护张自诚落荒而逃，然太祖追兵越来越多，自诚自知难逃天限，遂对四王曰：此天亡我也！”
“四王心中不服，力歼数百骑，然明兵越战越勇，就在此际，大将常遇

春与徐达先后追至，常徐两位武艺精湛，四王至此方知大势已去，当下商议遂由文殊金鼎两爵断后，普贤太乙则保护张自诚且战且逃，斯时张军所剩无几，被常徐两人一阵冲杀，几乎损伤泰半，时张自诚身边除四王之外还有一位得力大将，此人复姓公孙，单名一个云字！”

这时那铁匠老者已抽出刀胚“当当”打着，一轻一重，打来甚是有板有眼。

赵子原道：“后来如何？”

那华服青年道：

“这公孙云原属金鼎爵手下爱将，他见金鼎爵留着断后，也自这柄留了下来，时常遇春掩杀而至，金鼎爵奋起抵挡，用的便是这柄‘青霭剑’，常大将军用的是枪，金鼎爵用的是剑，在兵器上先就吃了大亏！”

赵子原点点头道：

“那是当然！”

那华服青年续道：

“然金鼎爵仍凭青霭剑与常大将军力拼三百合，金鼎爵腿上已中了一枪，常大将正欲结果金鼎性命，公孙云飞骑而出，拚死把金鼎爵救了起来，他便和文殊爵保护金鼎爵突出重围，金鼎爵因感激爱将相救，遂以此‘青霭剑’相赠，尔后张自诚失败，四王与公孙云都还留在世上，但彼此曾誓言不食明禄……”

“嗤、嗤、嗤……”

赵子原张望望去，只见那铁匠老者泪水夺眶而出，泪珠滴在那通红的剑胚上，是以才“嗤嗤”发出了异响。

赵子原大惊，他纵是再笨之人，也猜想得出那铁匠老者便是金鼎爵手下大将公孙云了。

他暗暗吸了一口气，问道：

“后来又如何？”

那华服青年一怔道：

“兄台可是明知故问么？”

赵子原道：

“如此说来，兄台故事到此便完了？”

那华服青年道：

“不错，难不成比兄台故事还差了些么？”

赵子原哈哈笑道：“不差，不差，但小可尚愿请教兄台，兄台见过家师了么？”

那华服青年怔道：

“你是灵武四爵中谁的徒弟？”

赵子原泰然道：

“金鼎，普贤，太乙俱是小可之师，兄台所云，小可自是熟悉得紧！”

那华服青年瞪了赵子原一眼，心中似是有些不相信，那铁匠者也朝赵子原一望，脸含怀疑。

赵子原微微一笑，又道：

“看样子兄台有些不信了？”

那华服青年道：

“在下的确有些怀疑！”

赵子原想了一想，道：
“然则小可表演一下家师武功如何？但不知在三位家师之中，兄台希望见见谁的武功？”
那华服青年道：
“兄台手上正拿着金鼎爵昔年那把剑子，何不把他武功展布一二，以广见闻！”
赵子原摇头道：
“金鼎师剑式杀气太重，我看不如表演太乙师的武功较好！”
那华服青年倔强的道：
“不，还是表演金鼎爵的剑式吧！”
若在平时，赵子原可不会这么轻易演示武功，可是此时情形特别，他不暇多想，右手紧紧抓住剑柄。
那华服青年全神贯注，那铁匠老者也停止打铁动作，两眼炯炯注意着赵子原。
赵子原好像不知那铁匠老者在注意自己，剑身将抬未抬之际，态度从容的对那华服青年道：“在未拔剑之先，小可尚有一言要说，便是兄台适间所言，灵武四爵一心忠于周室曾誓言不食明禄，不过据小可所知，此乃以往之言，如今事情已成过去，四位老人家都已改变初衷，自叹天命攸归，非人力所能抗衡，诸如文殊太乙两位老人家今都已在江湖上走动，设若公孙云前辈在世，小可相信他老人家必也改变了初衷！”
那铁匠老者“当”的一锤，突然插口问道：
“敢问公子在何处见着文殊太乙两位？”
赵子原道：
“小可尚未见过文殊老前辈，然小可确知他老人家已在江湖走动，至如太乙老前辈，小可此次来京便是奉了他老人家之命！”
铁匠老者神色微动的道：“小哥知他在何处么？”他已不再称赵子原为公子，而改称小哥了。
赵子原摇头道：
“他老人家如神龙现首不现尾，但如小可猜的不错，他老人家也应该到了京城！”
铁匠老者突然叹了口气，默然不语。
那华服青年催促道：
“兄台可以使剑了！”
赵子原道：
“毁是兄台有命，小可敢不遵从，两位当心，小可这就拔剑了！”
那华服青年和那铁匠老者果然全神戒备，尤其是那华服青年更是紧张的站了起来。
对他这一出奇动作，任何人也不会怀疑，因为赵子原曾经言明，他剑式的杀气太重了，那青年人之所以站起身来，也许是个准备后退的动作。
赵子原缓缓拔剑，但见满屋生辉，阴寒剑气砭人肌骨，便是那熊熊炉火也即将被压了下去。
赵子原剑身尚未完全抽出便有这等气势，铁匠老者和华服青年两眼都为之凝住，赵子原剑身越拉越长，房中寒气也越来越浓，炉火被压的窸窣作响，整个房中充满了森寒剑气。

蓦然之间，只听“嚓”的一声，另一缕剑光绕室而飞，在半空中连打三匝，然后向赵子原疾射而至！

赵子原正全神拔剑，做梦也想不到在此时此地会有人拔剑相向，但应变乃是一个习武之人的本能，便在此际，只见他身子一转，手中长剑已“呛”然出鞘。

澄碧的光华绕空而起，两股剑势在空中一触，蓦听那华服青年一声惊叫，人已翻跌而出。

赵子原适时收剑惊道：

“你……”

那华服青年被赵子原一震而退，脸色极是阴暗，他迟疑了半晌，才勉强笑道：

“在下有意一试金鼎爵的神奇招式，不想自讨没趣！”

赵子原道：

“兄台缘何要一试呢？设非小可收剑的快，只怕……”

那华服青年道：

“谢谢兄台，在下早已看出兄台手下留情，宝剑佩英雄，这柄剑子是兄台的了！”

他虽极力掩饰，只是神情之间无论如何也显的极不自然，当他一笑归坐之际，心中还有些惴惴然。那铁匠老者悠然道：“浪沧三剑，小哥果是信义王的弟子了！”

赵子原肃容道：

“如果小可猜的不错，前辈该是公孙将军了？”

铁匠老者叹道：

“几十年来，姓名我都早忘了，小哥如是看的起我，便叫我一声公孙铁匠吧！”

赵子原拱手道：“晚辈不敢！”

公孙云道：

“王爷还好吧？”

赵子原道：

“身体极为安健！”

公孙云突又叹了一口气，一语不发重去拉风炉，待火势拉旺了，他便拿起铁锤“叮当”打着，再也不发一言。赵子原捧着那把剑子，道：“这个还给前辈。”

公孙云这才吐了一口句：

“剑子是你的了！”

赵子原道：

“晚辈无功不敢受禄！”

公孙云不语，只顾叮当打着，这倒把赵子原僵在那里，情形非常尴尬。

那华服青年笑道：

“兄台不必客气，公孙将军一言九鼎，请把剑子收下来再说。”

赵子原只好称谢收下，按理他本待要走，可是他心念一动，打消了离去之念，重又坐了下去。

那华服青年拱手道：

“敢问兄台高姓大名？”

赵子原道：
“小可钱伯仁，不知兄台怎么称呼？”
那华服青年道：
“在下毕台端，若承不弃，待在下刀子打完之后，由小可作东，咱们去痛饮三杯如何？”
赵子原摇摇头道：
“谢谢兄台，小可等会还有要事待办！”
毕台端两眼转了一转，道：“兄台如是说，好叫在下失望的很！”
赵子原道：
“小可实有要事，尚请毕兄多多包涵。”
毕台端笑了一笑，不再说话。
公孙云的动作加快，不消半个时辰，那把刀子已经打成，那是柄奇怪的刀，刀锋卷回，刀柄之上扎了一个孔子，使人看来非常的不顺眼。
公孙云道：
“好啦！”
毕台端含笑起立，说道：
“在下适才不知公孙将军在此隐姓埋名，多有得罪！”
公孙云冷冷的道：
“如今知道了呢？”
毕台端道：
“原议之价五钱银子，在下此刻非出十两不可了！”
公孙云断然道：
“不，老汉分文不取！”
毕台端怔道：
“这如何使得？”
公孙云道：
“昔为将军，今为铁匠，身份和职务虽有所不同，然老汉性子却改不了的，公子请拿去吧，老汉说不要便不要了！”
毕台端欲待坚持，赵子原道：
“兄台切莫有负公孙前辈美意！”
毕台端哈哈一笑，道：
“好个莫负美意，如是在下多谢了！”
接过刀子，朝公孙云和赵子原拱了拱手，然后出门大步而去。
公孙云向赵子原招了招手，道：“进来！”
说着，转身进去。
赵子原不知他要自己进去干什么？嘴里也不便问，只好跟着公孙云走了进去。
前面是店面，后面便是住房，不过住房甚少，当赵子原踏入公孙云住房之际，他第一眼便看到一个牌位。
那牌价上书着：
“大周皇帝之位”，下面写的是“罪臣公孙云”。
赵子原黯然一叹，心道：
“他们心怀故主，至死不渝，这种耿耿忠心，环顾天下，只怕少而又少了！”

公孙云先朝牌位行了三拜九叩之礼，喃喃的道：
“主公，这里已不能住了，我们得走路了！”
赵子原惊道：
“前辈缘何要离开此地？”
公孙云冷冷地道：
“你知道那华服青年是什么人么？”
赵子原道：
“他不是毕台端么！”
公孙云冷哼道：
“小哥年岁轻轻，为何连这点事都想不出来，“毕”台端者，实“逼”台端也！”
赵子原大惊道：
“这样看来，他可能是宫中的人了？”
公孙云摇摇头道：
“是不是宫中的人，老夫尚不大清楚，不过老夫从他所打造的兵器上观了，倒看出了些端倪！”
“前辈看出他是什么来路？”
公孙云道：
“若是老夫没有看走眼，他极可能与燕宫之中的西后有关！”
赵子原怦然一震，道：
“这样看来，可能西后也来了！”
公孙云道：
“西后是不是来了，老夫还不敢断定。不过你刚才拔剑之时，他有意拦了你一招，实则那一招他并未施出全力，不过他用的却是西后‘凤凰暂’中的‘盘空三转’，这却一点也没有错！”
赵子原长长吁了一口气，道：
“然则前辈可是为了顾忌西后才萌去意的么？”
公孙云摇头道：
“那倒也不是，我在此地住了几十年，人人都只知我是一名铁匠，如今身份一露，大明之人必不放过，我还想保着这条命看大明气数尽亡，然后再死也不迟！”
赵子原暗然叹了一声，说道：
“前辈之意，只怕与太乙老前辈不尽符合！”
公孙云怔道：
“怎地不符合？”
赵子原正容道：
“晚辈受太乙老前辈之命而来，用意便是在打救张首辅，首辅为朝廷擎天一柱，设若太乙老前辈也希望大明覆亡，他老人家也用不着命晚辈进京了！”
公孙云道：
“四王爷自有打算，只怕非你所知！”
一边说话，一边仍然匆匆收捡行囊，随后说道：
“记住我一句话，小心那毕台端就是了！”
赵子原点点头道：

“晚辈知道！”

他嘴里应着，实则脑中不断转念“四王爷自有打算”那句话。心想以太乙爵前辈为人，他若真有什么打算，当时似乎会对我说，然则他除了要我进京之外别无交代，难不成太乙爵前辈还另有惊人之举？

他脑中想着，只见公孙云瞬即打好一个包裹，他把那神位也包了进去。

然后对赵子原道：“小哥别矣！”说着，大步走了出去。家中一切他都不顾了，赵子原觉得这种情境甚是凄凉，不知不觉之中随着公孙云走了出去。

两人一前一后走了一段路，公孙云明知赵子原跟在后面，他却连头也未回转一下，举步跨出了城门。

赵子原急道：

“前辈……”

下面的话还没出口，蓦见一个人潇洒的走进城来，赵子原一见，不觉心头大震，旋即接口道：

“恕晚辈不远送了！”

公孙云回头道：

“多谢盛情！”继续举步行走。

赵子原正怔立当地，忽听身后一人接口道：

“送君千里，终需一别，兄台可以止步了！”

赵子原一惊，循声望去，原来竟是毕台端。

毕台端会在此时此地出现，倒真出赵子原意料之外，他怔了一怔，旋即哈哈笑道：

“兄台也是来送朋友的么？”

毕台端摇摇头道：

“非也，在下是来等人的！”

赵子原皱眉道：

“但不知兄台等的是谁？”

毕台端朝前面一指，道：“便是此人！”

赵子原朝前面那人望了一眼，又看了看毕台端，心中大感讶异，道：

“兄台认识他么！”

毕台端点点头道：

“不错，敢问兄台是否也认识他？”

赵子原暗暗吸了口气，道：

“认识，认识，此人不是司马道元么？”

毕台端哂道：

“谬矣，他是职业剑手谢金印！”

顿了一顿，复道：

“多少年来，丧命在谢金印剑下的屈死亡魂已不知凡几，在下不才，今日要为这些屈死鬼魂一洗沉冤！”

赵子原心动的道：“这样看来，兄台倒是想扳一扳姓谢的了！”

毕台端昂然道：

“不错！”

赵子原笑道：

“那真是武林中第一件大事，不过据小可所知，谢金印非泛泛之辈，毕兄还是谨慎的好！”

毕台端笑道：

“若无必胜把握，在下也不会惹火烧身，钱兄咱们走，先喝两杯再说！”

赵子原怔道：

“然则毕兄不跟谢金印斗了么？”

毕台端哈哈一笑，随即压低声音道：

“不瞒钱兄说，谢金印的行踪早已在咱们眼下！”

赵子原心中一惊道：“你说咱们？难不成毕兄还有朋友？”毕台端道：

“当今之世，急愿取谢金印之命者岂止在下一人，是故我们这些人早就有了默契，只待谢金印一人京门，那便是他的死期到了！”

赵子原也极欲取谢金印之命，但不知为了什么，当他听到毕台端的话之后，心中竟无端的替谢金印耽起心来，暗想毕台端的身手自己方才已领略过了，虽然刚才一击，毕台端尚未施出全力，但是武功全貌赵子原却有了些印象，若以毕台端为基本然后再加上三数名高手，纵是谢金印武功再高，只怕也难以讨得了好去。

赵子原心念一闪，当下说道：

“毕兄言之不谬，这谢金印实是个该杀之人！”

毕台端笑了一笑，道：

“是么！但不知他与钱兄是否也有深仇大恨，若有之，钱兄倒是一大主力！”

赵子原避重就轻的道：

“小可出道未久，还谈不上与人仇恨二字。”